武俠世界

玉蜻蜓（獵王小五子傳奇故事）東門白・文

北伐軍勢如破竹，大帥有意退居東北之勢，日本人誘其劃江而治，並且〝密令〞關東軍在必要時殺之。此事為奉軍及俄方所悉，於是小五子及女飛賊皆捲入爭奪〝密令〞戰中，欲知詳情請即購閱。



$4.00

第25年
7

編者話 東門白先生在數月前，曾經替本刊撰寫過一部巨型小說「臥底擒龍」，這個故事集的主角小五子——徐步雲，是個充滿傳奇色彩的人物，他雖然出身軍閥世家，但却痛恨軍閥，因而在當時動亂的情勢下，他却憑着自己精通武技，機警正義的本領，專門與惡勢力頡頏，爲地方除害，揭破了不少驚人罪案，受到萬人歌頌！

今期巨型小說刋出的「玉蜻蜓」故事，也是小五子第二次大顯身手的一次，他與女飛賊「玉蜻蜓」胡姬捲入了爭奪「密令」的大戰中，二人遭遇到連番險死環生的過程，實在令人髮指！本故事以民初時代和我國東北地方作背景，內容充滿民族正義氣氛，倫理奇情，哀艷悱惻，值得一讀。

**　　**　　**

雪刀浪子故事下期刋出一篇「英雄手段」。是龍乘風近期簇新作品，本故事不但奇幻風趣，而且場面熱鬧，講述一對初履江湖道上的年輕男女，偏偏遇上一羣老謀深算、手段兇狠絕毒的武林惡魔，雙方爲了一匹奇怪玉馬而爭得焦頭爛額，究竟所爲何事？下期看過本文，便有詳盡的交代了。

督印人：羅威
主　編：羅斌
執行編輯：鄺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德輔道西四四四號
香港工業大厦十八樓D座
H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營業部：香港皇后大道西五九〇號
H四六四六四六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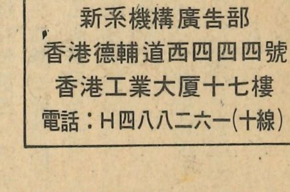
BOXING MAGAZINE
444 DES VOEUX RD. W.
18TH FL. FLAT 'D'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109.00
　　　　　一年港幣$218.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128.00
　　　　　一年港幣$255.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182.00
　　　　　一年港幣$364.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400 半年26期NT.$710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武俠世界
第25年
第 7 期
（總號 1243）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德輔道西四四四號
香港工業大厦十七樓
電話：H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每冊港幣四元·
H.K.$4.00

Printed in Hong Kong



五小王獵

子傳奇故事

玉蜻蜓

東門白・文
可　飛・圖



客串演劇

初夏，午後。

白國勛和好友胡啓川在內院書房中對弈，不知爲什麽他今天的心情總是不寧，早知如此，不該辦這次堂會的。

在平、津一帶，殷實大戶，每逢慶壽、娶親或添孫子等喜事，經常由自家或親友湊份子請堂會熱鬧幾天，大多是唱京戲或地方戲，也請有雜耍的。

白家過去請過多次，那是上一代的事，到了白國勛這一代，這才是第二次，卻都不是什麽大喜大慶，只是好出鋒頭擺擺派場，當然，好票戲也是原因之一。

白國勛和胡啓川兩個中年人都很有辦法，白是官宦世家，胡是日本留學生，和關東軍及奉軍的關係都很密切。白微胖，

逃過追殺

胡精瘦，略陷的眸子炯炯有神。

這工夫胡啓川在支頤思攷，白國勛站起來踱着，前院的堂會已響起了鑼鼓，加上噪雜的人聲，更使他焦躁不安。

自小几上的精編的柳條小筐中捏起一個深州蜜桃，輕輕一捏，皮已脫了一半，撮口輕吸，吐出桃核，多汁的瓊漿就順喉而下了。

在以前，這種深州名產和良鄉栗子，西淀活鱖（花鯽魚）及津沽大蟹等，都是直隸省上貢的特產。就算在民初，一般人家，即使捨得嚐鮮，也不會成筐成簍地用以待客。

當他踱到後窗口時，窗外花蔭小徑間忽然傳來了輕微的腳步聲和低聲交談：「你是有沒有把握嘛？」這顯然是他的女兒白采欣「白菜心」的口音。

「幹嘛對我這麽沒有信心？」

「我以前也聽說你在這方面是個老手，可是今天這個日子不同，闊員大佬雖然這大熱天氣不一定會來，像包連奎那個貨色……」

「那時候不正是我頭蒙黑紗的檔口？誰能認出來？我倒是担心班主，人家讓不讓咱們臨時插上一腿？」

「你不是也認識他？我和他更熟，只要你自己別荒腔走板，忘詞兒掉句地，我就能說服他，何況，『烏盆計』這種折子戲（非全本的），一會就完了……」

「一會就完了」這本是一句極普通的話，白國勛卻深植心中，而且每聽到這句話就會有莫名的恨意。他的父親是末代小皇帝身邊的重臣大佬，他總不忘父親以恨恚的語氣告訴家人：宣統登極時只有三歲，由攝政王抱坐龍椅上。也許是天氣太冷，小皇帝竟大哭起來，攝政王卻哄着他說：別哭，別哭，一會兒就完了，想不到一語成讖。

民國六年，張勳擁宣統復辟時，他坐上龍椅仍然頭痛。

如果滿清不亡，他可能就比現在風光多哩，所以內心一陣激動，也就未聽清這一對青年男女下面的交談。他知道二女兒白采欣很大方，對於自由戀愛這時髦玩藝，是站在領導地位的，就不如她姐姐采怡，中規中矩地，像個大家閨秀。當然也不如好友胡啓川的兩個千金懂事。

也許是心事重重，竟未聽出這青年人的口音，居然也未聽出他們的交談所可能發生的事，這工夫護院陸全在書房門外說：「白爺，三點第一折上場，您也該上裝了吧？」

他今天票第一折的「烏盆計」中的張別古，本來這種三花臉的丑戲不大適合他的身份，但他獨好張別古在戲中的「唸數板」，也就是張別古進廟來身下拜，尊一聲城隍爺、城隍奶奶細聽開懷……

這種「唸數板」有點像「數來寶」，很逗趣，自然也需要技巧。

這工夫胡啓川說：「老白，該你哩！」又對門外的陸全道：「陸師傅，這盤殘局一會就完了！」

又是「一會就完了」，陸全走後，白國勛放下一顆子，說道：「這真是一個殘局！」

「老白，我看你有點消極。」胡啓川

穿的是西服，沒穿上衣，領帶扯鬆了歪到一邊，他似乎很清楚「殘局」的義意。

白國勛從不穿西服，他穿了一套淺藍色素羅褲褂。

「不是消極，」白國勛說：「這局勢眞叫人難以適從，除了兩帥，相信沒有幾個人知道未來的局勢會如何發展？」

胡啓川微微搖頭，說：「他知道？可是在目前看來，他也是舉棋不定，甚至於他還可能……」

他沒有說下去，白國勛似乎隱隱猜出他的下文，可是他不會相信，大帥會不眷戀這個位子，幾乎任何人，對於一個坐慣了也坐熱了的位子都會十分眷戀的。

×　×　×

堂會在三重院落中的第一重院落內演出，台子紮在西南角上，戲台對面紮個帆布帳篷，在貴賓席前的大長几上放了七八個大水桶，桶內冰鎮着甜瓜，西瓜，哈蜜瓜及汽水等，正是古人的所謂「浮瓜沉李」的景況。

張別古一亮相就博得不少的采聲，可以說，白國勛花了兩千塊大洋辦三天堂會，要的就是這個，心情一開朗，煩心的事也就暫時丟開了。

台下的觀衆又多了些，貴賓席上都是平、津一帶的小政客或富商，儘管發出的請帖中有五位是內閣閣員，卻是一個也沒有到場，他倒不在乎這個，這種大熱天，不來是意料中事，反正能發出請帖，就總表示沾上了那麽點關係。

人在窮時最怕出名，一旦有了錢卻就怕不出名了。

劉世昌的鬼魂出場時，采聲並不多。這角兒本來是由這班子的二流鬚生担任的，但在白國勛看來却又不像。

他有點納悶。「難道是當家鬚生和我配戲？這不大可能吧？」當家鬚生在壓軸戲中担任「失、空、斬」的諸葛亮，那是不可能的。

這是因爲劉世昌的鬼魂頭蒙黑紗，走路僵挺，雙臂不動，不講究身段，所以更看不出是誰？

要是慶壽或喜事，是不貼這種戲的，而這工夫大慶班班主却在後台上直冒汗。當然，台下的「白菜心」也在擦汗。

天本來就熱，心中有事，怎會不流汗呢？只是班主和「白菜心」二人流汗的原因却截然不同，班主是怕演砸了鍋，對不起白爺，也砸了班子的招牌，好歹他們也是常在廣和樓演出的班子，和那些唱野台子戲的班子不一樣。

帆布篷下的座位總算快坐滿了，白國勛事先交待過，要是客人來得太少，男女僕役可以佔較偏的座位充場面。

當劉世昌的鬼魂開始唱「二簧原板」「老丈不必胆怕驚」時，白國勛不禁一愣，這人根本就不是大慶班的鬚生，而台下觀衆，似乎也在紛紛議論。

唱到「抓一把沙土揚灰塵」的「嘎」調時，台下爆出掌聲，這使白國勛很不是滋味，因爲這采聲和掌聲的熱烈已超過了他「唸數板」的采聲了。

白國勛好出鋒頭是出了名的，年輕時倚仗父親的餘蔭，到「八大胡同」去砸窰子，砸了個「唏哩嘩啦」之後，老鴇子還在厚德福飯莊請他吃飯。以後提起此事，還引以爲榮哩。

白國勛正感不樂，忽見篷中看台右後角上，孤零零地坐了一個人，一套香雲紗褲褂，禮服呢短面發藍底鞋，叨着個長長的牙咀，正瞇着眼在向台上的劉世昌打量着。

那腰上突出的大概是一支二八匣子。白國勛心中本就有病，目光一觸及「包剝皮」就有一種說不出的味道。

白國勛再一掃視，在包連奎的左右四周，以及戲台左右，各有五七個身上帶了「噴子」的陌生人物。

「這些人來幹什麽？」白國勛盡管心中有病，却不以爲包連奎有那麽靈，況他長袖善舞，像包連奎這個特務營長的角色，還唬不住他。

但是，一個意念像突然在他的腦海中炸開似的，那就是不久前在書房後窗處聽到的一段對白：「那時候不正是我頭蒙黑紗的時候了……」

於是白國勛的目光，又在劉世昌鬼魂的身上爆開，這小子好像是「失踪」了一兩年的小五子。

然而，這檔口劉世昌的鬼魂正好唱起「反二簧正板」「未曾開言淚滿腮」，而且每隔兩三句準有一個滿堂采。

「可眞是活見鬼了……」白國勛恨極了女兒，這眞是引狼入室，那小子犯了什麽法呢？

心事重重，悔恨交集的白國勛還差點忘了台詞，可是劉世昌的鬼魂却是越唱越有勁，仿余叔岩已到了亂眞的程度。

包連奎也在鼓掌。

但不久，包連奎就站起來伸了個懶腰，離開了看台，白國勛的心也跟着他的脚步跳動着。

然而，台下的白采欣更緊張了，四下打量，沒有一個人能解他的危困，迎面來了個旗人婦女，一身的整齊旗人宮裝，牌坊頭，手持汗巾一揚，半蹲着說：「白小姐好，老爺子好，夫人好，大小姐好，陸師傅好……」旗人就是這樣，要是在街上旗人堂客遇上了旗人堂客，那可就熱鬧了，必引來一大羣的孩子。

白采欣抹抹額上的汗，道：「謝謝你，都好，都好。」心想，要是倒退十六七年，這個恭王的孫媳，就有資格解她的危困了。

就在這時，她忽然發現一個女郎，略一猶豫就湊了過去，坐在女郎身旁，說：「怎麽樣，戲還不錯。」

女郎說：「這個劉世昌很不錯，只可惜我是外行。」

白采欣知道這折子戲快完了，開門見山說：「妳知道他是誰？」

「聽說不是班子的，是個票友。」

「他是小五子，妳信不信，」白采欣要是平時，才不會找她，因爲她視此女郎爲危險的敵人，儘管小五子和這女郎還沒談幾句話。

現在，白采欣却認爲她是唯一可求的一個有力援手了。而包連奎出身奉軍幹部學校，他和關東軍的中高級將領也時有往還。

胡姬那清秀而顯得極聰明的臉上閃過一絲驚色，立即恢復泰然，說：「小五子？就是你說的那個大名鼎鼎的『獵王』小五子？」

「是，是……」白采欣說道：「妳不是有意識荊嗎？包在我身上，但妳要幫個忙……」

胡姬淡然說：「都不是外人，幹什麽呑呑吐吐地？」

「小五子有點麻煩，偏勞你把包連奎絆住……」

胡姬半開玩笑地：「采欣，妳太客氣了吧，誰不知道白大叔在政界和商界都兜得轉？何況，妳說過，這位小五子仁兄身手了得……」

「胡姬，妳看……」白采欣抬抬下顎，指指台子四周的一些特務營的便衣說：「好漢架不住人多呀！」

胡姬始終是一副慢郎中的樣子，說：「要是他桶出了很大的漏子，那可就……」

「不會的，胡姬，我只有妳這條路了！」白采欣汗下如漿。

胡姬盯着她說：「妳怎麽謝我？」那目光中似乎有「此情大似債」，一般的酬謝方式不感興趣似的意思。

白采欣也看得出來，一時情急，道：「妳能救了他，他就是妳的人了！」

「喲……」胡姬半解嘲地說：「我要人幹什麽，不過，看妳一頭大汗的樣子，又不能不盡力而爲，就試試看吧！」

胡姬下了看台，並未去向包連奎，却走向一個穿白富綢褲褂的中年漢子，向他說了幾句話就走了，那漢子似乎猶豫了一會，才走向包連奎。

白采欣只好奔向後台，一邊詛咒着：「胡姬，妳要是讓我坐臘，哼，咱們走着瞧……」

戲一完，那個劉世昌的鬼魂以最快的動作卸下戲裝，班主說道：「徐先生，眞沒想到，您有這麽厚的底子，眞是太失敬了。」

徐步雲連忙蹬上自己的鞋子，說：「班主，將來有機會，咱們再合作，謝謝你給我這個機會……」

頭上紮的披髮還沒有卸下，就要自後台竄上院牆，原來這戲台的後面距院牆只有兩丈左右，只是牆高而台子却低了一半。但以徐步雲的身手，自然是輕而易舉。

就在這時，身後傳來了包連奎的痰嗓子，說：「幹什麽呀，小伙子，他奶奶的，你今天露了一鼻子，都說你必是余派的入室弟子咧，怎麽？也不讓觀衆看看你這位鋒頭人物，就這麽走啦？操……」

徐步雲知道是走不了哩，要是不卸裝就走，早就離開白家大宅，甚至西四牌樓這一帶了，他總以爲穿戲裝在街上走有點狼狽。

他迴過身子，包連奎咀裏叨着長烟咀在笑，七八個特務營的人，每人一支匣子鎗，在已經偏西而陽光仍然熾烈之下，烤青的鎗管上閃爍着耀眼的寒芒。

徐步雲不大在乎地說：「包連奎，你這是幹什麽？」

包連奎打了個哈哈，說道：「幹什麽？你說幹什麽？有人把你告了，說你是個危險人物，是與不是？先到隊部裏去一趟吧！」

徐步雲說：「要是我不去呢？」

「不去？他奶奶個熊！」包連奎抬抬下顎指指四周的部下，說：「那可眞是傻小子睡涼炕，全憑火氣旺咧！俺要是不能把你撂倒，俺就是大閨女養的！」

徐步雲道：「我看你八成是八大胡同三等下處的柳大痳子養的！」

一個部下要上去以鎗把招呼他，包連奎手一揮說：「弟兄們，看在白爺的份上，咱們不能在此動粗，待會到了隊部，看他還能不能嚶熊話？」

白國勛不知何時來到包連奎的身邊，正以手帕抹着臉上的汗，說道：「包營長給白某面子，白某放在心上了，各位，不管是發生了什麽要事，還是到前廳去再說吧！」

包連奎揮揮手說：「好吧，到客廳去再說，咱們自白爺府上帶人，總要給白大爺一個交待才行，走吧！小子……」在徐步雲身後推了一下，一伙人走向客廳。

白國勛對班主說：「李班主，堂會一定要演下去，不能停擺，一切拜託了！」白國勛抱抱拳和衆人離開後台。

「那是自然！」班主急忙吩咐班子接演壓軸戲。

到了客廳中，陸全權充下人，倒了幾杯茶退出，包連奎說：「白爺，這小子到處惹是生非，上面十分頭痛，這一次涉及國家機密事件，俺也不便細說，反正上面交待的事，俺是他奶奶的孩子哭抱給他娘，白爺你可別介意呀！」

白國勛也聽說過徐步雲其人，要是退回數月之前，他一定會力保而巴結他，可是民國十七年一月，國民革命軍自南京繼續北伐，第一、第二及第七方面軍團沿津浦綫取守勢，第三、第四及第五方面軍團沿京綏、京漢兩路綫對閻、馮兩軍採取猛攻，一直到十七年四月二十日，日本出兵濟南，造成了五三慘案，張大帥才由於內外情勢緊張，力排衆議，暫作觀望。

其實到了這兩天，已有消息傳出張作霖攷慮通電籲請南京方面息兵，以免爲外患所逞。同時已令第一、第二及第七方面軍團撤至德州、滄州。第三、第四方面軍團撤至保定。第五方面軍團撤至張家口及宣化一帶，均採取守勢。

甚至審勢量力，以東北外患後顧之憂，已有退出北京，全師出關，毅然拒絕日人的誘脅，决不引外力以自固之决心。

這消息傳出，熱中軍閥統治的人，自然失望，且意味着兩帥的沒落甚至敗亡。小五子的靠山已失，勢利眼的人也就不把他放在眼中了。

因此，白國勛所謂「請到客廳去談」，不過是希望這種痲煩事儘快離開白家，只要他的女兒沾不上嫌疑就好。

白國勛說道：「包營長，這是您的公事，國勛不便置詞，想必和本宅沒有關連吧？」

包連奎說：「白爺，由於令嬡曾包庇這小子，要說毫無關連，那恐怕就不大貼譜了！不過俺要先回去問問這小子再回你消息，希望令嬡不要出門，在家候傳。」

徐步雲吊兒郎當地站在那兒，一連吞了兩個水蜜桃，說：「白爺，這桃子還不賴……」說着兩手捏了幾個桃子丟給包連奎及他的部下。

而在此同時，大廳門外有個女郎探頭說：「白大叔，我爹不在這兒？」這女郎正是胡姬，這位胡大小姐在故都社交圈內是很出名的。一套月白色的紡綢褲褂穿在她的身上就是不同。配上鵝黃色的一雙繡花鞋，嬌艷欲滴，婀娜動人。老總們直勾勾的眼光投過去就收不回來。

這幾乎是和徐步雲丟桃子是同時的。老總們一個月發三五塊大洋的餉，那吃得起這麽貴的水蜜桃？自然要好好去接，接住之後又看到了這個秀色可餐的美人，也就分了神。

而在此同時，後窗外也有個姑娘伏在窗上，徐步雲一長身，隔了一個條几及一張八仙桌子，人已自後窗外那姑娘的頭上穿了出去。

這一式燕子穿簾，足足射出了約兩丈以外，在地上一按，一個滾翻就蹲起來。此刻大廳內的人當然早已發現，包連奎大喝一聲：「快追！跑咧！這還得了！」

三個手中有鎗的老總，本來一手握鎗，一手拿着水蜜桃，正要享受這水菓中的妙品，且一邊欣賞這位女人中的妙品，有人一吆呼，再這麽一怔忡，徐步雲已到了牆邊。有人要開鎗，由於後窗口站着一個白采欣，又怕失手，只有由窗上外竄，打算活捉。

這檔口護院陸全正好來到花叢小徑處，一看這景象，嘿！不正是露臉出鋒頭的大好時機嗎？在白家幹了四年多，根本就沒有表現的機會，一天混個三飽一倒，月支大洋二十元。背後有人說他是個混飯吃

的。

陸全要是看到他剛才穿出窗外的身手，可能也會酌量一下是否值得冒此大險？他此刻不想別的，只想來個旱地拔葱，追上牆頭，先不說把這小子揪住攢下來那份威風，就這麽一拔兩丈來高，普通的武師連門兒也沒有。

名利冲昏了頭腦，他居然忘了這小子和小姐的關係。就在徐步雲剛剛上了牆頭，似站穩未站穩時，他也上去哩。

在這一刹那，他以爲僅憑這一手，白爺就可能把他的薪資調整到三十塊大洋。

那裏知道徐步雲說：「陸師傅，免送！」就那麽怪怪的一腿掃了過來，在陸全來說，當他落在牆頭之上就深信，他落在那兒，不論這小子用什麽招式，任何一種角度都傷不到他。

當這一脚並不太重却十分快捷地掃在他的左脚彎上時，自覺不論用什麽自救的方法，都難免要翻下牆去的厄運，這才知道自己是多麽愚蠢？而在此同時，徐步雲怪笑一聲，已消失在牆外，有人開了幾鎗。也有人往門外狂奔窮追。

總之，這一切都在白國勛的懵懂中發生，也在他的懵懂中結束，包連奎扯着痰嗓子說：「白爺，很抱歉！俺本來給了你面子，不帶令嫒，絕不在府上鍔人。這他奶奶的可好，好心賺了個驢肝肺。弟兄們，把白采欣帶走！」

白國勛知道說什麽也是白費，剛才明明是白采欣故意站在後窗外，待徐步雲穿出，她就站直了身子，阻擋老總們射擊。如今這個人可丟大了。再看着躺在牆內哼哼的陸師傅，眞希望自己仍在台上，頭臉上却蒙有一塊黑紗……

× × ×

這兒是西山，也是遺臣大佬，巨商富賈們的避暑勝地。這兒的夜色更美。其實故都北平無一處不美，當然是除了「無風三尺土，有雨一街泥」這缺點之外了。

這幢別墅，多多少少有點東洋風格，尤其是庭園佈置頗具匠心。楓樹掩映中，露出小樓一角，燈火燦然，兼具了朦朧、神秘之美，眞是人間仙境。

樓上門窗已閉，胡姬剛洗過澡，倚在套房外間的大籐椅上。這兒只有一個老門房和一個使女小蘭，所以她穿得很少。身邊几子大盤中有水蜜桃、沙菓和杏子。她邊吃着已熟透的杏子，一邊準確地把杏核丟入五七步外的紙簍中。

浴褸滑開，溜光水滑，肌理勻亭的玉腿，五分之四都露在外面。自對面的落地大鏡中反映出來，她感到滿意。

就在她丟出另一枚杏核時，視覺中忽然出現了一個身材碩健英挺，却穿了一套已十分髒的白竹布褲褂的青年人。

就像鬼魅一樣，突然自空氣中顯現，站在門口。

她當然認識他，說：「擅進女人的臥室，而且又這麽晚了！你……」

徐步雲跨入室內，說：「在常人來說，的確太晚了！在妳，却應該是剛開始活躍的時候。」

他自然地、緩緩地走近她的籐椅，一隻大手放在她的香肩上。

「把你的爪子收回去！」胡姬忿然一撥，說：「我還以爲你是個好人哩！」

徐步雲又把手放在她的香肩上說：「我本來把妳當作壞人呢！」

「你這話是什麽意思？」

「以妳的身份，在那火爆的場面上會帮忙，使我脫身，怎會不令人驚奇？」

「我帮過你？」她似乎並不想邀功賣這份人情。

「不是嗎？那天妳在白家客廳前門外一亮相，吸住了所有的目光，我才能穿窗而出呀！」

「錯了！我和你不沾親不帶故，那時候又不知道你犯了什麽法？我憑什麽帮助你？嗯？」

他聳聳肩，說：「也許只基於一種惺惺相惜吧！別誤會，我和妳並非同行！」

她又撩開了他的手站了起來，說：「你是幹什麽的？我又是幹什麽的？」

「得了吧！胡大小姐，妳本來應該穿上一套花花綠綠的和服，雙手放在膝上躬身說着：『伊來暇矣一厤絲』！或者『奧乃蓋一打細蔴絲』！作個傳統溫柔的日本『慕士媚』，侍候丈夫。終了此生，不也很好嗎？可是妳不此之圖……」

手一揮，她冷厲地說：「姓徐的，別忘了！你現在可是個通緝要犯，好幾方面都在抓你，我要是把你送進去只是舉手之勞。」

他在不停地吃水蜜桃，一口氣吞了三個，說道：「甚至包括關東軍方面，對不對？」

「你在胡扯些什麽？」

「算了吧！胡大小姐，妳對我知道多少？我估不透，我對胡大小姐可是清楚得很！妳是胡啓川的日本太太生的，還有個孿生姊妹，可是逕得很，妳反而對胡啓川的原配視同生母，因而傳爲美談。」

「謝謝你的謬獎！徐步雲，你剛才說『以我的身份』如何如何？似乎我的身份有特殊不同之處似的。」

徐步雲又吞了兩個杏子，打量着她，說：「嘖嘖！日本『慕士媚』有妳這種腰身和大腿的太少了！」

「你還沒有回答我的話，你對我，似乎知道的很多。」

「不敢說很多，却比妳自己想像的多得多。」

「你還知道什麽？」

「妳救過我，我怎麽好意思揭人之短呢？」

臉色微變，胡姬冷漠地說：「放心！我要是你說的那種人，絕不會因你揭穿了我的短處而自殺的。」

徐步雲走近，貼近低聲說：「以前的陝西督軍陳樹藩被竊黃金七千多兩，辮帥張勳姨太太名坤伶王克琴的珍珠衫不翼而飛，還有以前長江巡閱使王占元家丟了五枚巨鑽……」

「你……你到底想說什麽？」

「我要說的不都說出來了？」

「徐步雲，可別倚仗你那點虛名，那唬不住人的。朝代就要變哩！我要不是看在白采欣份上，你今夜一亮相我就召人來把你拎起來了！」

「得，得！不用來這一套哩！妳要不是艷賊『玉蜻蜓』，我小五子會專程跑到西山來？」

胡姬本要繼續否認，忽然攤攤手，頹然坐在另一把椅子上，說：「你還知道些什麽？」

「也只有這麽多了！」

「你此來的目的是什麽？」

「我來的目的有二。」他笑笑說：「至少妳知道其中之一。」

「避風？應該沒錯。據說各方出動的人手之中，尚包括久已不實際行動的中高級人員。像包連奎那角色，只是中等角色而已。」

「不錯。這也正是我來找妳的原因。我希望妳能帮我完成第二件事。」

「成，至少我可以攷慮，但我也有個小小的要求。要我帮你，你得先帮我個小忙。」

「請說，在目前，我不便拋頭露面，所以能不能帮這個忙還很難說。」

「不妨。辦這檔子事兒不必見陽光，必須在晚上進行。而你，幾乎都是在有露水的時候行動！」

「彼此，彼此。咱們似都算是『吃露水的人』。說吧！」

她站起來搖曳生姿地踱到側窗處，推開了窗子，可以遠眺山下一片明滅不定的燈火。這女人和白采欣有很大不同之處。白采欣像一塊水晶，一眼可以透視，這女人像塊鑽石，晶瑩而無法看穿。

「昨天的一票買賣不够俐落，把助手留在裏面，由於我知道那寶庫每隔三天要查點一次，今夜必須前去把她弄出來，反之……」

「就變成俘虜了？」

徐步雲走近，抓住她的雙肩，她突然雙臂往上一分，格開他的雙手，上面是「雙風貫耳」，下面却是「空手道」的「膝力撞」。

非但快而狠，且頗具力道，絲毫不帶一般女人動手那種軟骨郎當的麵條作風。

幾乎沒看清楚徐步雲是如何格開她的「雙風貫耳」及「膝刀撞」的？他的左手捏在她頸上的大動脈上，右手已攬着她的纖腰，作狀欲吻。

但快逾閃電的一肘，擂在徐步雲的左腋下，他那隻按在她的大動脈上的手指一鬆，挫身出腿，猛踢他的小腹。

兩人的動作都快，近身相搏，都是小巧中的小巧。這麽貼身的搏擊，鬥的是反應，誰快誰就贏。

徐步雲的閃避都是在堪堪被擊中時，以致導致胡姬的錯覺，以爲他的反應略慢。又快速地折騰了七八手，她往地上再次一仰。本想再施腿攻，沒想到他的手勢太快，嚴絲合縫地壓在她的身上。

他的雙肘壓住了她的雙肘，他的小腿別住了她的小腿，絕對緊密的覆壓，胴體的密實接觸，使她一陣震顫，試作掙扎無效，才冷蔑地說：「終於顯了原形哩！」

「我是個男人，一切正常，不信什麽宗教，是被所有的神祇摒棄於天國大門以外的人。所以葷素不忌……」

「噢？你是個葷素不忌的人？」她冶蕩地一笑，說：「你看我是怎麽樣的一個人？」

「妳？還估不透，不過，稍後也就有了答案哩！」他還在上面蠕動着，唯恐接觸不良，電流不暢。

她心跳如搗，但她素聞「獵王」的爲人，沉住氣想攷驗他一下，說：「你要以什麽心情來佔有我？」

他輕薄地笑笑，說：「中國字眞是些魔術方塊，會用的人得心應手，無往而不利，像『廻文詩』就是一例。而妳，似也擅長排列方塊字……」

「這話怎麽說？」他緊壓着她，幾乎連身下靜脈的律動，彼此都能感應，然而他似乎毫無生理上的急劇而勃然的反應。

「這『佔有』二字，妳現在還用得着嗎？」

「你是指『花徑巳經緣客掃』的第一位客才算『佔有』？」

「妳以爲呢？」

她格格地笑着，無骨的胴體作相對的擺動。說：「咱們先不談『花徑』或『蓬門』好了！在你的心目中，我這艷賊缺乏女人味，引不起你的食慾？」

「不！我巳在沉醉中全力控制着。」

她大笑着，說：「原來你在方面還是個幼稚園的大班，你不但外行，可以說根本沒有過這種經驗。」

「妳……妳眞以爲我是個雛兒？」

「得了吧！徐步雲，老實說，你的胆識和身手使我折服，你的純潔與正直，更使我景慕，我可能巳經喜歡你了！」

徐步雲說：「妳要是懷疑我是否具備某種『勢』力，何不試試看？」

「好了！好了！」她推開他，說：「談點正經的好吧？我相信你是個有定力的男人。我說的事，你帮不帮忙？」

「要我帮妳把妳的助手救出來？」

「不錯，我不能不管她。」

「昨天妳既然能進去，今夜爲何又要帮手？」

「那是因爲昨夜他們的守護人員有個最厲害的有事外出未歸，今夜他必然在，非你不可。」

「妳似乎很擅長迂迴拍馬屁技巧。」

「這是禮尚往來，你帮我，我才攷慮帮你，幹不幹由你。」在大鏡前理理秀髮，那種動作和風情十分動人。

徐步雲坐在籐椅上，打量鏡中的她，很慶幸下定決心來找她，在目前，要完成他的艱巨任務，她的確是個不可多得的人才。他說：「在什麽地方？」

「在西城一帶的『二龍坑』和『鴨子廟』那兒，有一個住宅不像住宅，倉庫不像倉庫的怪房子。」

「妳好大的胆子，妳可知道那是某國的補給棧？」

「我自然知道，我還知道那裏面有黃金約一噸，大洋五十萬枚，還有『雲土』一噸半。」她輕描淡寫地說道：「你是知道的，他們和日本人在中國東北打了好幾次仗，爲的是爭中國的地盤，不管勝敗如何，中國人總是最倒楣的一方，每次血戰，中國百姓倍受塗炭，人命和財物損失無算……。」

自鏡中望去，激昂慷慨，大義凜然，絲毫不是造作。

「眞是難得！妳並沒有掩蓋日本人的醜行！」

「我爲什麼要掩蓋？就算想掩蓋～能掩蓋得了嗎？」

「好！就憑妳這句話，我就可以攷慮，不過，弄了那麼多的黃白之物，不應該完全是中飽私囊吧？」

「我說是作了最有價值的用途而不說出什麼用途，你信不信？」

「最好提出身份證明。」

她轉過身來，神色肅穆地說：「本來我想把那些弄來的珍寶及黃白之物變爲銀元，散給東北那些歷受塗炭的百姓，但事後攷慮，這麼作效果不彰，且東北太大，受惠的人太少，應該把它用在最最迫切需要之處，所以遲遲未動用。但我相信，不出一兩年就會用得上了！」

「怎見得？」

她冷漠地說：「日本人謀華日亟，稍有見識及眼光的人都相信，他們不會給中國統一的機會，即使張作霖果然識大體而息戰休兵，退回關外，日本人也必然趁我們元氣未復之時發動侵略的……」

徐步雲突然站了起來，肅然起敬地說：「妳說的其他語言我未必會信，這些話我極有同感，日本人絕對不會讓我們休養生息，恢復元氣的，他們似在暗傳着『八紘一宇』的滅華思想。胡姬，妳那些財物放在何處？」

「跟我來……」熄了燈，悄悄下樓，在車庫中有個地窖，造得十分隱秘，但可能是時間倉卒，造得頗爲簡陋且不堅固。在這兒，他看到了一箱箱的金條和銀元，還有那價值數十萬銀元的珍珠衫，那是張勳在長江巡閱使任上，一些督軍爲了巴結他合資送給他如夫人的婚典禮物。

另外，果然還有巨鑽、雲土，名畫和玉器等……。

× × ×

二龍坑和鴨子廟一帶地曠人稀，塵土飛揚，白天就巳夠荒涼的了，入夜更是少人行。有人甚至傳說這一帶鬧鬼。

那幢怪怪的房子沒有燈光，像個怪獸蹲伏着，當然，此來打頭陣的一定是徐步雲，他和她巳大致有了默契，他也知道了內部的佈局及守護人員的所在地。

牆高三丈有餘，前後院却長着尺多高的青草，且有樹木。徐步雲落在左後側牆內草中時，蹲伏了一會，沒有任何動靜，作了兩聲「嘓嘓」叫，她才翻了進來。

對于她的身手，他眞想不通，她是如何學來的？兩人貼在一起，陣陣幽香隱隱傳來，這「玉蜻蜓」有此身手，難怪治安機關奈何不了她。

兩人一咬耳根，徐步雲首先射出，在三丈外停下，略一打量，拔身上了一棵白果樹。

但是，才踏上那枝椏上，一腳巳橫踩過來，由帶起的風聲，就知道勁力十足，手腳並用，徐步雲的身子在這枝椏上繞了匝，但是一連三腳，力道之猛有如火船機艙內巨大往復梭上的鋼軸，其中一腳在他的腰上略蹭了一下，肚內有一陣灼熱的感受。

玩腿，正合了他的胃口，而在不規則的大樹上枝椏之間過手，腿攻的確是最具威力的。「蟠龍腿」的特色是專攻一般腿法所攻不到的部位，專以奇特的角度攻敵人之無法提防的部位。

一陣騰騰聲，不見一片樹葉掉落，也不感覺樹枝大肆動搖。最後徐步雲的一腿一貼一纏，絞住了對方的一腿，另一腿閃電攻出，「啪」地一聲，非但外腎爆破，連恥骨都全部碎裂而內陷。

「嗒嗒嗒嗒！」鮮血自枝椏上的屍體胯間滴在草中，徐步雲略一打量，巳下了樹，來到一個夾道口的風火牆邊。

她挑挑大拇指，說：「『蟠龍腿』果然厲害——」

「應該慰勉一番才對……」抓住她的後頸吻了一下。

但是，一個人影有如兀鷹俯掠，人未到，「五指貫手」巳戮向徐步雲太陽穴。

徐步雲一推胡姬，伸手一扯一拉，這動作比對方下瀉的速度更快，這人若非十拿九穩，不會由屋上以高速下撲。却未想到人家借他之力一拉一扯，他一戳未中，急忙以雙手着地，想卸掉部份下瀉之力。

這一切都是徒然的，本身下瀉之力加上對方借力下拉，幾乎等于三五個人下瀉的衝力，只聞「格支」一聲，栽在巳乾涸陰溝中的頭顱，幾乎完全縮入胸腔之內而消失了。

胡姬似乎有點悚慄，若講殺搏的狠勁，日本人算是夠勁的了。但今夜目睹徐步雲的作風，小五子果然不是瞎咋唬那流貨色。

開那第一道大鐵門，胡姬表現了一手，不管是如何地「艷」？總歸是賊，幹甚麼像甚麼？賣甚麼吆呼甚麼？才試了七把鑰匙就把巨大的第一道鐵門開了。

而這道鐵門的外面，却有一道木門，在外面看不出來。大鐵門十分沉重，「吱嘎」一聲緩緩開了一縫，徐步雲閃入時，又中了一腳。

要不是此人身手了得，力大無窮，必是個身高六呎以上，體重在三百磅以上的傢伙，這一腳的感受，像被犀牛撞了一下似的。

不錯，黑暗中大約是五個人，其中二人絕對在六呎以上，手中都拿着很怪的武器，他低聲對胡姬說：「妳要小心……」「唰唰」兩聲，兩件黑中泛亮的怪兵刃巳自他的頭上呼嘯而過。

三個招呼他，兩個招呼胡姬。

最初他担心她是否能支持得了。不久就發現，她有她的一套打法，手中居然有一根馬鞭，對方怪兵刃不敢太接近她，因爲她不亂抽，每抽出一鞭總會有點賺頭。

徐步雲這邊兩個大傢伙，一個瘦小的，兩個大傢伙手中有怪兵刃，把臂伸直幾乎有一丈長，他自然吃虧。

瘦小的動作俐落，專門俟機貼身出手。這大屋子裏太暗，對方很有利，因爲他們早巳習慣了，「嗤」地一聲，胡姬的衣袖被對方的怪兵刃劃破，徐步雲一分神，「唰」地一聲，肩衣被鈎破，還傷及了皮肉。

這檔口一柄怪兵刃自他面前掃過，這才看出像是刀身漆黑，有約一寸多寬白色刃的鐮刀。

用鐮刀作兵刃極是少見，但是，徐步雲發現，這種兵刃有很多其他兵刃所缺少的長處，可砍劈、掃切、鈎劃。要是被鈎

中了臂和腿，八成報廢。

在這情況下不能不用劍七，柄四寸，刀身九寸，全長不過一尺三寸，比對方的怪鐮刀要短七八寸。

高大的人再靈活，總是比矮人稍吃虧些，因爲同樣地彎腰到某種度數，高個子要十分之一秒，小個子只要十五分之一秒就夠了。所以徐步雲不再迴避大傢伙，當他一腿逼退那瘦小的漢子時，閃過兩鐮刀，自一大傢伙腋下穿過，劍七明明巳送進對方腋窩之中，深入三五寸，但對方仍然兇猛地向他抓來。

現在徐步雲在這大傢伙的鐮刀及左手的威力範圍之內，危機四伏，只要另外一個巨人和矮子往上一堵，他就有壯烈成仁的可能。

他巳拔下了劍七，血濺了他一臉，還有那濃烈的狐騷氣味，中人欲嘔，而巨人的左手抓來，估計若抓在他的頭上，可以像普通人抓一個較大的蘋果一樣，如果手上練有工夫，會像蛋子兒一樣被捏破。

生死關頭，間不容髮，徐步雲「嘿」地一聲，左手竟向巨人抓來的大手手掌抓去，右手劍七巳送入他的肋骨縫中。怪人發出一聲怪嘷，巨掌也被鷹爪力抓穿，而徐步雲的右手，連七帶手全沒入巨人的腹腔之內，這巨人居然仍把他帶出五七步。

而瘦小的漢子一鐮掃來，徐步雲一縮雙腿，夾在巨人的腰上，「刈」地一聲，這一鐮刀掃中了巨人的大腿，深入腿骨。

徐步雲的手在內一扭一攪，血箭噴出，正中對付胡姬的二人之一的臉上，這人立被胡姬抽了個滿臉開花。

這巨人搖幌着還未倒下，另一巨人一鐮砍來，徐步雲一推這巨人的左臂，「刈」地一聲，鐮刀卡在臂骨之中，徐步雲自兩巨人之間鑽過，順手在另一巨人肚皮上一劃。

這巨人就差得多了，怪吼一聲，抱住了重傷的巨人。現在只剩下這瘦小子，徐步雲說：「朋友，既是伙伴，你也要跟他們一道走……」連環三腿，凌厲無比，此人自知大勢巳去，掉頭狂竄。

「奪」地一聲，劍七七身完全沒入此人的背部，此人雙手抓住缺門邊沿，嗓中發出「咯咯」聲往下滑去……

由于對付胡姬的二人之一被她抽瞎了一隻眼，另一個一慌張，連中三四鞭，似也想跑，但在徐步雲的凌空飛踪之下，脊椎及肋骨幾乎全碎……

現在，他們又進入了這個第三道鐵門內的寶庫中，金磚就像鐵軌旁備用的枕木似的疊架方式一樣，整整齊齊地堆了兩堆，高可人齊。

此外還有百餘箱大洋和其他值錢的物資，如「雲土」、捲烟紙，「紅丸」等，最驚人的發現是僞造大洋的鋼模一大箱。

徐步雲說：「胡姬，妳的助手呢？」

胡姬回頭一指，說：「喏！不是在那兒？」

果然有個約二十歲左右的女郎，腰繫汗巾，頭上也紮有青巾在前額上打了個蝴蝶結，腳上穿的是，二踢腳（鞋面前部有兩道皮楞）。這種鞋子以男人練武者穿的較多。

當他再去看那些僞造大洋的鋼模，正自義憤填膺時，腦後挨了一紀重擊，搖搖倒下。

胡姬手一揮，說：「快搬！不要太貪……」兩人只搬「雲土」及金磚，却未弄走了鋼模。

「可以了！我們要儘快離開。」

小蘭看看一邊的徐步雲說：「小姐，徐步雲呢？不把他帶出去？」

「不必了！他自有救，當能脫身。」

各顯神通　搶奪密令

天才濛濛亮，西城這一帶簡直還沒有一根人毛，只有送水的水車車輪，老遠傳來了「轆轆」聲，每天一大早，送水的和掏水肥的車子總是那麼準時。

這棧房秘室內的電話鈴，間歇地響了好幾陣，大約不到一刻鐘，駛來了二輛藍皮大型轎車，却在小街兩頭各停了一輛。二輛車內各下來一個漢子，四下打量一陣，走向那倉庫，先在門外傾聽了一陣子，然後開門進入。

約十分鐘之後，其中一人探頭向外向兩邊的車子作了個手勢，車上各下來五個大漢，但車上仍然各留了一人。

當他們看到庫內的損失，以及門外七個屍體時，其中一人巳匆匆去打電話，似乎要報告上司詳情及徵求下一步的命令。

爲首的四十許，報告完了之後說：「照前後及兩次竊案來看，似乎僅志在財物，沒有其他的企圖。」

另一個三十來歲的漢子說：「足印似是三個人，兩女一男，這很難令人相信，一男兩女能順利地解決了咱們七個人。其中兩個白俄力大無窮，身手了得。」

爲首的說：「敢來的必然有對付他們的辦法，這次失竊，損失更慘重，怎麼向先生交待呢？其實應該說，先生如何向上面的主子交待？」

這時忽然有個漢子牛喘着奔了進來，說：「牛先生，特務營營長包連奎，親自帶了一排人，好像把這倉庫包圍了！」

「一排人？」姓牛的頭子略現失措之色，說：「沒有說是爲了甚麼？」

「有人告密，說是這兒窩藏了盜匪，要搜！」

姓牛的面色又是一變，說：「這不是無事生非？你們說，這怎麼辦？外面那兩輛車子呢？」

「也被扣留了！連回去報個信都辦不到。」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這秘密倉庫就由姓牛的負責看管，自他接管這倉庫，失竊兩次共失黃金兩百多斤，丟了黃金還是小事，包連奎要搜，這責任他可就担當不起來了，因爲倉庫裏的花樣太多，一時之間想弄走都辦不到。

就這麼一會，姓牛的巳是大汗淋漓，加之這秘室內通風不好，特別悶熱，他突然搖了幾下電話機，說：「請接——」

後面傳來了痰音說：「俺說牛先生，你這是幹甚麼？俺要搜搜看，也不過是公事公辦，瞞上不瞞下，只要沒有土匪窩在這兒也就算咧！他奶奶的！你把俺擱在門外涼快，却在這兒打電話，一個勁地磨洋工，淨來二五眼的，怎麼？眞的窩了土匪

在這兒？」

包連奎皮笑肉不笑地呲着幾顆大金牙，手中拎了一支「自來得」，後面至少有五七人，其中二人各抱了一挺「手提式」。在一般人的心目中，還不知道這玩藝的厲害，穿過二尺半或者常常倒弄「噴子」的人却知道，這玩藝比「盒子炮」管用。

顧着屁股蝦着腰走上幾步，牛寶泰甜着臉說：「包營長，您這是拿小的開胃，這兒哪會窩藏土匪？」

「噢！沒有窩藏土匪，八成是販賣人口，窩藏了肉票在這兒！這倉庫是你的嗎？你就是掌櫃的？」

「不不！包營長，您這麼一打哈哈，小的的腿肚子都抽了筋哩！這兒的掌櫃的都不是外人嘛。」說着，仰頭朝天張口打了個呵欠。

「噢！噢！果然都不是外人。」包連奎說。「牛先生，你也別緊張，上面交待下來的，俺就得公事公辦，不知是哪個王八蛋吃胡稭拉席子，胡說八道，報告上級說，這個兔子不拉屎的地方窩了土匪，牛先生，你是俺，能不來嗎？」

「是……是的，不過包營長您看，這兒哪有土匪？」再往上貼近些，把握在手中的一根五兩的條子亮了一下，媚笑着放入包連奎的口袋中，一件杭綢衫被壓得歪到一邊去了。

「這……這是幹甚麼？這……這……」包連奎咧着嘴換了笑容，說：「俺這個鳥人可不會來片兒湯，一向是胡同趕羊——一直來直往。好吧！牛先生，咱們就賣這個面子，只要把這個地下室打開讓俺梭溜幾眼就成咧！都是在外面聽差跑腿的，馬桶上打瞌睡——眼睜眼閉嘛！」

姓牛的搓着手說：「包營長，這又何必？您又不是不知道，小的負責管這倉庫，就是胆上長了毛也不敢窩藏土匪呀？」

「怎麽？俺只是梭溜兩眼就算了！不開面？他奶奶個熊！你越是這樣，俺越要看看了！操！」

後面一個持「手提式」的也嚐了甜頭，在姓牛的耳邊說：「打開看看，這只是應付公事，看完就走，不管裏面有什麽，只要沒有土匪就行！」

姓牛的這才叫人開了地下室的門。

包連奎端着鎗往下走，這兒幾乎一目瞭然，兩堆金磚，最爲惹眼，另外有些木箱，在靠近地下室階梯之下，有一堆空木箱。

姓牛的亦步亦趨，希望包連奎守信只看幾眼就走人。這工夫包連奎被那些金磚吸了過去，插起手槍，一手去抓金磚，竟未抓起，說：「他奶奶的，還眞重哪！」

姓牛的在一邊陪笑，說：「營長，這塊有五百兩，合三十多斤哪！」

就在這檔口，忽聞「嘩啦啦」聲中，立即有人暴喝「奸細！」只見一個人影有如熱鍋中的豆子彈上石階上端，沒於地下室門外。

包連奎扯着痰嗓子嚷嚷着：「牛先生，勿怪你磨蹭着不開門了。他奶奶的！原來眞窩了土匪。弟兄們，把姓牛的帶去，另派人追那土匪，別讓他跑掉！」

× × ×

牛寶泰被人保了出來，可以想見這保人有多大的份量了。現在他來見這位保他的人。

「你太低能了。」保人說：「失竊了一次之後，你出餿主意，說是他還會再去，保證能生擒他，叫他把前次弄走的黃金再吐出來，結果是全軍覆沒！」

牛寶泰臉上一陣青一陣白，吶吶說：「先生，眞想不到這個賊這麽難纏。昨夜倉庫中留下的足印有三個人，似乎是一男兩女。到底是什麽人有這大的胆子……」

「應該說是什麽人有這麽大的本領？光是有胆子而沒有本領是沒有用的。你以爲會是『玉蜻蜓』嗎？」

「先生，小的以爲其中之一必是她。而能和她一起作案的人，也必是此中的能手。」

「你知道這件案會有什麽後果嗎？」保證人說：「上次失金，我還沒有報上去，因爲你拍過胸膛，必能生擒他，就算不能讓他全部吐出來，也能弄回大部份。現在一共丟了兩百多斤黃金，更無法彌補的損失是別的秘密，怕已洩漏。而且那七條人命中的五條並不重要，其中兩個白俄之死，已到了無法再隱瞞的程度了……」

「我該死！先生，是我輕估他們。」

「牛寶泰，你以爲那個在包連奎要看倉庫時逃走的人是誰？」

「先生，那當然是竊賊之一。只是爲何會被關在裏面？眞叫人想不通。先生，包連奎是自己人吧？」

「要不是自己的人，我能輕易地把你保出來？也要不是自己人，會只看黃金不看別的東西？」保人起來踱着，說：「但是，咱們面臨了最棘手的問題……」

他沒說是什麽棘手問題。牛寶泰也不敢問。他知道犯了如此重大的錯誤，已是待罪之囚了。

× × ×

大概任何地方都有些方言，也可以說是術語，但你到了北京，尤其進入小館子裏，你會學到很多的此類行話。

「四個家常」「溜里肌——加糟」。初到北京的人聽到堂倌這麽一吆呼，八成乾瞪眼。其實這是通知灶上，來四張家常餅，溜里肌「加糟」即加糖之意。

例如：「大碗下」「十個鍋」，前者是大碗餛飩，後者是十個鍋貼。如果要粥而佐以糖，却又是「一碗粥帶沙子」，到此，糖不叫「糖」而又叫「沙子」了。

當然，賣這類食物的都是小飯館，只是，小飯館內，偶爾也會有豪客在座，此刻，午時未到，在這家小飯館內只有稀落二三食客，而徐步雲也在靠近小巷的窗口處座位上喝他的糖粥。

對于吃喝，他也算是豪客了，在「蓬萊春」「厚德福」等較大的飯莊，經常三五個人叫一桌翅席。末了說聲「抄」，掌櫃的還要哈腰送出門外。記了帳就等於如今的簽字。當然，這也是因他打賞小費時也十分大方闊綽之故。

這工夫晃進一個瘦巴巴的漢子，中分頭梳得甄光瓦亮，一套銀灰湖縐褲褂，三色底光面織貢呢鞋，一雙小眼挺活，一進門就看到了徐步雲。

徐步雲點點頭，這漢子哈腰走近，打橫坐下，說：「五爺有何差遣？」

「二狗子，請帮忙找個人。要快！」

「五爺要找的人必是有頭臉的人物，應該不太難找吧？」

「這麽想就錯了！這個人是有點名氣，可是見過她，也就是知道她的身份的人却很少。聽說過『玉蜻蜓』？」

「她？」二狗子一楞，頗有難色，說：「五爺，這個女飛賊小的只是聞其名未見其人，你這是爲小的出難題。」

「不妨，我告訴你她是誰……」低聲說了，二狗子不由十分驚奇，吶吶道：「會是她？」

徐步雲說：「如今是午時，希望你在傍黑時回我消息。屆時我會在以前見面的地方等你。」

「五爺，」二狗子乳名狗子，排行第二，很難說他是幹什麼的？反正在地面上的大流氓他不招惹，小混混要賣他的帳，每月多少孝敬點，像包連奎那些人以及類似職業的人，有時也會借重他，而他也借此關係作爲後台。只是這人走的雖是邪路，却相當講義氣。二狗子說：「這點時間我恐怕辦不到。」

「儘快就是了，喏，這是十塊錢，够嗎？」

「够，當然够了，五爺，您要是手頭不太寬裕，就留着自己用，小的看您的近況似乎不大……」

「這個你大可不必操心，我現在不便招搖是事實，用錢嘛，一點也不用發愁，就這麽辦，我先走一步……」

× × ×

這是針綫胡同中的一個四合院。內外院兩棵大柿子樹幾乎把全宅都覆蓋了。自枝葉隙縫中閃爍着幽暗的燈光。

正屋左邊明間炕上舖着涼席，炕正中有個小几桌，擺着四色冷葷和一壺黃酒，胡姬和小蘭在對飲，屋內設備簡單。

「小姐，小五子會不會有危險？我總覺得小姐似乎不討厭他，却又捉弄他，我眞想不通。」

「妳當然想不通，他早就脫險了。」

「脫險了？這小子眞了不起。」

胡姬撇撇嘴，似乎不以爲然。

「小姐，被關在那個地下室中，除非他會土遁，他是怎麽逃掉的？」

「如果我知他逃不掉，我會把他留在裏頭？」

小蘭愣了一會，說：「小姐，以小五子的跋扈，他一定會報復的，他要請小姐帮他作甚麽事？」

「誰知道？」門外有人輕敲了二下門環，小蘭說：「小姐，會是誰呢？」

胡姬稍想了一下，說：「反正不是我爹就是我媽。記住，如果是大媽就開門肅客，如果是別人，就說我今夜不回來。」

「小姐，您對令尊和令堂不是太過份了嗎？」

胡姬瞪了小蘭一眼，小蘭只好去了，大門未開就先問着：「誰呀？」

「是小蘭嗎？我是小姬的媽……」

小蘭有點爲難，雖說目前大家都在仇日，胡姬却不該，好歹也是她生的呀，這未免矯枉過正了吧？她說：「夫人，眞不巧……小姐出去了……她說要明天晌午才回來。」

「出去了？這可太不巧了。」門外的橋本鈴子在猶豫，「會不會是那丫頭說謊？人在家謊稱不在家呢？」

小蘭反應不慢，萬一夫人要求進來坐一下，就沒有理由拒絕，她故意顫抖着說：「夫……夫人……我在洗澡……只披了件被單出來應門……夫人……對不起，明天見哩……」

聽到橋本鈴子走了，小蘭才返屋。胡姬說：「小蘭，妳出息多了。」

「小姐是說我剛才的應對？」

「嗯，小蘭，明天一早咱們要離開這兒。妳早點去睡吧！」

小蘭本有很多話想問，也知道未必能得到答案，就先去睡了。胡姬又獨酌了半小時，把碗盤撤到外間，就去洗澡。

用冷水往身上潑，雖是初夏，仍然涼沁心脾。當她要打肥皂時，燈一滅，門開啓，她被牢牢地箍住了。

而且使她驚心動魄的是，這個男人也是混身赤裸的。

「你是……」她想施展柔道，可是壓根兒就沒有練過赤身裸體和男人搏鬥。況且她手中有肥皂而奇滑，抓住對方的手臂無法着力。

對方似乎已看穿了這一點，抱着她說：「你該向我懺悔，補償我的損失，我差點死在地下室內……」

「我知道你一身是胆，智機百出，必能脫身的。」

「這種馬後炮我不領情，想想被關在地下室內醒來後的絕望，我現在更要珍惜這片刻的銷魂……」

「你把我當什麽女人？」

「放心！我是眼中有『姬』，心中無『姬』，別誤會，是霸王別姬的『姬』，而不是妓女的『妓』。」

「亡命徒，小蘭已用鎗瞄着你哩！」

「不會的，她正在夢見周公。」

「你把她怎麽啦？」

「沒有什麽，只是把她催了眠，讓她好好地在黑甜鄉中遨遊一番。明天早晨六點以前她回不來的。所以這一段時間純屬咱們兩個人的了。」

「賊！你放開我，你……你……你……哎呀……你怎麽可以這樣……？」

「這叫着情不自禁嘛！妳上次不是曾經懷疑過我是不是銀樣蠟槍頭？對不起，胡姬，其實這也是對妳的落井下石，過河拆橋的輕微懲罰。」

他開了燈，她尖叫一聲雙手掩胸背過身子，說：「徐步雲，好好洗澡，各不侵犯，我會帮你的忙，完成你的任務。」

他爲她身上抹肥皂，她搶了過去自己抹。他說：「我能信任妳這個一次出賣朋友前科的人嗎？」

「如果我說我準知你能够脫身，你不信？」

「說出理由聽聽。」

「那你是怎麽出來的？憑你這人的機智，或天下無雙的身手？」

「當然不是。但是，包連奎難道會去救我？」

「世事很難逆料，如果是其他的人和你有關係呢？例如包連奎的上司啦，或者向他上司告密的人等等……」

徐步雲說：「胡姬，我發現妳有點道行，不僅僅是個女飛賊，可能還和間諜沾了點邊兒。」

「你呢？所謂『任務』，那是在幹什麼？你過去幹過這類的事嗎？」

「這麼說妳是承認了？」

「我可沒有承認，我只是知道你五行有救，壽命還長得很哪，才敢把你留在那兒嘗嘗傾聽死神脚步聲的滋味。」

洗完了澡，他抱起她回到臥室，把她放在蚊帳內。他也爬了進去，她扯過毛巾被蓋上身子，却又不能不佩服他的定力。

他扯過毛巾被一端蓋着下體，說：「胡姬，我並不主張歧視妳的日本土生母親，但妳的斷然行徑，近乎大義滅親，很了不起，我相信，妳不是作樣子給別人看的，要是妳的生母對中國或中國人有不是之處呢？」

「我們的家務事，你最好少管！」

「胡姬，咱們今夜先來個小登科，如何？」

「小五子，如果在你的『任務』完成之後，你還能繼續呼吸的話，我會鄭重攷慮。」

他猛然抱住她來了個粗野的吻，然後轉過身去說：「胡姬，明天的充沛活力全靠今夜的充足睡眠，晚安……」

不出三分鐘，他已傳來輕微的鼾鼻。

她相信不是裝的，不免爲這個亡命徒心動，她穿上了內衣之後不久，也感到睡意襲來，不久也睡着了。

在此同時，橋本鈴子在西山別墅內見到了胡啓川。

「怎樣？沒見到妳的女兒？」胡啓川烱烱目光掃了鈴子一眼，似乎有點不快。

「小蘭說她不在家，要明天晌午才回去……」

「大概也只有妳才相信她的鬼話。」

「你是說姬兒在家？」

「我對妳說過多少次，日本人太狂妄，以爲『八紘一宇』一蹴可及，不動手則已，一旦開始，不須一兩年中國就亡了，於是就得意忘形，好像中國已經亡了，日本人已作了主人似的。而妳，在這方面的表現也不後人，在街上看到中國乞丐，妳會掩鼻，和中國人握過手之後，妳會儘快去洗手間洗手，似乎世上所有的細菌都集中在中國人身上，日本人是絕對乾淨的。就連日本浪人奸殺了中國女人，妳也會說『他爲什麼不嫌骯髒』？妳想想看，如果妳是小姬，妳看到及聽到這些，妳會有何感想？」

鈴子是關東軍濱田大佐的外甥女，也算出自閥閱世家，但却不敢和丈夫頂嘴。況且，胡啓川說的也沒有什麼不對。停了一會才說：「啓川，毫無疑問，小姬如果在日本長大，想法就不同了。」

胡啓川哼了一聲，說：「妳對自己的女兒知道多少？」

「不過是偏愛中國，任性點罷了。」

「哼！」胡啓川以指節敲了桌子一下，說：「我要是不說穿，妳還在作夢哩，她就是艷賊『玉蜻蜓』！」

「她……」鈴子震驚，繼而懷疑，最後似乎有點信了。一年前的某夜，約淩晨三點，她入厠時，隱隱看到一個黑影，像一隻大鳥自院牆外瀉入，消失在小姬的臥室窗外，事後她去看小姬，發現她似已睡着了。

她不以爲那是幻覺，因爲胡啓川這個人十分精明，他很少和她說廢話。

「她是『玉蜻蜓』你有什麼證明？」

「我已不須向妳說明，我只想告訴你，要想再搶回那件密令，像妳這種顢頇無能……恐怕是無望了，要是不能搶回來，雖然妳不是軍部直接派來的人，妳弟弟橋本通呢？」

鈴子抬頭望着丈夫，她的肌膚本極白皙，現在更無血色了。

室內靜了一會，鈴子忽有喜色，說：「啓川，小姬既然有那麼大的本領，她如果能及時援手，帮她舅舅一臂之力，在二十多天的限期內還能弄回來。」

「妳是根據哪一點而抱有這種樂觀態度？」

「啓川，你是知道，奉軍的特務人員，大都是日本人訓練出來的。還沒聽說有什麼出色當行的人物，而這件事和革命軍又沒有關係，他們似未插手。」

冷漠地一笑，胡啓川說：「她已經對日本人起了反感，妳以爲她會帮這種忙？恐怕會弄巧反拙吧？」

鈴子不出聲了。

這種事凡是參與的人必須絕對可靠，告訴一個對日本人深痛惡絕的人，那後果不難想像。

「只有二十多天了……啓川，你有什麼高見？」

「妳是知道，我既非日本軍部派來的人，也不是關東軍的特務，只因爲和妳舅舅濱田大佐是中學同學又是好朋友，基於這關係我才偶爾插手帮帮忙。我是日本留學生，儘人皆知，我要是對日本人表現太熟絡，是逃不過四面八方那些眼睛的。」

× × ×

一覺醒來，天已大亮，胡姬心頭一驚，忽然坐了起來。看看徐步雲，似乎還在睡，再看看自己的內衣，也好好地。

「小蘭……小蘭……」叫了兩聲，也沒有回應，在平常，小蘭是必然先她起來，並爲她準備早點的。她就很少睡得這麼沉的。再說，這小子被她出賣了一次，他眞能如此放心大胆地睡覺？尤其是幾方面的人都在抓他？

突然，胡姬想起了昨晚那個熱吻來，臉色一寒，伸手就抓。那知徐步雲一翻身，雙腿一絞她的上身，她又倒下，已在他的懷中了。

「你這個不知死活的傢伙，你暗算了我們？」

他在她的玉頰上吸吮了一下，說：「這個，妳們二位一定會原諒的。要不，我能放心大胆地夢見周公嗎？」

她咬住他的左臂，他不呼痛，反而滿把盈握地罩在她的胸前，她摑了他一個耳光。這種粗獷的動作簡直把她駭壞了。可是能說他是個壞蛋嗎？世上有很多的女人欣賞這種作風的。

他要是不老實，昨夜作什麼事會作不到？世上眞有這種「暗室不欺」的男人，而有時他的舉措却又是如此地粗魯不文。

因而，對他的擁抱、吸吮甚至慰撫，

並未峻拒。

像這樣的男人，很容易被人看走了眼，把他當作色中餓鬼。而白朵欣這丫頭居然有這等識人之能和勇氣，她不能不佩服。可是這傢伙從未說句體己話兒，如「我愛妳」或「我要娶妳」等等。儘管她也知道，咀皮子老掛着這些詞兒的男人更不可靠。可是她是女人，某些地方是相同的。

這傢伙在她的懷中搓揉，眞使她心慌意亂，而她是很少如此的。

「胡姬，妳和包連奎有某種默契？」

「我會和那個大老粗有默契？」

「胡姬，對於妳的手段，我是領敎過哩！在妳，也許是想試試姓徐的胆子，或者整我一下，當然也可能根本就不管我的死活，要我戴上頂飛賊的帽子死在那兒，可是我還是信得過妳。」

「爲什麼？」

「理由很多，如妳不喜妳的生母，尊重胡啓川的原配，明知那些黃金是誰的而仍去偸等等。」

「怎知我不是你的敵人？」

「胡姬，我們談正經的吧！」他收回手坐了起來，戲謔之色立刻消失。伸手把她拉了起來，爲她理理稍亂的秀髮，說：「妳是帮不帮？」

胡姬對他的公私分明也十分服貼，說：「要我帮忙也要說清楚要我帮什麼忙？也好斟酌一下是否能勝任哪？」

「胡姬，除了妳，簡直就找不出更好的人選來。」

「哦？爲我戴高帽，你最好站在南天門上。」

「眞的，胡姬，妳冷靜，反應快，又具備了必要時應變的身手，沒有比妳更好的人選了。」

「得，得哩，你怎知我冷靜，反應快呢？」

「就以那天我被追急了去找白朵欣，設法和班主商量臨時取代該班的二路鬚生，票了一折『烏盆計』來說吧！我雖在台上，對台前一切的變化和危機四伏氣氛，一目瞭然，那天有三撥人追我……」

「我還以爲你是技癢，要上台過過癮哩！」

「我知道白國勛在流汗，班主也在淌汗，台下的白朵欣發現了包連奎及其部下更是不停地冒汗。而她在一籌莫展之下去找妳，已是途窮末路，妳的冷靜，就在那時候表現出來了。」

「你過敏了吧？你我毫無瓜葛，我當然冷靜哩！」

「妳不必說謊，我知道妳早就對我有興趣了……」

「活見你的鬼！」她大力揑着他的鼻子，直到他流出眼淚來。

「胡姬，妳安排的辦法並不太好，但在我來說，那機會已經够了。妳在大廳前門外一亮相，那些『當兵三年，老母豬賽刁蟬』的老總們，一個個的眼珠子幾乎脫眶射出，而他們手中又各有一個水蜜桃，在這雙重的分神之下，加之白朵欣在後窗外那麼一站，我要是再逃不了，我還混什麼？」

「好哩，好哩！說呀！你要我帮什麼忙？」

「胡姬，這是大事，說得嚴重點，和國家的安危與旺，也不能說絕對沒有關連，希望妳能以虔誠的心情面對這件事。」

「你還沒有說出來，我又能够怎麼虔誠？」

「好！我這就告訴妳。」貼近她的耳朶，說：「請妳馬上到王府井大街德記皮鞋店去買一雙白皮鞋——」

她一把揪住他的胸衣，說道：「這是幹啥？」

「我的話還沒有說完嘛！去了以後，找一位林掌櫃的，他會親自接待妳，也會親自拿皮鞋給妳。妳必須說那是訂做的。但妳要記住，不論那雙白皮鞋是大了還是小了，妳都要說正好合脚……」

胡姬又打斷他的話，說道：「慢着，不論大小，都要說是合適，這……我懂了！那雙鞋子是照某一個女人的脚尺碼定做的，我只是冒她之名前去取鞋而已。對不對？」

徐步雲肅然地，說：「妳眞是一塊上好的特務材料，反應是幹這行的人最重要的條件。對，正如妳所猜的，穿上鞋子之後，要他把妳的舊鞋子放在盒中帶回來，因爲妳的舊鞋丟了可惜……」

胡姬的大眼急眨，似有所悟，說：「然後就離開對不？就沒有什麼暗語來表示自己的身份嗎？」

「當然有，第一，要乘一輛白色的車子去，其次，妳頭上要戴一朶白色櫻花，假花亦可，第三，要提一個白色皮包。」

「就是這樣？沒有別的了？」

「不錯。」

「要是路上有人攔截呢？」

徐步雲想了一下，說：「我不敢說絕對沒有。比喻說，他們交接的方式、時間及地點我們能知道，別人也可能知道對不？不過，我相信以妳的知機，足以應付。可惜我不能陪妳去。」

胡姬想了一下，說：「徐步雲，我也相信，你不是特務出身，大概也是臨危受命，我當然也不是，全憑彼此的信仰以及道義上的互助，但至少你要回答我一個問題。請注意，這母題還有兩個子題。」

「妳說說看，事關重大，我不一定能全部答你，也說不定一個也不能回答。」

胡姬說：「你是在帮誰？奉軍還是北伐軍？」

奉軍。」

「你的對手是有兩撥，是哪兩撥？」

徐步雲閉目想了一會，說：「我這答案就等於回答了兩個子題了！」

胡姬點點頭，表示同意。徐步雲低聲說：「一撥是日本特務，一撥是俄國人。以前稱間諜爲細作，漢朝的陳平用間，就是特務的老前輩，但我們目前在這方面落後于日本及歐美。胡姬，我託以重任，一是不得已，二是對妳的信任……」

「聽你的口氣我還要感激你哩！」

徐步雲抱抱拳，說：「一切仰仗，上午九點半要準時到達該鞋店門口，車子不一會就在門外待發。」

胡姬攤攤手，老實說她也很緊張，作賊和作間諜是不一樣的，前者絞的腦汁和所冒的風險畢竟不同。

當胡姬上了白色轎車時，那個三十左

右留着小平頭的司機遞給她一朵白櫻花，很難得，桃三杏四，都已經五月中旬了，還能弄來櫻花。說：「胡小姐，迭格要戴在頭髮上，儂曉得嗎？」

胡姬接過，戴在髮上，車子緩緩滑行。她說：「你是徐步雲的朋友？」

「是的，小姐。」

「以前是爲他開車的？」

「是的，小姐。」

「徐步雲的朋友在這兒的有幾個？」

「儂那能？小姐，儂的『嗳唔』交關多！拆那……」

胡姬本要發脾氣，想想也算了。怪人嘛，交的朋友也怪。況且她問的話也多了些，這事不也等於爲她自己作的嗎？

這家德記皮鞋店對胡姬倒不陌生，好像過去來過一次，似乎是她的母親橋本鈴子介紹的，說是這一家的手工好，價格也公道。

其實她現在根據這一點，是可以產生一點聯想的，但她在想一些可能發生的事故以及應付之法，精神未能集中。

到了德記門外停車，司機爲她開了車門，哈着腰，頗爲尊敬，倒眞像是官家小姐專用的司機。在那年頭，能用私家汽車及專用司機的，不是軍政要員，必是富商巨賈，一般小康之家，連想也不敢想。

伙計顚着屁股迎客，北京的生意人堪稱全國第一，即使生意未談成，也會歉意地說：「您多包涵，下次小店的貨色齊全了請再來……」這話聽起來有多舒服。

「林掌櫃的在嗎？」胡姬雖有點緊張，畢竟是見過世面的，態度頗爲老練。

「在，在……小姐您請坐，我這就去請他……」倒了一杯茶往後走，一個三十七八歲的生意人已經走了出來。這人留着大背頭（即全部往後梳），扁平的臉，五官無一突出之處，白紡綢褂子，黑富綢褲子，千層底布鞋，拿了一支只有尺餘長的旱烟袋，還綴了個鑾皮烟荷包。

這打扮和派場是十足的生意人，但是胡姬幾乎在第一眼看到這人時，就敢肯定他像東洋人。

日本、高麗或中國人的膚色、毛髮及身材等等，嚴格地說，難以仔細地區分，可是如稍加留意，是可以看出來的。

這當然是指日本、高麗或中國人互相觀察，要是歐美人看這三個國家的人，就更難分辨了。

「林掌櫃的，這位小姐找您……」

林掌櫃的目光本是望向大門以外，這時收回目光，傾注在胡姬的臉上、頭上及皮包上，然後又在門外車上掃了一眼。

「我就是，小姐要買鞋子還是有什麽貴幹？」

胡姬說：「我訂做了一雙白色皮鞋，做好了吧？」

「噢……」林掌櫃的頓了一頓，陪笑說：「好哩，好哩！就請小姐進來試穿一下吧……」

伸手一讓，胡姬大方地往後走，這後屋中也都是鞋架子，上面擺滿了鞋盒子，只是這兒有桌椅，大概是熟客及普通友人接待之處。

「小姐請坐……」林掌櫃的搓着手，說：「那位女士怎麽沒來？」

這是徐步雲未曾交待的情況，由此人的口氣可以猜出，來此取鞋的應該是一位女士，估計是位已婚的夫人，而她自己是個小姐，應是一目瞭然的。

要是強調她正是女士，也並非不可，小姐與女士實在不能完全以外型來界定或區分，有許多女人結婚生了幾個孩子，身段未變，仍可冒充小姐，有的女人生一個孩子，腰身完全變了型走了樣。

但是，如果對方大約知道來取鞋的人的年齡，比喻說應是三十多歲或四十許，無論如何，胡姬不可能像個三、四十歲的女人。

在這瞬間的應對，就能決定任務的成敗和她的生死。她冷靜地說：「女士另有緊急任務，所以與我交換……」

「噢……」林掌櫃那雙平平凡凡的眼睛又盯了她一眼，這才到貨架邊抽出一個盒子打開來送到胡姬面前。

胡姬穿上一試，說：「正好！」

林掌櫃的說：「本店的師傅都是一流的，況且女士和小姐的尺碼似也應該差不多的……」

「林掌櫃的，新鞋子我就這麽穿上了，舊的，請給我裝在盒子裏帶回去。」

「是的，小姐，小店還奉送一包擦鞋粉……」

「謝了！林掌櫃的，多少錢？」

「一塊八毛，小姐……」

付了錢接過鞋子，林掌櫃的親自把胡姬送上車，司機閉上車門，上了駕座發動車子，在林掌櫃的九十度鞠躬之下離去。

鞋店的伙計向後面打個手勢，兩個漢子在後屋的後窗外走了出來。而林掌櫃的急忙回店搖電話。掛通之後，說：「先生，皮鞋已經交貨了……什麽……」林掌櫃的平實無奇的臉，陡然之間起了變化。五官幾乎都離了原位。

×　　×　　×

司機自小鏡中望着胡姬說：「胡小姐，儂迭格任務，辦得交關爽快，拆那！」

胡姬冷冷地說：「你在車上挺爽快，我嘛……」

「迭格林掌櫃的，是個豬頭三，搭漿、縮水還褪色哩：拆那格娘格細皮……」

胡姬向小鏡中怒瞪了一眼，司機匆忙移開目光。他，正是徐步雲身邊的助手江阿根（見獵王小五子故事之一，「臥底擒龍」）。

車子經過崇文門外花市，再往前走，在一個巷口，有個女郎攔車。江阿根可不管是誰，方向盤左右猛轉，但這妞兒連連招手，說：「胡姬，是我……胡姬……」叫車子停下來嘛！」

「屈死！」江阿根說：「胡小姐，儂認識迭個『壳子寡老』嗎？」

胡姬當然認識白采欣，可是此時此刻怎麽可以停車呢？但若不停車，白采欣沒完沒了擋着路不讓開。

「好吧！就叫她上車吧！我對她很清楚……」

江阿根說：「女少開，迭格檔口，搭訕頭，何必理她？拆那！」

「不理她，你能開過去嗎？」胡姬開了車門，妞兒上了車，這才發現不是白采欣，而是她姐姐白采怡，白氏姊妹風格不

同，采欣外向，走在時代尖端，采怡保守，所以甚得父母偏愛。

可是今天的白采怡就有點不同，可以說極像白采欣的時髦和外向，就連面部化粧及髮型也像她的妹妹了。

「胡小姐，記得府上的車子不是白色的。」

「是的，家父的車子是黑的，家母的是藍色的。這一輛是朋友的。」

「喲……」白采怡驚羨地說：「胡小姐，妳這雙皮鞋好漂亮呀！剛買的？多少錢哪？」

「嗯！一塊八……」

「不貴，不貴！這種新樣子剛剛流行，不是我奉承妳，胡小姐，在穿戴方面，妳總是領頭拔尖兒。來，我試試看，我也要去買一雙……」說着就脫了自己的鞋子，脫下胡姬的白皮鞋。

胡姬縮腿不想讓她脫，但車內的空間太少，還是被她脫下來穿上了，說：「胡小姐，有的衣服和鞋子，別人穿上好看，自己穿上就不一定好看，妳看看，我穿起來好不好看？」

胡姬極爲厭惡不快，說：「好看，好看！」

「眞的嗎？那我就馬上去訂做一雙，是那一家做的？」

胡姬順口說：「王府井大街，摩登皮鞋店。」

那知白采怡說：「胡小妹，可不可以偏勞妳的司機轉個彎順便帶我去訂一雙？喂喂！司機先生……」白采怡拍着江阿根的肩胛說：「勞駕圈一下好不好？反正也不遠嘛！」

這半天都是白采怡講話，眞沒想到頗有嫻靜之名的白采怡竟是如此地自來熟，不知趣。

江阿根忍不住了，車子已緩慢下來，因爲任務非同小可，留她在車上實在不便，說：「儂那能？阿拉有急事，哪有時間侍候儂？拆那！阿拉對儂眞是吃得死脫。打棚！拆爛汚！儂是那摩溫……」

運知白采怡早已暗暗開了車門，突然推開車門向外一竄。左前方正好有花販子在地上草蓆上堆了半個人高的茉莉和石竹等鮮花，白采怡落在花上一翻，在賣花的人還未弄清是怎麽回事時？她已穿入人叢中，一會不見了。

當然，在她竄出車外時，胡姬曾經追過，而江阿根也曾準備償她一飛刀或一槍，弄回皮鞋。然而，當她看過舊皮鞋之後，頹然說：「上車回去吧！」

江阿根說：「儂的任務，阿拉弗曉得，那雙新皮鞋裏面有沒有什麽……」

胡姬不耐地道：「開車！」

「儂那能？皮鞋丟了沒有關係？拆那！迭格『壳子寡老』，伊娘，眞是撈過界哩？」

返回住所，徐步雲在她一上樓時就注意她的脚，立刻面色一變，說：「白皮鞋呢？」

「我承認無能，我失敗了！」

「怎麽回事？」他走近抓住她的雙肩大力搖着。

江阿根代她說了。徐步雲鬆了手，揮着拳頭說：「爲什麽不追？以妳的速度，要是追下去，她跑不了的。」

「那是花市，人多，我追過，人已消失了！像是有計劃的。」她大聲說：「我事先說過，我恐怕不能勝任，你却說我一定能辦得到。而有些臨時的情況，你事先又沒有說詳細些。我不是幹這行的，我外行！」她坐在沙發把手上敲着沙發大叫。

「妳……妳知道那雙白皮鞋中有什麽東西嗎？」他的指頭幾乎碰到她鼻尖上。

「我管你有什麽東西？大不了是奉軍的秘密。有什麽了不起？」胡姬冷笑說：「你以爲我就一點也不知道？北伐軍步步進逼，最焦急的不是奉軍，而是日本軍閥，他們不希望中國統一，他們正在儘一切努力威迫利誘，希望張作霖能逼退南軍，劃江而治，達到中分天下的目的，日本人會各方配合支持。可是張作霖似乎退意甚堅，儘管現在還不太明朗……」

「對對！」徐步雲說：「日本人全力支持張雨帥的條件是：一、吉會路接軌；二、葫蘆島築港停止；三、打道路改綫。如此而已。可是張雨帥仍然拒絕，似乎寧被南軍繳械，也不願藉日本之力而自保，甚至準備召見各國使節……」

胡姬望着他說：「日本人到此已是技窮，他們又能如何？」

「危機就在這兒。誰也不知道日本人下一步該如何？但是據推測，如張雨帥果然回師退守關外，日本人利用他的計謀已完全落空，可能會毀了他，而這道密令之上，就可能是有關此種指令，也必有如何毀他？何時何地毀他的指示，以便另創新局。」

胡姬說：「可是你說過，此令得而復失。豈不是早已落入了日本人手中，而現在和你們爭的又是哪一方面的？」

徐步雲指指北面，胡姬冷笑說：「這就不對了！這件事可以說和他們完全不相干，他們犯得着在這渾水中攪和嗎？」

「妳只看事情的表面，何曾深入？他們兩國爲了中國的地盤纏鬥數次，還是北面吃虧，這口氣窩在心裏已久。如果他們能弄到這件密令，可以威脅日本訂城下之盟，敲詐勒索一番，如日本不賣帳，他們可以向歐美及中國公佈此陰謀，既能撇清討好，又能達到挑撥中、日繼續交惡之目的而坐收漁利。」

胡姬攤攤手說：「關於這些大事，你比我懂，可惜你不能知人善任，居然把這麽一件大事交給我這個外行去作……」

徐步雲氣咻咻地走近，脫下她一隻舊鞋，順手丟到前窗外去了。由於用力頗大，估計會落在前門外街上。

胡姬怒極，說：「你……你簡直是蠻不講理……既然丟了一隻，留這一隻也沒有用了！乾脆也丟掉算哩……」

她的動作極快，在徐步雲心念電轉，突感不妙而撲上時，她已把右脚這隻鞋子丟到後窗外去了。

這兒是西山別墅，前後都有庭院。胡姬一丟之力也很大，却未丟出後園，徐步雲眼見鞋子落在花叢中有個人影迅即過去取了鞋子自後門走了。

這眞是人類智慧的尖銳對比，輕估對方，就等於高估了自己的實力，其後果竟是如此之慘。

徐步雲知道，自己設計得算是够奇妙的了，仍被她猜透，最大的失算是，他一直以爲她仇日愛國，忠貞絕無問題。

眞正是「寧可不識字，不可不識人」啊！

徐步雲的反應絕對够快，只因爲第一步錯了，以後步步落後，他一迴身，胡姬已竄出屋外，而且大力把門帶上，他追出去時，人已不見了。

他相信她來不及下樓，以她的輕身術，還未達到這麽高超的程度。必然仍在樓上，最可能的是樓上其他房間，再由房間中窗子脫身。

由於徐步雲的人在前面，而胡姬的人毫無疑問在後面，徐步雲特別注意每間屋子的後窗，但全部看過後沒有發現，他就知道又遲了一步。

他立即奔向陽台，這兒有個葡萄架，立即上了葡萄架到了屋頂上。發現這小樓右側下面地上，有兩條破舊的炕褥子堆在那兒。

「完了！」他也跳了下去，在那破褥子上一彈，又蹦出三丈以外，追出後院門外。他看到的只是艷陽下的西山，又是一番明媚氣象而已。

四周一切如故，只有他的心在繼續沉落……

如說徐步雲是個製造精妙殘局棋譜的人，胡姬就是一個破解這殘局的人。當然，到德記去取皮鞋的花樣，是他根據情報而照作的。

這殘局妙在什麽地方呢？

胡姬之所以能猜透玄機，主要在於臨去之前徐步雲交待的幾件事，就在「穿上新鞋把舊鞋帶回來」那句話上，她得到了靈感。尤其「況且妳這雙舊鞋還挺好」這句話。

如果這句話沒有特殊義意，他大可不必特別叮囑要帶回來，且補充說那雙舊鞋還很好。

那麽，情報是放在舊鞋子中，而不是新鞋中。白采怡顯然也是爭搶此情報方面的人，她也白忙了一場，大概是情報不正確。

回來後徐步雲佯作大發牢騷，把她的左脚鞋子脫下丢出前窗，落在街上，江阿根已在等候取走，絕未想到，胡姬也表示事已至此，留這一隻右脚鞋子沒用，丢掉算了，却丢出後窗。

到此，徐步雲已猜到，她在車上必然已洞悉個中秘密，把密令自左邊鞋中放入右鞋之中了。

這眞是人類的智慧測試，反應的較技。徐步雲除了懊喪，懷疑她的動機之外，不能不衷心折服。

而在此同時，一位女士在德記皮鞋店內，一口氣摑了那位林先生八個耳光，直到她自己的手痛了才停止。她喘着說：「小林，你知道這密令眼看即可到手而失去的後果嗎？」

「哈矣！蕭西厤西達（知道了）！」小林蹶着屁股，躬身九十度不敢直起來。

「叭叭叭」又踢了小林三脚，說：「約定準時九點四十分，你爲什麽提早十分鐘交出去？你說！」

小林能說什麽？他以爲約定來取鞋子的人不過早來了五六分鐘而已。最重要的漏洞是，上面只交待是一位女人前去取鞋。並未詳細交待她的身份。反之，胡姬再會應對，也必露底穿帮，當場失敗。

結果小林當場被帶走。

× × ×

這兒比二龍坑及鴨子廟一帶更偏僻，却有兩重四合院座落在這兒。天剛黑，風很大，塵土飛捲，街上草屑及紙屑亂飛。

一輛舊「別克」停在這家大門外，車上下來一個女郎，繞到此宅左後方，不久就不見了。

這兒的主人四十五六歲，要不是一身的綾羅綢緞，衣扣上的粗大金錶鍊和手上的巨鑽，由於他的濃密絡腮鬍子和一雙牛眼，眞像個屠戶。

此人名叫馬連坡，至少附近的人知道這名字。現在，馬連坡在自斟自飲，四兩蓮花白，一盤鷄絲拉皮，一盤醺魚，一盤醬牛肉，另一盤是松花蛋。

老馬每天晚飯，四兩蓮花白是少不了的。

「滋」地一聲仰脖子吞下一杯酒，手一放下，猛吃一驚，桌子對面竟端坐了一個蒙面女子。雙手放在桌上，狀至悠閒，似在欣賞他獨酌。

「妳是……」馬連坡老練地拿起牙箸挾起一塊醺魚塞入血盆大口之中，似乎這位不速女客之存在，就像桌上一道冷葷酒餚一樣。

「顧客，談一檔子生意。」

「嗯？生意？妳知道這兒買什麽？賣什麽？」

女客聳聳肩笑了一下，說：「什麽貨可以暴利，你就買什麽，什麽可以大賺，你就賣什麽？就連人頭在這兒都有行市，你說什麽你不賣？」

馬連坡的醺魚還沒吞好，差點嗆着，這才抬頭仔細打量了一下，說：「小姐此來是買還是賣？」

「有兩批貨想出手。」

「什麽貨色？妳是知道，鷄零狗碎的沒有興趣。」

「說大不大，說小嗎？也不能算小，黃的有兩百斤，黑的六十四斤。對不起！你要分斤破兩仔細折算一下才成。」

「請說明白點！」馬連坡聽了黃、黑貨的數量，爲之動容。

蒙面女客說：「黃的是金塊，黑的是上好的『雲土』……」

「貨在什麽地方？」

「門外車上……」馬連坡手中的筷子快逾閃電，已到了女客的雙目的五寸之內。女客的頭一偏，「刈」地一聲，牙箸已折斷，抖手擲出。

馬連坡「吭」地一聲，差點仰身倒下，肩窩上一面一根長約兩三寸的斷箸，當然，另一半插入肉中。

在此同時忽然傳來了搖電話的聲音，女客說：「請不必浪費時間，電話綫早就切斷哩……」

門外撲進兩個漢子，一看那副吃生米的狠勁，就知道不是瞎咋唬之流，拳腿上勁道十足，合擊頗有默契。

這外間的地方並不太大，掄臂飛腿，沒有多少空間讓她閃避，但她似乎從未打算遠離這兩個漢子，貼得很緊，所以機會一來，既穩又準，「蓬蓬」兩聲，一個捂着肚子退到屋角順牆塌下，另一個原地轉了一匝，倒地就昏了過去。

前後絕對沒有超過十秒。

馬連坡一直還坐在那兒，因爲跑了和尚跑不了廟，他不能離開這兒。他的雙肩中還插着半截牙箸，也不敢動彈。說：「小姐必是赫赫有名之輩，芳名是……」

順手一丢，「嗤」地一聲，一片稍硬的小紙片插在桌子的縫中。馬連坡取下一看，那是用淺綠色的道林紙剪成的蜻蜓，長約三四寸。

馬連坡神色大變，竟站了起來，說：「眞是有眼不識泰山，我早就該想到是『玉蜻蜓』小姐的。」

「馬連坡，這檔子生意能否成交？」

「當然，當然，小姐開個價吧！」

「一百萬大洋，你看如何？」

取出算盤一撥，馬連坡說：「小姐，和妳第一次作生意，馬某絕不還價。不知小姐希望哪一家的票子？」

女客不假思索，說：「瑞蚨祥！」

馬連坡連連搖頭，表示激賞欽服，說：「小姐，馬某一向講究爽快，小姐交貨，馬某就立刻開票付欵。銀貨兩訖之後，馬某有個小小的要求。」

「請說。」

「請小姐保密，因爲賣的這兩批都是小路貨，馬某收的也是見不得人的棘手貨，作生意是將本求利，不希望有麻煩。」

「就這麽辦，這點行規我還懂。把你的另外兩個伙計請來搬貨吧。」

馬連坡一愣，這才眞正服了，連他這兒一共有幾個人都摸清了，立即大聲說：「伙計們，出來搬貨。」

果然不知自那裏鑽出另外兩個漢子，馬連坡說：「伙計們，這位就是名滿京華的『玉蜻蜓』小姐，可千萬別和自己過不去，出去搬貨吧！」

「玉蜻蜓」說：「只要開了大門，自有人把貨搬進來，只出去一個人開門就成了。」

一個大漢出去開了門，不一會貨全搬了進來。票子開出，她和助手把四個人擊昏，稍早被擊倒的一人，只是傷重奄奄一息。

這是因爲這一百萬大洋的票子要明天上午才能兌現，她怕夜長夢多，儘管「瑞蚨祥」的票子開出是絕對能兌現的。

她們在這兒守了一夜，第二天助手去提出現洋，「玉蜻蜓」才離去。

而「玉蜻蜓」剛離去，馬連坡急忙叫部下接上電話，正要報告上司，合該他流年不利，又來了兩個蒙面不速之客。

這二人正是徐步雲和江阿根，雙目以下也紮有布巾，小徐的反應不慢，找到二狗子一問，知道馬連坡這個地下當舖，生意不怕大，如果保證賺錢，死人頭也敢收，立刻趕來，當然，他們遲了一步。

馬連坡的三個部下栽在「玉蜻蜓」手中，這口氣不想嚥也要嚥下去，如果阿貓阿狗，戛雜子琉璃球也想來找麻煩，如何按捺得住？

三個漢子往上一貼，其中一人手中還有刀子，一個個磨牙切齒，使出吃奶的力氣招呼，但在無所不到的怪異腿浪中，也沒超過十秒，全被擺平。

馬連坡本想玩「噴子」，江阿根的鎗法也不含糊，端着一枝「八音子」說：「拆那，別看儂像個刺蝟，玩迭格，儂他娘的是拖油瓶上祠堂——輪勿着哩！拆那格娘格細皮！」

反正是倒了血楣。馬連坡丢了槍，江阿根的手一轉，一支「八音子」竟不見了。馬連坡心想，幸虧沒有逞能，要不，這工夫八成已在地上挺屍。北京的人物十之八九他都知道，沒有聽說有個「癟三」快鎗手呀！

徐步雲坐在馬連坡的座位上說：「馬掌櫃的，據我所知你是二掌櫃的，你們的大掌櫃和東家是誰呀？」

馬連坡咧着血盆大口說：「這位爺貴姓大名？」

江阿根說：「拆那，儂要盤底呀？」

「這位爺您別介意，馬某在地面上混飯吃，多賴各方神聖賜福賞臉，每天才能拉開門板辦事兒，知道了是哪座廟的神聖，馬某也好按時燒香上供。至於說小號，就是馬某這個四六不成材的料子在主持，沒有什麽大掌櫃的和東家。」

「算了！」徐步雲說：「馬掌櫃的，『玉蜻蜓』來過？」

馬連坡一聽就要冒汗，八九不離十兒，這兩個凶神惡煞要來敲詐。姓馬的是幹什麽的？某處棧倉中少了什麽貴重的東西。哪家大戶丢了幾枚鑽戒？或者哪一家遺失了一件珍珠衫？能瞞得了他？

要是說出來，這兩個傢伙獅子大張口，猛敲一筆，他無法向上交待，他的上面當然是有東家的，可是不說。看來不易打發。

「那能？拆那！儂迭格赤佬，阿拉一看就曉得，油炒枇杷核——滑來滑去的，又要現想現編台詞嗎？」

馬連坡一接觸徐步雲的目光就打心底不自在，連忙回答說：「爺，她們走了不久。」

「一定是黃、黑貨交易，對不？」

「爺，您是知道，吃了這碗飯，要想放下都辦不到，像『玉蜻蜓』小姐，就是說一不二。」

徐步雲揮手，說：「馬連坡，你放心，我們不是黑吃黑的混子，我們只是另外有事要找『玉蜻蜓』，你必然知道她們去了何處？」

「這……這……」馬連坡吶吶說：「爺，你這是抬舉馬某，像『玉蜻蜓』這種飛……這種人，馬某怎麽會知道她去了何處？其實她是昨天晚上來的，我開了一張大洋票交給她，她怕不能兌現，在此守了一夜，今天一早，派她的助手到錢莊兌現了才離去的。」

徐步雲說：「多少？」

「一……一百萬……」

「如果她再來，」徐步雲站起來，說：「馬掌櫃的，你一定要設法通知我，喏！就這麽連絡……」揮揮手，兩人走到院中就不見了。

馬連坡愣了一會，才看那紙條，上寫：派人到廣和樓戲園門外，到紅櫃子（賣各式各樣鹵菜）處買豬耳朵餵他的哈巴狗

，自有人和你連絡……

馬連坡茫然地搖搖頭，喃喃地說：「我馬連坡常走夜路，終於遇見了鬼……」

大門外有人叫門，一聽就知道是誰來了，部下已去開門，走進一個人來，竟是白府的護院陸全，馬連坡陪笑說：「陸師傅，早啊！」

「不早啦！老馬，我要來告訴你一件事。」

「正好，我也有一件事請陸師傅轉達掌櫃的。」

陸全說：「好吧！你先說。」

「還是陸師傅先說。」

陸全不耐地揮揮手，說：「不必客套，我還有事……」

「好好，我先說……」馬連坡不知道這檔子生意會使掌櫃的有何反應？反正他相信挨罵比褒獎的成份大得多。他說：「昨天來了兩個惡客，打鴨子上架，非作這檔子生意不可，爲了息事寧人，況且也有暴利可圖，我只好作了……」

「什麼生意？」

「黃金兩百斤，黑貨六十四斤，是上好的『雲土』。」「土」字未完，一個耳光已摑了過來，馬連坡被打出五六步，口角淌血。

馬連坡的雙肩傷處未好，又挨耳光，不由目蘊凶芒，他也不是什麼好貨，過去在豫西作過土匪，也在紅槍會中混過。正要發作，陸全已入內間，搖了電話。

「白爺，我是陸師傅，我現在在棧房中，這兒發生了一件很不幸的事。」

「什麼事？」白國勛這些日來就心神不寧，特別敏感。

「白爺，馬連坡昨天作了一筆生意，進了兩批貨，一批是黃的兩百斤，另一批是『雲土』六十四斤——」

「什麼？『雲土』六十四斤，黃金兩百斤？」

「是，白爺，他說是被迫收買的。」

「對……對方是什麼人？」

「這……」他捂着電話一迴身，馬連坡已在他的身後，哭喪着臉說：「是『玉蜻蜓』……」

大概白國勛那邊已經聽到了，厲聲說：「付欵了沒有？」

馬連坡聽到那邊的咆哮，說：「一百萬現大洋……已經兌現領走了！不過這批貨有利可圖……」

由於那邊已掛斷，陸全掉頭就走了。

而白國勛立刻一頭大汗地連忙搖了一個電話：「啓川兄，我要告訴你一個壞消息……。」

「老白，有話快說。這幾天我的頭都大了，沒有閑空和你談俏皮話。」

「好好！棧房中昨天進了兩批貨，一批是黃金兩百斤，一批是『雲土』六十四斤……已經銀貨兩訖，付出了一百萬現大洋……」

那邊沉默了一會，說道：「那位豪客是……」

「馬連坡說是『玉蜻蜓』！」

本來胡啓川想發一頓脾氣，他們兩人合作，胡啓川權力較大，可是「玉蜻蜓」三字入耳，如中雷殛，腦中「嗡嗡」作響，現在唯一的感受是：這就是報應。

「太上感應篇」中有這麼兩句：「不信吾教，請試吾刀。」的霸道語氣。他的耳際似乎有個聲音：請試吾刀……請試吾刀……

「玉蜻蜓」三字就像一把利刄，戮入了他的心窩中。

「卡」地一聲，電話切斷，白國勛叫了幾聲掛上話筒，就像他剛才和陸全通話突然切斷一樣，可是他無法體會胡啓川的心情於萬一。

立場各異父女反臉

「南城遊藝園」有點像上海的「大世界」，百藝雜陳，有吃有喝，算是新式的遊樂場所，由於這兒唱戲有包廂，堂客可以去，像一般戲院，女客是不敢涉足的，所以特別受歡迎。

遊藝園既是這麼一個地方，這個秘密的集會場所，却就在附近。這天晚上在這四合院正屋中，有五個人正在開會，其中居然有胡啓川和白采怡。

更絕的是，稍後包連奎也來了。

像包連奎，他是特務營營長，胡啓川和另外一個中年人，也不過是稍欠欠身子而已。

胡啓川說：「包同志，會已開始，常同志提案，關於棧房失竊黃金及『雲土』的事，已知是『玉蜻蜓』所爲，看來比較單純，大概沾不上諜報戰的邊兒，你有什麼意見？」

包連奎燃了一支烟捲兒，清理了一下痰嗓子，說：「他奶奶個熊！『玉蜻蜓』這個騷娘們到處惹是生非，俺就想不清，她弄這麼多的錢幹什麼？倒貼小白臉嗎？」

胡啓川的面孔一陣扭曲，瞪了包連奎一眼，說：「包同志，姜同志在座，你以後在談吐上請稍檢點一下。」

包連奎自嘲地笑笑，說：「胡同志，俺包連奎雖是講武堂出身，仍舊是土包子一個，說慣了這種話，一時也改不過來，不過『玉蜻蜓』這個浪貨，誠心找俺的麻煩，要是有一天被俺逮到咧！他奶奶的！俺要是不能一夜——」

「包同志！」姓姜的是個面孔方圓，細皮白肉的中年人，面孔木然地說：「組織的工作剛剛開展，同志們的形象非常重要……」

「是的，姜同志，俺以後多留意就是了！關於這檔子事兒，俺現在沒有意見，等俺有了意見再發表。」

姓姜的對另一個馬臉的三十左右漢子說：「常同志，你發表點意見吧！」

常德安站起來說：「根據情報，日方到手的密令，在德記皮鞋店被一年輕女郎冒領而去，在下猜測，那女郎可能就是『玉蜻蜓』。」

姜風點點頭說：「常同志這看法頗有見地，可有進一步的補充嗎？」

常德安說：「日方女特務，目前在北京的，我方幾乎全都有檔案資料，沒有這麼一個很美、又極富機知的年輕女諜報女郎。此其一，據最近胡同志自我坦白及檢討，他的日本夫人橋本鈴子，雖非日本正統特遣女間諜，却和她的哥哥橋本道，以及她的舅舅關東軍大佐濱田都有密切的往還，以此揣測，日方之密令被冒領，可能和胡夫人有關，因爲情報顯示，原擬派胡夫人去取，却被另一女郎早五七分鐘冒領而去。」

胡啓川泰然地說：「常同志，僅根據這些資料，何以證明是『玉蜻蜓』弄去的呢？」

常德安說：「胡副組長，我是對事不對人，請別介意。一切都是爲了組織。由於一些靈感的指示，我發現令嬡近來已經失踪，因而，我大胆地假設，令嬡胡姬，有可能即是『玉蜻蜓』！」

此言一出，眞是舉座皆驚，胡啓川面色一變，但他却不便光火，因爲他心裏有數，在目前，他是能瞞一天算一天，老實說，時局未定，他的中心思想也未定。

姜風說：「不論有無此說，常同志請再說下去。」

胡啓川說：「姜組長，常同志有此發現，姑不論與事實有多大出入，也足見他對工作的熱忱是如何高昂了。我想知道，就算小女是『玉蜻蜓』，這和那個女郎到德記去冒領密令有何連貫性？」

常德安不慌不忙地說：「日方如果派胡夫人去取密令，胡小姐知此機密，應該大有機會，而她冒充胡夫人前去，由於面貌相似，只要化粧一下，使年齡差距縮短，我以爲十分可能亂眞的。」

胡啓川心頭一驚，說：「這說法就有點牽強附會，曲解武斷了！」

姜風說：「胡同志，這只是一種揣測，你也不必太介意。即使確有此事，我對胡同志的忠貞也絕不懷疑。」

「謝謝姜組長，」胡啓川說：「常同志，一件事實必是愈辯愈明，是不是？我還是請問你一個問題。」

常德安說：「副組長自管問。」

胡啓川說：「常同志的揣測，繪影繪聲，煞有介事，我是十分佩服，可是我總以爲常同志對於一件事實的界定，稍涉輕慢了些，比喻說：常同志猜測，小女即是『玉蜻蜓』，而『玉蜓蜻』又到本棧去盜了黃金及『雲土』，試問，這件事和她客串間諜去冒領密令會有關連嗎？」

常德安肯定地說道：「我以爲也有關連。」

「其目的何在？」

「其目的有二。」常德安說：「其一是既可以致富，又可以黃金及『雲土』作爲證據……」

「什麼證據？」

「證明我們的總組織以大量黃金及『雲土』來支助地下同志在中國的領土上活動，製成叛亂……」

「其二呢？」

「其二是……」常德安突然打住，環顧與會之人，大家都以爲此人確是精明能幹，似乎他手中握有足夠的情報資料，支持他的揣測。而所謂揣測，也不過是客氣而已。

「常同志！」胡啓川語氣一冷，說：「這是臨時召開的緊急會議，任何人不得兒戲，還有其二呢？」

常德安冷漠地說：「這第二項事關重大，爲了組織的機密得以絕對不洩，我有必要單獨報告組長……」

胡啓川霍然站起，忿然說：「啓川是本小組的副組長，且經上級嚴格攷核通過，常同志剛才的話，非但藐視胡某，對在座同志也是一種嚴重的侮辱！」

除了姜組長，果然都有不悅之色。

這是一個諜報組織，只是在那年頭，世界上的一流強國的此類組織，也都僅是稍具規模。但彼此既稱爲同志，這常德安說了半截話，等於吊大家的胃口，誰也不高興。

姜風說：「常同志，你的想法頗有見地及建設性，這也是本組織的光榮，如果常同志的報告沒有特殊值得保密，非單獨報告不可的必要，我看你就……」

常德安還眞較上了勁，說：「報告組長，我以爲這第二個原因，絕對有單獨向您報告的必要，反之，後果堪虞……」

胡啓川又叫了起來，說：「常德安，你必須解釋清楚，這『後果堪虞』四字是什麼意思？」

這工夫包連奎也按捺不住了，拖着痰嗓子說：「怎麼？除了組長，就是你這小子可靠，俺們這些鳥人都他奶奶的是聾子的耳朶……擺設？你要是不說清楚，俺今天豁出去咧！俺要斃了你！」

說着就要掏傢伙。

另外一個叫張建的扯住他，拉他坐下，低聲說：「包同志，你這態度就不對了！這是開會呀！」

「開什麼鳥會？他瞧不起俺，也沒有把你放在眼裏，俺才不管那一套！眞他奶奶的是韮菜爆鍋——混葱哪。」

常德安冷冷地說：「包同志根本不懂開會的程序和規則，希望組長交待一下，暇時多看看『民權初步』。」

「什麼？」又低聲對張建說：「小張，什麼叫『民拳粗布』，這種布俺可沒有穿過咧！」

姜風宣佈散會，胡啓川的臉色十分難看。

常德安到底對姜風說了些什麼？暫時誰也不知道，只是胡啓川有數，說的秘密和他有關，和「玉蜻蜓」必也有關。

×　×　×

胡啓川和白國勛見過一次，白國勛被他罵得抬不起頭來。

「啓川，咱們合開這家『買賣』，就是作這生意的，而且銀貨兩訖，抱怨又有什麼用？」

「你並不知道這件事的嚴重性。」

「我希望知道，啓川。」

胡啓川負手踱着說：「你還是不要知道的好，交待馬連坡，這幾天暫停收貨，國勛，兩個姪女還好嗎？」

「你是說采怡和采欣？」

「是啊。她們都在家嗎？」

白國勛說：「采怡這孩子，最近有點反常了。過去她是大門不出，二門不邁，近來天天外出，有時深更半夜才回來，采欣嘛，也許還比她好點！你忽然問她們兩個……」

「沒……沒有什麼，小姬嘛！這些日子也常往外跑，怕她學壞了！我想問問采欣，近來有沒有和她在一起？」

白國勛叫來了白采欣，她說：「爹，

有什麽事？我今天可沒有出去呀，姐姐嘛，才該叫她來訓訓哩！昨天晚上一夜都未囘……」

白國勛很愛面子，那年頭一個未嫁的大閨女一夜不歸那還得了？他大聲說：「妳知道她去了何處？」

「誰知道？問她總是支支吾吾地。」

胡啓川說：「采欣，近來你見過胡姬嗎？」

「沒有。別提她哩！重色輕友，落井下石，道地的東洋作風。」

「胡鬧！」白國勛叱責着：「怎麽可沒大沒小地亂說？」

「本來嘛！她不够交情，只重實利，橫刀奪愛，她呀！這檔口不知窩在那裏和那浪子雙宿雙飛哩？」

胡啓川倒不以爲胡姬會和人同居，却極想知道這個浪子是誰，他故作鎭靜說：「是哪個浪子呀？」

白采欣一想，只不過是瞎猜，怎麽可以把小五子的事告訴他們，立即改口說：「胡叔叔，我只是見了大嬸叫舅媽，沒話找話說，其實也沒有什麽……」

「不會吧，她近來交了男朋友嗎？」

「沒……沒有。」白采欣也不單純，看出胡啓川似乎在刺探什麽，而這事又非同小可，猜想和小五子有點關係。儘管小五子自白宅脫身之後，再也沒有和她連絡過，不免有氣。可是事情眞象未明之前，他不能胡猜，要說講義氣，這個大閨女不輸男人。

「胡叔，胡姬以前有個朋友，您是知道，他是南開畢業的，會拉一手小提琴，可是以後又不大來往了，不知道他們是不是又熱乎起來了……」

白國勛瞪了女兒一眼，他一向自許爲「簪纓世家」，女兒的開放使他很煩心。

胡啓川知道她沒有說出實情，也知道再問也沒有用，就叫她去了，胡啓川則陷入深思，他是個極冷靜的人，在這雙重身份之下，已感處處掣肘了。

白國勛這人論心機，那可就不如胡啓川了，他忽然想起一件事來，說：「啓川，有件事我以爲該對你說說，這或許對你我都有好處。」

「什麽事？」他有點不耐，白國勛目前能不爲他添麻煩就不錯了，他能帮什麽忙？

「你還記得舍下請堂會那天，有個楞頭青上台客串劉世昌，爾後不知爲了什麽事差點被包連奎逮走的事。」

胡啓川說：「記得。」

白國勛說：「那一天那小子能够脫身，事後我仔細想想，表面上是采欣帮他的忙，爲他製造機會，而實際上却是姬兒帮他的忙最大。」

「噢？」胡啓川說：「當時是怎麽囘事？」

白國勛說了，胡啓川微微點頭，白國勛說：「你想，要不是姬兒在大廳前門外吸住那些老總的目光，那小子又怎能在幾支鎗口之下穿出後窗脫走。可見姬兒和他也有交情，至少是認識的。」

胡啓川有點恍然而悟的樣子，但表面上還很平靜，說：「那小子叫什麽名字，是什麽出身？」

「要說他的出身，頗有點來頭，有人說雨帥是他的乾爹，又是雨帥身邊心腹吳俊陞的外甥，在雨帥就任海陸大元帥的那天，他曾以凌厲的工夫重創了關東軍總教習……」

「就是他？獵王小五子？」

「噯……噯……什麽獵王？我只知道他叫徐步雲，有點流裏流氣地，是個調皮搗蛋的祖宗，可是，才二十來歲，在一些大場面上票戲，仿誰像誰……」

胡啓川已經站了起來，說：「白兄，如你有那小子的消息，或知他常去那兒，請立刻通知我，另外，如果見到小姬，也偏勞通知一下。」

白國勛說：「啓川兄，你找那小子幹什麽？」

「白兄，有很重要的事情找他，千萬拜託，我走了……」胡啓川走了很久，白國勛還在發楞。

× × ×

包連奎在新明大戲院走出來時，距散戲大概已不過五分鐘了，囘到家，將近十一點半了，正要去洗個澡睡覺，身後有人說：「包連奎，先別急着洗澡，我想和你談件生意……」

包連奎想迴身，「咔嚓」一聲，顯然是手鎗的機頭翹了起來，說：「就保持這原來的姿勢吧！嗯？」

「怎麽？妳不知道俺是幹什麽的？還是沒有把俺當一道菜，他奶奶的！」

「包連奎，你只要一動，鎗管本是冷的，就變成熱的了！」

「好吧，妳說說看，妳是什麽人？俺也好顯顯份量，够不够格兒和俺這特務營長談生意。」

「『玉蜻蜓』這塊招牌够不够？」

「嘿！果然是塊金字招牌，『玉蜻蜓』，久仰妳是大名，俺是十分景慕，能不能讓俺一睹妳的玉質仙姿，他奶奶的也好開開眼界。」

「免。」「玉蜻蜓」說：「我問你的話，你要老實囘答，要不然，今兒格你要升天歸位！」

「請問吧！姑奶奶。」

「據我觀察，你的身份頗複雜，吃劉備的飯，辦曹營的事，對不對？」

「姑奶奶妳既然已經知道了！還問俺幹什麽？」

「好，我來此只想知道一件事，你們組織中綁架了一個人質？」

「沒有啊？」

「包連奎，你還有一次更正謊言的機會……」

「姑奶奶，俺要是有一字不實，就是八大胡同的婊子養的。」

「玉蜻蜓」皺皺眉頭，說：「說！你們的組織中還有些什麽人，我是指耳熟能詳的人。」

「這……」包連奎搔搔頭皮，說：「有一個，但妳必須守信，爲俺保密，絕對不能說是俺洩露的。」

「好，這點良心我還有，說！」

「那個人妳最熟，但妳會大吃一驚的，那是胡啓川，姑奶奶認識這位日本留學生吧？」

「玉蜻蜓」震顫了一下，她知道父親

和日本特務扯了點關係，絕未想到她和另一邊也沾上了邊兒，說：「賊咬一口，入骨三分，你敢信口胡說？」

「好好！俺要是說謊，就叫俺過江翻船，過海沉底，還要打一百二十四個水漂，俺不妨再奉送妳一個綴頭，白采怡是令尊的同事，也是他部下，因爲令尊是副組長。」

「玉蜻蜓」想了一下，似乎靈犀一點，豁然貫通，立刻就走了，包連奎說：「姑奶奶，還有什麽問題？」

後面沒有囘應，他說：「姑奶奶，妳還殺俺滅口？」仍然無聲，囘頭望去，人早就自後窗走了，說：「操！王八旦打雜種，讓你們去拚吧……」

× × ×

胡啓川一囘家就問下人：「夫人囘來了沒有？」

「沒有，老爺，夫人一天一夜都沒有囘來了。」

「小姐呢？見到沒有。」

「也沒有，小姐離家已有八九天了，連個電話也沒打囘來。」

「好，去睡吧，這兒不需要妳了。」

使女走後，珠簾微响，有人進入，胡啓川還以爲鈴子已囘來，只是不願讓人知道而已，他也知道，鈴子現在已是焦頭爛額。

其實他們夫妻二人是同床異夢，各幹各的。

但是，這人竟是女兒胡姬，胡啓川在這瞬間，心念千旋萬轉，自幼看來她長大的女兒，只是有七八年離開他們夫妻到天津去唸書，也許她的蛻變就在那一段時間吧？

幾乎還有點迷惘……這個獨生女就是艷賊「玉蜻蜓」嗎？可能嗎？

「姬兒，妳太不像話了，一個女孩子家，怎麽可以離家數日不歸，妳在外面鬼混什麽？」

胡姬忽然嘆了口氣，說：「爹，您先不要責備我，您是高級知識份子，您整天都在作些什麽？」

「我？」胡啓川體會到女兒的語氣中蘊藏了些什麽東西，說：「我在幹什麽？還不是敎書，也和人合伙作點生意，妳知道我們一個月要多大的開銷？」

胡姬不願意聽這些言不由衷的話，說：「爹，您作的是哪一行？綢緞莊？乾菓店，百貨或者糧行什麽的？」

「妳管這些幹什麽？女孩子又帮不上忙。」

「那可不一定，您幹的那一行，說不定我會幹得比你還要好……」

「妳在說什麽……」

「爹要想說什麽？爹不是在到處找我嗎？」

胡啓川淡然道：「話已挑明，咱們父女似也不必牽着毛驢進磨坊，凈兜圈子了，不錯，爹正在找妳，不過，要不是妳自動送上門，爹恐怕找不到妳。」

「這也是實情，爹要是不囘來，我要找爹也不大容易。」

「姬兒，有人把妳和那艷賊扯上關係，有這麽囘事嗎？」

「信之則有，不信則無。」

胡啓川長長吁口氣，攤着手說：「我們胡家出了一位艷賊，不知我該慶幸還是悔恨祖上無德？」

「爹的感受幾乎和我一樣，不知道我有這麽一位父親，該感謝上蒼抑是詛咒上蒼？」

父女二人心照不宜，好久沒說什麽。

「我知道爹找我的目的。」

「但爹並不確知妳找我的目的……」

「爹在和女兒鬥智吧，」她的語氣突然冷了下來，說：「爹會眞的不知道我突然囘來找爹的動機？」

「當然，爹也許比妳差得很遠，反之，也就不會到現在才知道妳是『玉蜻蜓』了。」

「好，那我就說一遍，只是我明知爹找我的動機，却也要爹親口說出來。」

胡啓川現在才知道，女兒絕不輸他。

胡姬說道：「爹，我希望爹把我媽交出來。」

「妳媽？哼，鈴子這幾天也不知道在窮忙什麽……」

「爹明知我說的不是她。」

「不不，是她？難道是指妳大媽？」

「不錯，爹的作派眞不錯，白家的堂會，爹怎麽不上台去票一齣戲呢？您把大媽藏在哪裏？」

父女已抓破了臉，胡啓川冷漠地說：「妳有沒有爲爹的立場想想，妳那麽胡攪蠻纏，叫我如何作人？」

「女兒又作錯了什麽事？」

「兩百斤黃金和六十四斤『雲土』的事……」

胡姬盯着胡啓川說：「弄了敵人的黃金和『雲土』，讓爹和白叔的買賣賺一筆，有什麽不好？」

「妳一定有動機的吧？」

「本想把那批東西的代價作點有益國家的事，現在不得不改變計劃了。以一百萬大洋，能不能把大媽贖囘來？」

「姬兒，這一點妳眞了不起！自己的生身之母不愛，却愛妳的大媽。」

「這道理很單純，我媽沒有作到嫁鷄隨鷄，爲中國人設想的本份，她以爲只要她生下來的孩子，就該無條件地愛她，不管她做了些什麽事。」

胡啓川說：「一百萬大洋，在爹來說，數字並不太大……」

「那爹希望的數字是多少？」

胡啓川一字一字地說：「大洋是白的，眼珠是黑的，哪個不動心，但在目前，不論多大的數字，也不能成交，但在妳，却是一件輕而易舉的事。」

胡姬當然可以猜到，她說：「爲了大媽，只要我能做到的，一定答應。」

「好！這就比較單純了，據可靠的情報，那件密令在妳的手中。」

「密令？什麽密令？」

胡啓川說：「日本軍部給關東軍的一份秘密指令，可能是……這且不說，這份指令本已到了關東軍的諜報人員手中，但得而復失，不久又重回到日本特務手中，結果又再次自日本人手中被騙走，那個騙子就是妳，姬兒，妳要那東西無用，交給爹，那是大功一件，爹馬上把你大娘交給妳。」

「這個我可以攷慮，但爹要讓我看到大媽，她要是好端端地，我們就可以馬上交換。」

「那秘密指令上是何種文字？」

「我看不懂，似日文又不像日本文……爹一定知道的。」

人都有技癢的通病，例如好唱幾段高戲的人，聽到胡琴一響嗓門眼就癢了，酷愛打籃球的人，看到有人在「鬥牛」，也會千方百計下場玩玩，胡啓川是日本留學生，對日本的歷史自然懂得而深入，他說：「妳看到的可能是一種綜合的日文。」

胡姬說：「日文就是日文，什麼叫綜合日文？」

「日本民族，本來是來自亞洲大陸，遠在新石器時代，居住亞洲西部的舊蝦夷族，橫越西伯利亞，經庫頁島移居日本的北海道，以及逐漸南移至本洲，迄今仍遺留數千貝塚，及所用繩文式之土器，所以北海道又名蝦夷島，由間宮海峽渡海，入居出羽和越後的通古斯族，又陸續由朝鮮移居出雲，所以名爲出雲族，而後來的又叫天孫族，蝦夷族最初勢力強大，後來出雲族興起逐之，而天孫族又繼出雲族而興起，天孫族更向東擴張，入瀨戶內海達於淀川口，以後又進入奈良，西望大阪，北顧京都，因奈良在『近畿中國』，原名大和，此族在日本史上稱爲『原日本人』，也就是今日之大和族由來，我之所謂『綜合文』，即泛指蝦夷文，天孫文及出雲文等等，也可能夾雜少許片假名，使一般人（非精研日本語文及考古學家）根本看不懂……。」

胡姬以爲，她的父親這些話大致沒說錯，反之，第一次落入日本特務之手，就已經知道內容了，又怎會第二次得而復失都仍不知秘密指令內容，而奉軍得之，也未及找專家譯出，而被奪走。

「姬兒，妳把密令交出來着看，爹雖是日本留學生，仍然不懂，也要找專家才能譯出來的，妳大可放心。」

胡姬冷冷地說：「爹，妳有沒有想到，以您的原配妻子作爲交換一件密令的條件是一件極大的諷刺。」

胡啓川作出要求之狀，却突然拔出一支小「五蜂子」來，胡姬未想到自己的父親會來這一手，說：「爹，這樣您就更沒有希望了。」

「混帳的東西，妳要知道，爹不能得手，會有很大的痲煩嗎？甚至連命也保不住。」

常德安要報告組長姜風的秘密，正是胡啓川幽禁了自己的原配，威脅「玉蜻蜓」交換密令的事。他不當衆宣佈，是怕胡啓川有所準備而事後不認帳。

胡姬此刻一籌莫展，而胡啓川已緩緩走近說：「孩子，拿來吧！爹是不會失信於妳的。」

但也就在這時，人影一閃而已，「叭」地一脚，胡啓川的小手鎗已被踢飛，胡啓川的反應奇快，立刻就地一滾，到了沙發後面。

而在此同時，不少於七八個人影，突然像是自空氣中形成而撲上似的，顯然他們是想活捉這兩人的，一個是「玉蜻蜓」，一個是小五子。

而這一撥人，正是胡啓川的同事，在常德安的告密之下，盯上了胡啓川，也就趕上了這火爆場面。

八對二，一開始徐、胡二人有點吃虧，這是因爲胡姬一看今夜事敗，只想脫身，無意戀戰。而徐步雲却想和她一道走，他當然更想要那件密令。

因而，招呼兩人的八個人，變成了招呼徐步雲一個人，因爲胡姬擊倒一個，已竄到了院中。

徐步雲担心她溜了，出手自然不留情，況且他知道這些人比日本人還要陰毒。「蟠龍腿」施出，順手熄了燈，只聞勁烈的腿浪聲中，傳來了「蓬拍」及慘呼聲。

不一會八個人已倒下四個。就在「吭」地一聲，第五個倒下時，突然有人拔鎗向他轟擊，「砰……」一口氣就是八九發子彈，徐步雲兩次滾翻已到了外間，那知外面及後堂外還有，又是一陣猛烈的烟屑激濺中，他已自院子夾道中上了風火牆。

「砰砰砰！」三鎗，褲襠及肩，袖上各中了一鎗，徐步雲幾次彈跳消失在夜色中。

他相信左肩上受了點傷，褲襠及衣袖上只有個洞，沒有傷到緊要之處。但他絕不放過胡姬，他勢在必得。

前面一個影子在弦月的淡色光芒下奔掠，而徐步雲的後面，足有二十人之多，沒有一方面的人不是傾巢而出。

其實橋本鈴子兄妹，也帶了十七八個咬上了胡啓川這撥人的尾巴。

徐步雲越追越近，胡姬一時情急，似乎進入了白家大宅之中。

白家是三進四合院，徐步雲也不知道她去了何處？只好逕奔白采欣的住處，她住在西偏院，以前本是白夫人的住處，有一座兩層小樓。

所以，這種三進四合院都已經變了型哩。

胡姬果然在白采欣這兒。不知在對白采欣說什麼？

白采欣說：「好，妳藏起來，我來應付他……」

這些話徐步雲自然未聽到，叫開了樓門，見白采欣坐在半撩的蚊帳床邊，神色怪怪地望着他。

「采欣，胡姬來過沒有？」

「什麼事啊？看你急得那樣子，怎麼？就非她不可？過些日子就必須換個女人？是不是？」

「妳在胡扯什麼呀？她到底有沒有來找妳？」

白采欣冷冷地說：「她找我幹什麼？倒是你，人家既然對你沒有意思，又何必死乞白賴地纏個沒完？嘿！吃膩了北京大菜，又想嚐嚐『沙西米』哩？」

「去妳的吧！妳胡言亂語些什麼？我找她有急事，十萬火急……」

「是什麼急事呀？」白采欣一個勁的說風涼話，那是因爲胡姬急欲擺脫他，就在白采欣面前編造謊言，說他死纏她，請白采欣擋一下。

徐步雲低聲說：「還記得妳家堂會，我一頭大汗地找妳，要妳設法安排上台的事嗎？」

「不錯。」



包連奎被激得火氣上昇，大聲咆哮。

「那次正是爲了擺脫幾方面的特務追逐……」

「這和胡姬有什麼關係？」

「一件密令在她的手中，不知她爲什麼要抽我的後腿？」

「你能不能說得詳細一點？什麼密令呀？」

「好好，以後再告訴妳，胡姬在什麼地方？」

白采欣也不傻，要是徐步雲纏胡姬，也不會纏到白府來，況且她素知徐步雲，要他以那惡劣的態度去追女人，簡直不可能，她說：「這些日子你都在什麼地方鬼混哪？」

他在她的耳邊低聲說：「就是爲了此事，馬不停蹄地追逐，快告訴我，胡姬來過沒有？」

白采欣以拇指向內間一指，就在這時，隱隱聽到「格崩」一聲，二人同時向天花板望上去，那自然看不到什麼的？他們都相信是沒有被踏破的聲音。

白采欣面色一變，說道：「屋頂上有人？」

「又何止是屋頂上？」他輕輕走到窗邊，向外望去。內外院花木間人影幢幢。再向後面院子望去，也有二三十個。

白采欣在他身後說：「小徐，我錯怪了你，怎麼有這麼多的人？」

「可能是兩方面的人，妳要是不躭擱我的時間我可能找到胡姬離開此宅了。」

「是哪兩方面的人？」

「東面和北面的人……」他去推內間的門沒有推開，却伸手門下縫中把右邊的一扇摘了下來，閃進去向胡姬撲去。過去的門有些鬆的是可以這樣摘下來的。

胡姬此刻不想和他動手，也鬥不過他，說：「小五子，咱們什麼也別說，能逃出去什麼問題都能解決。」

「密令在妳身上？」

「不在，但我放的地方無人能够找得到。」

「胡姬，我對妳一片至誠，妳爲什麼要騙我？」

她嘆了口氣說：「我有我的苦衷，但你現在不會相信的。」

「我當然不信，妳別胡來，而造成親痛仇快的不幸後果。」他吻着她，她閉上眼睛似在沉迷於片刻的刺激，沒想到她一拳砸向他的後腦，由於雙臂圈到他的身後，用不上力道，他並未昏過去，反把她制住了，說：「胡姬，我發覺妳很毒，和妳的父母一樣……」

這時突然傳來了白國勛的聲音，自前院傳來，說：「采欣，胡姬，妳們都下來吧！我保證不會受到難爲，要是妳們不下來，我就……」徐步雲和胡姬自前窗望下去，白國勛身着睡衣，左右一面一人架住他，這兩個人當然是每人一支鎗，抵在白國勛的腰眼上。

也許白國勛眞的嚇得混身發抖，但在徐、胡兩人看來，似乎有點過份，一個敢投資作那種買賣的人，不該那麼胆小的。

白采欣走了進來，說：「不要管我爹，他不會被打死的，倒是胡姬妳，爲什麼要騙我？」

胡姬有點抬不起頭來，說：「采欣，我剛才是騙了妳，但終有一天，妳會以爲我騙妳是值得原諒的。」

「妳的錯誤都值得原諒，就是搶走了人家的相好的，妳也沒說句對不起！」

「采欣，如果妳知道妳姐姐在幹什麼？爲什麼她經常不在家，甚至夜不歸宿，妳就不會斤斤計較我的行爲了！采欣，小徐這小子妳是知道的，他要是看上了妳，誰也搶不走他的。」

「我姐姐在幹什麼？」

「不久妳會知道。」這時樓下又傳來了白國勛的聲音，說：「姓徐的，你不是很有點男子氣概嗎？和她們一起下來吧！你害得我們够慘的了，快下來吧！采欣，孩子！妳不能見死不救啊！」

白采欣絕非一個忤逆不孝，連老父的性命都不顧的女人，她看着老父，再看着兩人說：「我怎麼能相信你們的話？」

徐步雲說：「采欣，妳要信任我，她身上有日本軍部的一道密令，而爭這密令的，至少有三方面的人，一是日本特務，一是奉軍，一是俄國的間諜，下面兩撥人，就是日本及俄國的特務，這項密令內容如何？我們還臆測不透，但總是對我們中國不利的，采欣，不是我不關痛癢，我相信他們絕不會殺死令尊的，因爲令尊還有利用的價值。」

白采欣說：「你的話原則上我信，可是胡姬剛才說謊騙我，顯然你們兩人並不是一伙，你代表哪一邊？妳又是哪一邊的人哪？」

胡姬說：「我哪一邊都不是，只是——只是暫時利用這密令一下。」

白采欣說：「總該有理由吧？」

這時樓下的白國勛說：「你們再不下來，他們殺了我要攻上去了！」

徐步雲說：「采欣，我雖然並不知道她的理由，但我相信她既非日本也非俄國的特務，目前情況緊急，這兒可有脫身之路？」

白采欣說：「你們不該上樓的，現在我也亂了方寸，只要你們能想出逃生之法，我不攔阻也就够朋友了吧？」

不錯，她能不顧老父的危險，已經算是極有担當了。

徐、胡二人分頭觀察前後院中敵人的佈置，再仔細打量這小樓上任何足以遁形之處，他們以爲，要是屋面上也有人，簡直是一籌莫展。

「如果能把屋面上的人除去，」徐步雲說：「我有個辦法脫身。」

胡姬說：「你先說出來聽聽是什麼辦法？」

徐步雲說：「後面陽台，不是有兩三支晒衣的竹竿？」

白采欣一怔，胡姬說：「撐竿跳？」

「當然，在我們跳的那一段時間，必須有個人吸引住前後院兩方面的人，而我們所跳的方向，也必須是右邊或左邊，因爲左右兩側距外牆近，要是跳得成績好，可以一跳就上了街哩！」

「好主意！」胡姬說：「這可能是現在最好的主意了，可是如何吸引住前後兩撥的人注意力呢？」

「我……我也許能助一臂之力……」白采欣低聲說了，但內心實在不是滋味，自己的老父在人家的鎗口下，却要帮助情敵逃走。

其實，小徐欣賞她的原因即在於此。

徐、胡二人不由激賞，豎起大拇指，胡姬說：「如果有一天我眞的幹了間諜一定推介妳，妳具備了幹這一行的細胞！」

「胡姬……」下面換了另一個人冷峻地說：「三分鐘以內，再不下來，我們就要上去！」

胡、白二女擁抱一下，然後胡姬把白采欣讓給小徐，她知道，此時此刻，小徐才是白采欣的勇氣源泉。

小徐抱住白采欣，吻了一下，此刻他才體會到，胡姬不愛己母而愛大媽，已近乎大義滅親，而白采欣此刻的果斷，也毫不遜色。

所以他抱得實，和往日不同，往日，他抱着其他女人，內心總不免要想起郝嘉芳，一個見義勇爲，推己及人，身手不俗，全身無處不美的妞兒（參閱「獵王」小五子故事之一）。

現在他非但抱得實，吻得也有內容，十分熱烈。白采欣也能感覺得出來，這次擁吻和過去不一樣，她閉上眼深深地享受了這片刻的，也可能是今生唯一的眞情流露，但一會就主動地推開了他，說：「好，你們準備了……」

小樓上變成了玫瑰紅色的燈光，而樓下又傳來了白國勛的悲聲：「采欣，徐先生，胡姬……你們忍心見死不救嗎？只有一分鐘了呀……」

白采欣大聲說：「爹，樓上哪有什麼人，別無事生非好不？」

徐步雲輕輕地開了後門，自陽台花架上探頭望樓頂，果然有一個漢子伏在五七步之外，徐步雲抖手之下，寒芒一閃，匕首又自此人左肘下戮入，只露刀柄在外。

人一翻又落在陽台上，此刻胡姬已準備了兩根竹竿。其長度和撐竿跳的標準竿子差不多，只不過彈性略差而已。

而此刻樓前樓後的三四十個人，已被小樓內緋紅色的窈窕人影吸住了，只見一個女人先脫了上衣，接着再脫內衣，然後褪去了長褲。

此刻，大致已看清了這女郎的玲瓏身段，接着，她大胆地扯下了奶罩，由於她是側身站着，那豎挺的乳房在顫巍巍地動彈着，震盪着樓下那些人的心尖。

只有白國勛扭頭一邊不忍卒睹。

然後，是那曲綫畢現的胴體半彎着，褪下了最後的一件內褲，也就在此刻，白采欣在屋內說：「跳——」

的確，這眞是跳的最佳時刻。事實上此刻誰的心不是在劇烈地蹦跳着？樓下的，樓上的以及將要作生死一跳、在數十支鎗下，有被射成蜂窩的，哪一個不狂跳？脫光讓數十人欣賞的人跳得更厲害些吧？

但也就在這凌空人影流瀉，樓下有數人大叫「飛人……跑了……」然後是陡然爆開的鎗聲及混亂。

兩個人在校中是運動健將，又有工夫底子，這一跳竟跳出白家左側外牆，越過一丈三四的小巷道，竟落在小巷另一邊的民房屋頂上。

徐步雲只踏破了兩片瓦，但胡姬畢竟弱些，沒有站穩往下一滾落在後院中。

「誰呀？」屋內有人在睡夢中口齒不清地問着，小徐也跳下來，一拉胡姬，她的右脚踝扭傷了。無法奔跑，扶她走了兩步，她痛得呲牙咧嘴。

顯然在白宅的人已有人上了街，徐步雲揹起她自後門溜了。

× × ×

其實兩撥人已經咬上了他們的尾巴，都是勢在必得，也顧不得互相殘殺了。眼見徐、胡兩人是逃不掉的，除非徐步雲自己一走了之。

就在這時，小巷口一株楡樹之後，探出了一個頭來，未見她拔鎗，「砰砰砰……」一口氣十三發子彈，左右交互點射，一鎗一個，十三鎗倒下十二個，另一個倚在牆上不動，同伴過去一看，已經死了。

其餘的當然並未死，全部被射中腿部，旨在使他們無法窮追不捨，有人大叫着

：「是個女人……一個奇醜的女人，遮了半邊臉……嘩！好厲害的鎗法……百發百中……」

上的人註定挨鎗，但仍有人迂迴包抄，又接近了他們兩人。不要說他要那密令，即使不爲密令，他也不會捨她獨自逃生的。

現在他們已找到了臨時的落脚之地，因爲她實在走不動了。這是一個小戶人家，是個半四合院，前後有兩個小院子，正屋及東西兩廂的門都鎖着，好像沒有人居住。

其實這家人雖住在北京，市郊却有些田地，這是小麥成熟收割之期，下鄉農忙去了。

他們兩人實在並不知道這家住戶是誰？只知道附近有很多人盯住，只是那些人也不知道他們藏在那一家？

「胡姬，妳的脚踝腫了。」她按摩着她的右脚踝。

「很痛！而且不能快走！眞要命！」

「我來燒水給妳熱敷吧，這辦法最好用。」

他燒的水是沸水，調了涼水還是很燙，她尖叫了起來，說：「你……你要燙死我？」

「忍着點，不熱是沒有用的。」

「你似乎很有耐心。」

「此刻咱們是同舟共濟，我不照料妳誰照料妳？」

「那眞謝謝你了。不過我要聲明，你想要的東西，不在我身上。就是在我身上，我現在也不能給你。」

「我爲妳燙脚，絕不是爲了那密令，儘管我也很希望馬上得到它。」

「我也要老實告訴你，現在你對我再好，我也不會給你。因爲我比你更加需要它。」

「我不信妳需要它的理由比我的理由更充足。」

「我現在不想你來比較理由……」

他不出聲了。很仔細地爲她燙脚，她的脚眞美。脚要修長，不能太瘦而露筋骨，也不能太肥全是肉，脚趾要長，脚後根的皮不可太厚，脚趾甲也不能上翹。

而她的脚，差不多全合這些標準。

「胡姬，妳的脚眞好看。」

「只是脚好看嗎？」

「當然不，在妳身上找出不美的地方很難。」

「小徐，我也是女人，自然也喜歡誇讚，可是，還是那句話，那東西現在我不能給你。」

「是不是暗示將來可以給？」

「將來的事難以逆料，小徐，你的確能够打動女人的心，即使在危難中，我也會爲你傾倒，可是，甚麽我都可以攷慮給你，包括我與生俱來的，只是那件東西不成。」

徐步雲不出聲，還是爲她燙完，擦乾，又爲她按摩了一會。倚在炕上想心事。

「你肩上也受了點傷，我來給你擦點藥。」她叫他脫下上衣，那只是左肩上的皮肉被彈片所傷，十分輕微。弄好，她抱抱他，但他也只是輕輕地擁吻了她一下。

「這好像是虛應故事，沒有你在白家吻采欣那麽認眞。」

「是嗎？也許是當時的情況太使我感動了吧？」

「小徐，我很同情你，也很佩服你，可是我愛莫能助。」

「胡姬，我只希望妳能告訴我，需要這秘密指令的原因。要不是打算交給妳的父母去邀功，我想不出其他的原因。」

「當然不是，你曾見過我是如何峻拒我的父親的。至於我的母親，我對她也不感興趣。因爲他們走的路我以爲走不通。即使能走得通我也不走。」

徐步雲面對面打量着她，她簡直不敢看他的眼睛，她交過男友，也沒見過這麽有魅力的男人。

「看着我，胡姬……」

「不要引誘我，小徐，我幾乎無法抗拒你……」

「告訴我，爲甚麽？也許我們可以想出一個折衷的辦法來。」

她微微搖頭，說：「我以爲沒有甚麽折衷的辦法。如果你是我，也想不出折衷的辦法來。」她緊緊地貼上他，此刻，不論是精神或肉體上，她都十分嚮往他的野蠻的侵犯，甚至毀了她。

他又倚在炕上閉目想了一會，倏然坐起來說：「胡姬，我要對不起妳了……」

她似乎一點也不緊張，甚至還有某種程度的期待，說：「怎麽個對不起法？」

「妳這就會知道……」他解開了她一個衣扣，她的手抖着去攔阻，說：「只爲了打發時間找刺激，我可不幹……」

他無法順利地剝去她的衣服，雙手一抓一裂，「卜……」上衣六個衣扣全都鬆脫或斷裂。接着，手法極快，猝不及防，「唰」地一聲，已把她的長褲扯下。

「徐步雲，你……你這是下流……這種作風，我絕不會服從的，你難道不懂溫存？」

她的綢質上衣已被剝下，裏面只有乳罩了。本來一般婦女都是用緊身衣，也就是用一件像馬甲的內衣，把它縫緊，綳在上身上，旨在遏止雙乳太挺，甚至不使雙乳顯在外表上而顯示其高度。

不像現在，女性視扁平乳房爲不幸或可恥，越高越好，以期達到「高山仰止」的「崇高」完美境界。

剩下了乳罩和內褲，她蜷縮在炕角處，說：「你不是個正人君子，小徐，你的內在比形象差得太多！」

「妳自己脫吧！免得嚇壞了妳。」

「我爲甚麽要脫？你把我當作甚麽女人？」

「脫了讓我看看，我只是看看，放心！如此而已！」

「你……你只是看着我的胴體，連……」她一生中沒受過這種侮辱，或者也可以說是失望。

「別誤會！看一看對妳也沒有損失，況且，一個擁有美好胴體的女人，永遠用衣服遮得緊緊地，任誰也看不到，簡直就像衣錦夜行差不多。這幾乎是種浪費。」

「呸！你少在這兒說風涼話，哼！我和采欣一樣，居然都沒有看到你的本來面目。」

「妳脫是不脫？我的涵養有限呀！」

「哼！你要是用強，我可要喊了！」

「喊？當然，這檔口，女人怎麽好意思不喊？但從音階上就可以判定這女人喊的動機，或喊的質量……」

「你眞不是個東西……」

他的動作很快，幾乎是「上下其手」，上面乳罩扯落，下面的短褲撕裂而完全赤裸了。她的確尖叫了一聲。不像是爲了不好意思不喊而喊的。

「站起來，讓我仔細看看！——」他開始用他那犀利的目光，搜索她的胴體。又說：「站起來！我才能看到全貌。」

他十分焦燥，而不是一個色狼所有的迫不及待的態度。都已經一絲不掛了。要是不讓他看到全貌，他絕不肯罷休的。但多多少少，也有「如不亮一下，總有衣錦夜行的遺憾吧？」

女人應該是爲男人活着的。因爲造物者如此安排。

如果把造物者比作一位配鎖匠，堪稱是一位巧匠，却不是一位盡職的鎖匠，因爲他的「作品」品質優劣不一，有的鎖匙開不了鎖，有的鎖也很容易出毛病。

「快點站起來！」他怒聲命令着。

「我爲甚麽要聽你的？」她光火了。

「因爲妳欠我的，妳整得我好慘，現在妳必須聽我的。」

「我是欠你的，看在這一點上，我讓你看着後身……」她怯怯地站起來，背部對他。他很細心地看，然後再看前身。

她又尖叫着掩着重要的部位，他命令着：「把手放下來。沒有一個模特兒會作出這種姿勢的。」

「我又不是你的模特兒……」他把她的手扳開，大致着清了。她揚手搧去，他抓住了她的手腕，說：「告訴妳，我是搜妳的身子，看看那密令是否藏在身上或繪在身上。並非偏愛欣賞女人的胴體。雖然看了之後，覺得也『大有可觀』……」

胡姬氣極，流下了眼淚，一個自負的少女脫光衣服，居然對方說是並非爲了「景觀」而要她脫，自尊大受傷害。

「怎麽？哭了？」他了鬆手，又去搜她的衣服，說：「不要哭！我是不得已，胡姬，我眞希望也能哭出淚水來……」搜完，他抱住她，吸吮着她的臉、頸，甚至酥胸，說：「要不是非常時期，此刻我會爲妳傾倒……」

就這麽一句話，胡姬悲怒的心情就平靜多了。而且已不太拒絕他的耕吻。而這種狂熱的吻，她還是有生第一次。當他的嘴唇緊壓着她的雙峯上時，她雙手癱瘓了，抱住他的頭，混身所有的細胞都在分裂爆炸。到此，任何一種情況都可以順利發生的，只是他的吻只到雙峯而止。然後抱着她，互相摩擦着面頰。說：「胡姬，告訴我好不好？」

「你……你還是爲了密令？」

「妳不知道我的責任和壓力。胡姬，目前我只希望妳能告訴我，妳爲甚麽要那東西？它對妳有甚麽重要？」

「能告訴他嗎？」她問着自己。

「告訴他有甚麽好處？又有甚麽壞處？」這意念她已經想過很多次了。現在她必須再想。蜷伏在他的臂彎中，她忽然想到，世上應該沒有另外一個男人可使她如此動心，如此委曲地遷就他，她實在應該告訴他的。

因爲她不是一個只顧自己不管別人的自私者。

「好，我可以攷慮告訴你，但是，你要答應我，爲我解决一個大問題。」

「一定！一定。」他極爲興奮地吻着她，而且忘形地撫摩着她的胴體。她蠕動着胴體，願時間凝止在此，使這種銷魂和溫存繼續幾個世紀。

「我是爲了我媽，不得不控制這個密令。」

「妳媽？橋本鈴子？」

「不，我大媽，他被我父親幽禁了。大概我爹已知密令已落我手，要想得到密令，最簡單的方法就是以大媽的生命安危作爲交換。」

「原來如此，妳那麽愛妳的大媽？」

「不錯，她仁慈、寬厚、處處爲別人設想，我一生下來，就由她扶養，我是吃她的奶長大的，但上了初中以後，我娘又把我收回放在她的身邊不可，我發覺她缺乏作母親的愛心，從未付出，只想享受作母親的權利。」

「妳是何時學的工夫？」

「在天津讀高中及專科時，跟日租界一個日本老浪人長問大開學琉球手及中國的捷拳。」

「妳父親胡啓川和你娘不是同路對不對？」

「不是。」

徐步雲似乎知道他們的身份，也沒再問，說：「妳要我幫妳去盜黃金，其目的呢？」

「我本想以大量金錢換我的大媽，可是我發現，數字再多也沒有用，我爹要的是密令，於是我插上手打你的主意。我也知道對不起你，可是……」

「妳的孝心可嘉，但妳沒有分出輕重緩急，我以爲妳大媽不會有生命之憂，至少目前不會。妳能不能猜出妳大媽被幽禁於何處？」

「如果我知道，還會回去找我爹？」

徐步雲放開她說：「胡姬，把衣服穿上，撕破的衣服，先縫一縫，就會我出去爲妳買一套回來，我要去找妳爹。盯上他，才有希望找到妳大媽的幽禁之處。」

「你把我一個人擱在這兒？」

「每天深夜，我必然回來陪妳，但要記住，要想早日使妳的脚踝復原，每天至少要燙兩三次。」

「有件事我忘了告訴妳。」她已穿上了衣服，說：「今夜我們逃到附近時，我聽到追我們的人喊着：是個女人……一個奇醜的女人……遮了半邊臉……上啊……好厲害的鎗法……百發百中……你說那是誰？」

徐步雲當時揹着她狂奔，沒注意，他想了一下，面色突然凝重下來。胡姬說：「那女人顯然是帮我們的，你認識她？」

徐步雲腦海中閃過一個婀娜小巧的身影，但是，她不是只被毀了半邊臉嗎？怎麽會遮起了半邊臉還有人嚷着說她是個醜女人呢？

難道說，她遮起的那半邊臉比露出的這半邊還要醜嗎？想到這兒，無限的內疚，啃嚙着他的心坎。

「不……我不認識她，那……那會是誰呢？」

第二天一大早，他的面部化粧一下，還在這一家找了一件老土的衣服換上出了門。他發現附近的確有人在監視，只是包圍圈很大，距他們藏身的居所還隔着兩條街。

× × ×

這兒是宣武門外的一個秘密之所。主持人是「京師衛戍司令部」的副主管。也是張雨帥身邊大將，小諸葛楊宇霆的心腹郭驥。

「京師衛戍司令部」的前身，即「步兵統領衙門」，這衙門有一項差事，那就是派幾名憲兵，捧着兩三尺高的大令旗，在戲院子最後一排座位上，如有特殊情況，有「就地正法」的權威。

現在徐步雲在此已等了一個多鐘頭，當郭驥匆匆趕回時，向他道歉，說：「徐先生，您來了多久？」

「一個多鐘頭了！」

「眞對不起！」郭驥敬上烟捲兒，勤務點上火，郭驥說：「徐先生的工作可有甚麽進展？」

「我倒要問問郭老總，楊參謀長要你支援我，你都支援了些甚麽？你的人在甚麽地方？你又得到了些甚麽情報？」

郭驥說：「徐先生初幹這行，似乎都沒按這行的規矩去做，我們很難配合。至於說我們的成績如何？這一點可能要比徐先生略好一些。」

徐步雲吐了一口烟，說：「說出來聽聽如何？」

「事關機密，目前不便……」

這工夫楊宇霆走了進來，勤務喊「挺身」口令，大家都站了起來，徐步雲欠欠身子在猛吸他的烟。楊宇霆坐下來，說：「郭驥，都是自己人，有甚麽機密不能說的？」

「是！總參謀長。」郭驥說：「卑職已偵知，密令落入一個神秘女子之手，胡啓川大概是日方的特務，和他的日本妻子橋本鈴子同路。另一撥人，大概是俄國特務。」

「請不要用『大概』和『差不多』這類字眼，這些模稜兩可的字眼，不知誤了多少大事。」

「是，總參謀長。」郭驥挺挺身子，楊宇霆是紅人，他當然不敢違抗。

「老弟你呢？」楊宇霆很器重小徐，但對他的傲慢也頗爲不悅，却不表現出來。他說：「一定有甚麽驚人的進展了？」

徐步雲揑熄了香烟，說：「在目前，就像這烟屁股一樣，像滅了的火，一點頭緒也沒有……」

「那不會吧？」楊宇霆拍拍他的肩膊說。

郭驥頗有幸災樂禍之色。

「總參謀長，我說的沒有頭緒，是指密令，而不是指一些鷄毛蒜皮，甚或不實之情報……」

「不……不實之情報？」郭驥剛升將官，那能受得了一個老百姓的嘲刺？已是一臉怒色。

「先別惱火！」楊宇霆雙手按按，說：「現在大家都在全力以赴，智愚有別，進行的路綫不同，可能成就大有分別。老弟，你說說看，郭將軍和你所進行的有何差別，或有失職之處？你自管說。」

「失職不敢說！」小徐又燃了一支香烟，說道：「郭將軍說的第一點不錯，但不够詳盡，那個神秘女子正是艷賊『玉蜻蜓』！」

「噢！」楊宇霆精神一振，郭驥聽得一驚。

「其次……」徐步雲說：「郭將軍說胡啓川大概是日本特務，如果不用『大概』兩字，他就完全錯了！因爲胡啓川雖是日本留學生，他却是俄國特務！」

楊、郭二人又是一驚。郭驥一陣不安之後，說：「徐先生，有何證明胡啓川是俄國特務？又有何證據那神秘女子是『玉蜻蜓』？」

小徐搖搖頭，說：「目前我提不出證明，但不久，我可以把『玉蜻蜓』介紹給將軍，說不定她還會陪你跳一支『華爾滋』哩！」

楊宇霆就坐在小徐的身邊，又拍拍他的肩胛，說：「老弟，我就知道這檔子事兒你成，這才力排衆議推舉你。老弟，你這麽一說，九成九沒錯，那女子必是艷賊『玉蜻蜓』，而且聽老弟的口氣似乎還認識她——」

「得得！總參謀長，在目前，我不必告訴您『玉蜻蜓』是誰！您也可能猜到了！而且，我是來辭掉這份差事的，你們奉軍中人才濟濟，這麽大的廟，哪能容下我這小鼻子小眼睛的神？」

「老弟，別提辭職這句話，有什麽問題，我馬上協調各部爲你支援，要是非辭不可，老實說，不是這個廟大，而是這個廟太小，容不下你這座大菩薩！」

徐步雲不出聲。

楊宇霆說：「老弟，你盡管說，支援不力，或者配屬人員顢頇無能，我們立刻撤換或者軍法從事，但這道密令據估計絕對和奉軍有關係，一定要弄清楚。老弟，不看大帥份上，也不看吳將軍（俊陞）份上，也請看在我的份上，千萬別放手，老弟，到底是怎麽回事？」

猛吸幾口烟，小徐說：「昨天晚上宣武門內槍聲大作，就算未留下屍體，地上也會有一點血漬吧……」

「對對對！聯合糾察隊報告過這件事情……」

「那正是我們遭遇了日本及俄國兩撥特務，約四十人左右，由于『玉蜻蜓』扭傷了脚踝，我不能不扶着她走，我的右肩還掛了點彩，好在是表皮之傷——」

楊宇霆不由驚喜地說：「怎麽？老弟，『玉蜻蜓』和你在一起過？密令在她手中，那不是已經……」

小徐揮揮手，說：「頭兒，你先別高興，這件事說來叫人不舒服，要是我方人手足，隨時支應，事情就完全改觀，東西根本不會在『玉蜻蜓』手中，而如今又不至于僵持不下了。」

「老弟，請說明一下事情發生的經過如何？」

小徐檢那些能說的說了。至於白、胡作「買賣」，他只說了那「買賣」，却未

說出主兒是誰？因爲白采欣大義助他，他不忍那麽做。

「什麽？你派『玉蜻蜓』去接密令？本該接到手了？」

「不錯。但由於她要以這密令換取她的大媽，密令未放在身上，我現在前來，主要是想設法找到胡啓川，再暗暗跟踪他設法找到胡的原配被幽禁之處，救出她才能換回密令。」接着他說了胡啓川的原配和日妻的情形。

「老弟，莫非『玉蜻蜓』就是胡啓川的千金？」

「我等於都告訴你了！老總，她就是胡姬，普通的脚色，五七個人不是她的敵手。」

楊宇霆這才長長地吁了口氣，回過頭來，臉一沉，對郭驥冷漠地說：「這也不能怪你，誰叫我當初一手推荐你來主持這件事兒？毫無疑問，你老兄以及徐老弟是活老百姓一個，吊兒郎當的執袴大少，吃喝玩樂是把好手，幹這個絕對外行，所以你不甩他是不是？」

「不，不……」郭驥一臉慚容說：「總參謀長，說來慚愧，我方諜報工作粗具，過去也有過表現，但遇上這種國際諜戰的場面，顯然就插不上手了。當時徐先生也曾要求我派一位能幹的女諜報人員，我回答要兩小時後回他消息，因爲我手頭就選不出一位精明能幹、又會鎗法和武功的女工作人員，何况限定時間在上午九點前向徐先生報到。」

楊宇霆說：「有這麽大的困難，你却不向我報告，差點把事情弄得不可收拾。」又回過頭來，說：「老弟，你說吧！你要什麽支援？一切由我負責。」

「頭兒，我想退居協辦地位，貴部主辦，我可以把全部詳情作個報告——」

「不，老弟，你這是看我老哥的笑話，你不能放手。」

小徐嘆了口氣，說：「這樣吧！頭兒挑選精英人手，先把日本及俄國的窩給挑了。然後把人手分成兩撥，一撥去保護『玉蜻蜓』，直到她的脚踝康復爲止。如果那兩方面的人只是監視而不縮緊包圍，咱們的人也先別動。另外派一撥人，盡快去找胡啓川的原配趙培芝……」出示了一張全身照片，說了連絡方法就走了。

爲國捐軀　雖死猶榮

「小江，嘉芳可能在北京，你見過沒有？」

「郝小姐？迭格事體，阿拉以爲弗可能。小開，儂見過伊嗎？」

「沒有。」他說了所聽到的一些話。

「小開，在烟台，郝小姐被『二把刀』擊傷，一臉鮮血，已由孫志賢送往醫院，後來郝小姐自動出院，不告而別，儂是知道的，儂爲迭格事體還難過了很久，據老孫說，最多毀了半邊臉，怎麽會遮起半邊臉變成一個醜女人了呢？『玉蜻蜓』迭格『壳子寡老』的『囡兒』八成是禮拜九哩……」

徐步雲說：「胡啓川呢？」

「迭格殺千刀，不見了！」

「什麽人？」院中有人自牆上落地之聲，小江往外一竄，嚷嚷着說：「原來是你這瘟生，拆那——」雙方一接上手，各盡所能。小江身手不弱，但對方更不單純，小江的鎗法比拳脚高明，不過八九個照面，被對方一個「小開門」砸出三四步摔了個四仰八叉。徐步雲如電閃出，一口氣就是十二三腿，就那麽忽伸忽縮，無法捉摸的一脚，踹在對方的肩頸之間，踉蹌後退，江阿根鎗已在手。

「小江，自己人！」徐步雲雙手叉胸，說：「老包，是客氣還是大烟抽得多不頂事哩？」

包連奎呲牙咧嘴摸着脖子，說：「五少爺，俺這兩套那能和你比？拖泥帶水，半朝鑾駕地！」

小江一愣，說：「小開，儂那能！迭格癟三是自己人哪！」

包連奎說：「怎麽？他奶奶個熊！姓包的在五少爺面前是有點搭漿縮水，你這個小癟三給俺提夜壺，俺還嫌你笨手笨脚哩！」

「拆那格娘格細皮！說儂胖儂還喘起來哩！」

「好啦！好啦！」小徐伸手一讓，說：「老包，裏面談……」

打歸打，說髒話歸說髒話，經過介紹，小江對這位粗中有細的張飛型人物，也頗有惺惺相惜之感。立刻端上茶點待客。

徐步雲說：「老包過去是吃喝嫖賭，浪蕩逍遙，在軍閥的圈子裏，整天鬼混，自從我們認識了，又爲他介紹了幾位高級將領，他忽然變了。他有了中心思想。所以這次他混入了俄國人的特務組織中，頗會運用一個大老粗的作風。其實他的出身不低，給他個軍長幹幹，也照樣能幹得有聲有色……」

小江說：「老包，儂的身手交關俐落，噱頭弗是一眼眼哩！拆那——」

徐步雲揮揮手，說：「老包，現在我急於找到胡啓川的原配趙培芝。你有沒有門路？」

清清痰嗓子，包連奎說：「恐怕已經落入了姜風的手中了……」

「確定人已經……」

「現在的姜風，最寵信常德安，」包連奎說：「這也難怪！常德安爲人狡猾，是塊諜報人才，姜風有最機密的事，必對常說，而重要任務，也都由常包辦，自他們的交談中，我聽出了口風，似乎趙培芝已在他們手中了。」居然沒有帶一個髒字，可見這小子也是唱作俱佳。

徐步雲說：「表面看來比較麻煩，但有了目標，就比較好辦了！老包，咱們只有十五六天的時間了！」

「我知道，我會儘力，但是，我也要特別小心！因爲你被『玉蜻蜓』騙入那棧庫中，我去要人這件事較易引起懷疑。」

「對，老包，你不愧爲老手，思維細密，這一點確該特別注意。一是趙培芝被藏匿之處，一是胡啓川的去處，都希望儘快弄清，當然，我也在另外派人打聽，老包，我不留你了！」

「我走了！五少爺。一有消息，馬上向你報告。」

「謝了！老包。小江，送送老包。」

在門外，小江說：「老包，套句你們

的家鄉話，你他奶奶的可眞會裝熊樣咧！操！」

包連奎呲着大金牙道：「小江，儂那能？儂把阿拉當洋盤哪？拆那格娘格細皮——」兩人拍肩大笑，握手道別。

小江望着包連奎的後影，不僅感慨不已，在這圈子裏，腦筋不靈活，小命隨時報銷還是餘事，誤了大事才是遺憾終生。

像包連奎這個人，任何人都會把他當作一個跋扈、蠻橫、土氣，什麽斗大的字不識一担的老兵混子，事實上他的國家民族思想比小江深得多。

稍後，徐步雲又找到了二狗子。

「五爺，又有什麽吩咐？」

「二狗子，有件事又要借重你，你先看看這張照片。」

「五爺，這好像是……好像是胡啓川的原配夫人，一家小學的董事趙培芝趙女士，不知對不對？」

「好極了！這也正是我動不動就要找你的原因，你對地面上太熟了！不過我要先提醒你，插手這檔子事，你要特別機警，要不，可能有殺身之禍。」

「爲五爺赴湯蹈火，我二狗子絕無怨言。」

「二狗子，你的義氣，我固然感激你，奉軍更該感激你，可千萬別太急，我們現在是在日本及俄國的特務夾縫中火中取栗，日本鬼子狠毒以及老毛子的陰險，你大概心裏也該有數吧？」

「是的，五爺。」

「現在我先把這件事的大概經過告訴你，盡全力去找已被綁架的趙培芝，能找到胡啓川也要通知我。」他大致說了胡啓川夫婦之間的交惡，以及趙培芝被挾持的原因。

二狗子忿然說：「這胡啓川眞是喪心病狂了！書都唸到狗肚子去哩！」

「古人不是說過：秀才是孔子的罪人，和尚的釋迦的罪人嗎？肚子裏沒有墨水的人，想造反還造不出什麽花樣來呢！」

「五爺，我這就走了，我會盡力。」

「喏！這是一根十両的條子！你不要推辭，要說它的價値，也絕不能和一個人的安危及性命相提並論。去吧！」

二狗子果然沒有推辭而收下，深深一揖就走了。

徐步雲上了街，八大胡同是進宣武門必經之途，而八大的精英其實只有「三大」，那就是韓家潭、百順胡同及陝西巷，才是清吟小班，其他都是二、三等下處。

徐步雲當然不會逛八大胡同，而是有事路過，此刻正是炊烟四合，天已近晚，大多人家還未掌燈的時刻。剛進入百順胡同，忽見一個人影快步轉入另一胡同內。

「這不是她嗎？」小徐既驚且疑，不可能吧？她的右脚踝昨夜腫得像發麵饃饃，今天傍晚能快步如飛嗎？

但是，她畢竟是艷賊「玉蜻蜓」呀，通常人對於一些不平常的人，總會誇張自己的看法。

「也許她的脚踝扭傷，多少有點誇張其嚴重程度，我一離開那兒，她馬上也離開了……」

他立刻以最快的速度追去，轉入另一胡同時，那窈窕身影又轉入另一小街。徐步雲以爲，盯上她可能就會找到密令。

當他再到達另一小街轉角處，眼見她的背影消失在一家民宅的大門之內，只要再遲一秒鐘，恐怕要找她就很麻煩了。

現在他反而不急在一時了，悠哉游哉負手踱着，像是到八大胡同冶遊的嫖客。天很快地黑了下來，而徐步雲却已經在這家民房的內院中的荷缸之後了。這兒並不是妓女戶，在「八大」之中，有很多善良百姓。

她曾看到一家百姓門上貼着這樣的對聯：

「雖居花街柳巷

却是善良人家」

那橫額四字是「閑人莫入」，說來也是可笑。

這一家看來是個富戶，一看屋宇及到處荷缸、盆景及花架等設置，非一般百姓所能有。現在，在這東跨院的三間客廂後窗外，他聽到了交談聲。

「胡小姐，老實說，在知道了妳的大名之後，我是不該有胆量來作這次交易的，但我還是來了。妳一定知道是爲了什麽吧？」

「不知道……」

「這很單純，『玉蜻蜓』大名鼎鼎，身手了得，和妳作這種交易，非得豁出去不可。但是，在下想通了一點，小姐要的是令堂，不會在交易未成之前對在下不利的……」

「不錯。」

「那麽就請小姐先交出五十萬的票子，再上……」這人的口音很怪，聽不出是那一省的鄉音？

「你也該亮出一點吧？」

「當然，當然！」那人掏出三張照片，每一張上的胡夫人趙培芝都穿了不同的衣服，在不同的地點，自然也有不同的表情。這毫無疑問，是趙培芝被綁架之後所拍的照片。

「請放心！至少到目前爲止令堂是很好的……」這男人還盯了一句，就怕她惱火把事弄糟。

「好！成了！」

「那就請……」這男人說這三字時，嗓音顫慄，呼吸迫促。徐步雲不禁暗笑，「玉蜻蜓」的魅力眞大，而這人也未免太給男人洩氣丟臉了。

想着……想着，忽然聽到一聲嬌啼。徐步雲心想，莫非這男人暗算了她？這人必是日、俄兩方其中之一方面的人，奉派來和胡姬交換人質或巨欵。這些奉派來此的人，必非泛泛之流，要不，胡姬是輕易不會被暗算的。

他湊近窗邊向內望去，屋內陳設典雅，在燭光之下，所有的傢俱泛出鮮艷的光芒。有大穿衣櫃、精雕的桌椅，以及桌上的花插子、細瓷花瓶及茶具等等。

炕上有炕墊，上面有最精細的草蓆和緋紅色的大蚊帳，而帳內的景象，幾乎一下子震裂了小徐的心弦。

這當然是因爲他一直把她看得極爲純潔，正派之故。

可是女人要墮落，比男人墮落要容易得多。

男人墜落，馬上就會顯形，女人墜落

却很難看出，反而更加艷光照人。

徐步雲絕非吃醋，而是認爲，即使是爲了救她的大媽，在時限尚未緊迫之前，也絕無此必要吧！

在那燈光之下，絳帳之中被箍緊抑壓着的她，表情上顯示，她非此中老手，說不定還是頭一遭，那種婉囀嬌啼、痛苦羞怯的樣子，落在徐步雲眼中，却只會有「下流」二字的感受，毫無同情。

這男人很壯，似乎毫無憐香惜玉之心，粗莽地舉篙就刺入了無波的湖心，直達湖底。

剛才那聲嬌呼，大概就因此而起吧。

她忍着、承受着那外行或者粗野的船夫，胡亂抽戮着長篙，刺向湖底，使舟身痙攣彈動不已。

窗內和窗外的男人感受絕對不同，窗外的徐步雲只想大笑，過去包連奎講過兩句粗鄙的話：十個女人九個肯，就怕男人嘴不穩，現在看來，有些話不堪入耳，却也蘊含眞理在。

所以徐步雲只想狂笑。對於女人，他很少看走眼的，這一次他自認是瞎了眼，然而，就在這時，他忽然聽到了身後有聲音。

他雖怒極，事已至此，何必爲別人操心？本想等他們辦完了事，再自他們的交接中搶走趙培芝，可是他回頭望去，心頭一沉，足有十二三個，有的在荷缸之後，花壇之內，映壁之上及花叢之中，當然個個手中都有傢伙。

在這瞬間，他知道自己入了人家的陷阱，自出門不久遇上她而跟踪，這可能都是人家安排的，請他來此看「戲」，一鼓而擒之。

在此一髮千鈞之時，後退絕對無路，被擒就等於一切瓦解，因爲他一被擒，生死事小，這次任務十之八九泡湯。

幾乎是在對方揚起鎗身繼而瞄準時，他已疾退了兩步，「唰」！接着「嘩啦啦」一聲中，破窗而入。

而院中已爆起了鎗聲，炕上也傳出了嬌呼。

徐步雲往炕上一落，自然壓斷了絳帳的繫帶，隨絳帳落下，揚手就是一個大耳光，隔着一層蚊帳，這耳光仍然很響，打得這女郎慘叫一聲。

這男人本來還沒盡興，突遭此變，伸手去枕下摸鎗，但小徐一膝砸在他的右手上，一掌砸了個滿臉開花。

子彈自窗中射入，自然射不到炕上的人，但徐步雲此刻無法弄走她，只好暫時脫身，自炕上竄起，自後窗穿出時，隱隱覺得腿上掛了彩。

但他不敢去看傷處，一看之下必然寸步難行。在後院中一個翻滚，挺身躍起，打了個踉蹌，上了牆頭。

出去老遠，他才看到左大腿根處中鎗，雖未傷及腿骨，鮮血却濕了長褲，他本想稍稍包紮一下，但發現至少有六七個人追了來。

現在他是非跑不可，但此刻越跑得快流血就越多，只希望能找個地方避一避。

他竄入胡同中一家小民房之中，再由這家民房後院，翻入另一家的草園中。這兒有很大的草廈（全用胡稭或玉蜀黍稭子蓋成的屋子，裏面全放了炊事用的柴草。），他必須先在草廈中避一避再說，實在不能跑了。

然而，他剛剛坐下，一個高大的人影站在草廈門外。

徐步雲已不想反抗，因爲對方手中端着手鎗。

「姓徐的，我們承認你很精明，不過，我們已經張網以待……」

「你是日本人對嗎？」

「不錯，日本人偶爾會受點挫折，是不會失敗的。」

徐步雲冷蔑地一笑說：「不過你們所用的方式，別人不屑使用罷了。」

「這你就錯了，不論是在什麼戰場上，爲了爭取勝利，是可以不擇手段的，小子，你爲我們製造的糾紛和困擾已經够多了，跟我走吧……」

「奪」地一聲，此人「咯」了一聲，身子往後仰了一下，却仍然仆倒，背上有一柄小七首。

徐步雲怔了一下，却毫無動靜，他低聲說：「是哪位朋友救了我？哪一位？」

四周靜悄悄地，他想不通是何人，也許是包連奎，或者是二狗子，甚至乎小江，殺了人又去追逐別人去了？但這有點不可能，要是他們，必然會來帮助他離開這兒。

他勉強站起來，走出草廈，想躍上短牆，用力過猛，才跳起不到一丈高，摔下來就暈了過去。

不知過了多時，他醒了過來，視覺由模糊而逐漸清晰，不由惱火，一掌搧去，但她抓住了他的手，說：「小五子，你沒有發燒吧？」胡姬說着，一邊去摸他的額頭，說：「沒有發燒啊！」

徐步雲不知道自己爲何會又回到這民房中來，但他猜想，可能是胡姬把他弄回來的，他掙開她的手說：「滾到一邊去，妳這個髒女人！」

「咦？」胡姬愕然說：「你是怎麼哩？我又沒有得罪你！你發什麼瘋？」

「我發瘋？哼，我眞希望今夜妳的下流行爲，只是發瘋，自己並不知道。」

「你是怎麼哩？胡說些什麼？我又沒有出這民房一步，我今天晚上作了什麼下流事，你不是仍在作夢吧？」

「妳眞了不起！旣會偷，又會演戲，全才！哈哈！全才……哈……」

「小聲點，四周還是有人監視哪，今天晚上你是有點不對呀，是怎麼哩？眞叫人……」再次伸手去試他的熱度。

他撩開她的手，說：「在不久之前，妳又表演了脫褲子的最快速度，和一個男人在……妳滾開，妳倒貼了五十萬大洋，救回妳的大媽沒有？」

胡姬被駡得臉上紅一陣白一陣，也十分惱怒，說：「徐步雲我知道，你急欲要那密令，就轉彎駡人，我今天作了什麼見不得人的事了？你乾脆說清楚好了。」

「妳……妳……」他急得結巴着，說：「不是妳把我救回來的？」

「我救你回來，」她苦笑着伸出那仍然脹腫的右脚踝說：「我連走路都很痛，我能救你？」

他愣了一下，又去摸了一下，的確，

右脚腫成這樣子，實在不能行動救人，可是他親眼所見，親耳所聞，又相信自己沒有發燒。

他說：「妳沒有用飛刀殺死一個日本人？却又躱躱藏藏地，待我昏倒再救我回來？」

她甩甩頭，說：「我沒有出門，我寸步難行，我在家悶死了，我倒是眞希望能出門散散心！告訴你，剛才我聽到這房門外有東西碰了門一下，我嚇了一跳，一隻脚跳着下炕開門一看，竟是你躺在門外，已經昏了過去，我還以爲你是到了這兒才昏倒的呢！急忙把你弄上炕，爲你的傷口洗淨上了藥，你才醒了過來，而一醒就是駡人，眞是活見鬼。」

徐步雲瞪了她一會，說：「要不是妳仍在說謊，這件事就邪門了。」

「好！好！」她不耐地揮揮手，說：「把你今晚所見到的仔細說一遍成吧？」

他十分不甘願地說了，但她忽然躺了下來，不言不動了，徐步雲說：「怎麼樣，沒有什麼話可說了吧，我就知道，像你們這種家庭，還有什麼家庭敎育可言？日本人玩妳而交換密令，我猜想必是你那媽媽橋本鈴子點了頭認可的。」

但胡姬仍不出聲，徐步雲說：「怎麼樣？五十萬付出了！也被那日本人玩弄了，妳大媽趙培芝呢？」

「……」她還是不言不動，他有點火了，伸手一扯一拉，她的身子轉過來，竟是滿面淚痕了。

小徐有點不忍，說：「也許，在妳來說……以爲付出這麼大的代價救妳的大媽仍然値得，或者爲奉軍犧牲自己，這是偉大的……」

「不要胡說了，你知道那女人是什麼人？」

「什……什麼人，」他攤攤手，說：「難道我的眼珠子也不管用哩？笑話，妳似乎仍想說服我，要我相信那個女人不是妳？」

「那是我姐姐胡嬌，她的日本名字叫橋本惠子，自幼在我娘身邊，你我第一次見面時，你不是說明已知道我的母親是日本人，我有個孿生姊妹？」

「啊……」徐步雲輕呼了一聲，是啊，怎麼忘了這件事呢？當然，這是受了那女郎（胡嬌）自稱是「玉蜻蜓」的影响，在當時，胡嬌說話極少，大多是那男人說話，語氣中時時顯示，她即是大名鼎鼎的「玉蜻蜓」，以致使他始終忘了胡姬還有個孿生的姐姐。

「胡姬，她是胡嬌？」

胡姬默默流淚，徐步雲歉然地握握她的手，說：「胡姬，原諒我！這可能是因爲我一直都把妳看得太高了……」

「我憑什麼要怪別人？」

「胡姬，那一定是妳那日本媽媽出的主意。」

「她丟了密令，這是她唯一將功折罪的手段，在他們來說，只要是爲天皇做的任何事都不算丟人！」

「胡姬，不要難過，要報此仇，還有機會的。」

「不怕你見笑，舍妹自幼受她的思想薰陶，說不定還認爲這種犧牲是爲天皇做了件有義意的事呢！她哭過嗎？」

「似乎沒有，只好像在那不知憐香惜玉的男人的冒失衝刺之下，發出一聲嬌啼，說不定還是處子哪！」

胡姬又不出聲了。

「胡姬，在這時代之中，有很多人要白白犧牲掉，而中國人在這一類毫無代價的犧牲當中，早就創下了紀錄，妳不要難過了。」

「我的確已經好些了！照你說的情況，我那姐姐，確有爲天皇犧牲的心態，所以才沒流一滴淚，至少她也是爲她的母親而犧牲的。」

「胡姬，我出去一下，妳燙過脚嗎？」

「沒有，一個人在家好無聊……」

「妳眞是個傻丫頭，我給你燒水去，妳吃過飯嗎？」

「昨天晚上吃過……」

「妳……」他忽然憐惜地擁入懷中吻着她說：「妳簡直不像個飛賊，只是個淘氣的大孩子而已，我去做飯燒水，這一戶人家一定也留下了一些可吃的東西吧？」

「你別動！我的脚痛，可以一隻腿跳着做事，你的腿雖未傷到骨骼，不好好治療及休養，十天也好不了，那你就只好認輸了。」

的確，只要是鎗傷，即使是在肉上穿個洞，也要十天以上，尚幸胡姬隨時携帶了最新的外傷藥，像碘酒紅汞水等等。

他躺在炕上不久入睡，醒來時炕桌上擺了三個菜一個湯，一盆老黃米乾飯，胡姬坐在他的身邊發楞。

這情景眞使人陶醉，有這麼個小妻子，如此賢慧，在太平盛世中，那正是神仙眷屬，無論如何，這麼野的一個艷賊「玉蜻蜓」，居然也有她細膩、文靜的一面，不由感慨萬千。

他忽然摟住了她的腰，她震動了一下，說道：「你嚇了我一跳，醒了就吃飯吧，早就好哩！我想讓你睡一會，不敢叫醒你……」

這話平平淡淡，但在她說出來就格外感人，他到了口邊的話又收了回去，被她扶坐起來，爲他裝了一碗飯。

三個菜是一盤炸鹹魚，一盤鹹肉片炒葱，還有一盤炒南瓜，另有一碗蛋花湯。

他嚐了一下，說：「胡姬，眞了不起，想不到妳還會做家事。」

「大媽敎我的，她說，不管一個女人讀了多少書，家事還是要學，我學是學了點，沒有學精，湊合着吃吧！」

「眞是不錯！任何一個新娘子，在三日入厨時，洗手做羹湯之下，有如此好的成績，都算不錯了，將來妳想嫁個什麼樣的人？」

「我要是在這次鬥法的漩渦中死不了，我希望嫁給一個賊，因爲我自己就是一個賊，將來夫唱婦隨，日入而『作』，日出而息……」

徐步雲差點噴飯，說：「組織個三隻手家庭，那才有意思哩！將來生幾個小毛賊。」

「小徐，你出去了一整天，絕不是外出放風玩樂的，有沒有一點頭緒？」

「幾乎沒有……」

「幾乎沒有並不是完全沒有！」

「胡姬，我去罵人，罵了個痛快！」

「罵誰？」

「奉軍中奉命支援我的人。」

「的確該罵，到現在爲止，我就沒發現一個人在帮助你，尤其是奉軍的人。」

「他怪我沒按諜報人員的路子去走，我罵他們無能，我本想打退堂鼓的，妳是知道，我就是辭了這任務，在暗中我還是會單獨幹的！」

「當然，另外還有什麽發現對不？」

「恐怕沒有了……」

「恐怕還有，我大媽是能否得到密令的關鍵，你外出的目的，主要是爲了找她，快說吧，聽到了些什麽消息？」

他嘆了口氣，說：「胡姬，妳比我聰明多多，妳要是受過間諜訓練，必然馳名世界！」

「好哩，好哩，這不是我急着要聽的話。」

「胡姬，我有個要求，不管發生了何事，妳要沉住氣，况且，並沒有發生太令人悲觀的事。」

「好，好！我會的！」她望着他，目光中盡是殷切的期盼神色，白采欣艷而痴，胡姬痴得有靈性。

「大媽落入了姜風的手中，胡啓川失踪了！」

「這消息可靠？」

「當然，可以說是姜風的手下的人員洩出的消息。」

胡姬心情沉重地放下碗筷，徐步雲說：「妳答應過我會沉得住氣的，妳不講信用。」

「小徐……」她喃喃地說：「你沒有這麽一個大媽，如果有，你也會像我一樣地放不開！」

「妳還沒想通，我以爲入了姜風之手是焉知非福，至少她已有了護身符，要密令，他們必須保護她的安全，這要比在胡啓川手中好些，因爲胡啓川挾持妳大媽，另有居心，既非爲了俄國人，也不是爲了日本人，這傢伙不知在想什麽？而搶的人却有好幾撥，妳爹無法保護她。」

「可是姜風那些人是悍諜，自他們手中救出人來，那太難了！」

「難是難！但我們有內綫，胡姬，妳沒有吃飯，妳剛才怎麽勸我來？不把身體保養好，就是機會來了也不能救人哪！快去弄熱水來，我給妳燙脚。」

她收了碗盤去弄水，由他爲她燙且同時按摩，說：「胡啓川應該下地獄！」

「可惜他不信因果報應，你信嗎？」

「我當然信，要是沒有報應那太不公平了！行惡的在今世居然有善終，下世他該應刧；行善的却不得善終，下世自有補報。抱朴子：人欲地仙，當立三百善；天仙，一千二百善。行惡，大者司命奪紀（紀爲三百日）小者奪算（算爲三日）。」

「我爹不信這些，他最信的是權勢財富。後者可能比前者更熱衷。」

「胡姬，妳必須相信，我要密令，也必須救大媽，好在還有半個多月時間。」

「小徐，我也對不起你，你對我不錯，但我不能把密令交給你。」

「胡姬，我能原諒妳的苦心！但並不是說妳這麽做是正確的。只要妳不以密令去交換大媽，我就不怪妳。」

「我不會的！我如果要那麽做，早就做了！何必拖到現在？」

「小徐，要不是你受了傷，我願意馬上把我的一切交給你，除了密令之外。」

「胡姬，有妳這麽一個終身伴侶，夫復何求？只是我這人也很執着，任務未了！什麽也不敢想……」爲她擦乾了脚，還在脚背上吻了一下。

她摟過他的頭，讓他的頭深埋在她的豐隆挺拔的雙峯之間，說：「小徐，我願爲你獻出一切，並非僅爲了報答你，也是爲你而傾倒……」

他沒有回答，他們都在享受這一刻的温存。人生實在不會有太多這種幸福而温馨的機遇，在此時、此地、此情、此景之下……

濯足清流，抽足再入，已非前水。的確，人生中有很多幸福與痛苦，但幸福與痛苦再次降臨，和流失而去的也不相同。

很久之後她推開他，說：「是誰把你弄回來的？」

「我要是知道，剛才也就不會發生誤會了！」

「這件事要是不弄清楚也很危險。」

「妳以爲會是敵人？」

「要是敵人把你送回，必然是想監視你我，刺探那密令的下落。」

徐步雲說：「不會的。敵人沒有那麽斯文，也沒有這份耐心……。」

× × ×

十三天的時間在焦慮、但也温馨的時光中渡過。

他們在熱情時，近似瘋狂地以完全赤裸相對、相擁及互相慰撫。人在苦中作樂，另有一番滋味，形成強烈的對比，那就是：苦中的樂更樂，樂中的感喟和悲愁也就更加深沉。但有一點他們很驕傲，像這種無阻無碍的接觸，甘心情願地奉獻，他們居然能懸崖勒馬，適可而止。

在她，因負疚在心，如果他要，她絕不保留。在他，對於這個奇行壯抱，清麗出塵的尤物，自然心動。有幾次幾乎是順理成章，只要敲啓蓬門，即可登堂入室。但一個念頭，或一道閃影的浮現，在緊要的刹那打消了那主意，熄滅了熊熊的青春烈火。在當時，也許她會感到驚異，或有些許的失望吧？

× × ×

十三天畢竟過去了，在最近兩天，他們的腿、脚傷已癒，但爲了絕對可以適應最劇烈的運動及打鬥，他們決定多休養數日，以免功敗垂成而宿疾復發。

他們這幾天有幾次過手拆招，或者學重，或者騰躍，他們相信可以應付任何體能上的負荷了。

「小徐，我們可以行動了對不？」

「不錯，十三天，眞是渡日如年，我不想再多躭擱一天，甚至半天。」

「是的，那你出去以後，你要作什麽？你能作什麽？」

「我首先要去弄清楚你大媽被幽禁之處……」

「那又何必出去，我可以告訴你。」

「妳？」徐步雲冷靜地望着她，儘管他們曾有那麽近的接觸，即使一對夫妻一

生中，也未必有那麽熱烈的互相慰勉，那麽形影不離，甚至不飲不食，擁抱不分地繼續一個上午或一夜。但是，他們各有自己的苦衷。

到目前爲止，他們都不以爲那是自私，即使是胡姬，她仍以爲大媽就是她的一切，絕對勝過奉軍的一切，無愧於心，她也不希求這種意念能放之四海而皆準。

因此，在這件事上，他們各有各的想法，不能完全妥協。他說：「妳是說妳知道大媽被押在何處？」

「是的。」

「以前妳說過妳並不知道。」

「是昨夜我出去了一趟……」

「噢！那就難怪，大媽她現在……」

「在我爹手中，也就是說又被我爹自姜風手中搶走了。」

「這麽說，妳似乎已見過胡啓川，甚至談過條件了？」

「是的！」她凄然一笑，說：「說來可悲也可笑！我爲了大媽！－不是我的生身母親的母親，他爲了自己的原配而討價還價。」

「還有什麽好談的？他不是要那密令嗎？」

「他現在不要這個了。他說他永不再幹間諜，那眞不是人幹的活兒，他要足够的錢，到歐美去作寓公……」

「那好辦哪！有個數字吧？」

「一千萬大洋，和價值連城的古董一件。」

「一千萬？」徐步雲想了一下，說：「這數字雖大，並不太難張羅，只是價值連城的古董一件，沒有個標準。在中國的名貴古董來說，多得不可勝計。」

「對，但這一件又自不同。乾隆帝和香妃間的傳說你一定知道。香妃被太后賜死，乾隆不樂，一個心腹出主意，請宇內名玉匠雕了一個高一尺餘的玉像……」

「這……」徐步雲說：「胡姬，就算有此物，它能算是價值連城的寶貝嗎？」

「我本來也有此看法，可是你要知道，那是用一塊天下至奇、也可能是迄今獨一無二的温、凉寶玉雕成的，冷天摟着它是温暖的，夏天却又是凉的。」

徐步雲苦笑說：「胡姬，一塊玉石在懷中摟久了，自然會變成温暖，剛摟入懷中，它必然是冰凉的。」

「不，爲了證實此玉是否眞的冷暖寶玉，乾隆帝曾試過，夏天在烈日下晒兩個時辰，它仍然奇凉，冬天放在雪中兩個時辰，仍然暖温如故。」

徐步雲說：「胡啓川要這件古董？」

「不，應該說它是寶了！」

「好好！就算它是寶吧！此寶在什麽地方？」

胡姬說：「此寶不知爲什麽竟落入法國大亨比爾手中，此人是上海『法國賽跑會股份有限公司』的股東之一，你知道這賽跑會是……」

「所謂『賽跑』，也就是跑狗，法國人查祿爲發起人，股東中有法國人、英國人、美國人及中國人，地址在摩里斯花園舊址，除了跑狗，還附設旅館，餐廳及舞廳等消費場所，對不對？」

「對對！」胡姬說：「比爾本來是股東之一，後來和其他股東的意見不合而退股，現住在天津，天津有個鬼市你知不知道？」

「別扯得太遠好不好？」

「怎麽？連天津是鬼市都不知道？」

「少來這一套，我會連鬼市都不知道？那是在天津西南城角附近，老一輩的人也很難說出鬼市建立的正確年代，依稀記得，好像是光緒二十六、七年前後。那時的城牆還沒拆，那兒要什麽有什麽，便宜的包括日用品，珍貴的也有價值連城的寶物出現。由於它最熱鬧的時間是半夜三更因而得名，且多是小路貨色。」

「對對！」不愧爲老天津衞！比爾是是個收藏家，據說他手中的寶物不少，最早的有八國聯軍在宮中掠奪之寶物，聯軍士兵吃喝玩樂，急需用錢，都一文不値半文地脫手，有不少的流落鬼市之中！比爾往往以極便宜的代價購入，近的有民初馮玉祥逼宮，把末代小皇帝……」

「把溥儀趕走皇宮，傳說那些老總們順手牽羊，掠走宮中寶物不少，老總們不識貨，有的喜歡嫖賭，給錢就賣，八成，比爾在這些人手中買到了便宜貨是不？」

「對是對，其中有一件最珍貴的，據說是一位中級軍官偷出宮外，後因有病需錢用，要賣給鬼市一個古董專家，正好比爾遇上，高價收買，所謂高價，也不過是三百塊大洋而已。」胡姬說：「那就是我說的冷暖玉像。」

徐步雲說：「先不說這玉像冬暖夏凉，天下無雙，就是乾隆老頭子每夜把這香妃的玉像摟在懷中，作那風流大夢，在外國人心目中，也是天下至寶了。不知道那玉像是不是裸體的？」

「當然，但白天也要爲她穿上香妃同族的宮裝，」胡姬說：「晚上脫不脫，也只有乾隆那位十全老人心裏清楚了！」

「好好！現在已扯了半天，躭誤了不少寶貴時間，快點把下文交待清楚吧！」

胡姬說：「那玉像在比爾的寶庫中，我爹就要這玉像及一千萬大洋。你以爲能不能辦得到？」

徐步雲不假思索說：「一千萬大洋，我就可以作主，他要誰的票子都成，瑞蚨祥、謙祥益，甚至於要日本正金銀行的票子都是閑語一句。」

「他才不要日本正金銀行的票子哩！他等於叛了日本友人及親人，他要去歐美，可以開法、英及美國銀行的票子。」

「那玉像一定要我們去偷對不對？」

胡姬說：「我發誓，這將是我胡姬今生今世最後一次作賊，若違此誓，天地不容，而且比爾的寶物全是賺價撿的便宜貨，拿他一兩件也不爲過。我只要你爲我把風，我自己下手就成了。」

「是不是又有高手把守，要我去作打手？」

「對對！是需要你保護才能成功。」

「會不會像上次一樣，妳們滿載而歸，把我關在地窖中作抵押品？」

她歉意地笑笑，說：「正因爲有上次的不愉快事件，所以這一次我不準備請你進入，以免你觸景傷情，餘悸猶存。你只要折服三個法國打手就成了！」

「三個？」徐步雲說：「是重量級的

嗎？」

「這你就說錯了！要是以拳擊的路數來招呼你，八成他們兩個照面也支持不了。這三個外國人，一個會『琉球手』，一個會『泰拳』，其中一個學過『七星螳螂拳』。」

「嘿！三個人三種拳術，妳似乎誠心想叫我栽在那兒，然後妳從從容容地和妳爹作生意。」

「放心！小徐……」她吻他一下，說：「我一定要把那密令交給你。尤其是我爹現在已經不要那東西了！」

「現在拿來如何？」

「先要把我爹打發了才能救回大媽，然後再辦我們的事不遲，好不好？小徐……」她這一刻眞迷人，沒有徐步雲的定力，早作了她的裙下臣虜了。

好在還有七八天時間，小徐點了頭。有天大的理由，爲了成全一位孝女，他又能如何？

× × ×

北平和天津相距三百里，一過了楊柳青站，口音就變了。一出了天津老站，你聽吧：「膠皮，膠皮！（東洋車）膠皮要嗎……？」那情調整個變了。

天津最大的特點是租界，法國地（法租界），大街兩旁的梧桐樹配襯着新式洋房，像到了巴黎；英國地的樓房，仍保持着十八世紀的古老風味，在晨霧中，酷似小倫敦，日本地的櫻花，點綴着穿和服木履的日本「慕士媚」，其有點東洋街頭的風味！至於義大利，不用說，等於一個羅馬的小縮影。

「我們常常詛咒租界，是野蠻民族爲我們留下的瘡疤。」小徐說：「可是隔着一條大沽河和金鋼橋（輪船進出時，鋼橋可由機器操縱，橋面可自由開合，橋上還有電車軌呢！爲中法合資建造），中國地髒亂不堪，租界中街道清潔，眞不知道如何來解嘲？」

胡姬說：「外國人表面上凈乾，內在未必乾凈，據說法國人很少洗澡！」

「噢？」小徐說：「妳幾乎是無所不知，無所不曉！」

「過獎！不過我可以猜到，你的心底下一定有個很了不起的女人影子……」

她向小徐作了個鬼臉，表示不須他回答這個問題。小徐更加佩服她的觀察力，或者說觸覺的靈敏。

× × ×

梨棧大道是法租界的最繁華馬路。在勸業大厦的後面，有一幢三樓的大花園，佔地半英畝，胡姬說，這正是法人比爾的私邸。

夜雨瀟瀟，今夜頗有點秋意，儘管巳快到盛夏了。

比爾的藏寶樓說是在三樓，戒備森嚴，但守護之人却在樓下。胡姬叫他絆住這三個打手，她要上樓。

「胡姬，小心點！」

「你更要小心！我給你添了太多的麻煩，事了之後，我一定要好好答謝你！另外，只要絆住即可，不可殺人。」

「只要妳不再要我，我會感激妳一輩子，這比什麽禮物都好，我要出手了。」

兩人分手，徐步雲在高處找尋那三個打手，雨雖不大，但因此大宅庭園甚遼闊，花木茂密，形成了敵暗我明的情況。

不久他就被對方發現了。

當他伏在玻璃花屋上往下打量時，玻璃上反映出一個淡淡的影子，似是向他撲來。

徐步雲一回頭，對方巳到他的身後，而且一脚踹向他的脊樑，這人果然是歐美人，却看不出是否法國人？

徐步雲在這花屋之上不敢太着力，只好趁機躍下，那知花叢間射出一道人箭，低嘶聲中就是一式「鬼拳刺」。

這大概就是那個會「琉球手」的打手了。

徐步雲閃過這一刺，玻璃屋上的那個巳跳了出來，又是一腿踩來，由於此人的脚抬得極高，似乎專取對方的頭部及面部，看出正是泰國拳。

兩人夾擊，拳路不同，環境又不熟，必須時時提防第三個施襲，就不容易施展，可是他必須儘快撂倒一兩個。雖說此地僅有三人，那可能是指高手，也許不只三人。

這兩個外國人都是身高馬大，孔武有力，每一拳一腿，都是虎虎生風，勇猛無比。他們似乎未想到來人也擅長腿攻，當那善使泰拳的人，踢中了小徐的左肩，小徐搖幌着後退時，對方打鐵趁熱撲上來。

奇妙的一腿，比紋臂還靈活，正中此人的下顎，噗地一聲，身子飛出，壓倒了一叢花木，他是以小換大，誘敵上鈎的。

而這時「琉球手」又正自後側攻上，一式「踏踢」，猛攻他的後腰，小徐一扭身，反而到了此人的側面，格開此人橫掃的一掌，撩腿纏住了對方「撤踢」的小腿，身子卽時彈起，以另一脚猛踏此人的腰臀。

他此刻可以踹到此人的小腹或外臀，但他以爲不必下此毒手，只要瓦解了這三人的守衞能力就成了。

這人的身子把一個大盆景砸碎，可能是花盆破片戳傷了他的屁股，怪叫了一聲，但一縷銳風凌空襲到。

徐步雲身子一偏一挫，一柄匕首自他的身邊疾划而過。這人是自一株梨樹上落下的，一刀掃空，變招換式，一連就是七八刀。

果然有點「螳螂」的架式。「螳螂拳」有幾種，如「螳螂梅花拳」及「螳螂崩步拳」等等，這外國人非但是螳螂路子，似乎還學過「形意拳」。

他覺得和這人打起來才過癮，但剛剛打了五七個照面，這人突然閃身竄入花叢之中，此人沒露敗象而退縮，必有詭計。

徐步雲正自小心翼翼地搜索過去，忽見一個遮了半邊臉的醜女向他搖搖手，然後作個手式，叫他向東走。

此處是個葡萄架下，徐步雲和這醜女相距約十步以上，看她的身材頗似郝嘉芬，但是，郝嘉芬當時據說只傷了半邊臉。（因郝受傷徐步雲不在場，送醫院後去看她，也是臉上包有紗布，後又不告而別）那麽，女人愛美，應遮起醜的一面，露出美的一面來才對。難道兩邊都傷了？

還有，他北來京津，十分秘密，郝嘉芬怎知他到了京津？又怎能時時尾隨？況

且，以她以前的身手來說，在這漩渦中十分危險。

總之，他不大相信這女人就是郝嘉芬。他向葡萄架上及四周打量一下，想不到這三個打手爲何不再來攔截，世上沒有如此不盡職責的打手吧？

醜女見他担心有人前來，四下打量，又搖搖手似在表示不會有人來此的了。

當然，徐步雲也不敢確定她正是此意，那麽，胡姬得手了沒有呢？

「妳是不是嘉芬？」

「……」她默默地望着他，一個人遮起一邊臉，尤其這邊臉巳變醜了，很難看出她的表情和眼神。

「妳是郝嘉芬吧？」再說出全名。

「……」她還是不搖頭也不點頭。

「妳只是傷了半邊臉呀！」

「……」她不轉瞬地盯着他。

「嘉芬，妳不能說話了？」說這話時嗓音有點沙啞，她是個多麽完美的姑娘？雖也作過賊，却是爲了帮助鄉下逃到烟台的貧病弱小，眞正是燃燒自己照亮了別人，但是，結局却是那樣。

這是不是一些不信因果報應、不信冥冥中有主宰的壞人所敢於胡作胡爲的原因呢？這樣的賞罰不夠嚴明，眞叫好人氣餒啊。

要說報在來世，有幾個人的眼光有那麽遠呢，有些人吃了今夜的飯，連明天有沒有早飯吃他都不管哪。

儘管徐步雲內心隱隱作痛，這個醜女人却是無動於衷，徐步雲一急，一掠而至，但是，她的動作並不比他慢，一退就是兩丈有餘。

徐步雲大吃一驚，郝嘉芬沒有這等身手，分別不過一年左右，眞有如此高人能敎出這麽一個徒弟來？

可是，這樣身材的女人，而且可能巳帮助過他兩次了，（一次是自白宅逃出被兩撥人追逐，且胡姬傷了脚踝。另一次就是他自己中鎗昏倒，把他送回的人）除了郝嘉芬，他實在想不出第二個女人來。

「嘉芬，小江在這兒，妳何不留下助我一臂？」

說什麽她都不出聲，這時却又打了一些手勢，先指指三樓上，表示巳沒有人，再指指東方，表示人巳去了東方，叫他快去追。

「妳是說胡姬巳不在樓上了？」

她點點頭。

「她巳經得手了？」

她又點點頭。

「妳是說她巳去了東方？」

她大力點頭，又叫他快追。他的確要快追，可是他不能讓一個孤女在外流浪，再次向上疾撲，結果還是差不多，她又退出兩丈以外。

他知道追不上她，他說：「不管妳是誰，妳帮助我幾次，我很感激妳，如妳是嘉芬，不論妳的現況如何，我都希望妳能和我在一起，讓我照料你……」所謂「不論現况如何」，那是暗示「不論妳的容貌毀得如何」。

然而，她仍是木然不答，爲了重大任務，他不能久留，他知道，她要找他不難，他又問：「爲什麽守護者都不見了？這是不應該的呀！」

她焦急地指指東方，叫他快追，不必去問這些，只是叫他多用腦子去想，她不斷地指着她自己的頭腦。

一聲「珍重！」他向東急掠，出了這大宅院，追出不遠，見胡姬正在等他。

徐步雲幾乎以爲那醜女就是她的助手，可是胡姬的助手絕對沒有那麽高的身手，他說：「這麽快就得手了？」

「怎麽？你希望今夜不順利，或者根本不能得手？」

「那倒不是，只是出乎我的意料。」

「回去再說吧，」兩人進入中國地，住入一家客棧，他現在爲了密令，必須人盯人，和她住一處，但有兩床。他現在有點信任她，不至於再耍花樣，可是期限逼近，又不能大意。

洗了個澡，才不過午夜十二點過四十分，像這樣的都市，這時候的食肆還是燈火如晝，兩人在一家飯館坐下，叫了吃的，她說：「並不是太順手，而是我事先打聽得十分清楚，凡事有妥善的準備，做起來必然事半功倍。」

「胡姬，這當然不錯，可是三個打手不對勁，身手不怎麽樣，還在其次，兩個被擊倒，另一個照面玩了幾手『七星螳螂』就溜了。」

「溜了？眞差勁！」她說：「這法國人比爾也太不懂知人善任之道了！」

「那藏寶樓似乎門禁也不夠嚴，估計你上去不到一刻鐘就得手了。」

「的確，樓上只有三道門，且並不難開，可能他是過份相信這三個守護者之故吧！」

徐步雲總覺得太容易了些，也就懷疑這雕像是否眞如傳說中之珍貴，他說：「那東西放在旅館中放心嗎？」

她低聲說：「在我的皮包之中。」

「正是妳要的那一尊？不會假的？」

「絕對錯不了。」

「胡姬，祝妳成功，及大媽能早日回來。」

「也祝你能早日密令到手，達成任務，其實我的成功，也就等於你的成功。」

「那麽你和胡啓川在何處交接？」

「北京。」

「這一路上可要特別小心哪。」

「有你這位智勇雙全的謀士在側，我可高枕無憂了，明天一早咱們就上路。」

「早晨幾點有火車？」

「先不坐火車，五點離開客棧，坐包車北上，直到廊坊才上火車，到了豐台就下車，再乘汽車進北京。」

「這麽去就安全？」

「如果你有更快捷安全的路，不妨說出來。」

「就照妳的意思吧，到了北京，我要去取那一千萬大洋的票子，妳爹這下子就發了財，原先他手中應該巳有數百萬，加上這一千萬，再把這玉像折成大洋……」

「據說這玉像能値一千五百萬……」

飯後，她在照像器材行選購了一架相機，她說，有些鏡頭，是値得留作紀念的，應該拍攝下來。

他對她的閑情逸緻感到佩服。

第二天五點離棧，她的助手駕車在不

遠處接他們，背着朝曦，向着西北方向馳去……。

× × ×

廊坊站大約是天津到北京鐵路的一半路程，在此上車，由助手預先買了臥車票，助手不在臥車廂之內，在頭等廂監視保護，這是當時最高級的藍皮火車。

深夜，徐步雲在小睡，胡姬如厠回來時，她忽然着到月台上有人向她招手，而火車却已開動，那不正是她的大媽嗎？大媽似乎消瘦了些，她的身邊有四五個便衣人員。

這工夫她發現那些人擁着大媽匆匆出棧，毫無疑問，對方似乎掌握了他們的行踪，但是，胡姬暗暗慶幸，他們似乎僅僅知道這些而已，她更大的秘密對方是不知道的。

大媽根本不在胡啓川的手中，她騙小徐是不得已，總之，她比小徐還要苦，既要救大媽，還要不失信於小徐，這太難了，但她一定要做到，她含着淚水望着後面的車站。

可以這麼說：可以沒有她而不能沒有大媽，不能沒有大媽而有她。孝心說得白一點，就是最偉大的執着吧？

路上有驚無險，到了北京，逕奔阜城門。

「胡姬，在什麼地方交換人質？」

「阜城門。」北京的城有內外城之分，有所謂：裏九外七皇城四，九門八典一口鐘，後面一句是指內城九門的門樓上，有八座門樓上掛的是典（鐵鈸的）・一座門樓上懸的是鐘。

「阜城門地方遼闊，在什麼地方？」

「你不是要回去籌措一千萬大洋？」

「不錯，妳只要給我半個小時的時間就够了，但妳要陪我一道回去籌款。」

胡姬知他不放心，這是緊要關頭，不能怪他，立即點頭，陪他到指揮部去，但到了指揮部附近，却在一家客棧住下，掛電話回去，要楊宇霆下令，立刻開外國銀行一千萬大洋的票子，限二十分鐘內派專人送到。

結果有個副官開車於二十分鐘送到，這副官當然沒有看到胡姬，她藏在內間，人走之後她走出來看看票子，說：「小五子，你眞有辦法！」

「現在說這些幹什麼？是不是馬上前去交接？」

「當然，不過時間還早，給我照張像好不好？」

「照像，這是什麼時候？」

「你眞沉不住氣，要來的總歸要來，是不是？」

他接過了相機，在陽台上爲她拍了三四張，覺得她的神態有點怪，却又說不出怪在何處？她也爲他拍了幾張，說：「小五子，這些照片很珍貴，千萬要好好保留着。」

「妳不交待我就不會好好珍惜它？」

「如果……請注意，這是假設，假設我有什麼危險，請記住，別忘了馬上把這些紀念品洗出來。」

「是，我知道了，現在已經是紅日西沉了，到底是什麼時候交接？」

「九點鐘正，在阜城門附近的倒影廟中。」

徐步雲愣了一下，似乎一切都在她的計劃之中，難怪她是那麼篤定了，但在篤定之中，却又有點神色怪異。

阜城門俗稱平賊門，在此門數里外路旁有座倒影廟，所祀何神，已很少有人記憶，廟內大殿兩層，前殿毫無奇怪之處，惟進入後院時，奇景立即出現，上午日在東方，人影樹影也在東方，下午日在西方，而人影、樹影也在西方，於是居民不稱廟名而稱倒影廟了。

這有個古老傳說：該廟有一蜘蛛修煉多年，和該廟方丈相交甚厚，某日告訴方丈彼已得道，行將離去。方丈念其友情，請留一古蹟以茲紀念，該蜘蛛就把外殼留下，藏於該廟某處，翌日就出現此一怪現象了，這自然是神話。

「小五子，我們在那民房中一十三天，我覺得是我一生歲月的精煉濃縮，你以爲呢？」

「我只希望時光倒退，再回到那個小屋之中……」

她倚在他的懷中，說：「人生幾何，對酒當歌，曹孟德眞是知音，小五子，人在福中不知福，現在想起那時的情景，倍感溫馨，其實我們感到幸福時，幸福已經過去，所以幸福只是回憶的代名詞。」

「胡姬，和妳一起，永不會枯燥，寂寞。不過，妳今天多少有點反常……」

「小五子，你是不是感覺，反常的人更可愛？」

「我們看到反常的事物必然驚異，如果沒有被驚異佔去太多的時間，反常往往像一個人迴光返照時一樣地令人驚喜。」

「我們可以準備赴約了……小五子，我有點緊張……」

「我知道，因爲大媽在敵人手中。」

到達倒影廟正好九點。民國以來，像這些古蹟，也都有專人守護保管，只是人手少，工作不認眞，一個月至少有半個月晚上，看守人（廟祝）不在廟中。

徐步雲自然也有所佈署，自己人有小江和包連奎，另外還有奉軍特務之中選出的二十五人，但在外圍待命。

胡姬是赴姜風之約，約定她一人前來，一手交密令，一手交趙培芝，絕對守信，叫她放心，胡姬也以爲，俄諜旨在密令，威脅日本，從中取利，就算失敗，也比日本及奉軍的諜報組織輕鬆些，談不上什麼損失。

這正是她不把實情告訴小徐的原因，相反地，要是明告小徐，他必然出面明幹，俄日諜恨他入骨，對他十分危險，這話要是對小徐明說，却會收到相反的效果。

九點正，這倒影廟中已是一片死寂，重重巍峨殿宇陰影，在弦月的朦朧光輝之下，像巨大的死神蹲伏窺伺着。

胡姬的裝束和平時差不多，以示守約，只是穿了雙平底布鞋，仍然揹了皮包，只是換了個稍大些的，她翻進前殿院中時，沒有任何反應。

她知道，小五子亦步亦趨，必在她的附近，小五子能信任她，由她一手計劃交接過程，她十分感激。

當她穿過前殿，進入寬敞的後院時，望望自己相反的倒影，心頭有沁沁凉意，

這院中有巨大的焚化爐及樹木，在後殿之前又有一座鐘樓。

她站在院子中央，以不太高的聲音說：「姜先生，我按時踐約而來，希望露面如期交接……」

突聞那鐘樓上有人低聲說：「胡姑娘，我們知道妳會如約前來，這必是一件愉快完滿的交易，請順着明梯到鐘樓上來吧！」像手電筒光一閃，在佇立在上面的大媽臉上閃過。

胡姬向黝黑一片的鐘樓又看了一下，立刻向鐘樓的木梯走去，鐘樓高約三丈五六，並不是樓，像個高高的巨大木架，頂上有個遮擋風雨的屋頂，四面無壁，只有欄桿約到齊腰之處。巨鐘不是吊着，放在一邊。

胡姬已走上木梯，「卜卜」聲伴着她的心跳，此起彼落。但由於剛才看到了大媽，雖是光亮一閃，也看出大媽安然無恙，頭梳得很整齊，在腦後結了一個髻，大概是一件穿了銀灰色紡綢褂子，下身沒有看清。

她當然知道，每走上一級就愈接近死神。俄諜陰詐，早已出了名。到了上面如能安然下來，她要爲自己改名爲胡重生。一是改邪歸正，重作新人，也有死裏逃生，檢了一條命的意思。

她終於到了鐘樓頂上。可以隱隱看到，上面有三個人，一是姜風，一是大媽，另一個是姜風的部下。

「姜先生，你們多了一位。」她抱住了大媽，母女沒說半句話，緊緊地相擁，讓全身的生命律動相呼應。

「胡小姐，我不說，妳也明白，妳是『玉蜻蜓』，身手了得，但我不是，所以我不能不重視我的安全……」

「姜先生，你很精明！」

「過獎，過獎！」

「大媽，妳還好吧？」她含着淚，不停地摩捏着趙培芝的雙肩和手臂。似在證明這一刻是否是眞實的？

「我還好，小姬，眞難爲妳……」顫抖着手，撫摸着胡姬的面頰。說：「妳爲什麼來？爲什麼？妳爹有妳十分之一就好了。」

「大媽，這是胡家的恥辱。」

姜風說：「胡小姐，既然妳來了，我們就儘快進行交接吧，免得節外生枝。」

「當然。但我希望到下面去交接。」

姜風說：「胡小姐，這又何必？這兒不是很好？」

胡姬說：「姜先生，這交接該是公平交易，不能全由你決定對不？當初議定在倒影廟交易，並沒有指定在鐘樓上吧？」

「是的。但爲節省時間，就在此完成交接爲妙。」姜風說：「胡小姐，在此交接，本人還要另外附贈二位一件禮物。」

胡姬說：「甚麼禮物？」

姜風揮揮手，一邊待命的漢子自鐘樓一角的巨鐘之後推出一人，竟是已被銬住了雙手的胡啓川。

在這瞬間，胡、趙二人，夫婦互相凝視着，趙培芝冷峭地說：「我們都是知識份子，我不能罵你太難聽的，事到如今，你說，你是爲了什麼？」

胡啓川一言不發。

「到底爲了什麼？你應該告訴我們的。」胡姬補充了一句。

「我的計劃已完全失敗。」胡啓川說：「老實說，我對日本人及北邊的，都失去了信心。所以我只重視財富，有了錢，我可以去任何地方。」

趙培芝說：「你想以密令賣給需要的人，一下子暴富？」

「我不喜歡日本人，是因爲他們把我們中國人當作寄生虫，我也不喜歡俄國人，他們已把我們列爲必須征服的對象。但是，我更瞧不起國內的軍閥，他們誤國誤民，罪大惡極……」

「你自己呢？」胡姬說：「馬連坡爲你們主持的事業，比之軍閥又如何？」

胡啓川冷厲地瞪了胡姬一眼，說：「妳這東西太可惡，我的計劃本來十拿九穩，全毁在妳的手中。告訴妳，妳不該來的，來了就走不了哩！」

「你……」趙培芝指着胡啓川的鼻尖，切齒說：「這是作父親的對自己的女兒說的話？你……你簡直禽獸不如！」

「住口！我胡啓川爲妳們張羅了較好的生活水準，衣食住行，樣樣都高人一等，妳們還要什麼？爲什麼要管我的事？我的計劃，最終目的還不是爲了妳們？」

「放屁！」趙培芝怒極而語帶粗俗了，她說：「我們不屑過那種民脂民膏換來的享受！」

「嘿……」胡啓川獰笑說：「姜風沒有那種度量，會讓妳們回去，密令一到手，就殺妳們滅口。今夜咱們全家只少了一人，要不，就是全家福同赴陰曹地府！」

姜風示意部下別讓胡啓川胡說八道，但趙培芝在他們手中這些日子，也看到聽到一些，她相信胡啓川的話，立刻作了個決定，她對胡姬低聲說：「孩子，妳如果眞是『玉蜻蜓』，就該盡一切可能逃出此刦，不要管娘。娘活了這把子年紀，已經够本了！」

「大媽，妳要——」

「孩子，記住我的話。妳放開我，我要和胡啓川說幾句話……」

胡姬一鬆手，趙培芝志在必死，突然向胡啓川撲去。

那大漢本是走近把胡啓川砸昏，乍見趙培芝撲上，就停下來，因爲他們夫妻扭打，不會有什麼意外。

那知趙培芝早已想好，拖住胡啓川，竟然往欄外一跳。胡啓川被銬，重心不穩。胡姬疾撲，已遲了一步，隨即發出一聲驚嘶。

「蓬」地一聲，摔下的一對夫婦傷重立即死亡。因爲下面是青石板舖地，鐘樓又是三丈五六之高。

在這劇變之下，姜風的確沒有想到，但是，此人的應變能力不差，立刻拔槍，指住了胡姬，事實上那大漢手中已有搶，早已瞄上了胡姬。

姜風說：「胡姬，妳是看到的，這是令堂和令尊交惡，有意尋短，同歸於盡，和我們無涉。胡小姐，妳要是聽明人，就該馬上交出密令。因爲妳該相信，此鐘樓四周，大殿頂上，我們有很多的人，要不，怎麼敢在這上面交接？」

其實胡姬也能猜出，在此交接，主要

是提防她玩花樣，因爲這鐘樓孤獨聳立，除非長了翅膀，是逃不掉的。

胡姬並非不知危險，而是爲了大媽她不計任何危險。且以爲，對方要的是密令，不必要她的命。

胡姬的心已碎，向下望去，父母仍擁在一起，寂然不動，大媽死了，她的心也死了。她的視覺中像是一片汪洋，所有的景物全泡在淚海中。

「胡姬！」姜風冷峻地說：「我只給你十秒鐘，交出密令，我仍守前約，讓你安全離去……」

胡姬緩緩地打開皮包，拿出了一個長長的布包，打開包袱，那是一具玉像，也就是香妃的玉像。

姜風一愣，伏在暗中的徐步雲也不由一愣。立刻恍然大悟，原來又上了她的大當，那密令必然刻在這玉像之上。事前她只告訴他交密令於對方手上時再開鎗，却不知密令雕在玉像上。

「就是這個？」姜風伸手接過。

胡姬點一點頭，說：「不錯，就雕在玉像身上。」只聞「砰」地一聲，似由大殿頂上射來一鎗，可能是個炸子兒，子彈射中了姜風手中的玉像，玉像炸開。

接着，又是「砰砰」兩鎗，姜風和那大漢倒了下去。

在此同時，前殿和後殿頂上，焚化爐頂上四處火舌疾吐，顯然，這四周不僅是姜風的人，可能還有日本方面的人。

而徐步雲本是奉命當東西交到對方手中，由他射擊「接貨」的人，使他人「貨」俱毀，沒想到有人佔了先。這佔先的人自然是日本方面的特務了。

徐步雲位置極好，暫不理對方的火併，却注視着由鐘樓頂上攀欄翻下，自那些橫、豎及交叉的木架上迅速降落的胡姬。

徐步雲心中十分焦急，因爲此刻最是危險。身形曝露，無處隱身，那知也就在此時，只聞「砰」地一聲，胡姬嬌呼一聲，自架上掉落，「蓬」然落在石板上的聲音，徐步雲的心坎似也傳出撕裂聲，幾乎在此同時，一個人影自殿內撲出還沒有抱起胡姬，「砰砰」兩鎗，應聲而倒，這似是胡姬的助手。

他不顧一切飛身撲下，抱起胡姬，由四面八方射來的子彈。在石板上濺起石屑和火星，有些彈片射在他的肌膚上，奇痛如割。

他抱着胡姬自鎗林彈雨中奔入殿內，呼叫着：「胡姬……胡姬……」

「小徐……我……知道……今夜回去的機會不多……小徐……我很幸福……把生命濃縮到十三天內……像醇醪那麼雋永醉……醉人……小徐……我和大媽一起去……去得其時……小徐……別忘了那個紀念品……」

徐步雲看到她的胸處冒血泡，知道是無救了，現在，他對冥冥中的主宰又動搖了信心，爲什麼早死的都是那麼善良美好的人？他貼着她的面頰說：「我要這個劊子手付出代價！」

「小徐……我猜想是橋本通……他應該是我的舅舅……可是我從未叫他一聲……我知道，他恨透了我……胡嬌的犧牲……也可能是他……他安排的……小徐……我……不……我行了……別忘了我們的紀念品……」

他放下仍極溫暖的屍體，走出大殿，外面還在火併。當他翻上偏殿時，正好遇上了包連奎，這小子一鎗一個，剛剛撂倒了二三十碼外殿柱後兩個人，乍見有人冒上來，猛然回身，徐步雲說：「老包，是我！」

「是五少爺，俺知道是誰射中了胡姑娘！」

「是誰？」他緊緊地揪住了他的一臂，眼球上佈滿了血絲。

「好像是橋本通，他奶奶個熊，當他射中時，還罵了一句『奇煞馬』——俺想轟他幾鎗，老是瞄不上他，操！」

「他在那個方向？」

「在那邊，就是偏殿後面那排平房上——」「砰」地一聲，包連奎搖晃着仰身倒下。這工夫小江已奔上來。徐步雲說：「小江，看看老包的傷勢如何。」

在徐步雲接近橋本通時，他一鎗都不開，直到對方連開三鎗，鎗中發出一聲空響時，徐步雲發現四周已有奉軍的弟兄了，他才站起，說：「橋本通，出來！」

橋本通丟了鎗，他們的人和姜風的人幾乎全都死光，他恨極了胡姬，更恨小徐。緩緩地走出來打量他說：「你就是徐步雲？」

「我只問你一句話，你爲什麼要殺自己妹妹的骨肉？」

「只要背叛天皇，誰都可以殺！」

「好！好！橋本通，我給你一次自救的機會，上吧！」

「我正要找你，姓徐的，你能擊敗奉軍的總教練，我有點不信！」由「上段刺」、「肩後刺」、「入身撞」、「手旋擊」到「旋腿踢」。其兇猛有如野獸，因爲他實在不屑相信，中國人會出那麼大的風頭。

徐步雲閃了開去，這工夫奉軍的一個頭目吩咐部下：「徐先生的安全要緊，面向外小心戒備！」

徐步雲一直沒有還手，閃過橋本通一式「膝刀撞」，閃電似的一抓，扣住了橋本通的右腕。

這隻手闖了大禍，非這隻手他絕對不抓。

橋本通試了幾種破解招式都不成，又試改爲「柔道」的「大車」、「側掃腿」和「浮摔」都失敗了，這時他觸擊了徐步雲的火紅目光，不由心寒。那簡直像燈泡中通紅的鎢絲。

就在他寒悚之間，徐步雲的過肩摔已經施出，本來把對方摔在地上，左手抓在對方的右臂上，可是他以爲要加點動作，人未落地，徐步雲自己的身子一轉，只聞「嘩啦啦」聲中，橋本通的右臂像扭蔴花似的，骨屑自皮肉中戮出。

橋本道夠狠的，可是仍不免發出一聲鬼叫。人在地上滾動不已。但徐步雲的腿和腳比一般人的手和臂還管用，就那麼一纏一送，橋本通頭下腳上，直直地摔了下去。

橋本通的慘叫只有一半，頭在地面的青石板上裂開……

他揮揮手，說：「把我們的人統統帶

走，另外胡夫人的遺體也請帶走……」他首先下屋進入大殿，抱起了胡姬的屍體。小江抱着胡姬助手的屍體。

「請注意，這是假設，假如我一去不回，請把這些紀念品儘快洗出來……」這聲音似乎猶在耳際。

原來她早知安全返回的可能性不大，多麼偉大的少女？上了車，叫小江駕車，疾駛那家客棧。而到天津去盜寶，當然也是假的，那兒是友人家，所以她曾叮囑，絕對不可殺人。

取回了相機，逕奔指揮總部，要求馬上見到楊總參謀。

楊總參謀已隨張大帥的回瀋專車離去了。

徐步雲有點惱火，有一種不被重視，白費了力氣的感受，說道：「小江，我們走——」

「徐先生……」留守負責人姓梁名士羣，他伸手一攔，說：「楊總參謀交待過，不論大帥到了何處，這件事仍要繼續進行，希望有個水落石出。」

徐步雲說：「誰負責？你嗎？」

「是的，徐先生，我叫梁士羣，是總參謀長臨去時指派的負責人，專門和徐先生連絡以及支助徐先生……」

徐步雲說：「好，貴部可有冲印照片的人才？」

「有有。徐先生有什麼吩咐？」

「密令就在照片上，希望梁先生確知那位冲印照片者具有專業技術，這可不是玩的。」

梁士羣有些不悅，說：「徐先生，如你不能信任本部的，可以另請高明。」

若換平時，就憑對方這句不負責任的話，徐步雲就會摑他幾個耳光，他於是冷峻地說道：「梁先生，這情報和大帥的安危可能有關，我眞希望剛才的話不是你說的。朋友們，你們都聽到了梁先生的話了吧？」

參與行動的人也都回來了，其中有三個還掛了彩，正在療治，這些人和梁士羣等人對時局的看法想法不同，梁士羣者流，絕不希望大帥退回東北，現已退走，就像把他們所有的希望都粉碎了似的。

然而，有些人的現實是表現得十分尖銳的。

而參與行動的人却知道，這是一番玩命的工作，他們曾親眼見過徐步雲行動，打心底欽佩，所以對梁士羣的言行十分不滿。

取出膠卷，交給梁的部下冲洗人才去處理，梁士羣這才發現了放在接待室担架上的「玉蜻蜓」遺體，說：「徐先生，這位小姐是……」

「她就是大名鼎鼎的『玉蜻蜓』胡姬了……」

梁士羣「哦」了一聲，端詳很久才說：「名頭是大……人也很美……可是到頭來還不是死了……」

徐步雲想去揍人，但那參與行動的小組長低聲說：「徐先生，梁某人的言行，我一定要特電報告總參謀長，請稍忍耐，他此刻負責留守，有很大的權限，犯不着招惹他……」

小江聽了也忿然說：「迭格赤佬！着冷鋪，板面孔，拆那格娘格細皮，哼！走着瞧吧！」

「老包他的傷勢如何？他今夜幹得很好……」

只聞接待室內有人說，「小徐，俗語說：好人不長命，禍害一千年。俺死咧！誰來替俺受罪？操！」

徐步雲進入內間，有人正在爲他治療，一鎗由肩窩中穿過，這小子還在吸烟呢。徐步雲說：「老包，你今夜至少幹掉了五個。」

「俺算算着……他奶奶的……一共是七個。要是這一鎗再往下半尺……他奶奶個熊，俺八成流了蛋咧……」

「老包，好好養病，你好了之後，如果願意到瀋陽去，我介紹你找大帥。幹個團長不成問題。」

「謝謝小徐……」

徐步雲走開，小江在老包的耳近說：「他奶奶個熊，俺本來要你帶俺去逛八大胡同的，這一像伙把你撂倒，躺在那兒，倒像是一碗餿了的稀飯咧。」

「儂那能？」包連奎說：「不要說去逛八大胡同，就是去認乾娘，也是『囡兒』一句，拆那格娘格細皮！」

底片冲好，洗出照片，其中幾張是胡姬的遺照，才幾個小時，她還是活活潑潑，笑語解頤，而現在，躺在担架上的遺體，已逐漸殭冷了。

另外幾張就是玉像小腹上的日本各種族的文字，嚴格地說，那不能算是文字，只能算是符號或一種語言代號。這要專家來譯出才行。

「關於這方面，」梁士羣說：「楊總參謀長臨去曾有安排，已約好了幾位留日專家待命……」立刻打電話找了來，共同翻譯。但就擱了將近一個鐘頭，因爲這是凌晨兩點多。

這工作足足作了三個半小時，却只有十三個字：「若堅不合作，應於北返途中除去。」

徐步雲大驚，立刻叫梁士羣拍出急電，找通訊員找了十多分鐘才找到，終於拍出……

× × ×

民國十七年六月四日晨十點鐘，大帥回瀋陽的專車，行至皇姑屯京奉，南滿鐵路滙點處，日本特務預置之炸彈爆炸，吳俊陞當場炸死，張作霖身負重傷，不久殞命。

據說返瀋列車上的電務兵收到此電時，約距爆炸地點相距半公里，也就是說電務員還沒有報告大帥，不幸已經發生了。如果梁士羣這邊不躭擱時間，這結局就截然不同，所以事後追究責任，梁士羣被鎗斃了。

以下是張作霖決定退出北京，全師出關，接見各國公使及紳商法團代表話別後，十七年六月二日所發出之通電聲明：「中央政務交國務院攝理，軍事交各軍團長負責，國事悉聽國民裁決……所冀中華國祚不自我而斬，共產惡化不自我而興……。」

由以上聲明，就不難洞察張作霖的爲人了……

—全文完—

萬人血灑梅花劍

日本武俠故事

哀艷奇情

麥海雲·文　可飛·圖

風送斷魂香　血洗梅花村



一把梅花劍，引出兩帮惡鬥，帮主火併，登峯造極的劍客在沙汀決一死戰，「萬人眞弓」雄霸天下，死在關西花后之手，這一頁龍虎鬥的血故事，在日本哄動整個武林，凄絕人寰！

天色陰暗，還沒到黃昏，已經是一團陰沉的氣息，夾着雲幕罩下來，關西古道一片荒凉，相隔很遠，才有食店，儘管如此，過路的人，仍是疏疏落落。

在一間連招牌都沒有掛上去的小食店裏面，靠近向西的窗子那一枱，坐着一個臉孔特別長的遠客，他慢慢的喝酒，偶然也吃些肉，似乎等候朋友晤面，後來大飲大食，這種客人在荒村是不常見的，老闆娘「雅子」以及兒子大牛不時向他打量幾眼，想知道他爲甚麽在寒冬的夜裏，一個人走來荒村，可是，獨行人的一副嚴肅姿態，加上他腰間的配劍，另有一種威嚴，使他們二人不敢開口。

夜色罩下來，荒村野店開始上燈，那是一盞油燈，燈光只是照射三幾尺遠，沒法驅散戶外飄入的寒氣。除了獨行人，所有顧客都走光了，雅子不覺向他更進一步的打量。

獨行人很有耐性，絕不理會她。

夜色逐漸加深，屋頂鋪着的茅草有很細的簌簌聲，顯然是下雪了，大牛忍不住走前兩步，說：「先生，我們快要熄火了，你要不要再吃些甚麽？」

獨行人雙眼往上一翻，透着殺氣，喝問：「你是否打算逐客呢？」

「不敢逐客，我只是隨口問問吧了，也許我能够對你有些帮忙，故此……」

「對，你的確對我有些帮忙的，我等候的朋友也許永遠不來了，我臨走之前，很想知道梅花村在甚麽地方，你懂得就更好，如果你不懂的話，請你替我問你媽媽好了。」

獨行人說完突然抛出一兩銀子，又說：「好孩子，你拿去買點東西吃吧。」

大牛只是十三四歲的大孩子，懂得甚麽？他不敢收起那一兩銀子，走了進去，稍停，三十五歲的雅子跟隨他走出來，很冷靜的說道：「客官想找梅花村，究竟是想看看朋友？抑或以前住過，希望舊地重遊？」

「我是舊地重遊，山形依舊，意然沒有一株梅花。」

「先生，我說的是眞話，這個地方就是梅花村了，雖然沒有梅花，却有另外一些白色的東西，豎在地上，夜裏看不清楚，你明天再看，自然明白。」

「你說的是碑石嗎？」

「是的，梅花去得無影無踪，整整一條村子，化為烏有，村裏的人變成碑石。」雅子說。

獨行人沉住氣說：「梅花村有三百多人，總有一個人留下來吧？」

「我是外邊人，搬到這裏弄個店子找生活，所知不多，我已經全部對客官說個詳盡，村裏是否有人仍然活着，我絕不知情，不過，梅花村的舊址有鬼，却是千眞萬確的，夜色罩下來，我跟大牛就不敢走出小店半步。」

獨行人哈哈大笑，說道：「照這樣看來，說不定梅花村眞的已變成鬼墟了，我倒想看看老朋友變了鬼是怎樣子的一副臉孔。」

說完，他站起來，再抛下一兩銀子，大踏步走出去。

剛剛打開店門，就有雪花捲入。

戶外風勢很猛，雪花撲臉吹來。

他穿的衣裳一片白色劍客打扮，只是離開戶外幾步，就給飛雪包裹，燈光太暗了，母子兩人沒法看清楚他朝着那一個方向走動，趕快關門，準備休息。

突然一聲急而密的敲門聲。

雅子朝着外邊說：「先生，我們不做生意了，明天請早！」

「不，我並非進來買酒的，我是公差，必須問你們一兩句，如果你們抗命，我一脚踢開門衝進來。」

講話的聲响有點沙澀，顯然不是剛才在店裏喝酒的人，荒山寂寂，有刀劍的人就可以恃勢凌人，雅子逼於開門，讓他入內。

進來的人穿着黑衣，那件衣裳緊緊的包裹着他，除了腰間掛劍，還有大弓細箭，整個夜行人打扮，舉動粗魯，那張臉孔倒是相當英俊的。

他剛進來就很坦白的說道：「我不是公差，不是賊，除非你對我說謊，我決不會傷害你，我問一句，你回答一句，我先問這一句，這個地方是否以前稱做梅花村呢？」

「是的。」

「是否梅花全部被人拔去，村民死個清光，變成一塊塊碑石呢？」

「是，確是如此。」

「他們不可能忽然變成碑石的，一定有人收屍，收屍的人是誰？」

「我不知道，大牛太過年輕了，他更加不知情。」

「好，我改變話題問你吧，發生在店裏的事，你準會知道的，今天黃昏之前，是否有一個人單獨入店喝酒，很遲然後離開，渾身上上下下一片白色？」

「是的，他剛走了。」

「朝那個方向走的？」

「我沒有注意他，大概他朝右邊走，因爲他說過想看看死去了的老朋友究竟是怎樣子，右邊的小路轉入大路，再又轉右，就是碑石林立之處。」

「好，我給你二兩銀子，請你明天買過一個燈籠，今天我要借用。」

說罷，他抛下二兩銀子，縱身一躍，把店裏高懸的燈籠抓下來。

燈籠仍是黑沉沉的，雅子把燈籠裏面的一枝蠟燭燃亮，他很滿意，笑了笑，說：「那個朋友沒有燈籠，怎樣看得清楚老朋友的一副鬼臉？我要送一點光給他！」

這個不速之客，頭也不回的走開，身形剛剛隱沒在雪花之內，雅子就關門熄燈，催促大牛上床睡覺。

黑衣人跟白衣人同樣的豪氣，不過，黑衣人手裏多了一個燈籠。

如果白衣人沒有光亮，他有一點光，那就不是他尋白衣人而是希望白衣人找上門了，他剛剛走到碑石如林的地方，就有一聲狂笑飛出，霎時間，白衣人站在燈籠之前。

「豐田玉，一別兩年，你的身手更加敏捷了，看來我準會敗在你的劍下。」黑衣人說着，也站起來。

燈籠剛剛放在兩個劍客的中間。

白衣人很冷靜的說：「黑而森，你是否爲了踐約而來？」

「當然是爲了踐約而來。」

「那就不必多說廢話了，放下弓箭，拔劍出鞘，我們來一次公平的決鬥吧。」

「你放心，豐田玉，我的箭並非準備射你的，不過，放下箭壺和大弓，那就更好，最低限度減去一些累贅。」黑而森大郎有備而戰，他解下弓箭，擺好姿勢，跟豐田玉相距三十步，說：「我拔劍了，最好你同時拔劍！」

雙方的劍剛剛亮招，立刻聽到錚的一聲，兩人急退五步。

只是兩劍相交的一聲响，已經看得出雙方確是功力悉敵，跟着互展所長，縱跳如飛，劍光雪光加上了燈籠透出來的光，結成一片光影迷離驚心動魄的劍鬥場面，十分壯觀。

很久，兩人不分勝負，沒有一個人受到半點輕傷。

朦朧的燭光一幌，忽有第三者出現，他是個鬢髮微白的老翁。

老翁很冷靜的說：「兩位不必相鬥了，招式相同，都是梅花劍的上乘功夫，如果發招十多次不分勝負，鬥到天亮也是不分勝負的，還是暫時停手，聽聽我金風四

說幾句話吧。」

兩個劍客一齊收劍，站在老翁的臉前，不約而同的喊了一聲：「四爺！」

金風四說：「我的眼睛快要盲了，視野一天天縮小，兩位必須站在我眼前三尺之內，我才看得出兩位是誰，照我所知，梅花派的劍客只是死剩豐田玉及黑而森兩個，兩位是否是這兩個人？」

黑而森走前三步，送給金風四看，豐田玉却開口說了一句，然後走近。

金風四長嘆了一聲，說：「我看出來了，兩位確是豐田玉和黑而森，你們能够活着，已經是天大的喜訊，何以忽然互相殘殺？有這一股勇氣，爲甚麼不替師父梅伯報仇？」

兩人愕然，過了一會，黑而森幽幽的說：「師父是否死了？」

「梅伯沒有死，他只是被幽冥敎主古涯鎖禁起來，你們不必鬥了，還是想辦法救梅伯出來吧。」金風四很鄭重的說。

豐田玉說：「四爺，我們不是生死間的决鬥，也不是鬧着玩，兩年之前，梅伯認爲我們兩人必須分出高下，找一個人做掌門人，叫我們分別到任何一個地方練劍，兩年之後，到此一鬥，我們才會得離鄉別井，現時你大概明白了吧。」

「我當然明白，只是不懂得你們爲甚麼如此重視掌門人這個職位。」

「我不妨告訴你，梅伯說的，誰是掌門人，誰就是她的女婿。」豐田玉說。

金風四哈哈大笑，說：「原來你們二人苦練劍法，只是爲了梅小姐。」

「她現時到了甚麼地方去？死了抑或活着？」豐田玉急於追問。

「你放心，她仍然活着，而且不是被人擄去，很容易找到她的，照情形看，你大概是急於要見她了，今晚飛雪漫天，寒氣砭肌，我的老骨頭實在捱不起，你們想知道梅小姐的下落，請到寒舍喝杯酒取暖一下，到時一定相告。」

兩個劍客欣然點頭。

不過一會，在半山的一座淺窄房子裏面，坐着三個人，喝酒深談，酒氣到肚，暖和許多，詞鋒也流暢了些。

金風四緩緩的說：「凡事都有一個開端，梅花村大屠殺的血案，純然是紅顏禍水，梅如雪小姐奪取了關西三艷的首席頭銜，回到梅花村，村裏的人都替她高興，梅伯也替這一顆掌上明珠高興，擺酒慶賀，一連喝了五晝夜酒，消息散佈到外邊去，幽冥敎主古涯的兒子吉剛親自上門求婚，不知如何，觸犯了梅伯，給一個劍客叫做江虎三郎的向他挑戰，一劍穿心，梅伯叫人抬屍送到幽冥古洞，想不到幽冥敎主古涯表面上只是擺出一副愁容，接受梅伯送屍的人道歉，旬日後，趁着北風猛烈，在山上順風吹送五更斷魂香，使梅花村裏的人昏昏迷迷，沒到天亮，全部遇害，只是三個人沒有死，那三個人就是梅伯父女和我，因爲我們不在村裏。當時梅伯一怒之下，帶了梅花劍，單身走向幽冥古洞，向敎主古涯挑戰，失手被擒，寶劍也落在古涯的手上，古涯沒有殺他，只是把他鎖禁在幽冥古洞，目的是使梅如雪小姐心軟，答應了婚事，然後放人。」

「梅小姐有沒有答應這一門婚事呢？」豐田玉插嘴問。

「當然沒有，她也是有血有肉有良心的人，怎會嫁給那個屠殺一村人的老怪物，她想拖延下去，直到有人救出父親爲止，故此，她投靠九花娘香月，還在香月藝妓院亮相，賺錢給我，使我有力量葬殮三百條屍，她犧牲自己去料理梅花村的村民骸骨，眞的是惠及黃泉，不過她並非賣身的，沒一個人能够碰碰她，她只是坐着彈琴，隔開了水晶簾子，就靠花容月貌去賺錢，每一個貴客想看看她，聽聽她的琴韻，就要付一兩金子，這種人多着呢，我能够留在荒村好好的過活，全是她照顧。」

「誰把所有梅花連根拔除呢？」黑而森問。

「除了幽冥敎主那一批畜牲之外，還有別的人嗎？血洗梅花村的一晚，古涯帶了一百個劍客，夜裏殺人，白天拔樹，所有梅花都是連根拔除的，此後再也沒有撲鼻的清香了。」

黑而森怒容滿臉，說：「我發誓要殺掉幽冥敎主古涯！」

豐田玉道：「我要先行救出梅小姐，然後殺他。」

金風四說：「你們弄錯了，梅如雪是自己投靠花娘香月的，並非香月花錢買她，她沒有簽賣身契，隨時就走，不必要勞煩兩位相救。」

「爲甚麼她不走呢？」

「你們爲甚麼不替她想想，她不懂武功，無法自衞，九花娘熟悉官府中人，她托庇於九花娘，安全得多，此外，她已經無家可歸了，離開九花娘，到甚麼地方歇宿？只是如此，已經令到她不想離開香月藝妓院，何況她還需要不斷的賺錢去淸償葬殮三百人所負的債務呢？撇開金錢不談，就從報仇的觀點去看，她也是很樂意留在妓院的，她以爲那種地方可以結交一些武藝超羣的人，替她報仇，她說過這一句，任何人替她救出父親，及殺了古涯，她就嫁給他，甚至一生做他的情婦，永遠見不得光也是甘心情願的。」

原來如此，她的確有眼光，有氣魄，兩個劍客不禁由衷的佩服她。

金風四向兩人打量一眼之後，很鄭重的說：「既然兩位想找一個目標去分出勝負，何不把她所說的懸賞作爲决鬥對象呢？你們盡可以想盡辦法營救梅伯，殺古涯，那一個得手，梅如雪就嫁給他，這樣子决定不是勝過在荒山野嶺一决雌雄嗎？」

一言驚醒夢中人，兩人齊齊答應。

金風四說：「兩位暫時在寒舍住下，我帶你們一起去香月藝妓院看看梅如雪小姐，然後定奪好不好？」

「好！」又是異口同聲的說。

大喝一聲燐光送客

三日後，金風四果然把兩個劍客帶到香月藝妓院聽琴，由豐田玉付出三兩金子，至於沿途交通食宿費，概由黑而森支付，如此分攤，相當公平。

在路上，金風四還對他們二人說出一種心理上的秘密：「兩位劍客有沒有想過這一點呢？如幽冥敎主古涯派人再來荒村走走，很快就知道我們仍然留在山上，孤零零的過活，他沒有這樣做，無非想斬草除根，留下我這個活口，把梅花村的漏網之魚送到幽冥古洞去，讓他殺掉，他的心腸如此毒辣，你說他是否可恨。」

豐田玉說：「此人實在非殺不可。」

黑而森忽又提出一個問題：「四爺，照計不會有人漏網的，是也不是呢？」

「怎能够說得那麼肯定呢？那天倘不是我陪伴梅伯以及梅如雪到關西鎭取囘她奪取花后的錦旗以及其他贈品，幸而逃出生天，我們也是同遭此刦，其實你們兩位也算是漏網之魚。」

黑而森長嘆了一聲，說：「古涯眞是毒到無可再毒，照情形看，必有三幾個武士迷住梅小姐，希望娶她爲妻，想救梅伯，死在幽冥古洞，是否如此呢？」

「是的，確是如此，據我所知，送死的人，只是半年之內就死了五十多人。」

黑而森愕然。

豐田玉問：「四爺，幽冥古洞是否機關密佈，有入無出呢？」

「我沒有資格走進洞裏救人，茫無所知，不過，有入無出這句話却是眞的，假如有一個勇士走過入去而又生還，他必然救出梅伯，亦即變成了梅伯的女婿，那時梅如雪一定不在香月藝妓院奏琴了，她既然照常奏琴，沒有邀請我吃喜酒，當然是入洞救人的勇士，全部變了鬼。」

他們在路上片刻也不躭擱，到了關西鎭，那就有機會看見梅小姐了，她那種嬌羞美人的姿態，比兩年前更加迷人，豐田玉跟黑而森聽過她奏琴之後，互相望了一眼，說：「黑而森，我們的命運已經註定是如此收場的了，我們兩人之間，只就剩下一個。」

黑而森茫然的點了點頭。

當晚梅如雪在三十多位嘉賓面前奏琴，而且隔開了水晶簾子，沒法好好的交談，事後第三日，輪到他們二人分別以「求婚者」的身份單獨跟她在密室交談，她才有機會把梅花村被惡魔屠殺的慘劇說個詳盡，跟着她哭得像淚人兒似的，對方想盡辦法安慰她，她然後忍痛說：「所有勇士入洞，總是一去不返，我已經心灰意冷，看見了你，我反而想勸你不要去送死。」

對方聽了這一句，更加入迷，指天誓日的說：「我一定替你報仇，跟古涯拚個你死我活。」

梅如雪十分激動，抱住他賜給一個香吻。

豐田玉的遭遇如此，黑而森大郎的遭遇也是如此，他們二人都認爲梅如雪只是愛他一個，死心塌地的替她賣命，不過，金風四却非這樣想，對他們說：「你們二人都是梅花派最有份量的劍客，目標相同，何不合力攻入幽冥古洞，殺了古涯，爲民除害，跟着救出梅伯，然後由梅伯决定誰是佳婿呢？兩個人同心協力向古涯挑戰，總是比較單對單的跟他决鬥好些，你們意下如何？」

金風四說得對，兩人認爲這個計劃有利，稍爲考慮，然後點頭。豐田玉說：「我和黑而森都拿到梅如雪親手寫的地圖，並且把幽冥古洞之內所知的一部份秘密寫得明明白白，我們先行想好了破敵之計，然後出擊，勝過輕舉妄動的。」

金風四說：「我已經老了，只能够替你們助威，幽冥古洞裏面有無數岩洞，互相鈎連，我認爲你們不適宜並肩作戰，衝入洞內，最好採取一先一後的陣勢，潛入洞中，走在前面的一個，跟後面那個人相距三十步，走了一程就換過先後的次序，由後邊的人補上，變成他在前面走，這樣安排，彼此受到襲擊或者跌進陷阱的機會均等，且又步聲凌亂，似乎不止是一個人走入洞內，令對方感到有些壓力，比較單獨入洞向魔頭挑戰好些，我始終留在岩洞入口之處，等候佳音，記得這一點，此行雖然抱着必死的决心，跟魔頭决鬥，先决的原則仍是設法把梅伯救出來。」

兩人同意這樣出擊，首先走入洞內的人是豐田玉。主意打定了，三個人啓程到關西最險峻的血崖，再從崖下走動，一切活動俱是依照她寫的地圖次序行走。

他們帶備乾糧和酒，黑而森的身上除了長劍，還有一把弓，一壺箭。

地圖顯示，跨過了「血崖」就看到一排白骨似的瘦石，每一塊石高百尺過外，下邊有洞穴，岩洞仍有陽光投入，叫做「生岩」，走盡了它，看見一個巨大的洞穴，洞前是一塊平原，遠遠望去，恍如一個巨人張開了嘴巴，等候送死的人，那個地方就是「死岩」，入了死岩的一分鐘開始，不再看見陽光，那個地方才是幽冥古洞的入口。

永遠沒有陽光投入的洞穴，必有蝙蝠，還有蛇虫鼠蟻，俱是毒物，此外，還有可能在死岩之內走了一生也沒法找到出口，從來沒有人斗胆闖入幽冥敎主古涯的禁地，豐田玉站在洞外，向黑而森打個手勢，說：「我先走一步，每隔一百碼就變換陣形。」說完，他飄然入內。

單是死岩的陰暗景色，已經令人驚慄，洞穴之內，有天然的燐火飛舞，那種光是半青半白的，燐光照映之處，兩邊石壁都有蝙蝠貼在上面，黑沉沉的一片，有人走近，牠還發出一股哀鳴之聲，若斷若續的飄送出來。

地上很是崎嶇，忽深忽淺的土坑，每一步都有可能踏進地獄，武功差一點的人，簡直寸步難移，豐田玉很小心的走完了一百碼，站着等候黑而森。

黑而森代替的位置，走在前面，豐田玉押陣，他們越走越深，再度輪到黑而森打頭陣，他越來越小心了，有時他還站定脚步，傾聽前面有甚麼古怪的聲响。

黑而森第三次停步，呆呆的站着，豐田玉走到他的背後，透過燐光看他，那張臉孔半青半白有如鬼臉，倒抽了一口氣。

他再湊近點，低聲說：「黑而森，你是否給蝙蝠咬傷呢？」

黑而森哼了一聲，說：「我怎會給蛇虫鼠蟻咬傷呢？我停步不走，因爲我聽到有些呼吸之聲，你試停步細心聽聽，相信你也會聽得出來。」

「好，我試聽聽它。」豐田玉很快同答。

兩人傾聽一會，索性並肩走動，黑而森稍爲靠後，讓豐田玉拔劍先行，他把長的箭搭在弓上。

儘管兩人放慢了脚步走動，仍然走到一團光的前面，燐光比較亮，兼且穩定了

些，在光氣照映之下，兩人都看得見一個體格高大而又形容憔悴的人，盤膝而坐。

兩人還沒有看清楚此人的臉貌，他巳經開口，嘆息了一聲，幽幽的說：「又是送死的人！不過，這一次却有兩個！」

豐田玉只是聽到那種永遠帶着酒味的語聲，巳經知道他是誰，衝口而出的喊了一聲：「梅伯！」

梅伯仍是盤膝而坐，說：「世界上有許多人姓梅，你找的梅伯是那一個？」

「我們想找的人叫做『萬人眞弓』，並非姓梅，因爲他在御前舞劍，把千瓣梅花削開，皇帝賜給他一把寶劍，叫做梅花劍，還給他一座遍地種植梅花的山，由他創立梅花派，劍法奇詭，江湖上的人聞名胆喪，認識他的人都尊稱他做梅伯。除了你，再也沒有人斗胆稱做梅伯！」

梅伯忽然笑起來，說：「我死定了，只是死期未到而巳，你們兩位本來是活跳跳的，居然入洞陪我一齊死，確是出奇！我的眼睛巳瞎了，只是聽到語聲，沒法辨認你們是誰，還是請你們報上姓名吧！」

豐田玉說：「梅伯，如果你說的話屬實，變成瞎子，我聽了也覺得心碎！我是豐田玉，跟我同行的人是黑而森，我們兩人此行是一心一意救你逃出魔掌的，快些逃走，到外邊再找名醫替你醫眼！」

梅伯忽然怒冲冲的說：「我沒有眼睛，難道你們兩人也是瞎子？你們應該看得出來，我的一雙脚有很粗的鐵鍊鎖住，鐵鍊的另外一邊，就是一個重達千斤的鐵球，你們憑甚麼本領救我，活着離開這個鬼地方？」

原來如此，豐田玉跟黑而森不知道說些甚麼話才好。

突然，有一個陰惻惻的語聲從岩洞最深處飛出來，說：「梅伯並非永遠是瞎子，他的一雙眼絲毫沒有損傷，只是給一層黑氣封住，甚麼東西都看不出來，我是幽冥教主古涯，只要他把兩把梅花劍完全奉獻，再把嬌滴滴的關西花后梅如雪送給我做妻子，我就有本領使他重見天日！」

豐田玉竭力壓抑怒火，說：「幽冥教主，你在甚麼地方？」

「我在甚麼地方無關痛癢，最要緊的是你們得到那個頑固的老伯點頭，把收藏二把梅花劍的秘密對你們說知，如果他不肯說，三分鐘之內，你們就要命喪黃泉，比他先行一步！」

黑而森忽然開口：「梅伯，眞的有兩把梅花劍？」

梅伯長嘆一聲，說：「這是一個秘密，皇帝賜給我的梅花劍，分作雌雄，全是頂尖兒的寶劍，雄劍薄如樹葉，鋒利無比，梅花飄下來那麽輕盈，它可以斬斷，石磨那麽笨重，也可以一劍砍做兩邊，眞的是無堅不摧，世界上只有雌劍能夠削斷它，我把雌劍收藏在一個極爲隱秘的地方，早作準備，萬一門徒叛變，我仍有本領制服他，這個秘密本來是無人知曉的，不解何故，幽冥教主古涯却知得那麽清楚，我活着的日子不會很多了，還是把這把劍換取我的殘命吧，女兒始終是要嫁人的，我怎會吝惜她呢？豐田玉，你走近一點，我把收藏那一把梅花劍的地點告訴你。」

豐田玉走到貼身之處，梅伯叫他俯耳—過去，用最低的語聲談談說說，很久，豐田玉然後離開。

幽冥教主古涯忽又開口：「萬人眞弓，你這個老頭子的確古怪，前前後後，打算入洞救你的人，有五十多個，你總是守口如瓶，讓他們死在我的手上，這回兩個人入洞，你却一清二楚的把藏劍地方說出來。」

梅伯很鄭重的說：「取劍的人跟我的性命有關，除非他是我心愛的門徒，認爲他決不會叛變，我才肯說出藏劍秘密，這一個道理十分淺顯，你應該明白。」

幽冥教主古涯說：「好的，就是如此，我們分手吧，燐光送客！」

他始終沒有露臉，這句話剛從唇邊飛出，立刻有一團斗大的燐光，懂得人意，從陰暗的牆角滾出來，浮在室中，向洞穴的出口兩邊飛舞。既然幽冥教主這樣說，他們知道對方沒有加害的意念，索性跟隨燐光走，不過半個時辰，便即走出洞外。

金風四看見兩人安然無恙的走出來，喜出望外，趨前打個招呼，說：「你們有沒有看見過梅伯呢？」

「當然看見過他，還有許多秘密，離開這個鬼地方再談吧。」豐田玉很興奮的說。

× × ×

旬日後，三個人再到幽冥古洞來，他們並非空手而行，携帶許多東西，除了豐田玉腰間多一把特別長的軟劍之外，還有十幾籮棉花，另有鐵鏟木片。

沒有人知道他們想幹些甚麼，不過，他們確是忙了一整晚的，一直留在生岩與死岩之間的一塊平原之上，直到曙色再現，然後罷手，走回死岩那邊睡覺。

他們太過疲倦，這一睡，竟然睡到黃昏，然後覺醒。

最先覺醒的人就是豐田玉，他趁着斜陽沒有收回最後的光亮，鼓足勇氣，隻身走向死岩。那一把軟劍像一條蛇似的纏在黑而森的腰間。

他闖入死岩，所走的路跟上次走過的路一模一樣，直達「萬人眞弓」鎖禁的一處。

跟上次的情況相同，有一個陰惻惻的話聲從洞內深邃之處飛出，問：「你大概是豐田玉了，果然可靠，是否你巳經找到了第二把梅花劍呢？」

「是的，我巳經找到它。」

「把它交出來吧，我收了寶劍，便即釋放萬人眞弓，還替他醫治一雙眼，决不賴賬。」

「我明白你的意思，不過……」豐田玉似乎有些委屈，短短的一句，他也沒法把它說完。

幽冥教主古涯逐漸有些不耐煩，喝問：「究竟有沒有劍？」

「劍是有的，它不在我的身上。」

「在誰的身上？」

「那把梅花劍纏在黑而森的腰間。」

「爲甚麼不進來？」

「他担心你收了劍就不肯放人，故此他執意留在外邊，等候你出來，把梅伯跟那把劍交換。我不想這樣做，可惜我鬥不過他。」

梅伯冷然飛出一句：「你跟他永遠打

個平手，爲甚麽忽然那麽自卑？」

「梅花劍在他的手上，別說我鬥不過他，相信幽冥教主也鬥不過他。」

「胡說，我隨時可以殺他！」

「殺了他也好，他實在太過囂張了！」梅伯緊逼一句。

幽冥教主古涯在盛怒之下，大聲說：「好的，我把鐵鍊解開，豐田玉，你背着他走，一齊走出洞外，看看我怎樣把黑而森殺掉！」

跟着，幽冥教主大喝一聲：「燐光引路！」

幽冥教主古涯殺氣騰騰的走出洞外，豐田玉背着梅伯，緊隨在後，三個人先後走到死岩前面的空曠地方，遠遠望過去，有兩個人站在一起，豐田玉大聲叫喚，低聲說：「教主當心，削鐵如泥的梅花劍，就在這傢伙的身上！你看見的，他還有弓箭。」

幽冥教主古涯大踏步走過去，喊了一聲：「黑而森，快些解劍換人！」

黑而森迎上去，說：「古涯，聽說你的一套幽冥劍，天下無敵，如果屬實，幹甚麼還要千方百計的找尋兩把梅花劍？」

古涯哼了一聲，說：「你活着的時間無多了，我不妨對你說知，我想奪取梅花劍，只是利用它鎮壓一些無知的劍客。」

「照這樣看來，如果我們兩人拿普通的長劍决鬥，你準是打贏我了，是也不是呢？」

幽冥教主古涯縱聲狂笑，說：「我何止打贏你？十招之內，你就血濺黃沙！」

黑而森冷然說：「我不信你有這種本領！」跟着大聲叫喚：「金風四，快拿劍來！」

金風四走近送上兩把劍，立刻退開。

黑而森向對方盯了一眼，說：「古涯，這兩把長劍一模一樣，你先揀一把，退後七步，剩下來的一把，由我取用，我們身上的寶劍始終纏在腰間，不准拔出來，就憑着手上的劍分出勝負，你有沒有勇氣跟我一决雌雄？」

幽冥教主仰天長嘯，聲震山岳，說：「很久沒有人給我練劍，流出鮮紅的血來，我悶够了，你正好作爲練劍的草人！閒話休提，我立刻跟你交鋒，一招緊過一招，你沒有機會拔出腰間寶劍，巳經倒地哀鳴！」

說完最後那一句，他眞的走到雙劍並列的一處，分別拔劍出鞘，細心看看劍鋒，證實兩把劍眞的是完全相同，然後放心决鬥，一切依照對方的提議去做，拿了一把長劍，退走七步，等待厮殺。

黑而森很爽快的走過去，抓住另外一把劍，擺好姿勢，隨時出擊，展開猛烈衝刺。

斜陽如血，兩人互相凝視，雙方都想第一招就把對方一劍穿心。

金風四跟他們二人保持五十碼的距離，站着觀戰。

豐田玉巳把梅伯放下，站在較遠之處，兩個人都是不做聲的，他們都知道黑而森這一戰不單是决定他本人的命運，幾個朋友的命運也放在他的劍上。

各人十分緊張，最緊張的兩個，當然是幽冥教主古涯以及黑而森。

幽冥教主變成階下囚

手中有劍的兩名高手，有如鬥鷄，臉對臉的凝視了一會，不約而同的喝一聲，向前衝刺，看來幽冥教主古涯採取急攻的劍術，至於黑而森，好像怯戰，最初的三招還有點樣子，第四招過後，他就向斜旁閃避，只是招架，完全沒有力量反擊，相反的古涯却越戰越勇。

第七招過後，黑而森轉身飛奔，不過，他奔走的速度並非特別快速，只是三幾步，幽冥教主古涯巳經追上來，對準他的後心，凌空飛躍，一劍刺去，有如狂風吹襲。

他以爲這一劍必然在黑而森的身上刺了一個大洞，怎料黑而森突然轉身迎戰，兩劍相交，錚的一聲，扣人心弦，幽冥教主佔不了上風，恨得咬牙切齒。

他變招出擊之前，必須雙脚落地，照計他的劍法極爲靈活，只是脚尖在地上壓了壓，便可再度出擊，料不到他的脚尖剛剛接觸地面，黑而森使用全身氣力，往地上踐踏，一陣簇簇之聲湧起，兩個人一齊跌入陷阱之內。

那個大坑深達三丈，上面像「翻板」，板上略加沙石，不容易看得出來，只要兩個人當中有一個踏在翻板上面，便即雙雙跌下去，下面並非浮沙，而是棉絮，任何人跌在棉絮之內，登時一沉到底，渾身被棉絮捲住，無法動彈，跟着停止呼吸，在極短的時間之內窒息喪生，這一招是梅伯苦苦思索出來的，由豐田玉入洞，運用激將法，誘古涯出戰，這樣做等於把幾條性命看做賭注，古涯果然中計，梅伯那邊兩個看見這兩個人忽然失去了踪影，知道幽冥教主古涯中計，驚喜如狂，趕快走過去，盡快搶救。

兩個劍客只是跌進土坑，被棉絮塞住口鼻，沒法呼吸，因此窒息，不會立刻喪生，很快他們就獲救，不過，兩人的處境不大相同，幽冥教主甦醒之前，巳經被浸過油的繩子綁住，頸上架刀，變成階下囚，至於黑而森，剛剛相反，他站在勝利的一邊。

豐田玉問：「梅伯，你打算怎樣對付他？」

那時梅伯巳經從這傢伙的腰間取回失去的梅花劍，隨時可以殺他，不過，梅伯認爲梅花派的劍客差不多全部死在他的身上，並非殺了他一個人就可以報仇，應該把他看做香餌，誘惑幽冥門下的人，前往梅花村殺他，乘機逐個殲滅，故此梅伯只是控制他，並不急於把他一劍穿心，此外，梅伯還想古涯替他醫眼。

幽冥教主古涯，知道自己落在敵人的手上，雖然甦醒，絕不求饒，梅伯很冷靜的說：「教主，所有人幹出了傷天害理的罪行，都是有理由的，如果你的兒子不是死在梅花村江虎三郎的劍客手上，恐怕你不會利用毒香使村裏的人失魂落魄，大開殺戒，這種痛苦我也明白，現時你落在我的身上，我反而不想向你報復，我只是想重建梅花村，說得更清楚，不妨告訴你，幽冥教徒近年向貪官污吏詐取財物，爲數不菲，如果你把那些金銀珠寶獻出來，我

就把你放走，此後各走各路，決不追究，你的意思怎樣？」

幽冥敎主古涯沉思了一會，說：「你們現時仍在我的勢力範圍之內，如果你們殺了我，沒法逃生，只是同歸於盡，如此交換也好，怎樣交換呢？」

梅伯說：「很是簡單，你吩咐他們把你收藏的不義之財，全部拿出來，放在空地上面，分做兩份，我只要一份，即是說我要了你全部財產的一半，跟着我把你帶到長橋，縱火焚橋，然後讓你單獨留在橋頭，他們自然會渡河救你，那時你已經恢復自由，不必等候別人相救，你也可以走回去，如此安排，你認爲怎樣？」

幽冥敎主古涯苦笑着說：「我沒有辦法不依從的，後會有期，分手之前，希望你送一把梅花劍給我，作爲紀念品，你可否俯允呢？」

梅伯哈哈笑道：「你以爲眞的有兩柄梅花劍嗎？自始至終，我都是騙你的，黑而森，把腰間的軟劍解下來讓他看看。」

黑而森眞的解劍，它從劍売拉出來，它只是一條長長的鐵皮，劍鋒也沒有！

直到那時，幽冥敎主古涯才知道自己上了當，悔已無及。

既然一切講妥，他索性吞了這一口寃鬱氣，大聲喝呼敎徒通知掌握寶庫的人，把財物搬到空地，在夜幕低垂之下，讓梅伯把最好的珠寶帶走。

梅伯遵守諾言，只要一半，並非把劣品留下來，似乎他有些道義，可是，那一帮人押着古涯走過長橋之後，縱火焚橋，仍然繼續押他走，那就沒道義可言了。

幽冥敎主知道他再度中計，白白的獻上財物，却又無可奈何，恨恨連聲的說：「原來你絕無道義可言。」

梅伯說：「並非如此，敎主，你把我估計得太低了，我發誓把你放走，不會損害你的一條毛，不過，釋放你之前，我仍要獲得兩種保證，第一點，我們路經關西鎭，我先要看見女兒阿雪安然無恙，第二點，你的珠寶眞的值錢，能够變賣，並非贋品，到時我然後遵守諾言，眞眞正正的把你放走。此外，你還要替我瞖眼。」

幽冥敎主古涯冷然說：「你已經說過，走完長橋，把我留下來，現時你忽又反悔，是何道理呢？」

梅伯說：「我忽然想起，你這個人永遠靠不住，如果你恢復自由，帶人到關西鎭擄刧我的女兒，我豈非再度屈居下風？人不爲己，天誅地滅，恕我現實主意，使你屈駕幾天。」

局勢如此，幽冥敎主古涯無話可說，只好由他安排，還要沉住氣替梅伯瞖眼。

那些人輪流看管古涯，到了關西鎭，梅伯跟阿雪團聚，悲喜交集，跟着他們繼續向梅花村走動，古涯的頸子戴了鐵枷，脚上有鎖鍊還有手扣，看來他就像是一個囚犯被官府的人押着走，古涯一直受苦，悶着不做聲。

梅伯叫金風四以及豐田玉出頭，獲得九花娘協助，把一部份珠寶變賣，利用那些錢，沿途招募「弓箭手」由黑而森監督他們試箭，確實有些斤兩，然後錄取。

梅伯在路上不斷的添置弓箭以及別的武器，還有弓箭手，走入關西鎭時，只是三幾個人，回到梅花村，已經有八十多人了，梅伯對如雪說：「世界上最有價値的東西，就是金銀珠寶，死了三百個劍客，兩年之內，可以招募一千人，朝夕練劍，使梅花派重振聲威，現時你可明白我的意思了吧，不必忽忽忙忙的把古涯殺掉！」

梅如雪好像小鳥依人似的依戀着他，說：「爹，你眞是神機妙算，可惜媽媽早逝，如果她活到今天，一家團聚，多麽好呢？」

這句話勾起了梅伯的心事，霎時間，笑容盡斂，愁容滿臉。

稍停，梅伯突然開口，很鄭重的說：「如雪，我這一條老命是豐田玉以及黑而森兩個劍客捨命救出來的，一女不能嫁二夫，如果你一定要在他們二人當中選一個，你選誰呢？」

梅如雪呆若木鷄，嘆息一聲，說：「我眞的沒法決定取捨！」

在沙汀的一個噩夢

梅伯說的話確有道理，只要有錢，甚麽事情都辦得到。在短短的一個月之內，梅花派重振聲威，先後吸收了一百五十個弓箭手，另有一百個劍客，原來的盆地已經變成了墓地，兩百塊石碑屹立，不能够建造村落了，梅伯索性把村莊搬到山上去，還種植大批梅花。

幽冥敎主古涯仍然活着，鎖禁在靠近谷口的碑石林立之處，還有一個重達千斤的鐵球跟鐵鍊連接，他沒法逃走，那種境況跟梅伯受到的苛待完全相同，由於大墓露天，日晒雨淋，沒有半點遮蓋，古涯所受的痛苦更甚於當日的梅伯！即使是豐田玉或金風四，看了也覺得不忍。

有一個晚上，梅伯一帮人在山上大飽大食，豐田玉說：「梅伯，古涯的苦受够了，還是給他一刀吧。」

「你的意思是否叫我把他殺掉？」梅伯雙眼一睜。

豐田玉說：「是的，不論如何他終歸是個劍客，不應該永遠折磨他，此外，我還隱約感覺到把他留下來是一條禍根。」

黑而森說：「梅伯，殺了他，免得有甚麽變化，把他留下來，後患無窮。」

梅伯把視綫移在女兒阿雪的身上，問：「阿雪，你有甚麽意見？」

梅如雪想了想，說：「我沒有甚麽意見，只是稍爲感覺得到，不論遲早，一定有些武林高手進入梅花村救他。」

「你呢？你怎樣想？」梅伯向金風四望了一眼。

那時金風四的職位很高，等於梅花村的總管，此外，還因他見識廣博，足智多謀，他的意見當然很有份量，出乎意外的，他緩緩地說：「我的意見跟帮主相同，讓他活着，有人闖進梅花谷救他，萬箭齊發！殺光了幽冥派的高手，然後殺他！」

豐田玉說：「初時我也是這樣想，現時我感到情形有些不妙，古涯被鎖禁在谷口附近，這個消息早已散佈出去，如果幽冥派的劍客捨命相救，他們早已闖進來！越是毫無動靜，我越加不安。別忘記，古涯係幽冥敎的敎主，詭計多端，他們會不會重施故技，夜間燃了五更斷魂香，把我們毒得昏昏沉沉，然後殺進來？」

梅伯臉露微笑，說：「豐田玉，你太過多疑多慮了，上次村裏的人住在盆地，他們在山上焚香，放出毒氣，故此一村人中毒，無可倖免，現時我們住在山上，澈夜有人分批巡查，他們根本上就沒法攀登高處焚香放毒，怕些甚麽？至於古涯，他被鎖禁，如消息散佈出去，幽冥敎的人怎會不知情呢？他們不想冒險救他！」

「爲甚麽？」黑而森插嘴問。

「很是簡單，我們故佈疑陣，實則陷阱重重，他們豈有不知之理？如果幽冥派的人認爲他們鬥不過梅花劍客，或者他們認爲敎主太過蠻橫，死了兒子，就把梅花村的人殺個清光，這種人沒有資格做領袖，不想救他，亦未可料。不管怎樣，這個局勢必須維持下去。沒有我的命令，誰也不准殺他！」

幽冥敎主古涯好像認輸，白天一聲不响，晚上却大聲禱告，那聲响仍然很有氣勢，梅伯雖然置之不理，梅如雪却憂形於色，她知道父親十分固執，勸他是沒用處，只好靜觀其變。

此外她還有些隱憂，自己的憂鬱一天天加重，更加懶得理會幽冥敎主的死活。

她每次跟豐田玉或者黑而森偶然互相對望，總是有一股寒氣湧上心頭，感到他們二人很可能在一次凄厲的決門當中，同歸於盡，她渴望避免這場流血的戰爭。

怎樣避免呢？她茫無頭緒。

梅伯以帮主的身份出現，表面上看來，他似乎不贊成這兩個英雄人物決門，其實他暗中鼓勵這兩個人朝夕練劍，如果決門，打得更加燦爛。

有一天，豐田玉在高崖練劍，梅伯走近，十分欣賞他的劍法，豐田玉收了劍問：「帮主，如果眞的有一天我跟黑而森比劍，你看好那一個？」

梅伯笑了笑，說：「還用說呢，他的攻勢雖然快得像一陣風，韌力比不上你，只要你盡量採取守勢，他的攻勢已盡，氣力不繼，必然會輸。」

豐田玉聽了，樂得心花怒放。但他做夢也想不到梅伯竟然用同樣的說話鼓勵黑而森，還說是黑而森肌肉飽滿結實，人也粗壯，除了鬥劍，決門的時候還要講究體力，豐田玉比不上他。

兩個劍客渴望變成帮主的佳婿，更加勤奮練劍，不過他們決不會私自比劍，一定要公開決門，並且要梅伯監戰，來一個公平的決戰，故此沒有偷襲的邪念。

兩雄相遇，必然有勝負之分，雙方都渴望有這麽的一天，相當奇怪，帮主梅伯却遲遲沒有宣佈決門的日期！

是否這件事情的背後有甚麽陰謀詭計？誰也摸不透梅伯心裏想些甚麽。

另外一個黑夜，金風四突然求見，梅伯跟他在密室交談。

金風四說：「新來的一個劍客叫做沙丘雁，他以前屬於幽冥敎，後來改邪歸正，做了保鏢，最後，他不再幹沒本錢的生意了，投靠梅花村，他暗中對我說知，古涯的禱告並非鬧着玩的，含有一股難以解釋的玄機在內，叫我們小心提防。」

梅伯眉心一皺，說：「他傾全力把內勁送到唇邊，然後禱告，似乎想靠那些勁力把他禱告的語聲傳達到較遠之處，警告幽冥門下的人，不要妄想走進梅花谷救他，你說的沙丘雁那一個人，是否懂得這傢伙禱告的話？」

金風四說：「他說幽冥敎主的禱告每一句話都是在祈雨。」

「他怎樣知情？」梅伯說。

金風四想了想，說：「還是把沙丘雁帶到你的眼前來，由你親自問他吧，我這樣想，是否妄作主張呢？」

「當然不是妄作主張，你快些把他帶來見我。」

梅伯說時，感到有些不耐煩。

不過一會，金風四把沙丘雁帶入梅伯的靜室，梅伯向他打量幾眼，問些不重要的話，忽然把話題落在幽冥敎主古涯的身上，說：「沙丘雁，你怎樣知道他夜間禱告所說的是祈雨文句呢？」

「因爲我參加過祈雨，那是四年前的事了，碰上大旱，九王爺叫人邀他入京，在宮外廣場祈雨，他帶了三百人同行，全部跪下禱告，我們唸熟了祈雨的詞句然後跪下禱告，事隔多年，我已經無法記得起全部文句了，只是隱約覺察到他晚晚跪下祈雨而已。」

金風四說：「幽冥敎主古涯置身於碑石林立之處，沒有帳幕遮蔽，每逢下雨就變成落湯鷄，怎會祈求上蒼賜以甘霖？」

「我實在摸不透他想要些甚麽。」沙丘雁說。

梅伯若有所思，沉默了一會，忽又開口：「沙丘雁，那次祈雨是否生效呢？」

「眞是奇怪，祈雨之後，只是三個時辰，忽然黑雲滿天，傾盆大雨，聽說事後九王爺重重的酬謝他。」

「沒有甚麽事了，沙丘雁，你可以走了。」梅伯很溫和的說。

他對沙丘雁並無惡意，不過，對古涯却有很大疑心。

五天之後的一個深夜，忽然殺聲震天，谷外的守衞飛奔到谷中，找着金風四，再由金風四向梅伯報告，指出這一點，谷外打着燈籠火把，大隊人馬，殺奔梅花村，似是官兵，旗幟飄揚，隱約看得出「明龍」這個字。

梅伯恍然大悟，說：「古涯果然厲害，他知道憑着幽冥敎徒一定鬥不過我們，故意晚晚大聲誦讀祈雨的經文，希望企圖走入谷中救他的人知機，找九王爺搭救，九王爺叫做明龍正一，既然旗上打着明龍這兩個字，必然是九王爺親自出馬，一來他們人馬衆多，二來他們係官兵，我們鬥不過他，却不甘束手待斃，怎樣辦呢？」

金風四說：「可否派人投降，向九王爺說個明白呢？」

「萬萬不可！我們重建梅花村，全靠暗中出賣從古涯那邊敲詐得來的珠寶，如果那些珠寶正是九王爺賜給他的財物，古涯被救之後，勢必加醬添油說盡我們的壞話，我們怎樣解釋呢？爲今之計，只好一戰。」

梅伯下令迎戰，跟着叫金風四從速把珠寶財物放在一起，以便逃亡，百忙中他還叫金風四通知豐田玉以及黑而森到山上的靜室相見，此外，他自行找梅如雪，叫她盡快收拾細軟逃生。

他已經方寸大亂，沒法兼顧整個梅花村的安危，各人齊集靜室，他才想起有一件事情未辦，那是幽冥敎主古涯，此時已經來不及殺掉這個魔頭了，索性集中精神研究怎樣離開梅花山。他沉住氣說：「所有人都知道梅花山下邊就是梅花谷，很少人懂得翻山越嶺之後，從懸崖那邊抓着繩子把自己吊下去，就是東海的海濱，我早有準備，不單是在懸崖的頂上有多條粗大的蔴繩放置，隨時抓住它逃生，還在海濱準備一艘大艇，可容十人，它藏在最接近海水的岩洞之內，我們取出大艇，便可揚帆出海，直達萬頃沙，事不宜遲，如果你們沒有意見，立刻動身。」

各人獲悉這回打仗的對手係九王爺「明龍正一」暗呼不妙，能夠逃走，已經萬幸，還有甚麽意見？異口同聲贊成這個計劃，於是梅伯率領幾個親信份子，連同梅如雪，一起離開靜室，走向後山。他們翻過後山，找到深藏在近水岩洞的大艇，證實確有其事，登時歡欣鼓舞，揚帆出海。

只是一個時辰，那一艘大艇已經遠遠的離岸。梅伯笑了笑，說：「我們總算安然無恙，不妨喝一杯酒慶祝一番！」

豐田玉大喊一聲：「好主意！」

各人齊聲附和，喝了一些酒，心情愉快了些，梅伯向外邊望了一眼，說：「今晚月色如銀，海中湧起的萬頃沙，越看越艷，這一艘孤帆就在沙汀歇脚，天亮再走，各位意下如何？」

各人都表贊同，他自行舉杯，滿滿的喝了一杯酒，略有醉意，說：「我近年闖蕩江湖，完全沒有想到家室之樂，不過，女兒阿雪已經長成了，她是應該找個伴侶的，這一宗心事未了，我覺得對不起她，故此我一直想替她擇配，人生百變，時日無多，豐田玉跟黑而森總有一場決鬥，索性今晚在沙汀上交鋒吧，請四爺代替我到沙汀上去做公證人，勝利者除了做我的女婿，還得到世上獨一無二的梅花劍。」

梅如雪接嘴說：「爹，你是否喝醉？怎可以讓他們在沙汀上決鬥？」

梅伯哈哈大笑，說：「阿雪，他們二人是登峯造極的劍客，你還担心他們站不穩？我已經決定了，怯戰的留下來，有勇氣的人到沙汀上去！」

兩個劍客立即離開大艇走到沙汀去，金風四沉住氣在後邊走動，執行任務。

他發覺沙上有水，說：「兩位走遠一點，脚下的沙比較結實，聽到我發施命令，然後亮劍出招！」

只是這句話，三個人越走越遠。

艇上只有梅伯以及梅如雪。

過了一會，她聽到沙汀那邊傳來錚錚的一片劍擊聲，整個跳起來，走向窗前，憑欄遠眺！隱約有三個黑影在沙上出現，其中有兩個黑影跳動得很快。

她凄然說：「兩個劍客遲早是力竭身亡，變成大魚的食糧，眞是可悲！」

梅伯說：「對！阿雪，你說得對！兩人的劍法一模一樣，在沙上走動，每一步都比較慢，怎能夠三幾招就分出高下？他們死定了，金風四也要死！」

說完這一句，梅伯用竹篙撑向河上，使大艇離開。梅如雪猛吃一驚，說：「爹，你瘋了嗎？沙汀的高度只是一兩尺，大艇划開了，天亮之前海水升漲，勢必淹沒了沙汀，他們三個人豈不是永遠葬身海底？」大艇繼續撑開。

梅伯得意洋洋的說：「阿雪，他們死定了，誰叫他們跟我爭勝？即使我不說，你也知道，金風四活着，我就不能夠獨享那些金銀珠寶，至於豐田玉跟黑而森，更加該死，他們兩個竟然想在我手中把妳奪去，當然該殺！」

梅如雪怯怯的說：「爹，你說的全是亂話，酒喝得太多了，我有點怕！」

「怕甚麽？只要你想一想，知道妳不是我的女兒，你就半點也不怕！」

「我不是你的女兒，是誰的女兒？」

梅伯縱聲狂笑，說：「阿雪，你是千總韓光的女兒，絕對不是我的女兒。」

「千總韓光是誰？」

「他是你媽媽冰娘的前夫，我殺了他，奪取冰娘，那時她已經有了孕。」

「胡說！」梅如雪怒斥一句。

「我絕非信口開河的，我沒有逼婚冰娘之前，已經給御醫官再三診斷過，我這一生只能跟女人同睡，沒法令她生養，實情如此，你怎會是我的女兒？」

大艇已經遠遠的撑開。

梅伯出其不意的飛撲過去，一把抓住她，剝開了外衣，酥胸露出，一團白嫩的肉暴露在眼前，他樂極忘形，狂笑一陣又一陣的從咽喉飛出。

他變成了淫獸。梅如雪傷心欲絕，尖聲慘叫！她的貞操終於斷送在「萬人眞弓」的手上！

儘管如此，萬人眞弓也不是好過的，他接二連三展開了猛烈衝刺之後，氣力耗盡，酒氣上升，突然酣睡。

他夢中感到劇痛，不由自主的睜開一雙眼，在迷矇的燈光下，首先看到的是梅花劍，劍尖已經輕微的插入他兩邊胸骨的中間，他看見了血，鮮血汩汩而出。

那一把寶劍握在梅如雪的手上。

她渾身裸露，上上下下，無處不美，極端誘惑，可是那雙媚眼却是兇光四射。

艷色佳人變成了劊子手！

萬人眞弓急極，衝口而出的說：「阿雪，我是你的爸，你忘了嗎？」

梅如雪忽又嬌笑起來，說：「不錯，萬人眞弓，你是我的爸爸，又是我的殺父仇人，今晚你還是殺完朋友兼殺我的兇手，你死定了！」

「不，你沒有受傷，怎會把我看做兇手？」他仍想死裏逃生。

梅如雪說：「你傷了我的心，比較奪取我的貞操更慘了，明白嗎？」

她不再客氣，手上的劍一緊，長劍就刺進對方的心窩，劍鋒從他背後穿出來。

「天呀，我的女兒竟然謀殺我！」梅伯絕望尖叫。

梅如雪拔劍刺第二次，又再拔劍，刺第三次，每一次，落劍的部位不同，血花四濺，恍如朵朵紅梅。

他不再掙扎，痴痴的笑。

潮水急劇升漲，整個沙汀沉沒，大艇仍然飄浮，艇上除金銀珠寶，只有一個武林高手的屍體，以及一個瘋狂了的裸女。

逐漸，烟水漫漫，連艇也看不出來！

（全文完）

古代軍事家軼事趣聞

韓信

石冲·文
可飛·圖

一

公元前二〇六年初春的一個夜晚，銀盤似的月亮，高高地懸掛在山頭。

南鄭郊外崎嶇的山路上，一位年過半百，身穿丞相袍服的人，正在策馬揚鞭，朝前疾馳。他在馬上吁吁地喘着氣，汗水從他那添了白髮的兩鬢一直往下淌。看樣子他已經騎馬奔馳了好長時間的山路。

「韓將軍，韓將軍！」他一邊不停地勒緊馬韁，催促馬兒快跑，一邊朝前面高聲呼喊着。這位騎馬奔馳的人是誰？他便是漢初有名的丞相蕭何。這天夜裏，他正在追趕一位名叫韓信的青年將領。

蕭何月夜追韓信，是我國民間長期以來傳誦的一段佳話。

公元前二〇九年，陳勝、吳廣領導的秦末農民起義發生後，各地紛起響應。不久，陳勝、吳廣在反秦鬥爭中犧牲了，但項羽和劉邦領導的兩支起義軍，終於推翻了秦朝的統治。

秦朝滅亡後，項羽和劉邦爭奪全國最高統治權的鬥爭便開始了。當時項羽的兵力大大超過劉邦。他違反歷史發展的潮流，恢復古代的分封制，在全國分封了十八個王，自稱西楚霸王，定都彭城，企圖控制全國。他顧忌劉邦的才能，不讓他留在關中，却封他爲漢王。封地在巴、蜀和漢中。而把關中分封給秦軍的降將章邯、司馬欣和董翳，號稱三秦。準備利用他們，堵住劉邦東出的道路。

巴、蜀原來是秦朝流放罪犯的地方，那時候還很偏僻。劉邦本想不接受項羽的命令，但丞相蕭何勸他說：

「項王兵力強大，我們目前無法跟他抗拒。大丈夫能屈能伸，我們先到那裏去。只要大王能愛護百姓，招收英雄豪傑，先把巴、蜀、漢中治理好了，以後還可以打出來，跟項王爭奪天下嘛！」

劉邦接受了蕭何的建議，還聽了謀士張良的話，把從關中到漢中、巴蜀路上的棧道都燒毀了。那一帶山高谷深，當地羣衆在山腰間用木頭架成道兒，叫做棧道。燒毀棧道的用意，就是告訴項羽：劉邦已經安心到那裏做漢王，不會再出來了，好讓他放鬆警惕，同時也可防御其他諸侯的侵犯。

劉邦的將士們都是山東、江蘇一帶人，誰也不願意遠離家鄉，到遙遠偏僻的山地去。他們到了南鄭便不斷有人開小差逃走。劉邦急得什麽似的，連飯也吃不下。

正在氣悶的時候，侍衞慌忙前來報告：「蕭丞相逃走了！」

「什麽！」劉邦一下子從座位上跳起來。蕭何同他一起起義，一直是他最得力的助手。他聽說蕭何逃走，感到像丢掉了一條臂膀。他氣憤地一面痛罵蕭何，一面趕快派人去追他回來。

對前途充滿信心的蕭何，是不會逃跑的。他是追趕逃跑的韓信去了。

那麽韓信是怎樣一個人呢？

韓信淮陰人，是我國歷史上一位有名的軍事家。他從小勤奮讀書，精通兵法，但爹娘早死，家道貧寒，後來連吃飯也成了問題。

他有一個朋友當亭長，韓信只好到他

家裏吃白飯。亭長的妻子討厭這個客人，開始時，有意冷言冷語，指桑罵槐，後來索性天沒亮，便在床上吃了飯，韓信來吃飯時，飯早已吃光了。韓信一氣之下，一去不再回頭。他只好在淮河邊上靠釣魚爲生，可是釣到的魚兒賣不了幾個錢，所以經常餓肚子。

淮河邊有幾個浣紗的老婦人，當中一人，看到韓信怪可憐的，便把身邊飯籃裏的飯分一點給他吃。一連許多天都是這樣。韓信十分感激，便對那老婦人說：「蒙您老人家這麽照顧，將來我一定要好好報答！」

想不到那老婦人却生氣地說：「大丈夫男子漢連飯也沒得吃，太沒出息了！我看你可憐，才分點飯給你吃，誰要你報答吶！」

韓信心裏慚愧，只好說聲「是」，紅着臉，低着頭走開了。

韓信家裏窮，穿的是破衣服，可並沒有忘記每天看書練武。有一把祖上留下來的寶劍，也經常携帶在身邊。

淮陰城裏一批年輕的無賴，嫌他穿得破破爛爛，很瞧不起他。時常捉弄他。可是韓信從來不跟他們計較。無賴們認爲他老實，更得寸進尺地欺侮他。

一天，一個屠夫的兒子衝着韓信說：「你敢跟我拚一拚嗎？敢，你就拿你的寶劍來刺我。不敢，你就從我褲襠底下鑽過去。」

韓信看到對方人多勢衆，氣勢洶洶。何況跟他拚命，到底有什麽意思呢？好漢不吃眼前虧，只好忍氣吞聲地蹲下身子，從屠夫兒子的褲襠下爬了過去。這一下，街坊上圍觀的人都哄堂大笑起來。

韓信可並不是胆小鬼。他所以暫時忍受侮辱，是想保存自己，不作無謂的犧牲，準備以後做出一番轟轟烈烈的事業來。

果然沒多久建功立業的機會就來了。

秦末農民起義發生後，項梁帶領起義軍渡過淮河北上，到了韓信的家鄉淮陰。韓信便帶了寶劍，參加了起義軍的隊伍。

韓信的軍事才能，一下子沒有被發現。項梁戰死後，他跟隨項羽，當了一名小小的郎中。天天拿着長戟，充任項羽的侍衛。

韓信好幾次向項羽出謀獻計。但是一個小小的郎中，驕傲的項羽哪會放在眼裏。韓信覺得再這樣躭下去，不會有什麽出路。在劉邦被遷到漢中當漢王後，他便帶了乾糧，偷偷地離開項羽，爬山越嶺，吃盡千辛萬苦，從小路投奔到漢王那兒。

好容易到了南鄭。可是劉邦對他也並不重視，只叫他當一名管糧倉的小官。

韓信得不到重用，開始有點喪氣了。空閑下來，經常喝酒。喝了酒，免不了發點牢騷。

一天，他跟十多個伙伴喝完酒，大伙兒一起發起牢騷來。事後有人告訴劉邦。劉邦懷疑他們結伙謀反，便把韓信他們十四個人全逮了起來，定成死罪，由將軍夏侯嬰監斬。

刑場上，十三個伙伴一個個輪流砍了頭，最後輪到韓信，韓信直挺挺地站在那裏，面不改色，劊子手明幌幌的大刀剛要舉起，突然韓信朝着夏侯嬰高聲大叫：「我們的大王不要打天下了嗎？爲什麽要殺壯士！」

夏侯嬰吃了一驚，看看叫喊的人相貌不凡，便叫劊子手慢點動刀。跟他談了幾句話，認爲韓信眞有點才幹，便稟過劉邦，赦了他的罪，還把他升爲治粟都尉。

都尉的職位也沒法施展韓信的才能。韓信聽說丞相蕭何愛賢若渴，便找機會去見蕭何。蕭何跟他談了幾次話，很佩服他的見識和才能，認爲他是一位出類拔萃的人才，便把他推荐給劉邦。

劉邦認爲韓信資歷淺，又沒有立過戰功，蕭何推荐了好幾次，碰了幾次釘子，蕭何沒有辦法，只好勸韓信暫時耐心等待，以後再找機會推荐。

韓信越想越苦悶，心想丞相三番兩次向漢王荐擧，漢王仍然不肯重用，留下來有什麽意思呢？還是到別的地方再找出路吧，他看看將領們逃走了不少。便偷偷上了馬，跑出南鄭的東門。

有人告訴蕭何：「韓都尉單騎逃出東門。」

蕭何一聽，就像晴天一聲霹靂，他來不及告訴劉邦，看着身邊有一匹好馬，便一躍而上，朝東門飛馳而去。

到了東門，他問守門的官員：「有沒有看到一位將官，從這兒過去？」

「有，這會兒約摸已經走了五、六十里路了！」

蕭何把馬鞭一甩，朝東追去。他一路問，一路追，一直追到天黑，追到月亮爬上山頭。追呀，追呀！累得他快精疲力盡時，才遠遠望見前面一條小河邊，有一個人正牽馬飲水，蕭何喜出望外，趕上去一看，正是韓信。

蕭何下馬拉住韓信，說了許多誠懇的話，非要他一同回去不可。

韓信被蕭何懇切的行動和言詞，深深地感動了，他眼裏湧出了熱淚，跟着蕭何一起回到了南鄭。

二

蕭何先把韓信留在家裏，自己去見劉邦。

劉邦聽說丞相蕭何回來了，又氣惱又高興。他一見到蕭何便罵：「該死，你是丞相，怎麽也要逃跑！」

「我哪兒敢逃跑，我是追趕逃跑的人哪！」

「你到底追趕哪一個？跑得這麽急，連我都不告訴一聲。」劉邦問。

「我追的就是韓信！」

聽說蕭何追的是韓信，劉邦又來了氣：「你說謊！將領們逃走了好幾十，你不追，却去追那個韓信！」

蕭何激動地說：「大王，那些將領們隨時可以找到，沒有什麽了不起，像韓信這樣的人，才算得上是天下無雙的人才，大王如果要永遠在這裏當漢王，當然用不到韓信。如果您要跟項王爭奪天下，就不能讓韓信這樣的人跑掉。這要看大王到底怎樣打算？」

劉邦說：「我當然要打回東方去，誰願意老在這山溝裏蹩着！」

「那就是了。」蕭何說：「大王要打到東邊去，就該把韓信留下加以重用。」

劉邦對蕭何很信任，看到他這樣重視韓信，也動了心，便對蕭何說：「好，好，我依了你，我派韓信當將軍好了。」

「不，叫韓信當將軍，還是留他不住的。」

「怎麽，當將軍還不夠。也罷，那就叫他當大將，讓他指揮全軍將士。」

「對呀！韓信本來就是大將的人才嘛！只有這樣，才能充分發揮他的才智，證明大王眞的能夠用人。」

劉邦要立即下令召韓信進來，拜他當大將。蕭何趕快搖了搖手，阻攔說：「不行！大王素來不講究禮貌。拜大將這麽重大的事兒，就像叫喚小孩那樣輕易，這怎麽行呢？」

「照你看要怎麽樣？」劉邦問。

「大王決定拜韓信做大將，就該鄭重其事。先選擇個好日子，大王親自齋戒沐浴，再建造一座將台，然後擧行拜大將的儀式，這樣才能樹立大將的威望。」

「我都依你，請你照着辦吧！」劉邦終於被說服，採納了蕭何的意見。

拜大將的消息傳了開來。那些跟隨劉邦南征北戰，立過汗馬功勞的將軍，以爲自己會被封爲大將，心裏都很高興。

劉邦齋戒了三天。登台拜將的那天清晨，劉邦很早起床，整肅衣冠，出了王宮。宮門外，丞相蕭何已經率領文官武將，站立迎候。接着，大伙簇擁着漢王的車駕，一直來到廣場上。劉邦下了馬車，徐步登上將台。蕭何捧着印符緊跟在後面。自從劉邦起兵以來，這是最隆重的一次儀式了。

一會兒，蕭何朝台下高呼：「請新任大將登台行禮！」

韓信應聲而出。只見他容光煥發，神采奕奕，跨着從容的步履一直登上將台。

幾天來，大家都在猜測漢王到底任命誰當大將。看到出來的是韓信，都大出意料，人羣中引起了一陣小小的騷動。將士們竊竊議論起來：「原來是一個小小的都尉。」

「韓信怎麽配當大將？」

「……」

這時將台上的樂工們奏起軍樂，贊禮官高聲宣讀儀式程序，台下的喧鬧聲平息了。劉邦把印符親自捧着交給了韓信。

儀式完畢，劉邦請韓信坐下，對他說：「丞相大力推荐將軍，將軍一定有平天下的良謀妙策，請將軍指敎。」

韓信謙讓了一下，問劉邦：「大王準備向東爭奪天下的對手，是不是項王？」

「是啊！」劉邦回答。

「大王自己估計一下，您各方面的條件，能不能跟項王相比？」

劉邦思索了一會，說：「跟他差得很遠。」

韓信拱了拱手，向劉邦道賀說：「我也認爲您比不上。大王有這點自知之明，這就值得祝賀。」

接着，韓信便對情況作了分析。他說：「我曾經在項王手下做過事，很了解他。他這個人，叱喝一聲，就能嚇壞成千上萬人，勇猛算是勇猛了。但是他有一個致命的弱點，就是不能任用人才，這叫做匹夫之勇。項王對人表面上很尊敬。別人生了病，他會流着眼淚，把自己的食物分給他。可是部下有了功勞，却得不到應有的奬賞。再說，項王雖然當了諸侯的首領，但是犯了不少錯誤。比如他放棄關中，把都城遷到彭城。他分封諸侯又分得不公平，把好地方都分給了自己的親信，諸侯心裏是很不滿的。特別是項王十分殘暴，他的軍隊所到之處，大燒大殺，完全喪失了民心，因此目前這種強大，不可能保持長久。大王如果能改變這種做法，任用有才能的人，爭取老百姓的擁護，就可以轉弱爲強，打敗項王。」

韓信的一番話，說到了劉邦的心坎上，劉邦讓他繼續說下去。

韓信進一步提出進軍的計劃，他說：「項王封章邯等三個人當三秦的諸侯。他們都是原來秦朝的降將，後來欺騙他們的士兵投降了項王。項王把他們手下二十萬秦軍都活埋了，留下的這三個人却封了王，又騎在關中百姓頭上作威作福，關中父老對他們恨之入骨。相反當初您剛到關中時，對老百姓秋毫無犯，廢除了秦國殘酷的法律，老百姓都希望你留下來當關中王。項羽蠻橫地要你當漢王，老百姓心裏本來就不滿意，一心盼望您回來，現在只要大王整頓兵馬引兵東進，三秦很快就可平定。」

韓信說得既透徹又深刻，劉邦越聽越興奮。他心想蕭何眞有知人之明，只後悔自己沒有早點拜韓信做大將。

劉邦決心按照韓信的計劃行事，先定三秦，後平天下。他迫不及待地請韓信部署隊伍，操練人馬，好早一點實現奪取天下的願望。

三

韓信果然是一位了不起的軍事人才，他不僅說得頭頭是道，行動起來也是那麽果斷、俐落。在他的主持下，漢軍很快訓練成爲一支精壯強大的隊伍。

開始時，將軍們對他當了大將，未免有點不服氣，現在見他深謀遠慮，才能出衆，都願意聽從他的指揮。

接下去就要出兵東征了，將士們聽說很快要打回老家去，個個歡欣鼓舞，三秦的老百姓聽說劉邦要回來了，也喜笑顏開，準備歡迎。

大將韓信發出第一道命令，派樊噲和周勃帶領一萬人馬，趕修被燒毀了的棧道，限他們在三個月內完工。

棧道相連三百多里，地勢險峻，到處是懸崖峭壁。趕修棧道的事兒可不簡單，士兵們修了十多天，摔死了不少人，可是棧道只修好了幾條，照這樣下去，怎麽辦呢？士兵們開始埋怨起來了。

修棧道的消息，早已傳到雍王章邯那裏。章邯的雍地是堵截劉邦東進的第一個要衝。章邯一聽到消息，便馬上派探子去探聽漢軍修棧道的情況。

探子回來對章邯說，修棧道的進度慢得很，照這樣下去，起碼得一兩年，章邯聽了，心裏放下一塊石頭。但他到底有豐富的戰爭經驗，爲了防備萬一，他立即派兵，把棧道口嚴密地把守起來。

章邯心裏想：漢兵一下子修不成棧道，棧道口又被牢牢地堵住了，漢兵就是插

上翅膀，也飛不到這裏來，他又聽說劉邦拜韓信當大將，更不把漢軍放在心上。他對部將說：「韓信這個羽毛未豐的無名小卒也當起大將來，劉邦眞是瞎了眼睛。」

誰料一天早上，全不把漢軍放在眼裏的章邯，正在雍王府裏跟人下棋，一個將領跌跌撞撞地跑進來報告：「不得了！漢軍不知什麽時候，已經繞過棧道，奪取了陳倉，離這裏很近了！」

章邯丟了棋子，從座位上一躍而起，他還有點不相信：「棧道還沒有修成，哪裏來的漢軍！」

他連忙帶領人馬，趕到陳倉一看，喝！前面果然是打着旗幟的大隊漢軍。

章邯一下子冷了半截。

這是怎麽回事？原來韓信派樊噲和周勃去趕修棧道，只是有意做出來欺騙敵人的一個計策。爲的是造成對方的錯覺，好讓他們麻痹起來，不作準備。實際上，韓信早巳派出得力的人員，從崎嶇險峻，從來沒有人走過的叢山中，開僻了一條小路。就在漢軍大張旗鼓趕修棧道的當兒，韓信却偷偷地率領漢軍，披荊斬棘，像天兵從天而降，來到了陳倉。

韓信『明修棧道，暗渡陳倉』的行動，使敵人猝不及防，個個弄得暈頭轉向。

不等敵人定下心來，韓信已經指揮漢軍，向敵人展開猛烈的攻勢。

「衝啊！殺啊！」早想打回家鄉的漢軍將士，個個勇如猛虎。

章邯心慌意亂，手下的將士們也個個驚惶失惜。漢軍猛衝幾陣，就把他們衝得七零八落。

章邯吃了敗仗，急忙帶領殘兵逃到廢丘，他一面準備死守廢丘，一面分別派人到塞王司馬欣和翟王董翳那兒去討救兵。

司馬欣和董翳聽說漢兵已經打到關中，心裏也很害怕，他們自顧不暇，都不肯發兵去救章邯。

韓信調兵遣將，派周勃、灌嬰分兵去攻咸陽，自己則統率大軍，直抵廢丘城下，把廢丘團團包圍起來。

駐紮了隊伍，韓信親自在廢丘城外巡視一陣，仔細觀察廢丘周圍的地勢，便召樊噲等幾個將軍進帳，向他們面授機宜。

半夜裏，廢丘守城的士兵看看漢軍軍營裏一片寂靜，以爲這一夜總可以平安地熬過去。章邯在城頭轉了一圈，也下城休息去了。

章邯下城不久，城上忽然有人高叫：「大水來了！大水來了！」

城頭上亂作一團，章邯聽到喊叫聲，慌忙披上戎裝，趕到城頭一看，糟了！只見大水巳經漫到城邊，平地水深好幾尺。

不等章邯摸淸情況，大水巳經以萬馬奔騰之勢，猛冲過來，很快冲過城門，冲進街巷，整個廢丘城成了一片汪洋。

章邯帶領家小和將士，急急從北門水淺的地方逃出城去。

一等章邯他們出了城，大水便逐漸退走了。

原來廢丘城旁，有一條大河，剛好從西北流向東南。韓信在巡視時看在眼裏，便佈置樊噲悄悄率領士兵，用沙袋截住河水的下游。那時正值秋天，又接連下過幾場大雨，河水暴漲。水流一下子受到阻擋，便轉過來湧向廢丘城。等章邯一逃出城外，漢軍再把沙袋拿走，河水又乖乖地流回了原處。

韓信順利地進了廢丘城，繳獲了章邯慌忙逃跑時留下來的軍器物資。這時，從咸陽方面也傳來了好消息：周勃、灌嬰把咸陽城也攻下來了。

韓信引兵乘勝追擊，追得章邯無路可逃，最後拔出寶劍自刎了。

章邯一死，司馬欣和董翳更加孤立了。韓信率軍一到，他們稍稍抵擋一陣，便先後投降了。

韓信統率的漢軍，不到三個月工夫，就消滅了雍、塞、翟三國，迅速平定了三秦。

四

平定了三秦，打開東出的通道，劉邦準備跟項羽一決雌雄了。劉邦利用項羽率軍到山東征伐齊國的機會，一直打到項羽的都城彭城。想不到被項羽統率精兵，回師殺得大敗。

劉邦退回滎陽。那些一度靠向劉邦的諸侯，看見他吃了敗仗，又轉到項羽那邊去了。

山西南部的魏王豹，也投靠了項羽，對劉邦的威脅很大。公元前二〇五年，劉邦韓信帶領曹參、灌嬰和十萬精兵去攻打魏王豹。

魏王豹聽說漢軍來了，任命柏直爲大將，統率魏軍，扼守黄河東岸的蒲坂，封鎖了黄河渡口，阻止漢軍渡河。

韓信率軍到了黄河邊上的臨晋津，便在那裏扎下營寨，派人沿河偵察了形勢。眼前的情況是：對岸魏軍防守嚴密，沿河往來巡邏。柏直還下令把民船全部趕走，不許在河內停泊。漢軍渡河發生了困難。

韓信派探子溯河而上，尋找可以渡河的地方。探子回來說：「上游一個叫夏陽的地方，對岸魏軍比較少，是一個可以攻打的缺口。」

漢軍只有一百來隻小船，哪裏容得下十萬大軍？何況船隻一移動，一定會引起敵人的警覺。

怎麽辦呢？韓信反復考慮渡河的良策。五更的更鼓响了，當將領齊集大營時，韓信下達了命令：「全體將士除守營的以外，馬上上山採伐木料。另外分出小部分，到市場把所有的瓦罌都收購下來，聽候使用。瓦罌就是小口大肚子的大瓦罐。採伐木料，大家猜測可能用來製造木筏。購買那些大瓦罐做什麽？連曹參和灌嬰也摸不着頭腦。

將士們出發了，他們倆偷偷地問韓信。韓信說：「臨晋津對岸，魏兵防守嚴密，強渡一定得損失很多人馬。在夏陽渡河，又缺少船隻。我想了一個辦法，就是將瓦罌封了口，幾十只排在一起，口朝下，底朝上。它們之間用木頭夾住，再用繩子綁在一起，這叫做木罌。木罌浮力大，上面可以坐許多人；目標小，不容易被敵人發現，這不就解決了渡河的困難了嗎？」

曹參和灌嬰聽了，心裏暗自佩服。

沒幾天，木料和瓦罌都準備齊全了。韓信一一作了檢驗，覺得很滿意。

傍晚，暮色降臨大地。韓信留下那一

百多只木船和幾千士兵，高燃火把，擂鼓吶喊，裝作在臨晋渡河的樣子，自己却悄悄帶領大軍，連夜把木罌運到夏陽。

柏直看到漢軍準備渡河，親率魏軍守住河岸。他認爲漢軍的船隻都集中在臨晋津上，上游是無法渡河的。因此他把沿岸的守軍也抽調過來，加強防守。

想不到這時候，漢軍正利用黑夜，用木罌當船，在夏陽安安穩穩地渡到對岸，神不知鬼不覺地直插魏國都城平陽。

魏王豹以爲漢軍還被阻擋在黄河南岸，誰料韓信率領的大軍巳經兵臨城下。他率軍出城抵抗，但他那裏是韓信的對手，兩下一交鋒，便被打得大敗。他引殘兵正想跟柏直的大軍會合，探子前來報告：「韓信渡河後，派出一支人馬，以後路襲擊柏將軍的駐地。柏將軍只顧前面，忽略了後路，一下子被打得潰不成軍。那支得勝的漢軍，朝我們這裏打來了！」

魏王豹兩面受敵，慌得六神無主，他還想逃到項羽那裏去，但巳經落入漢軍的包圍圈。只聽到四面一片呼喊聲：「魏兵快快投降，早降的免死！」

魏兵沒有退路，紛紛棄甲投戈，投降了韓信。

魏王豹看看大勢巳去，只好跳下馬來，伏在地上束手就擒。

韓信木罌渡河後沒幾天，就順利地平定了魏地。

五

平定魏地以後，黄河以北還有趙、代兩個割據勢力。韓信向劉邦提出一個消滅趙、代奪取齊地，迂回包抄項羽的計劃。

劉邦採納韓信的意見，撥給他三萬人馬，並派熟悉河北情況的張耳去協助他。

韓信率領漢軍擊破代國，活捉了代國的相國夏說。這時項羽正在猛攻滎陽。劉邦把韓信的精兵都調到那裏去，加強防守的力量。

精兵一調走，留下來的大部分是剛征集來的新兵，人數也只有幾萬，但韓信還是按計劃向趙國進軍。

公元前二〇四年秋天，韓信領兵抵達太行山，進逼趙國。

趙國有軍隊十多萬，號稱二十萬。趙王歇和趙軍統帥陳餘，聽說漢軍來了，便立即把軍隊佈置在趙國西面的隘口——井陘口。

井陘口是太行山八個隘口之一。它的西面，有一條長約一百里的狹窄驛道。這裏形勢險要，易守難攻。

趙國的謀士李左車對陳餘說：「韓信活捉魏王豹，又攻滅代國，乘勝而來，銳氣正盛，我們一定要避開他的鋒芒。」

接着，他向陳餘獻計說：「漢軍有一個致命的弱點，就是他們遠道來攻，糧草得從千里以外運來。井陘口道路狹窄，車馬不能並行通過。韓信的作戰部隊雖然通過狹長的驛道，但運糧部隊一定還沒有跟上來。請您讓我帶領三萬人馬，抄近路奪取他們的糧草，切斷他們的糧運，並且堵住漢軍的退路。您則統率大軍，深溝高壘，堅守不戰。韓信求戰不得，後退無路。這樣不出十天，我保管把韓信、張耳的人頭砍下來，獻到您的帳下。要不然，我們都會成爲韓信的俘虜。」

李左車這個計劃着實厲害。誰料陳餘是個書呆子。他驕傲自大，却又書生氣十足。聽了李左車的話，他「呵呵」笑了幾聲，說：「義兵作戰，光明磊落，從來不用詐謀奇計。何況兵法上早說過：『十則圍之，倍則戰之』。韓信的軍隊號稱幾萬，其實不過幾千。他們從千里之外來攻我們，士兵早巳疲勞不堪。我們如果避而不擊，以後遇到強大的敵人，那該怎麽辦？各路諸侯也會譏笑我們胆小，以後就要經常來欺侮我們了。」

陳餘斷然拒絕了李左車的建議。消息傳到漢軍那裏，韓信非常高興，馬上率領軍隊，開到離井陘口三十里的地方，駐紮下來。

半夜裏，韓信傳令升帳，佈置作戰任務。

他挑選了兩千名手脚靈活的騎兵，每人帶着一面漢軍的旗幟，趁天黑，悄悄地從山間小路，繞到趙軍大營側後方，在抱犢山埋伏隱蔽下來。韓信叮囑他們說：「你們埋伏在那裏不要動。等到我軍後退，趙軍離開營寨追擊時，你們就跑進營寨去，把趙軍的旗幟全部拔掉，換上我們漢軍的旗幟。」

吩咐停當，韓信回頭對管理伙食的軍官說：「你們快去好好準備。明天我們就要打仗，打了大勝仗，一定得讓全軍將士吃一頓豐盛的會餐。」

將士們看到敵我兵力相差懸殊，心裏都很担憂。現在看到韓信說得那麽輕巧，免不了一肚子疑惑。

兩千騎兵出發後不久，韓信又派出一萬人馬，開到井陘口附近綿蔓水的東岸。綿蔓水水流急，韓信叫他們緊靠河岸，排列成一個「背水陣」。

他對這支軍隊的將領說：「趙軍巳經搶先佔據有利地勢，築成堡壘。趙軍的胃口很大，我們這一萬先頭部隊不是主力，沒有設置大將旗鼓，陳餘一定不肯先來攻打你們。因爲他怕驚動了你們，我們後面的大軍就會往回撤，就不能全部殲滅我們了。」

果然不出所料，這支先頭部隊沒有遭到趙軍的攻擊，順利地開到綿蔓水東岸，紮下營寨。

對面趙軍營壘裏的將領們，看到漢軍背水列陣，都譏笑起韓信來：「人家說韓信深通兵法，用兵如神，現在看起來連起碼的用兵常識也不懂。他把軍隊駐紮在河邊，我們一進攻，看他們往那裏退？」

「叫他們到綿蔓水裏喝水去！」

「韓信眞是個大傻瓜！」

「……」

趙軍軍營裏爆發出一陣陣哄笑聲。笑聲傳到綿蔓水邊，連漢軍將士也不免疑惑起來：平日號稱足智多謀的統帥，怎麽會想出這麽個點子！

就在趙軍哄笑、漢軍起疑的當兒，天漸漸亮了。

遠遠地傳來一陣隆隆的戰鼓聲和吶喊聲，漢軍大隊人馬在韓信的親自統率下，打着大將旗號，排列起儀仗，朝井陘口開過來了。

陳餘得到了消息，興奮地叫了起來：

「來得好，來得好！我就是怕漢軍的主力不會出來，今天一定叫韓信這小子有來無囘！」

陳餘把令旗一揮，高聲命令：「全軍出動，活捉韓信，張耳！」

營門大開，十多萬趙軍將士，漫山遍野朝漢軍衝殺過來。

明幌幌的刀槍，在初升的陽光下閃着耀眼的金光。兩軍將士槍對槍，刀對刀，厮殺得十分激烈。

趙軍人多勢大，打了一會，漢軍看來有點支持不住了。他們把旗鼓儀仗丟棄在地，韓信和張耳帶領大家，朝綿蔓水方向退却。

趙軍眉飛色舞，緊追不放。他們爭着搶奪戰利品，留守大營的士兵也不肯放過立功的機會，全部跑出來參加追擊。

韓信帶領主力部隊退到綿蔓水邊，跟原來背水列陣的一萬漢軍會合起來，重新囘過頭來，跟越軍展開激戰。

韓信向將士們高呼：「我們的後面就是急流滾滾的綿蔓水。如果不奮力殺敵，頂住敵人，大家就會被趕下水中淹死。弟兄們，讓我們跟敵人拚個你死我活吧！」

漢軍面前只有一條活路，就是拚死戰鬥，死裏求生。

戰鼓擂得震天價响，漢兵人人奮勇，個個爭先，綿蔓水邊响起一片震耳欲聾的怒吼聲。

趙軍依仗人多，一連冲殺了好多次，漢軍陣地巍然不動。

就這樣，韓信指揮人馬，把十多萬趙軍，牢牢地拖住在綿蔓水旁。

再說半夜裏就埋伏在抱犢山的兩千漢軍騎兵，一看到趙軍傾巢而出，就全部離開太營，個個精神百倍，乘虛冲入趙營。

漢軍拔掉了趙軍的全部旗幟，換上了帶來的漢軍的旗幟。瞬時，趙軍的大營，變成了漢軍的大營。

決死的戰鬥在綿蔓水旁進行了約莫個把時辰，趙軍始終撈不到半點便宜。活捉韓信，張耳的美夢眼看成了泡影，士氣下降了，精力耗盡了。陳餘看看這樣下去會對趙軍不利，不得不下令收兵，撤同大營。趙軍離大營越來越近。他們朝前一看，只見大營四周，漢軍的旗幟正在陽光下發出耀眼的光采。這一看，嚇得他們目瞪口呆，汗毛直竪。

「糟了，我們的大營被漢軍佔領了！大家沒法囘去了！」

「趙王大概巳經被韓信俘虜。趙軍完蛋了！」

「……」

趙軍裏傳遍了令人喪氣的猜測。他們哪裏還敢戀戰，一個個丟盔棄甲，四散逃命！

陳餘焦急得直打轉。趙將拚命地彈壓，殺死了不少潰逃的士兵，但哪裏彈壓得住。

反攻的時機到了！韓信親自揮動令旗，率領漢軍猛撲過來，漢軍越戰越強。那邊佔領趙營的兩千騎兵也揮刀縱馬，呼叫着冲殺而來。兩路夾攻，把巳經潰不成軍的趙軍，殺得落花流水，血流成河。留下的趙軍士兵丟了兵器，紛紛跪在地上，叩頭求降。

陳餘當場被殺死，趙王歇也成了漢軍的俘虜。

戰鬥結束了，剛剛趕上吃中飯的時候。漢軍大營裏比過年還熱鬧，將士們有的將俘虜解送前來，有的忙着向韓信呈獻了敵軍的首級。

依照韓信事先的囑咐，管伙食的軍官，早巳準備好豐盛的酒食，熱氣騰騰的酒肉端出來了，全軍將士吃了一頓豐富的大會餐。

將領們喝過幾杯酒，滿面春風地問韓信：「您的神機妙算實在叫我們佩服。但是有些道理我們還不大明白。按照兵法上的規定：行軍佈陣，應該是右面靠山，前面和左面臨水。現在將軍却違反規定，來了個背水列陣。昨夜您滿有信心地告訴將士們說，等明天打敗趙軍後再一同會餐。我們當時心裏都很疑惑，想不到結果完全和您預料的一樣，取得了全勝，這到底是什麽原因呢？」

韓信笑說：「這在兵法上也是有的，只是諸位沒有注意到罷了。兵法上不是說過：『陷之死地而後生，置之死地而後存』嗎？我所以要背水列陣，就是根據這個道理。但是這也要根據實際情况來决定。大家知道，我統率軍隊的時間還不長，還沒有在軍隊中建立起眞正的威望。在形勢危急的時候，大家不一定全聽我的指揮。而漢軍大多數又是剛剛招募來的新兵，平時缺乏訓練，戰鬥意志不夠堅定。指揮他們作戰，簡直跟趕着街市上的人羣去打仗差不多。因此，必須把他們安置在後無退路的『死地』，才能促使他們各自爲戰，拚命殺敵。反過來說，如果把他們安置在安全地帶，後面有路可逃，他們一看敵人來得凶猛，恐怕就會爭着逃走，哪裏還會聽從我的指揮呢！」

將領們聽了韓信的一番解釋，將領們個個佩服得五體投地，異口同聲地讚嘆說：「太妙了，太妙了！我們實在想不到這一點。」

六

韓信平定了趙國，帶兵向齊國進發。漢軍勢如破竹，沒幾天，便攻破齊國的都城臨淄。齊國的大將田橫保護齊王廣，趁天黑從東門殺出一條血路，向高密方向逃去。

齊王派人向項羽求救。項羽這時正在跟劉邦相峙，自己分不出身，便命令大將龍且，率領十多萬楚軍，號稱二十萬，前去救齊。

齊王廣招集散兵，從高密來到濰水東岸，跟楚軍會合。

韓信率軍正向濰水兩岸前進，聽說龍且帶領大軍來了，便下令退兵，找個地方把軍隊駐紥下來。他連夜派人向劉邦報告，請求再調曹參、灌嬰兩支人馬過來，配合作戰。

曹參和灌嬰率軍趕到濰水岸邊，見過韓信。韓信對他們說：「龍且是項羽手下數一數二的大將，能征慣戰，勇不可當，千萬不能小看他。我們只可智取，不可力敵。一定要選定地勢，穩住脚跟，然後看准敵人的弱點，用計擊敗他們。」

接着，韓信命令漢軍繼續後退，紮好

營寨，來一個按兵不動。

韓信帶了幾個親信，化裝成老百姓模樣，沿着濰水河岸，仔細觀察了一番。一個破敵的計劃在他的腦海中形成了。

他同到軍營，把曹參和灌嬰悄悄請到後營，把自己的計劃告訴他們，叫他們按計劃加緊準備。

龍且看到韓信一退再退，以爲他胆子小，不敢跟自己交手，便要渡過濰水，去消滅漢軍。

一個將領對龍且說：「將軍不要大意。韓信平三秦，定魏，趙，現在又佔領齊地的大部份，鋒芒正盛。我們楚軍和齊軍離自己的家鄉近，一受挫折，容易逃散。最好是堅守陣地，不要跟漢兵交鋒；一面請齊王派人到齊地各城去勸告他們反正。齊國人聽到自己國王的號召，加上楚國大軍又來救齊，一定會起來反抗外來的漢軍。漢軍遠離後方二千多里，齊國人民一起反對，糧食來源就會斷絕。時間一長，非垮不可。」

性情急躁而又驕傲自大的龍且，哪裏聽得進這些話，他說：「韓信這個人我還不瞭解嗎？他根本不配當大將。正好前一段時間，他碰到的都是一些不中用的傢伙，才讓他僥倖打了幾次勝仗。這次碰到我龍且手裏，非叫他腦袋搬家不可！何况大王命我出兵救齊，如果不打個大勝仗顯顯威風，怎麽同去報功！」

龍且命令士兵們飽餐一頓，帶領他們來到了濰水邊。他看到河水很淺，人下去，還沒有淹到膝蓋，便一聲令下，叫士兵們一齊涉水過河，向對岸漢軍發起攻擊。

十幾萬人馬稀哩嘩啦地擁向濰水，有的到了河心，有的還剛剛把脚伸到水裏，忽然上游傳來「嘩嘩嘩」的响聲，大家還沒弄清楚是什麽聲音，河水巳經排山倒海般衝了下來。

原來，韓信看清地勢後，預料龍且一定會在這一帶渡河，於是命令曹參佈置士兵們搜集一萬多隻布袋，布袋裏裝滿泥沙，然後在上游挑了一處又淺又狹的地方，一齊把沙袋放了下去。流水被沙袋堵住了，流不出來，下游的水就變淺了。

漢軍駐在岸邊，專等龍且引兵渡河。急躁的龍且不知道情况，大軍剛一渡河，漢軍馬上把一萬多只沙袋搬開。被堵住的河水跟着就像潮水般地往下傾瀉。

楚軍被突如其來的河水冲得人仰馬翻。這時韓信和曹參、灌嬰也率領漢軍趕到了，刀槍齊舉，殺得河水一片通紅。

「不要放走龍且！」漢軍裏有人高聲呼叫。

龍且嚇得臉孔發白，他拍馬正想逃跑，一個漢軍將領趕了過來，一刀把他砍落馬下。齊王廣死命奔逃到陽城，也被漢軍追上來活捉了。

接着，韓信很快佔領了全部齊地。形成了對項羽全面包圍的形勢。

公元前二〇二年。劉邦命令韓信和彭越的軍隊到垓下會師。項羽兵敗被圍，率領幾百騎兵，突圍逃到烏江，在烏江自刎了。

劉邦攻敗項羽，統一了中國。楚漢戰爭中，韓信百戰百勝，建立了大功，成了漢朝的開國功臣。

（完）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關外馬勒克塔河南岸的大郎子十二溝，住戶關正傑的女兒蘭蘭被青風寨寨主范金豹想娶作壓寨夫人，關正傑舉家逃避，青風寨派人來搜索，遇上遠道來探訪關家的青年孟定邦把青風寨的人擊退，關正傑只好棄家逃避到他的牧場白馬草原去，孟定邦跟着一同去，到時白馬草原已被青風寨的人先到將蘭蘭母女擄走，孟定邦決定隻身到青風寨拯救蘭蘭，在路上遇上一位白衣少年黃荊雄，二人同去青風寨，黃荊雄出示小黑龍劍，原來他就是十二金劍小黑龍，范金豹出迎，設宴欵待，黃荊雄提出要回蘭蘭母女，雙方言語衝突繼而動武……

兄妹喜重逢　干戈化玉帛

到了後院，孟定邦更加的焦急，院子裏躺着兩個穴道被點了的丫頭，屋裏燈光如豆，昏昏暗暗。飄身閃進屋裏，空無一人，炕頭上却有碗大的一片血漬，那血漬還是濕淋淋的。

他驚得愕然的楞住了。炕角上歪着一個老媽媽和一個丫頭，兩人也都被點了穴道。

孟定邦走過去，拖起老媽媽，在她的背心上輕輕揉了一掌，解開了她的穴道。

折劍了恩仇（下）

俠情倫理哀艷故事／馬千里・文　可飛・圖

老媽媽驚悸的瞪着他，嘴唇顫動許久，道：「公子饒命，公子饒命啊！」

孟定邦提起老媽媽，道：「別怕！我不會殺妳，只問妳一句話。」

老媽媽驚魂稍定的應道：「哦！」

孟定邦面色一沉道：「不過，妳要是不老實講，那可別怪我。」

老媽媽連聲道：「老婆子怎麼敢！」

孟定邦道：「蘭蘭姑娘那裏去了？」

老媽媽道：「剛被一個穿白衣服的少年帶走了。」

孟定邦道：「她娘呢？」

老媽媽登時嚇得神色大變，祈憐的道：「公子，我說實在的，您這可不能怪到我們身上！我們在這裏，也可以說是身不由己啊！」

孟定邦道：「快說！」

老媽媽道：「大寨主到快活園來要和蘭蘭姑娘成婚，她破口大罵，大寨主一時性急，就把她給殺死了。」

孟定邦指着炕頭的血漬，道：「就在這裏嗎？」

老媽媽道：「這可不是，這是蘭蘭姑娘見她娘已被大寨主殺死了，就哭鬧着順手抄起一把剪刀，在自己身上刺了一剪刀，要想尋短見，被我給攔下來了。」

孟定邦道：「走了多久？」

老媽媽道：「剛走沒一會，被那小伙子揹走的。」

她話剛說完，孟定邦伸手一點，老媽媽又直着眼睛倒在炕上了。他噗的吹滅炕上的燈，匆匆走出院落中。凄風寒夜，星月無輝，他飄身掠出快活園。

園外一片黑暗，却不見那兩個人。他沿着一條小道疾走，却不知這條小道是通到那裏去的。打量四週，並無人影。

他的心裏感到徬徨，沉聲輕喚：「朋友！朋友！」

樹蔭下陡的竄出兩條人影。

孟定邦欣喜道：「朋友，你怎麼躲在這裏？」

兩人怪聲冷笑，道：「朋友？你的朋友早已脚底板上抹油——開溜啦！」

孟定邦振劍逼視，狠聲道：「你要怎麼樣？」

那二人道：「不怎麼樣，只要你留下小命，作為到青風寨來過的紀念。」

孟定邦未答話，欺身逼近，抖腕颼！颼！颼！遞出三招，招招狠疾逼人，逼得那二人連退十餘步，驚出一身冷汗。

其中一個道：「這兔崽子眞凶啊！」

另一個道：「二哥，別急。咱們鬪不過他，可能纏得住他，他撒不了腿。」

驀然，從遠處傳來一波波凌厲的笑聲，山鳴谷應，這笑聲似乎從四面八方來，却在一瞬間逼近，一個沙啞的聲音，低沉而緩慢的道：「你們作夢吧！纏也纏不住，滾到一邊去。」

三條人影，倏的逼到孟定邦身前，一個高大的，一個矮胖的，一個瘦長的；赫然竟是奪命三煞。

孟定邦止不住一驚，倒不是說奪命三煞有置孟定邦於死地的絕頂武功，而是孟定邦想到從奪命三煞的聯手之下脫身逃離出青風寨實在是不容易的事。

黑判官邱龍舞動一雙拐，滾地而來！

逼近身前，施了個六合大法，分上下兩路合擊。

孟定邦閃身避過，吐劍點黑判官邱龍鳩尾心穴。

陡地，暴起一聲怪嘯，身後一陣凌厲的風聲襲來。孟定邦穩住劍勢，已隱然感到腦後陰寒逼人，脚下一點，飄身而起，斜掠出十數步外。

紅旋風金虎刀鋒掠過腦際，臉上隱不住憤怒、驚愕之狀，沉聲喝道：「好小子，可還眞滑溜啊！」

孟定邦剛落脚，白面無常鄧彪已欺身逼到，他的臉上依然是那樣的陰冷而無表情。他冷冰冰的望着孟定邦，突然，伸出左手在十步之外，罩在孟定邦的面門上，使了個繞眼的掌法。

孟定邦見他的掌影在眼前幌動，正要留神他的變化，但白面無常鄧彪已在這一瞬間衣袂不舉，隱然逼到孟定邦身前。

孟定邦正愕然於冷面無常鄧彪的輕功絕妙，白面無常鄧彪的利劍已將刺到孟定邦致命血門商曲，孟定邦驚愕之下，橫劍擋架！噹啷的聲響，兩人眞力一觸，各自都感到對方功力甚高，臉上流露出驚訝的神色。

白面無常鄧彪出手探孟定邦分水，孟定邦撤身避過，白面無常鄧彪藉着這個進身的勢子，橫劍掃過孟定邦中腹。孟定邦不敢硬接，掠身避走。他甫落身，脚尖一點再度掠過，接連三縱，如蜻蜓點水，眨眼間飄到百步遠處。却有更出人意料的事，就在他落身時，奪命三煞已重圍在他四週，發出一串悽絕、嘲弄的狂笑。

孟定邦左右觀望，自料難逃此刦。這時，奪命三煞發聲一喊，聯手合擊。孟定邦擧劍以待，决心作殊死一戰。

看看奪命三煞像風暴似的捲近身前，突然間，紅旋風金虎慘叫一聲，仆倒在地上。

黑判官邱龍和白面無常鄧彪兩人搶到紅旋風金虎身前時，方見紅旋風金虎背上中了一件暗器，血漬殷殷滲出衣衫之外。

白面無常鄧彪這時才說了一句話，道：「怎麼啦？」

紅旋風金虎咬着牙，說道：「暗裏有人。」

黑判官邱龍向四週打量一下，並無人影，放聲喝道：「那個兔崽子，敢在暗裏傷人？」

驀然，五十步外出現一條人影，屹立着發出一陣低沉的笑聲，孟定邦在這個變化中，早已走得無影無踪了。

黑判官邱龍向白面無常鄧彪道：「你守着老大，我去宰了那小子。」

他望着那人影追去。可是，那人影永遠在他身前五十步處，一直不曾消逝，却也永遠追不上。

兩人像捉迷藏似的，追逐了半個時辰，突然，黑判官邱龍頓住身，跺脚罵道：「他媽的，你是十二金剛小黑龍黃荊雄，爺上你的當啦！」轉身往同奔去。

×　　×　　×

孟定邦正被奪命三煞纏得脫不了身，陡然那神秘的人影一支暗器打在紅旋風金虎背上，使他無暇顧及，乘機脫身溜走。

他自己心裏明白，在青風寨裏，能出

手助他的，除了黃荊雄，再沒有別人。想不到這樣一個萍水相逢的少年，竟肯如此深入虎穴，捨命助他。

他內心的感動與自信，使他不由自語道：「是他，一定是他。」

拍！一隻手搭在他肩上，低聲道：「是誰！」

孟定邦掠身飄出，回頭一望，見是那兩位朋友中的一個，抱怨道：「你們兩位到那裏去了？我出來快活園找不到你們兩位，被奪命三煞纏上，幾乎脫不了身。若不是黃荊雄助我一臂，只怕這時還到不了這裏呢！」

那位朋友冷笑道：「那是我們哥兒倆，那裏是黃荊雄！黃荊雄跟你不過是過命朋友，早已大難臨頭各自飛了。」

孟定邦道：「既是你二位，何不早露面呢！」

那位朋友道：「打你一進快活園，奪命三煞就趕到了，我們哥兒倆只好躲在暗處，到最後見你實在擺脫不了，只得出來一個人誘誘他們。」

孟定邦恍然道：「原來是這樣的。」

那位朋友道：「可不是。我一直跟到這裏，才敢露面，怕的是你身後有人盯着，一旦露了行踪，你該知道，幹我們這行營生最忌的就是吃裏扒外，到那時候任你逃到天涯海角，也難逃追命的。」

孟定邦拱手道：「孟某令二位冒如此大險，感激在心裏，日後定當圖報。」

那朋友道：「別說這些了，蘭蘭姑娘如何？」

孟定邦道：「已被人搶走了，好像是黃荊雄。」

那位朋友道：「就當是黃荊雄吧！那樣你還有點想頭；我這就帶着你，從山道溜出青風寨，遲了恐怕就來不及了。快，走吧！」

孟定邦道：「可是，我還沒準知道蘭蘭姑娘已被救出青風寨。」

那位朋友一把扯起孟定邦道：「快吧！再遲連你都走不了啦！」

孟定邦被那位朋友拖着，盡自己生平之力，竟然還有些趕不上的樣子！他這才回想起來在安平客棧時，所見到他們矯捷的輕功。

可惜，他們連個姓名都不肯留，更可惜的是他們具有這樣好的輕功，却埋沒在這黑道上。

行有半個時辰，到了一片錯綜迴轉的山道上。展目望去，滿眼俱是路徑，榆林若牆，視綫阻隔；青風寨只此一處，無人把守，却是無能出得迷魂陣。

那位朋友道：「你緊跟我走。」

孟定邦道：「是。」

那人走進迷魂陣，在那榆林中間的小徑上，時而轉東，時而折西，口中喃喃的自語着道：「東走三十九，西走三十九，前邊一棵大楊柳，南邊望見山，北邊望見斗，退後走十步……」

孟定邦不知那位朋友唸的是什麽咒法，却跟着他轉的頭暈眼花。這時，突然，不遠處一條白色的身影閃動。

那位朋友蹲下身，道：「有人。」

孟定邦跟着隱蔽在樹叢間，那人影却又不見了。他們站起身，剛要走，那條白色的人影突然又在眼前不遠處一閃，似乎那不是一個人，而是一個揹着一個人在疾走。

孟定邦低聲道：「是兩個人呢！」

那朋友立即以手止着他，沉聲道：「噤聲。」

那白色的人影晃然已到他們隱身的近處。這次可看清楚了，原來是一個白衣少年揹着一位紅衣少女，徬徨、焦急的迴旋不盡的在小道上奔走。

孟定邦壓低嗓門脫口喊了一聲：「黃荊雄！」

白衣少年止住步，微微喘息道：「孟定邦嗎？」

孟定邦站起身，應道：「是我。」

黃荊雄縱身掠過樹梢，霎時已到孟定邦身前，見孟定邦身邊另有一人，神情詫異。忙解釋道：「這位是我的朋友。今晚我們全憑他引路出青風寨了。」

黃荊雄意外的毫無喜悅、感激的神情，突然倒把見到孟定邦時興奮的心情冷了下來，半含譏諷的冷然道：「噢！在安平客棧會過的麽？」

說得那位朋友臉上有點掛不住，勉強岔開話題，道：「走吧！」

孟定邦見黃荊雄額角上滲出汗珠，氣息不平，料想是揹着蘭蘭姑娘奔走過久的緣故，又見蘭蘭姑娘伏在黃荊雄肩背上，一動也不動，自然傷勢不輕，要不然，一個大姑娘家，說什麽也不會讓一個男人揹着走的。

他這才關切的說道：「蘭蘭姑娘她怎麽啦？」

黃荊雄道：「傷得很重。」

孟定邦搶過去道：「我來揹着，咱們趕快逃出青風寨要緊。」

說着，伸手便要去接蘭蘭姑娘。

黃荊雄驚得連連倒退數步，道：「你怎麽可以揹蘭蘭姑娘呢？」

孟定邦愕然的問道：「我怎麽不可以呢？」

黃荊雄羞澀的道：「我是說……」

孟定邦道：「你是說我是男人，男女授受不親是吧？可是，你也是男人哪！」

黃荊雄微慍的道：「誰跟你說這個。我是說，蘭蘭姑娘病得很重，不宜移動，還是由我揹着的好。」

孟定邦道：「我是看你累了。」

黃荊雄抖擻精神道：「還不至於。」

孟定邦這時突然從內心裏興起一個微妙的念頭，不由望着黃荊雄露出一絲神秘的微笑；那微笑使得黃荊雄隱然的感到不安，臉上竟昇起一層紅潤。

黃荊雄道：「你笑什麽？」

孟定邦仍自顧微笑着，却道：「沒什麽。」

他的心裏在想：黃荊雄愛上了蘭蘭姑娘。這也難怪，少年男女的肌膚接觸，最易生愛。又有誰願意把心愛的女人讓另一個男人去揹着、抱着，揉在一起呢！

那位朋友在催促着，道：「二位，走吧！」

黃荊雄道：「你要帶我們到進山口，我的馬在那裏；要不然，我們三個人這樣走法，幾天下來，那可眞要累死人的。」

那朋友道：「走出這裏，繞過去不遠

，便是進山口。」

孟定邦向黃荊雄神秘的一笑，道：「那就辛苦你嘍！咱們這就走吧！」

他二人在那位朋友引導之下，進進退退，左左右右，三條人影倏忽間已走出迷魂陣。

越過一道山窪，朋友伸手一指，道：「這就是進山口，我要失陪了。」

那位朋友正要走，黃荊紅陡的吹起一陣尖銳刺耳的胡哨，在黑夜的曠野裏，聽來悽厲陰森，霎時山谷傳來一陣迴響。孟定邦和那位朋友都驚得楞住了。一陣急促的馬蹄聲，從山谷裏傳出來。

× × ×

那位「朋友」本已說過失陪的，一聽到山谷裏傳來的馬蹄聲，早已在晃身之間，失去了踪影。

孟定邦驚愕的道：「黃兄，你這是何意？」

黃荊雄向他一瞥，陡的又吹起一聲胡哨，馬蹄聲越來越近，漸漸遠處出現兩個白色的影子。黃荊雄又是一聲胡哨，一聲噉嘯的馬嘶從沉寂的夜空裏傳過來，霎時，兩匹白色的空馬到了他們身前。一匹是黃荊雄的馬，另一匹正是孟定邦的。孟定邦這才恍然大悟。

黃荊雄道：「馬是有合羣性的，所以我的馬能把你的馬帶回來。」

孟定邦道：「可惜牠沒有帶一匹回來，不然，我們一人一匹馬，豈不正好。」

黃荊紅道：「你是在說獃話了。我們只要兩匹就行了，蘭蘭姑娘傷勢甚重，怎能獨自騎馬呢？」

孟定邦含笑道：「這麽說，蘭蘭姑娘是要跟你同騎了？」

黃荊雄一本正經的道：「當然跟我同騎，難道還能和你同騎嗎？」

孟定邦望着他二人道：「是，是。」

黃荊雄一時倒被他看得有些難爲情起來，抱起蘭蘭姑娘，忙飛身上馬，又瞪了孟定邦一眼，道：「傻笑什麽？還不上馬快走！」

兩騎白色的駿馬，兩個英俊的少年，一位美麗而令人憐惜的姑娘。在暗淡無月的曠野裏，從興安嶺上奔下來，沿着馬勒克塔河向白馬草原奔去。

× × ×

關正傑坐在冬季牧場的大木棚裏，心情煩亂不安。他這樣坐着，不時的在大木棚裏外徘徊，已經有三天啦，打孟定邦去青風寨起，他的心實際上已跟進了青風寨，因爲他的妻女都陷在青風寨裏。

他對孟定邦這個勇敢少年十分喜愛，但却沒有十分的信心。所以，時間一點點的過去，不啻是在磨損他的希望，過一天，他的希望就更渺小一點，現在他是在忍受着，等待一個惡耗的來臨。

突然，牧場上傳來一陣馬蹄聲，關正傑驚得忽的起身，走到門前；遠處一騎馬飛馳而來，揚起牧場上的枯草塵埃，霎時已到近處，黑牛飄身下馬，欣喜道：「大爺，蘭蘭姑娘回來了。」

關正傑幾乎不能相信黑牛的話，但是却也爲這不能相信的消息興奮，揉着老眼，追問道：「在那裏？」

黑牛朝牧場盡頭一指，道：「那不是嗎？」

果然，黃荊雄與孟定邦騎着白馬出現在牧場盡頭，也許由於長途跋涉，人困馬乏，馬蹄遲滯而緩慢，蘭蘭姑娘斜倚在黃荊雄的馬鞍上，黃荊雄環抱着她，關正傑眼角裏現出淚珠。

他們漸漸走近了，關正傑問黑牛，道：「跟蘭蘭騎在一匹馬上的是誰？」

黑牛茫然的道：「我也不知道。」

關正傑迎了出去，站在牧場的中央，牧場裏所有的人雖然不多，却也都帶着興奮的心情迎向牧場中央去。

黃荊雄停住馬，躍身下來，而蘭蘭姑娘仍抱在他的手上；孟定邦跳下馬向關正傑道：「關大爺，這是我的朋友——黃荊雄。」

關正傑拱手道：「辛苦二位了。我的老伴兒呢？」

蘭蘭姑娘這時睜開了眼，望着關正傑掉下了眼淚，從嗓眼兒裏辛酸的喊了聲：「爹！」人却掙脫了黃荊雄的手。關正傑搶過去扶着，蘭蘭姑娘撲在關正傑的懷裏，父女二人抱頭痛哭，看得衆人也都感動得流下淚來。

黑牛在關正傑耳邊道：「大爺，先招呼客人到屋裏坐着再說吧！」

關正傑連聲道：「是，是。」

這才着人把蘭蘭姑娘扶去休息，自己陪着孟定邦黃荊雄到牧場大木棚裏休息。

孟定邦遺憾的道：「晚輩未能把老夫人接回來，實在抱歉。」

關正傑道：「說那裏話，拙荊之死，可以說是刦數。兩位如此仗義，老朽沒齒難忘，牧場一切簡陋，不週的地方尚望原諒則個。」

孟定邦道：「大爺如此的說，豈非是見外。」

關正傑起身道：「孟大俠既如此說，老朽也就不客氣了。二位稍坐，老朽吩咐他們備個粗飯淡酒，與二位洗塵，也聊表感激之意。」

孟定邦道：「隨意便好，大爺不必費事。」

黃荊雄却一直是呆呆的，從蘭蘭姑娘跟他爹見面起，直到現在，他沒說一句話。從他微鎖的眉心上可以看出，他內心裏隱藏着一重人所不知的心思。這重心思似乎已爲孟定邦所看破。因爲孟定邦一直悄悄在打量他，臉上掛着一絲神秘的微笑。

× × ×

冬季牧場的大木棚裏，開着牧人的盛宴。熊熊燃燒的火爐架在大木棚裏，宰殺剝剔妥當的牛羊陳列在大條案上的鐵盤裏，枯木燃燒的香味兒充滿了大木棚裏外的整個牧場。整罈的花雕從地下挖出來，開罈之後，香醇四溢。

關正傑陪着他二人正坐。牧場上下的人，看火的、調味的、添酒的，忙作一團，侍候着二位貴客。

酒至半酣，關正傑命上下的輪番敬酒，孟定邦、黃荊雄一一接受。

關正傑道：「二位眞是少年英雄，不但武功過人，就是酒量也夠驚人的。」

孟定邦起身舉杯，道：「過獎。我們孟家受過關大爺的恩，晚輩今日就借大爺的酒，敬大爺一杯。」

關正傑含笑道：「你這杯酒，我是要喝的，不過，我想先問你一句話。」

孟定邦道：「請講。」

關正傑道：「府上不知道有何人？」

孟定邦道：「若說金石谷的家，可是一個人也沒有了。不過，在關內還有我的繼母、弟妹各一人。這裏事情結束，便要趕進關去，依照先父的遺志接家人重回金石谷。」

關正傑道：「在關內過得不好嗎？」

孟定邦嘆息道：「好雖然是好，但總免不了有客居異鄉的感覺，所以，我決定遵照先父的話去做。」

關正傑道：「還沒有成家嗎？」

孟定邦羞赧的道：「尚早。」

關正傑沉默許久，道：「我有句說話，允與不允，千萬不要見怪。」

孟定邦已猜着八成，更加羞赧道：「請講不妨。」

關正傑道：「老朽膝下只此一女，雖不能指望其繞膝承歡，却也不願其速嫁。這次又承蒙捨命相救，方得脫險，若不嫌棄，就令其侍奉衾檷如何？」

孟定邦又羞又難的道：「這個……」

沉默了半天的黃荊雄，突然，也大爲欣喜，興奮的嚷着道：「這個？這個可是門好親事。孟兄，這好姻緣切莫錯過，再說你也不好辜負關大爺這番好意。」

孟定邦道：「關大爺厚愛，晚輩感激。不過，晚輩有幾點難處，還請關大爺見諒。」

黃荊雄微惱道：「你有什麽難處？」

關正傑泰然的道：「你請坐，慢慢的說。」

孟定邦緩緩的落座，暗暗的瞟了黃荊雄一眼，心裏在猜疑着，他方才說的話不知是眞心的，還是氣憤話。不過，看他在路上跟蘭蘭姑娘的情形，只怕蘭蘭姑娘的他嫁，他必然不會無動於衷的。

這時，黃荊雄顯然不高興的催促着道：「有話就快說，怎麽又不說了。」

孟定邦衝着黃荊雄一笑，仰盡一杯。

黃荊雄也毫不示弱，登時也乾了一杯，舉杯向孟定邦一照，還以傲然的一笑。

孟定邦向關正傑抱拳道：「大爺，第一件事，先父去世不及期年，我身帶重孝，若然論及婚娶，第一個就有悖孝道。」

黃荊雄道：「不難，你先論婚，孝滿之後再行迎娶，豈不兩全其美？」

孟定邦道：「還有第二件事。」

黃荊雄道：「說呀！」

孟定邦道：「當年黑龍潭的人刦掠金石谷，我有妹乳名菁菁，從那時失踪，至今生死不明，我必要尋着妹妹，才有成家之心。」

黃荊雄驚愕道：「噢？」

孟定邦道：「這且不說，還有第三件更大的事。」

關正傑說：「請說。」

孟定邦道：「黑龍潭的人掠刦金石谷，殺死我母親，與我有血海深仇，我必須至黑龍潭爲母報仇。大仇若報，再返金石谷定居，不幸死在黑龍潭，這也是命有所歸。大爺，這婚事縱然晚有高攀之望，可也不敢承允。」

黃荊雄面色冷冷的打量着孟定邦。

關正傑默然許久，嘆息一聲，道：「唉，這也是小女没這個福份。」

孟定邦道：「大爺如不見怪，晚輩另有句話講。」

關正傑喝了一口悶酒，無精打彩的道：「還有什麽見怪的，你儘管說吧。」

孟定邦道：「晚輩雖不敢應承這門婚事，倒願意爲蘭蘭姑娘作一個媒人。」

關正傑詫異的道：「不知是那家？」

孟定邦引手指着黃荊雄，笑容滿面道：「這位黃公子與蘭蘭姑娘倒眞是天生的佳侶。而且這趟進青風寨，若不是黃公子，別說蘭蘭姑娘，就是我，恐怕也萬難逃出來的。」

黃荊雄登時急得起身搖着手，道：「關大爺，這個使不得，這個使不得……」

關正傑被黃荊雄焦急神情驚呆住了。

孟定邦從容的微笑着，道：「黃兄，你我都是江湖兒女，應該落落大方，如何這樣的惺惺作態？打青風寨一出來，這一路我早已看清楚……」

黃荊雄茫然道：「你看清楚什麽？」

孟定邦說道：「你對蘭蘭姑娘一往情深。」

關正傑這時才想到他們初到牧場的情形，眼角露出一絲隱隱的笑容，逼視着黃荊雄，黃荊雄生得和孟定邦一樣英俊，却比孟定邦還透着幾分秀氣。

黃荊雄直急得跺脚嚷道：「孟兄，這可是誤會。」

孟定邦道：「就算是誤會吧，可是，你揹着蘭蘭姑娘逃出青風寨，又和蘭蘭姑娘一馬同騎數天，住宿之時，徹夜和衣侍候。你是知禮的人，男女授受尚且不親，這肌膚相親，又當作如何了局呢？」

黃荊雄急得羞紅滿面的道：「啊呀！這個……我……」

孟定邦毫不放鬆的道：「你？你怎麽樣？」

黃荊雄道：「我也有個難處。」

關正傑的面色一沉，心可已冷一半下來。想不到自己如花似玉的女兒，竟被他們這樣你推過來，他推過去，像是賣不出去的貨物似的。陡然，他興起一個可怕的念頭。雖然，對作父親的來說，難以啓齒，但事已如此，也只得撇開一切，向他二人舉杯道：「老朽告個罪，莫非小女在寨內已遭賊汚辱？二位不妨明言。」

兩人陡的起身，同聲道：「這可是没有的事。」

關正傑向黃荊雄道：「那麽，黃公子究竟有何難處呢？」

黃荊雄期期的道：「我……我……」

孟定邦道：「你怎麽啦？快說呀！」

黃荊雄道：「我……從小就由父母訂了娃娃親。」

關正傑、孟定邦全楞住了。黃荊雄說完這話，也微感抱憾的垂下了頭。

突然，一陣急促雜沓的馬蹄聲，迅速的由遠而近。這時候有誰來到凄冷的牧場呢？衆人驚楞的互望着。

從大棚裏向遠處望，恰是由明處望暗處，兩眼烏黑，不見半點人影，却只聽得馬蹄聲越緊越疾，彷彿踏在每個人的心上，怦！怦！作響。

黃荊雄伸手抓起一雙筷子，咯！咯！

的折成小節，揚手一撒，大木棚裏的燈光盡滅，登時陷在一片黑暗中。無人敢說一句話，却聽到每個人的心都在急驟的跳。

關正傑仗起胆子，伸手沒摸着孟定邦與黃荊雄，低聲道：「二位……」

黃荊雄在他耳邊哼出兩個字：「噤聲！」白影一閃，人已竄出棚外。孟定邦跟着竄了出去。兩條人影一晃，齊齊的掠上了屋頂。這時，四、五騎馬，狂風似的已捲到了大木棚前。

黃荊雄屹立在大木棚簷上，拱手道：「那路上的朋友，有什麽貫幹？」

四、五個人，飛身下了馬，打量着居高臨下的黃荊雄、孟定邦。

其中一個已聽出了黃荊雄的聲音，揚聲道：「上面可是少潭主？」

黃荊雄沒答話，飄身落地，厲聲叱道：「黃九子，你到這裏來幹什麽？」

四、五人齊跪地向黃荊雄請安。

黃九子說道：「少潭主，你這趟出來，就要二十天了。潭主担心得很，派出弟兄四下查探。同去一路上探得少潭主爲十二溝子的事情去了青風寨，一路上跟下來，就到了這裏。請少潭主快些跟小的同去吧！」

黃荊雄怫然道：「我爹也太小心了。我這麽大啦，就在這關外道兒上走走，還能丢得了嗎？」

黃九子道：「少潭主你還年輕，體會不到老年人愛子女的心情，還是跟小的同去吧！」

黃荊雄道：「你們先走，我這就同去了。」

黃九子道：「小的在此稍候不妨。」

黃荊雄勃然大怒，喝道：「怎麽？莫非你們奉了潭主的金龍令，是來押我同去嗎？」

黃九子顫聲應道：「小的那有那個胆子。」

黃荊雄厲聲道：「既然不是，還不快滾！」

黃九子不敢怠慢的應了聲：「是。」四、五個人彼此望了一眼，飛身上馬，策馬急馳而去。

關正傑等從大木棚裏趕出來，望着急馳而去的人影。

黃荊雄向棚頂的孟定邦招手，道：「孟兄，下來吧！」

孟定邦飄身落地，迅疾的出劍，在黃荊雄毫無準備之下，抵着他的咽喉。

黃荊雄毫無異懼之色，含笑泰然的道：「這是什麽意思？」

關正傑驚詫的道：「孟大俠，有話好說，劍且收起來。」

孟定邦面色沉冷的叱道：「姓黃的，你是什麽少潭主？」

黃荊雄含笑道：「你問這個嗎？」

孟定邦道：「是。」

黃荊雄道：「黑龍潭的少潭主。」

孟定邦道：「我倒被你瞞住了。」

黃判雄道：「我瞞你什麽？」

孟定邦道：「你怎麽不早說？」

黃荊雄道：「我早告訴你我是十二金劍小黑龍黃荊雄，你不知道十二金劍小黑龍是黑龍潭的少潭主，那是缺乏江湖見識，可不能怪我。」

孟定邦引劍在地上一劃憤然道：「話已說明，你我朋友到此爲止。拔劍吧！」

關正傑居中調和道：「二位，有話慢說，請勿動劍。」

黃荊雄輕輕推開關正傑，從容的說道：「何以要拔劍？」

孟定邦道：「我要爲母報仇。」

黃荊雄說道：「你母親的仇又與我何干？」

孟定邦道：「我母親是你們黑龍潭刦掠金石谷時殺死的。」

黃荊雄道：「那是十五年前的事，我那時只不過兩歲，該不會是我殺的吧？」

孟定邦道：「可是，你父親黃天霸推辭不了。」

黃荊雄道：「那你就去黑龍潭，找我的父親黃天霸算這賬吧！不過看在朋友一場的份上，我得提醒你，黑龍潭可不比青風寨。而且裏邊也沒有那種吃扒外的敗類，怕的是你進得去，出不來呢。」

孟定邦道：「這麽說，我跟你爹的仇是與你無關嘍！」

黃荊雄道：「是。」

孟定邦道：「我要是把你爹逼在劍下，取他的性命時，你可還能冷眼旁觀，不加援手？」

黃荊雄一陣朗笑，道：「這種事情不會發生，你在我爹手下走不過三招。我倒是在想，你被我爹逼在劍下時，我是不是該加以援手。」

孟定邦聽了，心裏很不受用，一股心血上湧，陡的血脈賁張，喝道：「哼！姓黃的，少費唇舌，接劍。」

孟定邦說話之間，當眞啪！啪！啪！連遞三劍，分點黃荊雄上、中、下三路。黃荊雄身影幌動，連連避過，却不曾移動一步，關正傑等嚇得紛紛退後。

孟定邦微笑道：「這該可以了吧！」

黃荊雄憤怒道：「不算完。」

黃荊雄道：「還要怎麽樣？」

孟定邦道：「既然我們將來在黑龍潭脫不過還要交手，不如今天就決一高下。我死在你手裏也甘心；你死在我手裏，我也剷除了一個將來的大敵。」

黃荊雄含笑道：「這樣說，我也就不好推辭了。」

他又向關正傑道：「關大爺，煩你把木棚裏的火把點起來。這一戰我不知要多久的時間，天冷，恐怕各位在院子看得凍着啦！」

關正傑道：「二位還是不要動武，大家好商量。」

黃荊雄微笑道：「你們且飲且看，我們兩個人全當給各位取樂下酒。」

× × ×

白馬草原的冬季牧場還沒有這麽熱鬧過。牧場裏的人全都擠在大木棚裏，有的脚踏爐架上，圍着爐邊烤肉，有的端着大碗的酒肉且嚼且飲，可是他們的眼睛全注視着大木棚的中央。大木棚中央站着孟定邦和黃荊雄。火把照映得棚帳裏通紅，孟定邦和黃荊雄的臉，也都顯得紅通通的。

孟定邦揑着劍訣，逼視着黃荊雄，黃荊雄手握着腰裏的劍，神情肅穆的期待孟定邦發招。

木棚裏的人雖然有的嘴在不停的嚼動

，却沒有任何人說一句，即使悄悄耳語也沒有，因爲，他們都全神貫注在他二人身上。

驀然，一聲清嘯，孟定邦掠身吐劍，直取黃荊雄面門。黃荊雄可眞沒想到，孟定邦這一劍，當眞是迅捷、險辣，黃荊雄避身出劍，「噹啷」的聲響，兩人各自退出五步之外，黃荊雄含笑讚孟定邦的劍法與功力。

孟定邦憤然的一聲獅吼，欺身逼近，颼！颼！颼！向黃荊雄連攻三招。這三招，招招險惡，使得黃荊雄臉上漸漸失去了笑容，看的人全目瞪口呆。

黃荊雄肅然道：「孟兄，你可是來眞的？」

孟定邦道：「難道是鬧着玩不成？」

黃荊雄沉聲道：「好！」

他沙的脫下雪白綉紋長衫，抖手一繞，扔到遠處，露出一身白色的箭衣，越顯得英挺標緻，肋間綁着一條綉花刀囊，插着整整齊齊的十二把黑龍金刀。

關正傑看在眼裏，暗道：「他若不是黑龍潭潭主黃天霸的兒子，跟自己的女兒蘭蘭還是天生的一對呢！」

孟定邦逼視着黃荊雄，飛步游走。黃荊雄外弛內張，全神貫注，以靜制動。

孟定邦游走兩匝，黃荊雄把眼向外一瞟，這微微的動作被孟定邦看在眼裏，以爲是黃荊雄分了神，陡的掠身而起，捧劍向黃荊雄激射。

黃荊雄如當眞的分神，必難逃孟定邦這一劍。可惜，那只是黃荊雄的誘敵深入之計。

孟定邦從後方乘隙而入，劍罩着黃荊雄的靈台大穴，確實有置之於死地的用心。當他的劍鋒將觸及黃荊雄衣衫時，黃荊雄陡的拔身而起，回手一劍，劃過孟定邦喉間天突穴，也是狠辣致命的招數，孟定邦挫身閃避，劍光森森，劃過他的頭頂。

可是就在這樣危急、險惡的情形下，當他掠身而走時，仍曳劍向上一撩。黃荊雄啊的一聲，飄身在十步之外。衆人齊聲驚呼，孟定邦面現得意之色，遙望着黃荊雄。

黃荊雄胸前被孟定邦平劃了一劍，衣衫劃破了一條，滿面羞紅，忙單手捂着胸襟，形狀十分狼狽。突然，他冷笑一聲：

「哼！拿去！」

他揚手把黑黑的一團東西向孟定邦激速的拋去；孟定邦伸手接住，原來是一辮頭髮，他驚愕的摸着自己的頭，不禁也羞慚得紅過耳根。

黃荊雄冷然道：「可以了嗎？」

孟定邦「啪」的把頭髮摔在地上，狠聲道：「我要你死。」

奮週身功力，飛身向黃荊雄刺去。

黃荊雄見孟定邦出手有兩亡之勢，也不敢硬接，忍着一口氣，一手捂着劃破的胸襟，拔身而起，擰腰向斜刺裏飄出去。

這時，從黃荊雄身上啪噠跌落一樣東西，黃荊雄覺到了。衆人看到了。孟定邦也趕到了，伸手便去檢拾。

黃荊雄喝道：「別動。」

是一半殘斷的玉連環，孟定邦望了一眼，兩眼露出驚奇的神色，冷冷的道：「是你的嗎？」

黃荊雄道：「難道是你的不成？」

孟定邦道：「是你討親的信物？」

黃荊雄面色陡變，說道：「你管的太多了。」

孟定邦怒不可遏的道：「哼！你就是我的仇人。這是掛在我妹妹身上的，你們殺死我妹妹，這件東西才到你的手裏。你還能抵賴嗎？」

黃荊雄頗爲訝異了一陣，却又很冷靜的問道：「難道這玉連環天下只許你家有嗎？」

孟定邦道：「我有憑據給你看。」

黃荊雄冷冷的望着孟定邦。

孟定邦伸手從胸前衣襟掏出半個玉連環，合起來半點不差，恰是一隻。

黃荊雄將信將疑的道：「對嗎？」

孟定邦悲憤道：「哼，你自己看。」

黃荊雄走近仔細的一瞧，果然一些不差，道：「你那半個哪裏來的？」

孟定邦道：「你問我嗎？」

黃荊雄道：「是。」

孟定邦沉聲道：「我說給你聽，讓你死也瞑目，當年我父親帶我離開金石谷入關時，把這個玉連環打破，一半戴在我身上，一半戴在妹妹菁菁的身上，以防日後失散，憑此相認。」

他狠狠的瞪着黃荊雄道：「想不到，沒有憑這半個玉連環找到我妹妹，却找到了殺我妹妹的仇人。姓黃的，你還有什麼話說！」

黃荊雄默然不語，不知何時，他的兩眼中竟淌滿了眼淚。

孟定邦悲憤的冷笑着道：「你也知道死是悲哀的了嗎？」

黃荊雄痴呆着，淚珠奪眶而出。

孟定邦欺身逼近，舉劍沉聲，道：「我不會憐憫你，你拔劍吧！」

黃荊雄啪的投劍於地，淚眼望着孟定邦。

孟定邦狠聲道：「即使你不還手，我仍要殺你！」

他舉劍逼在黃荊雄咽喉。

黃荊雄哽咽着道：「哥哥，我就是菁菁。」

這突然的變化，使孟定邦愕然許久。

黃荊雄取下了頭上的冠簪，散下垂肩的青絲，果然是一個嬌艷動人的少女。

孟定邦仍不能自信的問道：「是眞的嗎？」

黃荊雄——不，現在應該說她是孟菁菁道：「我自幼被擄進黑龍潭，不記得自己的身世，被黃天霸收養，取名黃荊雄，可是，這半個玉連環我自幼帶在身上，我想可能與我的身世有關。果然……」

孟定邦也掉下眼淚，道：「妹妹。」

孟菁菁哽咽着，道：「哥哥。」

兩人陡的擁抱在一起，喜極而泣的痛哭起來。關正傑看着這一幕仇殺的悲劇，瞬間竟變成了一幕喜劇，因而又聯想到自己家庭不幸的遭遇，一時悲感交集，也不禁老淚縱橫。

可是，他不能這樣的悲傷下去。因爲，孟定邦離奇的兄妹重逢，他站在作主人的立場，不能不作一番道賀的安排。

他用衣袖擦乾臉上的淚痕，走過去說道：「賢兄妹今日重逢，老朽重整杯盞，

好好的慶賀一番。」

二人帶淚含笑，說道：「又要麻煩大爺。」

關正傑欣喜的道：「可不能這樣說，剛才你們兄妹刀光劍影的，可嚇得我老頭子身上直冒冷汗，這會兒你們倆高興了，我老頭子也樂哈樂哈。」衆人齊笑起來。大家重行入席，開懷暢飲。

孟菁菁借着幾分酒意道：「哥哥，我說出來一樁事情，你可不能推辭。」

孟定邦含笑道：「什麼事？」

孟菁菁道：「你得先答應我才說。」

孟定邦道：「好，我答應。」

孟菁菁瞟了關正傑一眼，道：「你和蘭蘭姑娘的親事，這會兒既不能推在我身上，也用不着懷着那股酸溜溜的味道，該給關大爺叩個頭了吧！」

孟定邦道：「本來是該這樣的……」

孟菁菁道：「那就快點吧！」

孟定邦蹙眉，道：「可是，妹妹，我們還有大仇在身。」

孟菁菁道：「什麼大仇？」

孟定邦道：「妹妹，難道妳忘了，黃天霸刦掠金石谷，殺死了我們的娘……」

關正傑本已現出喜悅的臉色，這時又沉下來。

孟菁菁思忖着道：「哥哥，若從孝字上講，這個仇是不能不報的。可是黃天霸自幼撫養我，視同己出，甚至提拔我爲少潭主，統管水陸七十二個碼頭，內外各寨大小頭目；我若全不念他養育之恩，反目成仇，豈不被人視爲不義？」

孟定邦道：「難道這仇就算了？」

孟菁菁道：「自古道：寃仇宜解不宜結。」

孟定邦毅然的問道：「要是我自己去呢？」

孟菁菁道：「我早說過，你的本事還不够，我還要告訴你，剛才不知怎麽的，我就是不忍心殺你。要是我有一點念頭，你早就沒命了。」

孟定邦道：「我相信。不過，我要是跟黃天霸交手，妳必得動手時，會帮哪一個？」

孟菁菁沉吟許久，道：「自然不會帮他。」

大木棚頂上倏然喀的一響。

孟菁菁抖手啪的把劍扔向大木棚頂，利劍颼的穿過棚頂，接着，順着劍柄滴下兩滴鮮血。

衆人屏息觀望着。

大木棚頂上喀！喀！又是兩響。

孟菁菁神色陡變，道：「不好，別讓他走了。」

孟定邦茫然的道：「是什麼人？」

孟菁菁道：「黑龍潭的人，要是他們傳回去，說我背叛了黑龍潭，就是黃天霸念在前情不處治我，十二霸天也不會放過我的。」

她拔身而起，取下劍。

孟定邦不知所措的道：「那可怎麽好呢？」

孟菁菁道：「追！殺了他滅口。」

兄妹二人晃身到大木棚口，孟定邦回身道：「關大爺，咱們後會了。」

關正傑道：「我叫人給二位帶馬。」

孟菁菁道：「不勞駕。」

兩人幌身已飄出棚外，刹時間便聽得急促的馬蹄聲，劃破了黑夜的沉寂，在冬季牧場逡巡一陣，長嘶嗷嘯着，逕往遠處而去。

× × ×

他兄妹二人追尋神秘客，一路搜覓，天亮，越過了馬勒克塔河，却仍未搜着。

看看馬勒克塔河畔的牧羣，忽然，孟菁菁泛起一種無所依歸的感覺，向孟定邦道：「哥哥，看來那人不是死在荒山亂草裏，就是跑掉了。」

孟定邦道：「既然沒找着，且不去管他吧！」

孟菁菁道：「死了，可以不管他。跑了，我們眼前就會有麻煩。」

孟定邦道：「妹妹，就是黃天霸來，妳也不必怕。我還正要找他呢！」

孟菁菁道：「哥哥，你可千萬要當心，別說黃天霸，就是十二霸天，也够你對付的了。」

晨曦漫過山嶺，照着清涼的大地。牧人吹着號角，傳過這一望無際的大平原。

孟定邦道：「這裏離金石谷已不遠，不如我們先回家走一趟，如何？」

孟菁菁道：「好吧！」

兄妹二人策馬穿過興安嶺下馬勒克塔河畔的黃金大平原。馬奔馳在無際無涯的青紗帳裏，他們覺得這片大地不但充滿了親切，也充滿了神秘。

在一帶崗嶺上，他們勒住馬遙望着。山崗下，遠遠近近，疏疏密密，大大小小的村落，星羅棋佈。

孟定邦指着遠處道：「過了這一帶村落，左邊的山谷，就是金石谷了。」

孟菁菁笑道：「你錯了。」

孟定邦自信的道：「絕對錯不了。」

孟菁菁道：「這處山崗，名爲陰陽崗，初次到這裏來的人，都會弄錯方向。其實那右邊的山谷，才是金石谷呢！」

孟定邦道：「妳來過這裏？」

孟菁菁道：「黃天霸從小就把我當男孩子，關外水陸碼頭，大小道路，我敢說沒有我沒到過的。」

孟定邦一笑道：「我當是我帶妳來的呢！這麽說，倒是妳帶着我來的了！」

孟菁菁笑道：「這話說的差不多。」

兩人就在笑聲裏，並轡奔下山崗，直朝着金石谷飛馳而去。金石谷還是孟定邦第一次去時的老樣兒。就是沒有了孟二奶奶，使孟定邦覺得好像他們在金石谷已被挖斷了根。還好，他找到了妹妹，他們兩個人，這就要在他們出生的土地上重建他們的家園。

偶然遇着一兩個人，他們對這對闖進山谷來的陌生的少年男女，投以好奇的一瞥，却沒有人過問他們。

孟家的莊宅佔着村東頭一大片。

孟定邦指着一座磚房子道：「那是孟二奶奶的。」孟菁菁漫應着，因爲她對孟二奶奶沒有半點認識。

孟定邦又指着一片宏偉的莊宅，道：「那是我們的家了。多少年來，都是佃戶和放牲口的夥計住着，現在總算眞的有了主人了。」

孟菁菁擧目一望，果然是一片宏偉的

掌篇歷代名人實錄

畢昇

混沌書生

畢昇是宋代人，生卒年月日不詳，他的主要活動在慶曆年間。他的生平，只是宋代的沈括在其所著「夢溪筆談」一中書提到：「慶曆中有布衣畢昇，又爲活版」。「活版」是指活字印刷，「布衣」就是當時最普通的平民。他發明的活字印刷，對中國和世界的歷史文化、科學技術的發展和傳播，做出了很大貢獻。

畢昇生活在中國經濟文化較爲發展的北宋時代。當時社會有了很大發展，特別是礦冶、絲織、瓷器、造紙和雕版印刷等手工業的發展，更爲顯著。因而它又促進了科學文化的發展。隨着科學文化的日益發展，作爲文化傳播工具的雕版印刷，已經滿足了不少社會上的需要了。在這種情況下，畢昇繼承和發展了前人的經驗，發明了活字印刷術。在畢昇發明活字印刷術以前，中國人的祖先早就創造出不少傳播文化、交流思想的工具。最早的時候，人們把文字刻在龜甲和獸骨上，後來鑄在鼎器上。現在人們提到的「甲骨文」和「金文」，就是古人給我們留下的文化遺產。到春秋戰國時候，人們又採取把文字刻在木簡和竹簡上的辦法，然後用繩索貫串起來成冊，這種方法雖然比刻在龜甲、獸骨或鑄在鼎上的辦法進了一步，但是，使用起來很不方便，而且刻起來又很費工夫。晉朝人在汲郡（今河南汲縣西南），發掘了戰國時期魏襄王的墳墓，從中得到竹簡古書十五篇，約有十餘萬字，就裝了數十車，可見這種書籍的笨重。

到秦漢時期，由於筆的發明，人們開始改用寫在縑帛上（絹織品）的方法用以記錄歷史，傳播文化。蔡倫發明造紙以後，用抄寫的方法記載和傳播文化更加普遍了。到了東漢末年，又出現用石碑拓印的方法。西元一七五年，有個叫蔡邕的人，向漢靈帝劉宏建議把「五經」刻在石碑上，然後塗上墨汁將紙蓋上用手摹印。石碑刻成後，立在太學（當時最高學府）門外，每天有許多人趕來摹印。這種摹印方法，直到隋代還很流行。這種拓印方法並不簡單，但却對唐代盛行的雕版印刷產生了承先啓後的作用。

到了唐代社會經濟發展的非常迅速，適應這一情勢發展的需要，人們累積了常用「印章」和「石刻」的經驗創造了雕版印刷。雕版印刷的出現大大促進了中國科學技術、文化思想的發展和傳播。現在保存在英國博物館的中國木刻「金剛經」就是唐代咸通九年（西元八六八年）的製品，印刷水準已是相當精美。到了五代時期官方正式推廣雕版印刷，派人雕刻「五經」。到了宋代的時候雕版印刷發展到全盛時期。人們選用梨木、棗木雕成書版、刻繪圖畫，然後印成書。一部書的雕版，可印幾百部或更多的書籍，大大地促進了文化的發展。

但是雕版印刷還存在着很多的缺點，例如：雕刻一套書版就需要幾年的時間，耗費精力太大；一部書要雕刻很多塊印版，佔用大量的房舍，不好存放；雕刻的印版上發現錯別字，不是重新雕刻，就是錯刻錯印，不能串版和換字，沒有改動的餘地。

畢昇爲了彌補雕版印刷的缺點，經過他刻苦鑽研，不斷實驗，創造了活字印刷。他用帶有黏性膠泥製成薄片，刻成一個一個的單字，用多少刻多少，常用的多刻一些，把這些字塊用火燒堅後，以韻目分類的方法排放好。印書時，根據書稿的需要，將活字塊放在一張鐵板上，按照書稿排好，用松脂、蜂蠟和紙灰之類的東西和字塊同放在鐵範裏，以火煬之，即凝固成版型，再用一平板在上面按一下，則字平如砥，便可以印刷了。這就是畢昇創造的活字印刷術。這種印刷方法，製版迅速，印刷質量好，速度快，印版中如有錯別字隨時可以更換，而且印完一種書後，版拆了，活字塊還可以再用，節省了大量的人力、物力。這是中國和世界印刷工業史上的一次劃時代的大革命。

畢昇發明活字印刷，提高了印刷效率，推動了科學文化的發展，對人類文化的昌盛，做出了很大的貢獻。但是，在古代社會裏，發明家是不被重視的，科學發明被看成是微不足道的雕虫小技。所以畢昇生前，他的發明創造並未受到朝廷的支持和重視；直到他死後，活字印刷術仍然沒有得到推廣。他創造的膠泥活字也沒有保存下來。但是他所發明的活字印刷的科學技術，却在中國和世界各地相繼得到發揚光大。後代科學家根據膠泥活字的原理，逐漸加以改良，推廣到世界各地。西元一三一四年前後，元代山東人王禎，就在畢昇發明的活字印刷原理的啓發下，創造了木活字的印刷術；西元一四八八年，明代無錫人華燧，根據前人的經驗，開始使用銅字印刷，印刷技術已經發展到非常熟練程度。明末萬曆二年（西元一五七四年）福建人饒氏用銅活字印出了一千卷本的「太平御覽」；清代雍正年間（西元一七二三——一七三五年），陳夢雷用新製的銅活字，印刷了「古今圖書集成」共五千零二十冊，內分爲一萬零四十卷，可見活字印刷的規模之大了。畢昇的活字印刷術，不只是在中國產生如此巨大影響，而且隨着中外經濟文化的交流，從西元十三世紀以後，逐漸傳播到世界各地。畢昇雖然距離我們已經很久遠了，但是他對發展人類文化的貢獻，却永遠爲人們所懷念。

莊院，院門深閉，氣象森嚴。

到門口，孟菁菁把眼向四處一瞄，悄聲道：「哥哥，不好，快走！」

孟定邦道：「有人來了？」

孟菁菁道：「來的不少啊！」

孟定邦茫然的道：「什麽人？」

孟菁菁道：「不懷好意的人。你看地上的馬跡。」

孟定邦道：「妹妹太多疑，這馬跡是佃戶的馬。」

孟菁菁道：「回家的馬，蹄跡不亂。快走吧！」說罷，伸手撈起孟定邦的馬韁，並轡急馳。剛奔出幾步，驀然，一聲喝道：「已經慢了。」

颼的飄下來幾條人影。一式的紅衣黑帶，頭戴獺皮虬龍帽，脚登薄皮烏拉靴，金刀閃閃，寒光映人，逼在孟菁菁四週。

孟菁菁冷然道：「你們來幹什麽？」

其中一個稽首說道：「恭請少潭主回寨。」

孟菁菁問道：「是老潭主要你們來的嗎？」

那人道：「不是老潭主差使，憑我們十二霸天，也不敢這樣放肆。」

孟菁菁伸手道：「拿來。」

那人茫然的道：「什麽？」

孟菁菁道：「金龍令。」

那人冷然一笑，道：「金龍令倒是沒有，不過，有一個人在候着少潭主。」

孟菁菁道：「誰？」

那人神情肅然的向着孟家莊院一指。

孟定邦兄妹回顧之下，莊院深掩的門徐徐啓開了，閃出一位六十開外的老人，鬢髮俱白，二目烱烱若炬，神情肅穆瞪着孟定邦。身旁峙立着六個壯漢，合起外面的六個，恰是十二個。正是黑龍潭的十二霸天。乃是黃天霸網羅關內關外、三山五嶽的高手，每人都具有蓋世武功，威名遠震。

孟菁菁止不住的飛身下馬，向黃天霸遙叩，尊了聲：「爹！」

黃天霸冷然道：「妳若還知道我是妳爹，現在就跟我回去。」

孟菁菁起身道：「我本當跟你回去的，不過，我已知道了我到底是誰。人總不能忘却根本。你的養育之恩，我可沒忘，我娘的那筆血帳，就抵在這上面，咱們誰也不欠誰。你回你的黑龍潭，我住我的金石谷。」

孟定邦飛身下馬，站在孟菁菁身邊。

黃天霸默然許久，道：「我養妳十幾年，難道抵不過那小子一句話？」

孟定邦道：「他是我親妹妹，有眞憑實據。」

黃天霸伸手止着她的話，道：「妳別說，我全知道了。既然妳我父女之情已絕，那妳可也就別怪我，就全憑妳的功夫吧！」說着，抛了個眼色。

十二霸天一陣風旋雷轉，把他兄妹二人困在核心。孟定邦唰的出劍。

孟菁菁悄聲道：「哥哥，小心啊！」

他兄妹二人背對而立，屛息凝神。十二霸天圍成一個圓圈，十二把金刀對着他二人，陡的一聲暴喝，十二霸天竟用起流星金刀陣，對付他們兩個人。人影閃閃，刀光焯焯，把他二人封困在刀光人影之中，只有招架功夫，那裏還有還手的力量。

這樣穿梭似的交錯斬殺，孟定邦在萬分危機中，當眞的生死一息，間不容髮。孟定邦已被斬傷數處，衣衫破損，血漬斑斑。孟菁菁看在眼裏，幾乎掉下淚來。

她強忍着內心的痛苦道：「你們不可逼人太甚。」

十二霸天中有人喝道：「知道厲害，便當早些授命，省得我們動手。」

孟定邦可是眞的焦急起來，憤恨的向孟菁菁道：「想不到，我們就這樣遭老賊毒手。」

孟菁菁眦目不語，驀然，挫身收劍，雙手一揚，撒出寒光一片，喝道：「哥哥，走！」齊齊的掠出圈外。

黃天霸雙手輕輕一按椅扶手，人如蒼鷹掠影，已站在孟菁菁身前，迅捷輕靈，簡直是個精靈的影子般。他臉上冷酷無情，慢沉的道：「想不到你這十二金劍威震關外，第一次用在我們自己人身上。」

孟定邦往回一瞧，可不是，十二霸天全躺在地上。他驚呆住了。他實在沒料到妹妹的十二金劍竟如此的厲害，也難怪在菁風寨時，她只要露一支黑龍劍給他們瞧瞧，他們就畏服了。這可眞的是他初到關外缺乏見識了。

這時，孟菁菁對黃天霸道：「我是逼不得已的。」

孟定邦挺身而出，以劍指着黃天霸，道：「這老賊才是我們眞正的仇人，讓我殺了他，爲母親報仇。」

孟菁菁止着道：「不可……」

剛說出不可兩字，孟定邦已揮劍向黃天霸刺去。孟菁菁噗通一聲跪在地上。

就在這時，黃天霸伸手捏着孟定邦的劍鋒，臉上陡然露出一抹悽冷的笑容，一雙眼似笑非笑的望着孟定邦，孟定邦感到一股寒氣從他眼睛裏射出來。孟定邦想收回劍，運盡週身功力，竟動不得分毫。

孟菁菁哀求道：「爹，你恕他無知，饒過他吧！」

黃天霸嘆道：「嗳！我老了，我殺不了他……」

孟菁菁叩頭道：「謝謝爹開恩。」

黃天霸道：「荊雄，我養育妳十幾年，不求別的，只求妳不追舊仇，容我以風燭之年，落髮歸佛，懺痛年輕時妄殺之罪，於願足矣！」

孟定邦狠聲道：「哼，你妄想！」

孟菁菁仰望孟定邦充滿仇恨的臉，道：「哥哥，就算了，我們在金石谷重建家園，豈不是更好？」

孟定邦道：「可是，我們的仇呢？」

孟菁菁道：「給他個機會吧！得饒人處且饒人。」

孟定邦憤恨的道：「不，不，不，我要用劍……」

黃天霸笑了，他的笑聲隱藏着傷感的氣氛，細辨起來又像是哭聲，震盪着滿山，更震盪着他二人的心。突然，他的笑聲停頓了。他厭惡的望着孟定邦，說道：「劍！劍！劍！」

他兩指輕輕一用力，折斷了孟定邦的劍，抛在地上，轉身狂笑着走出金石谷。他的笑聲在山谷激起迴響。

孟定邦楞住了。孟菁菁望着黃天霸遠去的背影，茫然的流下眼淚。（全文完）



俠義奇情中篇故事

五毒天羅

黃鷹・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秦玉驄、月香、郭勝三人將銀獅的弟子引走和銀獅距離很遠，然後又折回向銀獅襲擊，銀獅據心腹的弟子報告郭勝已從樹上跌下來，只等候弟子們將他捉過來，不再追趕，豈料三人突然出現，將他圍攻，想逃又逃不掉，結果被擒。三人審問他們的雙獅堂、排教是不是放毒烟的元兇，他否認是他們所幹。於是將經過情形和盤說出：從黑虎寨名俠、名人說起，百家集的大屠殺試驗毒烟的殺傷力、龍山遇害，他們都派人暗裏跟踪，捉到江成，才知道此事和天武牧場場主樓天豪、三絕書生有關，因此要截取秦玉驄背負的藥包，懷疑是毒烟的原料。三人聽後滿腹狐疑……

藥箱漏毒烟　捨己救頑童

郭勝嘟喃道：「他應該也不會是一個喜歡故弄玄虛，小題大做的人，成名的大夫通常都不會再存有這種毛病。」

銀獅說道：「所以箱子內根本沒有藥方什麼，只是蠟封着那種毒烟，惟恐漏出來。」

秦玉驄皺眉道：「方才你不是說我只是一個餌，用以誘開你們……」

銀獅道：「你既然能够進入留園，可見身手也不錯，而留園既然被我們重重包圍監視着，他將那種毒烟分成若干份，以種種他認爲可靠的方法送出去，也不是一件不值得奇怪的事情。」

郭勝打了一個「哈哈」目注秦玉驄道：「反正你是絕不會將箱子打開的，箱子送回天武牧場，樓天豪自然懂得如何處置，萬一途中箱子被撞破擊破，毒烟洩出來，你首當其衝，即使不是死得糊裏糊塗，也會帶着這個秘密到地獄去。」

秦玉驄看着他。「連你也相信了。」

郭勝道：「我只是懷疑，但要解決這個問題也是很簡單。」

秦玉驄說道：「只要弄開那個箱子一看——」

月香忽然道：「那一個做這件事？」

她這樣問也顯然信心已經動搖，郭勝笑應道：「當然不是我的了，我活得正快活，還不想這麼快跟閻王爺打交道。」

銀獅嘟喃道：「我……」

郭勝立即道：「你若是肯做這件事，當然沒有人反對。」

銀獅搖頭苦笑道：「我要是不怕死早已跳起來跟你們拚命。」

郭勝接道：「雙獅堂來了這麼多人，總有一兩個不怕死的吧。」

這時候雙獅堂所有弟子包括追開去的全都已接到消息紛紛趕回來，只是頭兒落在敵人手上，不敢輕舉妄動。郭勝的話他們大都聽得很清楚，與郭勝的目光接觸，却也都不由自主垂下頭來。

銀獅看在眼內，不怒反笑。「不怕死的人天下間不錯多的是，但要在我們這種人當中找，可是很困難。」

郭勝道：「在我當中找也是的，正如我，還沒有活膩，而我這兩位朋友又是這麼年輕。」

月香道：「這件事總要有人做的。」

郭勝突然道：「我有一個好辦法，先將箱子放在一個低陷的地方，然後拿東西擲去，硬將箱子擲碎。」

月香說道：「那如何知道裏頭載着毒烟？」

郭勝大笑道：「還不簡單，將這位銀獅大爺留在箱子身旁，看他的反應便知分曉。」

「什麼？」銀獅叫起來。

郭勝道：「什麼也是你說的，我們全都不相信，你却一口咬定箱子內載着毒烟，當然要由你親身證實。」

銀獅大叫道：「你們這樣做如何向江湖上的朋友交待。」

郭勝反問道：「你親率數百個雙獅堂的弟子追殺我們三個人，大概已經有一個很好的藉口向江湖的朋友交待的了。」

銀獅道：「那不是藉口，是事實。」

郭勝道：「然則雙獅堂是替天行道，天武牧場反而是邪魔外道的了。」

「是不是，天武牧場的人心中有數。」銀獅接一聲冷哼。

郭勝反而笑起來。「事情這就簡單了，天武牧場的人既然是邪魔外道，有什麼手段施展不出？」

銀獅怔住，郭勝接呼道：「姓秦的還不拿箱子出來給這條銀獅抱着？」

銀獅應聲便要從椅上跳起來，但隨即給郭勝雙爪按着，郭勝接以一爪的爪背往銀獅的咽喉輕拍了一下。「你是活得不耐煩了。」

給這一拍銀獅不由得毛骨悚然，那些雙獅堂的弟子看見銀獅動，其中幾個也想動，再看見這種情形，亦都不由得怔在那兒，他們見識儘管少，但也有自知之明，知道憑自己那幾下子絕對難以搶在郭勝雙爪之前，將他們的頭兒搶回來。

銀獅也一樣明白，也眞的害怕他們不知天高地厚，打了一個寒噤，忙喝道：「都給我站着。」

郭勝笑接道：「你還是賭一賭的好，也許你的運氣很不錯，箱子內沒有載着毒烟。」

銀獅悶哼，面色難看之極，郭勝再顧秦玉驄。「怎麼了，還呆在那裏？」

秦玉驄如夢初覺。「那個箱子方才在那……」

郭勝的記性也不是那麼壞，笑截道：「我倒是忘記了，你這條銀獅也算運氣不錯，眼看嚇都要嚇死的了，箱子恰巧又不在。」

銀獅脫口問：「在那裏？」

郭勝口快快的道：「方才給你們趕急了，躍下瓦面的時候給樹枝勾去。」

銀獅道：「我們可沒有看見。」

「當然沒有了，否則你們也不會追到這裏來，你也不會落到這般田地。」郭勝大笑。

銀獅瞪着一雙大眼睛，沒有作聲，到這般田地，他才自歎倒霉，亦無話可說。

秦玉驄亦在沉吟，月香看見奇怪，脫口道：「大師兄——」

秦玉驄突然叫出來。「你們在這裏看着，我立即入青石鎮找那個箱子。」

郭勝道：「急也不在這一刻半刻，我們押着這條銀獅一齊回鎮去……」

秦玉驄道：「我是担心什麼人將那個箱子拾了去弄開來……」

郭勝脫口道：「那有這麼笨的人？」

秦玉驄道：「別人可是不知道箱子裏載的是什麼東西。」

郭勝道：「不是自己的東西，弄開來中毒死了是自討苦吃，死有餘辜，怨不得人。」

「只怕毒氣因此而散開……」

「這倒是不錯。」郭勝突然叫起來。「不成，我得去看看。」語聲未落，他已經連人帶爪，一個「鯉魚倒穿波」，疾翻了出去。

銀獅一個身子立即彈起來，他快，秦玉驄的劍更快，在他的身上彈起來同時抵住了他的咽喉。

銀獅一場歡喜，有如一盆冷水迎頭澆下，怔在那裏，秦玉驄接着呼叫道：「兔眼兒——」

郭勝遙應道：「你們押着他跟着來，放心好了，箱子我一定會找到的。」說到這句話，四五個雙獅堂的弟子便被他撞飛半天，他隨即回頭一聲：「這又是五兩銀子！」接一聲暴喝。

在他前面的雙獅堂弟子給他這一喝，不由自主讓開了一條路，他一衝而過，雙爪胡亂一陣左扒右撥，叫嚷着向青石鎮那邊奔去。

秦玉驄看着不知好氣還是好笑，劍一緊，喝道：「快走！」

銀獅只有舉步，月香的長劍亦抵住了他的後心，他知道這兩個人的劍怎樣快，除非有奇蹟出現，否則是沒有機會脫身的了。

也不用秦玉驄開聲，雙獅堂的弟子自動讓開一條路，讓他們毫無阻碍的經過。

出了樹林，雙獅堂的弟於才敢跟出來，秦玉驄已喝道：「都留在樹林內，誰要跟上來，我們先殺了你們這個頭兒。」

雙獅堂的弟子立即給喝住，也許他們根本就不想追上去，難得秦玉驄開口，樂於順從。

秦玉驄月香隨即加快脚步，銀獅的脚步當然不能不加快。

× × ×

郭勝口裏雖然兇，平日除了金錢看似也甚麼都不在乎，都漠不關心，實在是一

片俠骨柔腸。

他趕得那麼急是要想盡快將箱子找回來以免出亂子，可是到現在仍然找不到。

那個箱子已不在樹上，他找遍了那株樹也無發現，附近的地上，瓦面也沒有。

那附近的幾戶人家本已將門打開來，三四個聚在一起，顯然就是在談論方才的事，看見郭勝手拿雙爪跑到來，慌忙躲進去，再將門關上。

郭勝原要抓他們一問，看見那樣子也懶得去驚擾他們，最終又回到瓦面上，東張西望。

秦玉驄月香押着銀獅從那邊走過來，遠遠看見，亦知道郭勝現在是仍無發現，既是放心又是担心。

放心的是郭勝沒有出事，担心的是那個箱子的下落，他們本來是很懷疑，但銀獅一番話說下來，已不由他們不動心。

秦玉驄遠遠看見郭勝在瓦面上，很自然的揮揮手，郭勝雙爪一分當作答覆，這個姿勢誰都瞧得出是並無收穫。

銀獅看着忍不住道：「我本來有些懷疑你們的話，但看來你們顯然又不像是說謊。」

月香冷笑道：「我們可不是你們那種人。」

銀獅道：「那種人有時也會說實話的，這一次就是。」

月香道：「是不是一會便有一個水落石出。」

銀獅沉默了下去，他到底沒有忘記找到了那個箱子後，他們便會拿自己來證實箱子裏藏的是什麼，在他的心目中箱子裏載的已一定是那種毒烟，所以現在看見郭勝並無發現，他反而有些放心。

月香竟然看透了他的心事似的，接道：「想不到你這個頭兒這麼怕死。」

「千古艱難惟一死，那一個不怕。」銀獅大聲叫出來。

月香道：「你的手下全都留在樹林裏，你就是大聲承認他們也不會聽到……」

銀獅道：「方才在他們面前我已經夠丟臉的了，就是讓他們聽到又有何妨。」

月香沉吟道：「到時候我們也許還有其他辦法。」

她到底是一個善良的女孩子，看見銀獅這樣子便生出了同情心。

銀獅的語聲也低下來。「到時候再說吧。」

說話間他們已到了長街的進口，郭勝亦翻過了幾重瓦面，突然一招手跳下去。

秦玉驄立即一聲：「我們到那邊。」

銀獅歎了一口氣，也不用秦玉驄月香催促，自動移動腳步向那邊奔去，事實，他亦想清楚那個箱子是否一如所料，載着毒烟。

×　×　×

郭勝突然從瓦面上跳下去當然有所發現。

幾個小孩子正聚在一塊旁邊堆着頹垣斷壁的空地上，拿着瓦片在撬着一個鐵箱子。

那個鐵箱子的形狀大小與秦玉驄之前揹着的並無分別，旁邊還有一塊破爛的錦布。

郭勝一眼看見不由得頭皮發炸，那不用問也知道，包袱在他們走後從樹上掉下來，給這幾個小孩子拾來這裏，正在要弄開來，看看裏頭藏着些什麼東西。

郭勝也放過小孩子，明白小孩子的心理，想到箱子裏頭可能載着那種毒烟，却是毛骨悚然，脫口一聲怪叫。

這一聲眞的怪得很，那些小孩子全部給嚇一跳，再看見郭勝揮舞着一雙獅爪撲來，立時全部給嚇得驚呼着跳起身子，連滾帶爬的四散，只剩下那個捧着箱子的，也是嚇慌了，一跤摔在地上。

箱子也摔在地上，一塊蠟封已然給撬開，郭勝看得清楚，又怪叫一聲，不由自主的撲過去，一爪將那個小孩子抓起來，疾抛了出去，同時一手掩住了那個蠟封缺口。

那刹那，他突然嗅到了一陣怪異的藥香，不由又怪叫起來。

那個小孩子凌空未落到地上，便給秦玉驄伸手接個正着，也不等他放下，小孩子便哭叫着掙扎跳下來。

郭勝那邊同時大叫：「看看他有沒有什麼不妥的地方。」

秦玉驄探手抓住了那個小孩子的脈門，另一隻手用劍往地上一插，接探去，一面問：「到底什麼事？」

郭勝怪叫道：「這些小鬼將蠟封撬開，毒烟給洩了出來。」

「什麼？」秦玉驄驚呼。

郭勝接叫道：「我已經嗅到了，怪得要命，幸好及時掩住了那個缺口。」

秦玉驄驚問：「眞的是那種……」

「不會錯的了，他娘的，我從來就沒有嗅過這麼怪的氣味。」郭勝一張臉已蒼白起來。問道：「那個小娃子怎樣，有沒有問題？」

秦玉驄說話間已探清楚那個小孩的脈搏，再看那個小孩子的眼睛，道：「他不像中毒……」

「那是他的福氣。」郭勝臉色更蒼白。「我是完了……」話口未完，一個身子已搖搖欲墮的。

秦玉驄看見這樣子，一聲驚呼：「兔眼兒——」便要撲前去。

「不要走近我！」郭勝大叫，額上已冒出豆大的汗珠來。

秦玉驄收住脚步。「你現在……」

「全身都在發癢，幸好我的內功還不錯，毒性沒有立即發作，但也支持不了多久的了。」

月香不由道：「你不是又跟我們開玩笑吧？」

「我也希望是。」郭勝苦着臉道：「我早就說不要做好心的了，果然就沒有好報。」

秦玉驄道：「你其實是一個好人，這我們早就看出的了。」

郭勝道：「好人做不做也罷，可是我還這麼年輕，還不想做一個死人。」

秦玉驄一時間也不知道再說些什麼，月香看看道：「你還是將箱子放下，運功看看能否將毒迫出來。」

郭勝立即搖頭。「放不得，一放手毒氣便會洩出來，這個青石鎭說不定就會變成百家集那樣，所有人無一倖免，都中毒身亡。」

月香怔住，郭勝接又問道：「你們再看清楚那個小鬼，是否眞的沒有中毒的跡象？」

秦玉驄再細看那個小孩子，一面道：「以那種毒的厲害，他若是已吸入現在應該發作的了。」

那個小孩子當然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給秦玉驄老鷹抓小鷄的抓着，又是眼淚又是鼻涕的，却是不敢動。

郭勝這才放下心，揮手道：「那別嚇着他，讓他走。」

秦玉驄手一鬆，那個小孩子便哭着急奔了出去，郭勝看着直搖頭。說道：「這些小鬼就是不知道天高地厚，幸好我來得及時。」

秦玉驄不由道：「兔眼兒，你這個朋友我是交定了。」

郭勝笑罵着道：「我們原來還不是朋友？」

秦玉驄苦笑，月香一句話也再說不出來。郭勝目光忽然落在銀獅的面上。

銀獅怔在一旁，接觸郭勝的目光才如夢初覺，脫口道：「姓郭的，你果然是一條好漢。」

郭勝道：「當然了，難道你才是？」

銀獅「嘿嘿」的乾笑了兩聲，郭勝接問：「你是否很佩服我？」

銀獅道：「總之，換轉我，未必就會毫不猶疑的做這件事。」

郭勝道：「只要你佩服我便成了。」

銀獅道：「若非如此我也不會承認你果然是一條好漢。」

郭勝接問道：「你知道我在打什麼主意？」

「不知道——」銀獅這句話出口，一個身子突然倒翻了出去，月香的劍雖然繼秦玉驄的劍移開後抵在銀獅的咽喉上，到底是經驗不足，事發倉猝，劍雖然迅速刺出，只是在銀獅的胸膛上劃了一道口子。

銀獅也不管傷勢怎樣，人在半空，雙手往牆上一按，再又拔起，翻上了瓦面。

秦玉驄也很意外，加上月香擋在前面，亦來不及追截，身形方要拔起來，目光在郭勝面上一轉，忽的又停下，同時按住了月香肩膀，阻止月香追上去。

月香詫異道：「大師兄——」

秦玉驄搖頭道：「要殺這條銀獅多的是時間，兔眼兒——」

他沒有說下去，月香却已明白，目光回到郭勝面上，郭勝已面如土色，他顯然也要追，也顯得力不從心，一個身子已經搖搖幌幌，居然還笑得出來，笑罵銀獅：「我看你還是改叫銀狐狸的好。」

銀獅在瓦面上大笑。「我若是那麼狡猾，根本就不會落在你們手上，幸好還不太笨，總算逃出生天。」

月香插口道：「你們到底在……」

銀獅笑截：「你這個女娃子還是回家去的好，以你這種見識，如何在江湖上行走。」

郭勝道：「她還是出來跑跑的好，否則如何知道好像雙獅堂這種大帮會的頭兒竟然也胆小如鼠，完全談不上什麼英雄氣概。」

銀獅大笑道：「這種英雄還是你來做的好，你就是怎樣說我也不在乎。」

郭勝喘着氣。「你也眞不笨。」

銀獅道：「當然了，難道你以爲我看不出你要接近讓我嗅嗅那個箱子的毒烟，好教我陪你一起上路，共赴黃泉？」

郭勝道：「這是便宜了你，想想你是什麼東西，若非少爺怕路上寂寞，那來的資格跟少爺跑在一起。」

銀獅又大笑道：「無論你說什麼我都不會生氣的，我完全明白一個垂死的人的心情。」

郭勝笑罵道：「你這厮有種的便不要跑。」

銀獅大搖其頭。「我就是沒種，所以現在要跑了。」語聲一落隨即一個虎跳。

這一個虎跳下來，踏碎了幾片瓦片，銀獅脚下不由得一個踉蹌，連滾帶爬驚呼中疾跌了下去。

郭勝看着聽着大樂，大笑起來。「這個小子本該跟我上路的。」接問秦玉驄：「是不是？」

秦玉驄知道他是想起了百家集的事，那一次郭勝一見打不過秦玉驄立即開溜。

月香聽不懂，要追銀獅，却給秦玉驄按着。「讓他走好了。」

「兔眼兒不是要他侍候？」月香問。

郭勝應道：「我看還是算了，黃泉路上，走到一半他突然又開溜，教我如何是好？要追，死得未免太辛苦，不追，難免更加寂寞。」

月香詫異道：「你怎會知道黃泉路上可能有這種情形發生？」

郭勝道：「當然是想出來的，到現在你還不知道我這個人的想像力很豐富？」

月香又問道：「爲什麼銀獅本該跟你上路？」

郭勝道：「你原來不知道我也是他那樣打得過便打，打不過便什麼英雄好漢也不做，甘認沒種，拔脚開溜？」

「是眞的？」月香看來還有些懷疑。

郭勝道：「我難得這樣坦白你却是不相信，幸好小秦在這裏可以爲我作證。」

月香目光一轉。「反正你是不明白黃泉路上是什麼環境，怎麼不索性將他抓起來，看情形再……」

郭勝截道：「他人都跑了，還說他幹什麼？」

月香道：「我們去把他追回來……」

郭勝搖頭道：「那片樹林子這麼接近，只要他高呼一聲，他的人便會趕來接應了。」

月香道：「反正他們還是會一齊過來找我們算賬的。」

郭勝大笑：「他們那來的胆子，不怕我跟他們同歸於盡。」

月香的目光不由又落在那個鐵箱子上，郭勝緊抱着那個鐵箱子，一隻手仍然掩在箱緣的缺口上。

秦玉驄即時道：「你看來還很好。」

郭勝立時又笑不出來，以袖擦汗，道：「你却是不知道我的一條手臂已接近麻木，一個腦袋就像有無數蟲兒在鑽動。」

秦玉驄連忙安慰道：「以你的內功，說不定能夠將毒迫出來。」

郭勝搖頭道：「你這是什麼話，這個時候還要騙我，未免太不够朋友了。」

秦玉驄只有苦笑，月香接問道：「那

你要我們怎樣？」

郭勝道：「你們若是够朋友，立即去替我找一副棺材來，死得那樣子，若是沒有棺材來遮羞，死也死得不舒服。」

秦玉驄道：「這個青石鎮內應該有棺材店子的。」

郭勝道：「普通可以了，我這個人天生一副賤骨頭，受用不了太好的東西。」

秦玉驄無言點頭，郭勝接道：「還要一罈好酒，要最好的。」

月香詫異道：「最好的？」

郭勝大笑道：「別的我受用不了，酒却是可以，一直以來我喝的都要是好酒，這最後一次，當然是非要最好的不可。」

秦玉驄道：「下酒的東西當然也是要最好的。」

「當然了。」郭勝笑應道：「看來你這個小子也不太笨，應該不會買來摻了水的酒。」

秦玉驄道：「我會小心。」

郭勝隨即踉蹌着前行，一面道：「你們這還不快快去打點？」

秦玉驄道：「你要到那兒去？」

「那邊的林子，雙獅堂銀獅一夥是必還在那裏，等着瞧熱鬧，我這就去給他們好瞧的。」郭勝笑得就像一個賊。

月香吃驚的。「你要施放毒烟將他們毒殺？」

郭勝道：「我是想這樣，但他們看見我到來一定會遠遠的逃開去。」

秦玉驄道：「你只是要一個清靜的地方好好的休息一下。」

「那些雙獅堂的人留在那裏到底令人心裏不舒服，非將之趕走不可。」郭勝又大笑。「我就是不相信他們會願意與我一齊上路。」

說着他脚步不停已出了巷子，秦玉驄月香看在眼內，感慨之極也再無話可說。

×　×　×

銀獅回到林子裏，驚魂甫定，立即將所有手下痛斥一番，那些雙獅堂的弟子當然只有垂頭喪氣的份兒。

說到怎樣脫身，銀獅當然有他的一套解釋，當然不會將自己說得太沒種，那個鐵箱子載的毒氣洩出來便成了他最佳的藉口。

那些雙獅堂的弟子聽說亦都大吃一驚，說到郭勝首當其衝，吸進了毒烟，銀獅更就是眉飛色舞。接說道：「那個小子中了毒，簡直就像個瘋子，嚇得大家都慌忙開溜。」

給他這一說，秦玉驄月香也變了貪生怕死的小人了，一個心腹隨即問：「姓郭的終於死了？」

銀獅道：「他的內功雖然很不錯，但那種毒烟何等厲害，我看他現在應該毒發身亡——」

「也是說，那個箱子是沒用的了。」

「所以我們也不用再呆在這裏，乾脆先會合其他人準備攻擊天武牧場。」

「是不是夤夜趕路？」另一個心腹接問。

「當然了，這個地方現在已非常危險，那個瘋小子天曉得會不會將鐵箱子丟出來。」銀獅打了一個寒噤。「風吹的正是這個方向，毒烟若隨風……」

話口未完，雙獅堂的弟子失聲驚呼，銀獅一怔笑罵：「你們這樣胆小——」

在他旁邊的一個心腹叫道：「頭兒，那個姓郭的正向這邊走來。」

「什麼？」銀獅嚇一跳，側首望去，果然看見郭勝踉蹌着走向這邊樹林，懷中仍抱着那個鐵箱子。

另一個心腹奇怪道：「他到這邊來幹什麼？」

郭勝彷彿聽到這說話，遙遙高呼道：「老子這一次要跟你們同歸於盡！」

銀獅入耳驚心，旁邊一個心腹忙道：「頭兒，我們得趕快阻止他接近。」

「如何阻止？」銀獅反問。

那個心腹怔住，郭勝說話間又接近了很多，銀獅突然怪叫一聲，雙手分開各人，疾往前奔出，其他雙獅堂弟子看見，那敢怠慢，爭先恐後，急急奔了出去，一時間亂成了一堆。

郭勝已奔進林子，一見大叫：「不要跑，都陪你家少爺上路去！」

銀獅遙應一聲：「不跑的是孫子！」手脚放開，一隻大猴子的往前跳躍飛奔，雙獅堂的人也就更混亂，一窩蜂也似狂湧而前，有些連滾帶爬，好不狼狽。

郭勝奔到林子中，雙獅堂的人已跑得一個不剩，以他的輕功，本來絕對可以追上他們，但他的兩條腿彷彿已經軟了，眼睛亦好像有些發花，一把慌忙抱着一棵樹，喘着氣道：「他娘的，老子若是要你們侍候，拚了命也追得上你們，逃什麼？」

話才說完他便已坐倒地上，沒命的喘氣，滿頭汗落淋漓，跑在最後的那個雙獅堂弟子看見一顆心才放下來，忙將話傳上去。

銀獅知道了一些快意也沒有，只是往前奔。

最接近的一個心腹忙道：「姓郭的既然支持不住，我們大可以放慢脚步了。」

銀獅搖頭道：「風正在吹向我們這邊，他雖然跑不動，拿箱子向這邊擲來，還是危險得很。」

聽他這樣說，所有人如何還敢放慢脚步，一個個飛奔向前。

郭勝看在眼內，又笑罵：「全部是貪生怕死之輩，少爺要是拿你們侍候上路，也不見得風光到那裏。」

他也知道自說自話，沒有說下去，以獅爪支地站起身子，踉蹌着走到樹林深處，隨即以獅爪掘了老深的洞穴，將鐵箱子塞進去，再蓋回泥土，還搬了一塊大石壓在上面。

做妥了這些，他已經感到有些支持不住，躺在石上沒命的喘氣，心跳速度也逐漸增加。

「做好人可眞不容易。」他歎了一口氣，那種蟲鑽蟻咬的感覺又襲來，慌忙將一口眞氣逿起來，迫向四肢百穴。

眞氣一運行，那種蟲鑽蟻咬的感覺便消淡，可是一停下，立即便又襲來，而且更加强烈，他只有一遍又一遍的不住運行下去，然後他突然發覺，眞氣已接續不上，蟲鑽蟻咬的感覺越來越凌厲。

「完了完了——」他的心越急眞氣便越不舒暢，也就在這個時候，秦玉驄月香來了。

月香一手提着一罈酒，另一手捧着一盤下酒的東西，秦玉驄則扛着一副棺材，郭勝看着感激到眼淚都險些掉下來。

秦玉驄才將棺材放下，郭勝便急不及待的揮手道：「快快將棺材打開。」

看清楚他的面色，秦玉驄月香都嚇一跳，那簡直就像白紙一樣，而汗水奔流，更有如一條條小河的，衣衫俱都已濕透。

秦玉驄忙將棺蓋拿去，郭勝一下子跳進棺內，一倒又坐起來，急急道：「快快，酒——」

月香這邊將酒送上，秦玉驄那邊連忙將蓋塞扳開，郭勝一下捧過來，仰首便往口裏倒，「咕嘟咕嘟」的一下子也不知喝了多少口。

秦玉驄剛要叫他小心，他已經一口酒嗆出來，接着一陣嗆咳。

月香搖頭道：「你用不着喝得這麼急的。」

郭勝抬起頭來，眼睛好像已有些發花，一把拿過一碟送酒的東西，不管是什麼，往嘴巴倒進去，胡亂的大嚼。

然後又是酒，又是大口大口的狂喝，就像個狂人，月香看着有些担心的。「他是怎樣了？」

秦玉驄道：「我看毒要發作了，他是要使自己趕快醉倒，什麼感覺也沒有。」

月香道：「那是很痛苦的？」

秦玉驄道：「應該就是了，否則他也不會這樣喝酒。」

郭勝即時道：「現在舒服得多了，這是什麼酒？喝下去全身的血液彷彿都要燃燒起來。」

秦玉驄道：「這是最好的女兒紅。」

「女兒紅，好名字，我知道有這種酒。」郭勝仰首又喝了幾口。

秦玉驄詫異道：「你那麼喜歡喝酒，怎麼不會喝過這種酒？」

郭勝道：「誰說我喜歡喝酒？」

「可是你說的。」秦玉驄更加詫異。

郭勝搖着頭。「我從來最討厭就是喝酒，味兒又不好，喝進去，咽喉就像插上幾柄刀子的，可是有時又不得不喝，好教別人也知道我是個英雄好漢。」

秦玉驄失笑。「方才聽你那麼說我簡直以爲你是一個酒鬼，平日無酒不歡。」

「眞的像？」郭勝大笑。「我早就認爲自己裝什麼像什麼。」

月香接道：「我也是這樣奇怪，他若是喜歡喝酒，怎麼一路上都不喝。」

郭勝說道：「幸好我一直都不喜歡喝酒，否則酒量現在也不知怎樣大，一罈酒喝下來未必會醉倒，那便得飽嘗毒發的痛苦。」

秦玉驄不由問：「你現在怎樣了？」

「咽喉像要燃燒的，全身血液彷彿都在沸騰，那種蟲鑽蟻咬的感覺反倒沒有那麼厲害了。」郭勝打了兩個「哈哈」，仰首又喝了幾口酒，他的臉已一片酡紅，本來轉得很靈活的眼珠子亦已緩慢下來。

秦玉驄看着他點頭說道：「我完全同意你的舉動，只是這個酒也許兇一點，你其實可以喝淡一點的，那最低限度舒服得多。」

郭勝搖頭擺腦的道：「現在我已經够舒服的了，身子簡直輕飄飄的，好像隨時都會飛上天去。」

秦玉驄月香沒有作聲，他們都看出郭勝的舉止已有些失常，郭勝笑接道：「一個頭可是重得很，天哪，這不是要倒飛上去？」

他隨即捧酒罈，又喝了幾口，放下再舉起，繼續喝，這一次，不再放下來。

秦玉驄月香都沒有阻止，他們都不想郭勝死得太痛苦。

郭勝繼續喝，那簡直就是要倒，一身衣衫也被酒濕透。

他本來喝急很快，喝到現在已慢下來，彷彿肚子裏酒已經載得差不多，再也載不下去，面色更紅了，紅得令人看來甚至有一種恐怖的感覺，可是在秦玉驄月香眼中，這無論如何，總比方才那種蒼白好看得多。

酒終於倒盡，郭勝的反應却很遲鈍，好一會才察覺，捧着空罈搖了搖，含糊地道：「沒酒了。」

秦玉驄忙道：「我立即去買。」

「好的——」郭勝才應一聲，酒罈便從手裏掉下來，滴溜溜的落在地上，滾了開去。

秦玉驄本待起步，看見郭勝這樣子連忙走近去，郭勝搖手道：「不要接近我，天知道那種毒烟會不會傳染給別人。」

這些話很正常，接着的就不大正常了。「再來一罈，不，最少也要三十罈、三百罈……」

秦玉驄怔怔的看着他，月香也是，他那雙眼睛的眼珠子突然左右分開來，嘟喃道：「你們是妖怪，怎麼一個竟然變成了兩個？」

「你醉了。」秦玉驄脫口一聲。

「我眞的醉了。」郭勝雙手亂舞，一個身子搖搖欲墮的，秦玉驄正要上前攙扶，他已經醉倒在棺材裏。

月香道：「大師兄，他……」

秦玉驄歎了一口氣。「他這樣醉了也好，免得抵受毒發的痛苦。」

月香道：「那我們應該怎樣做？他什麼遺言也沒有。」

秦玉驄道：「他若是有什麼放心不下，早便已告訴我們，好像他這樣豪快的人，是不會有什麼不好意思的。」

月香道：「他若是眞的毫無牽掛日子過得倒是快活。」

秦玉驄道：「若是有煩惱也是他找來的，正如這一次，事情與他根本一些關係也沒有。」

月香看着他，欲言又止，忽的歎了一口氣，緩步踱了開去，秦玉驄亦步亦趨，亦是一聲不發。

月香走着，忽然道：「大師兄，你看我爹是不是那種不擇手段，製煉毒氣要毒殺武林中人的人？」

秦玉驄道：「我本來絕不會相信的，但事情到這個地步……」

月香頷首道：「我明白，可是其中會不會有些誤會？」

秦玉驄道：「這件事其實很簡單，好像雙獅堂排教這種江湖上的大帮派，若非都瘋了，沒有理由跟我們開這種玩笑。」

月香道：「爹却是懷疑他們……」

（未完・九）

新派脫俗俠情故事

道與魔

西門丁・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司空凌雲爲了追趕那輛馬車，駕車的是一個少女，以爲是多年不見的大嫂——燕翩翩，途中又遇上風家兄弟、關氏父子等人攔截，經過苦鬥才能擺脫，卒將前路的馬車截住，原來馬車載住的是「梅花女俠」裴紅梅，她對他是一往情深，奈何司空凌雲對燕翩翩仍未忘情，故對她不便詞色，因此裴紅梅對他因愛而恨，斬情絲，揮慧劍，想一劍勾銷愛與恨。反被司空凌雲將她點了空道，準備離去，此時又出現桂如龍師兄弟，跟着又出現了七星劍派盟主連雲天帶領了羣豪到來，她叫司空凌雲「改邪歸正」，司空凌雲據理力爭……雙方動起手來……

虎胆闖龍穴　廢園藏麗人





連雲天左袖一落，食中兩指自袖管中透出，連點兩記，制住司空凌雲的軟穴及麻穴，只聞「蓬」的一聲，司空凌雲已撲倒地上！

余先知振臂高呼：「司空凌雲遠非盟主之敵！你們看，盟主在精力不足之下，仍能輕易活捉了他！哼，要是盟主今早不是因爲爲朋友運功療傷，十個司空凌雲也抵不住他老人家一根小指頭！」

司空凌雲幾乎被氣炸了肺，怒極反笑，叫道：「但不知連雲天肩上的血洞是誰加上去的？你們以四敵一，尚敢自誇，恐怕今後再無無恥這個名詞了！」

「盟主在功力大量消耗之後才避不開你的暗算，這算得了什麼？」余先知高聲道：「至於說咱們以四敵一，那簡直胡說八道，咱們可有打着你？只不過圍住你，提防你脚底抹油罷了，你們說是不是？」

桂如龍道：「堡主之言自然沒錯，事實上咱們根本沒有打他，只是他打咱們罷了！」

余先知暗罵一聲草包，幸而其他漢子都齊聲叫了起來：「光明磊落，義薄雲天的連盟主武功天下第一，天下第一惡魔司空凌雲欺世盜名，武功稀鬆膿包，不值盟主一擊！」

司空凌雲氣得雙眼反白，那裏還說得出話來！

余先知得意洋洋地道：「你看，他自己也無話可說了，總算司空凌雲有一點點羞恥之心！」

連雲天輕咳一聲。「其實連某早有辦法制住他，根本不懼他能插翅而飛，你們何必多此一擧，落人話柄！」

司空凌雲索性閉起雙眼，不發一言。

余先知忙道：「屬下等也深信盟主有辦法制住他！盟主遲遲不下殺手，只是爲了要試探他還學了些什麼邪門的功夫，以便從中揣摸出破解之法，防範於未然，造福武林！」

他拿眼望了連雲天一眼，見他有鼓勵自己說下去之意，話音更响。「不過以盟主千金之體，實不宜操勞，理該把精力放在其他大事上，豈能爲這跳樑小醜浪費時間與精力？屬下這樣做也是爲了武林利益，何況屬下等斗胆妄爲，也無損盟主之清譽！」

這一記馬屁拍得極是高明，聽得連雲天心花怒放，極是受用，忖道：「此人雖然心狡，但司空凌雲倒也沒看走眼，若人人都有他一半本領，我……嘿嘿，那便有趣極了！」

咀上却道：「你們每事均以武林爲重，令人感動，不過這種事以後還是少做爲佳！」

「這個自然，盟主武功天下無敵，一個頂得一萬個還怎犯得着屬下等操心！」

桂如龍忙叫道：「盟主聰明蓋世，辦一件事，好過咱們辦一百件，有盟主在，咱們便可以安枕無憂，天下太平。」

剎那間，樹林內又响起一片醉人的諛辭。

梁佐善忽然問道：「盟主，這人如何處置？」

「先帶回摩天嶺再說！」

裴紅梅叫道：「桂如龍，你答應過我，把他交給我處置的……」

桂如龍冷冷地道：「神女有心，襄王無夢，裴女俠又何必自討苦吃！」

裴紅梅滿臉通紅，啐了一聲。「你們男人說的話都不算麼？他對我如何，是另一回事，你們說過的便須依諾！」

桂如龍道：「可惜不是你捉到的！」

連雲天道：「裴女俠，如今可不是兒女情長的時候，咱們身爲俠義道，自當以公以義爲先，司空凌雲犯下屢屢罪行，咱們極需與他對證，現在可不能交給你！」

「那麼要到什麼時候……」

「這可要看武林大會上。天下英雄如何判決了！」

余先知冷笑一聲：「裴女俠，不是老夫數你不是，你既被稱爲女俠，便該知道何爲俠，何爲義，司空凌雲是個大魔頭，你跟他不乾不淨的，不怕被人恥笑？」

裴紅梅怒道：「我被人恥笑與堡主何關？」

「雖與老夫無關，却怕你華山派會因你糊塗而沾上一個邪字，一個魔字！到時，哼哼……裴女俠也不是三歲小孩，當知道中間的利害！」

裴紅梅機伶伶地打了個冷顫，半晌也說不出話來。

連雲天道：「余堡主說得不錯，女俠一時糊塗，咱們也不與你斤斤計較！唔，煩那位兄弟把司空凌雲抬走吧！」

裴紅梅淚花亂轉，忙道：「你們不將他交給亻，可得依我三個條件！」

連雲天眉頭一皺，道：「請裴女俠說來聽聽，若是合情合理的，料在場諸俠都不會反對！」

「第一，不得虐待司空凌雲！」

連雲天眉宇間泛起一層怒色，沉聲道：「裴女俠把話說到那裏去了？你把在場之人視作邪魔？何況咱們尚要把他交給武林公審，若是有人偷偷虐待他，又叫咱們如何向武林交代！」

「第二，請把他的軟劍留給我……」

連雲天看了余先知一眼道：「這點也沒問題，只是女俠對他太過情深了吧？」

裴紅梅粉臉再一紅，道：「第三，請解開我身上的穴道！」

連雲天這次却皺起眉頭，生怕解了裴紅梅的穴道，她會來胡纏，便向余先知打了個眼色。

余先知仰天打了個哈哈。「咳咳，男女授受不親，恐怕有點不便，再說時間巳差不多了，再過一忽，穴道便能自解，何况此處又甚安全！」

裴紅梅氣得手足冰冷，大聲叫道：「老娘白讓你們利用了！」

連雲天等人巳同時轉身出林而去，裴紅梅又氣又急，又悔又恨，却也無可奈何，就在此刻，忽然聽到一陣脚步聲傳來，她一氣，索性閉起雙眼。

脚步脚越來越近，一共是兩個，而且來得極快，原來是孟七郎與彭承業，他倆久候司空凌雲不到，生恐有意外，便循跡追來。

裴紅梅雖不知彭承業是誰，但孟七郎她却是認識的，故人相見，此情此景，甚是尷尬，而孟七郎也是一呆，問道：「裴女俠，你怎會在此？」

裴紅梅訕訕地道：「還不是司空凌雲的傑作！」

彭承業急問道：「我師父呢！他去了那裏？」

裴紅梅瞪了他一眼。「原來你便是他的徒弟，孟七郎，你不知道我被人點了穴道麼！還不替我解穴？」

孟七郎素知她的性格，也不爲忤，微微一笑，彎腰替她解了穴道，裴紅梅一躍而起，叫道：「快追快追！」

孟七郎如丈八金剛摸不着頭腦，問道：「追誰？」

「姓孟的，你不是白痴吧？司空夌雲已讓連雲天抓去啦！」

「什麼？」孟七郎吃了一驚，連忙伸手攔住她。「情況如何，請裘女俠細說一下！」

「再說便來不及啦，你別攔着我！」

裘紅梅年紀雖巳逾三十，但因小姑獨處的關係，仍然有幾分少女的嬌憨。

孟七郎比較穩重，問道：「連雲天是否只一個人？」

裘紅梅冷笑一聲。「哼，他最愛擺臭架子，每次出入都帶了一大堆人，這次要捉司空夌雲，豈能例外？」

「有些什麼人跟着他？」

「余先知那馬屁精自然少不了，另有桂如龍，梁佐善等二三十個！」

「且慢！」孟七郎眉頭深鎖。「現在即使咱們追上他們也救不了司空夌雲！」

彭承業焦慮地道：「孟叔叔，那麼咱們怎辦？」

「這件事須仔細商量妥當才可行動！否則一失手，可能反使連雲天提早下毒手！」孟七郎轉頭問道：「裘女俠，當時你在場吧？情況如何？」

裘紅梅粉臉通紅，有點羞愧，囁嚅地說不出話來。

彭承業道：「請女俠轉述一次，小侄感激不盡！」

「那來的這許多廢話！」裘紅梅又頓了一頓才道：「令師以爲我是燕翩翩，追在我車後，我剛有事來找桂如龍……先是他與桂如龍師兄弟決鬥，後來連雲天便來了……連雲天讓令師刺了一劍，余先知那老狐狸使了奸計，擒住了令師……就是這樣啦！」

彭承業望向孟七郎，孟七郎沉吟道：「連雲天正欲進一步鞏固自己的威信，料他不會貿貿然殺死令師，一定會召開公審大會，乘機讓人吹噓一番，所以……」

「所以什麼？」裘紅梅急道：「到底該如何辦？」

「這件事得從長計議，總之除非咱們能找到朋友，否則不可輕舉妄動！」

裘紅梅冷笑一聲，卸下馬車套頭，伸手去拉馬，彭承業見師父的軟劍在她手中，甚是奇怪，忍不住問道：「請問女俠，家師的佩劍爲何會在你手中？」

裘紅梅粉臉一紅，抽出軟劍，拋在彭承業身前，飛身上馬出林。

孟七郎道：「彭賢侄，咱們走吧！」

× × ×

連雲天抓了司空夌雲，雖說受了傷，但得之大，失之小，仍然甚是歡喜，躊躇滿志，走了一程，遇到關懷義父子，雙方問了起來，才知道孟七郎與司空夌雲在一道，余先知道：「可惜！」

連雲天淡淡地道：「有何可惜！」

「可惜咱們碰不到孟七郎！」

連雲天道：「碰到他又如何？」

「孟七郎巳甘心棄暗投明，與司空夌雲巳無異，此人怎能不除？而且還有個司空夌雲的徒弟，斬草也不能不除根！」

連雲天眉頭一皺，道：「料不到孟大俠竟會甘心墮落，眞令人遺憾，連某倒極想請他回去問個清楚！」

余先知暗暗冷笑。「這姓連的好會做作，難怪司空夌雲說他最擅假仁假義。」

當下一行人又來至桂如龍家外，但見樹林內空空如也，不見一人，馬車仍停在當地，但馬匹巳不見。

余先知喃喃地道：「裘紅梅是自己離開的，還是被孟七郎救走的？」

連雲天道：「請關堡主帶路，到剛才你與孟大俠見面之處看看！」

衆人到了該處，仍不見孟七郎與彭承業影子，只得取道北上！

這天晚上，連雲天忽把余先知拉到一旁。「余堡主素來神機妙算，連某佩服得很！」

余先知微感一怔，暗覺奇怪，却恭敬地道：「盟主這樣說可要折殺屬下了！」

連雲天笑道：「堡主，你我份屬同道，情逾手足，實在不必客氣，連某不喜朋友對我太過抬舉，今後請不要太客氣！」

余先知心中暗暗冷笑，仍然恭敬地道：「盟主有什麼吩咐，但說無妨，屬下雖死不辭！」

連雲天哈哈大笑。「堡主眞不愧神機妙算也！」一頓，臉露誠懇之色。「連某愚昧，正有一事相求……」

「盟主言重，屬下不敢！」

「唉，余堡主你實在不了解連某的爲人，郭副盟主雖然俠義爲懷，但可惜年紀太大了，辦事大大不如堡主！他若有堡主一半本領，連某也不必事事操心！」

余先知心頭狂跳，却裝出一副慷慨的神態來。「盟主若用得着余某的，但請吩咐下來！」

「其實也沒什麼……嗯，你看孟七郎爲人如何？」

余先知揣不出連雲天的心意，沉吟了好一陣才含糊地道：「此人飛揚跋扈，目中無人……他心眼兒太死，容易受邪魔之惑！」

連雲天輕哼一聲。「此人愛結交朋友否？」

余先知心頭一動，暗道一聲，原來如此，當下道：「此厮雖然狂妄，但擅於施捨小恩小惠，料亦交了一些豬朋狗友，不過此亦不足爲患！」

「非也，連某想過了，他若不是自忖有一定實力，怎敢與武林爲敵？」

余先知甚覺奇怪，道：「這個屬下倒未曾聽見！」

連雲天笑道：「堡主又故意說笑了，試問咱們在明，他們在暗，他們的眞面目又剛剛暴露，未曾耳聞並不等於沒有這回事！」

余先知心頭一震，忙道：「是極是極，盟主聰明才智天下無雙，屬下是難及萬一！」

「堡主你又來了，連某巳說過不喜歡聽這種話！你對此行西上有何高見？」

余先知直至此刻仍不知連雲天的眞正用意，心中暗罵，只得囁嚅地道：「盟主的意思是……」

「唉！我只道堡主是坦率的人，原來……」連雲天大搖其頭。

余先知後背出了一陣冷汗，心念電轉，尋思道：「這小子表面英勇大量，其實

心胸狹窄，兼且怕死得很，他問我這些話到底是何用意？」腦海中靈光一閃：「直娘賊的，我姓余的便押上一寶吧，待老夫實力足够時，你才知道老夫的手段！」當下道：「姓孟的這小子悍不畏死，又太死心眼，屬下認爲他極可能會找人在半路設伏，或到貴門生事！」

連雲天雙掌一拍，道：「堡主眞神人也，郭副盟主是不能與你比了！橫豎他巳提出請辭，連某便在武林公開大會時，順便徵求各地英雄的意見，由堡主頂替遺缺吧……」

「多謝盟主栽培！屬下唯有以死爲報，一切以盟主馬首是瞻！」余先知裝出一副感激零涕的神態來，幾乎要跪地叩頭謝恩。

「若堡主能挑上副盟主的重担，此乃武林之福，連某也自高興，何必謝我？」連雲天也是一片誠懇的神情。「嗯，剛才的話咱們還未說畢……依連某之見，孟七郎是沒可能半路上設伏的，因他是江南人氏，平常也在江南活動的多，其朋友料亦都是江南人氏，時間上是來不及的……」

余先知忙接下去：「因此他必會到摩天嶺救人！」

「不錯，連某正是担心此項！」

余先知心頭又是一楞，忖道：「莫非他眞的探到孟七郎有一批死士，肯爲他賣命不成？」當下說道：「摩天嶺乃是貴派所在之地，料他縱有三頭六臂，也不能成事！」

連雲天負手於背，轉身望天，道：「依堡主之見又如何？」

「加强守衛，便絕不會有事！」

連雲天長嘆一聲：「此豈是良策？最好的良策是什麼，堡主可知？」一頓又喃喃地道：「諸葛孔明有一條絕計，一共是三個字，叫什麼的計……咳咳，連某最近腦袋甚不靈光……」

余先知脫口道：「空城計！」

連雲天大喜，道：「不錯不錯，就是空城計！堡主現在知道該怎樣辦了吧？」

「盟主的意思是咱們不回摩天嶺？」

連雲天大喜道：「假如堡主能做連某的左右手。何懼天下不服！連某意思正是如此！」一頓又問：「如果咱們不回摩天嶺，堡主認爲去那裏最好最安全？」

余先知不由忖道：「原來這小子表面上城府深沉，但肚子內却無甚學問！」當下道：「承蒙盟主詢及，屬下斗胆提議到田家莊去！一來田家家大財雄，二來那是離貴派也頗近，有什麼事也容易照應！」

連雲天喜道：「就這樣決定！聽說田家兄弟與堡主的交情不錯，那就先請堡主修一封書送去！」

「沒問題！這件事包在屬下身上！」

× × ×

孟七郎與彭承業出了樹林，彭承業問道：「孟叔叔，師父落在連雲天手中，咱們……」

孟七郎嘆了一口氣。「愚叔一定會盡力營救，你放心！」

「叔叔準備如何營救家師？」

孟七郎眉頭一皺，道：「我與令師一見如故，這條命賠給他也心甘情願，不過愚叔還有幾個朋友，我準備去找他們，然後一齊去救令師……」

彭承業道：「小侄跟叔叔一齊去！」

孟七郎嘆了一口氣，道：「我如今也因得罪了連雲天，而成爲『武林欽犯』，日後行動不便，你跟着愚叔反而不便！」

「小侄無意中學得易容術，雖然不精，但自信尚能混過連雲天爪牙的耳目！」

孟七郎笑道：「你主意好極了，你現在便與愚叔下船，先替愚叔易容，然後再討論其他的！」

兩人展開輕功急馳，不久便返落船上，彭承業連忙取出易容藥替孟七郎易好容。孟七郎又問了一些洗擦的方法，再向他討了一些易容藥，然後道：「業侄，非是愚叔看輕你，實是令尊只得你一子，而且你出來又未告訴他，令師尚有顧慮，何況愚叔乎？萬一有什麼三長兩短，叫愚叔如何能安心？」

彭承業見他語氣堅決，知道多說無益，便裝出一副受教的神色，內心却暗打主意。不久，船巳行至一處，孟七郎又叫彭承業易過容，然後才令彭承業上路。

彭承業與孟七郎揮手作別，洒開大步而行。趕了一程，眼看巳近黃昏，而孟七郎所乘之船巳不在視綫內，便轉西而行。原來他心想師父既然落在連雲天手中，必然會被送上摩天嶺，便決定隻身去營救師父。

走了一忽，天上巳滿佈紅霞，一陣陣南飛的野雁自頭頂上掠過，彭承業心頭落寞，走得更快。

忽然耳畔聽到一個女子的叫罵聲：「你給姑娘滾開！」彭承業覺得有點耳熟，不禁轉頭過去，原來路旁有座酒棚，其中有一座竟坐着阮望山祖孫三人和風沐楊！

彭承業見他們都認不出自己，胆子頓壯，坐在他的隣座，呼小二送一碗麵，一碟饅頭。

剛才罵人的顯然是阮小鳳，只見風沐楊涎着臉道：「小鳳，你我兩家若做了親家，不但可以消解昔日的怨隙，而且聯合起來，將是天下無敵！」

阮望山冷笑一聲：「老夫頗有自知之明，天下難敵？嘿嘿，還差得遠哩！而且你們自恃人多又豈會眞心與咱們化解！」

風沐楊正容地道：「不管如何，也不論前輩對寒家有何看法，但晚輩對小鳳的情義可是眞誠的，我可以對天發誓……」

阮小鳳冷漠地道：「不必了，這種話我巳聽過不知多少次了！你若識相的便給姑娘滾吧！」

風沐楊道：「愚兄偷偷撇掉家父及四叔來找你，這還不能證明我的心意？」

「剛才你又如何對待我？」

風沐楊苦笑一聲：「家父嚴令，愚兄不能不遵！」

阮大光道：「令尊令叔都反對這頭親事，你還囉嗦什麼？快走吧！」

風沐楊仍不死心地道：「家父雖然不讚成這頭婚事，但小侄可以與小鳳找處沒人烟的地方居住……」

阮小鳳哈哈笑道：「我阮小鳳肯嫁給一頭縮頭烏龜麼？你眞癩蛤蟆，想吃天鵝肉！」

風沐楊見自己低聲下氣，仍不能令對方心軟，少爺脾氣一發，也怒道：「阮丫

頭，你以爲跟馬沛貞之婚事一定能成功麼？他不過貪圖你的美色罷了，他若會眞心對你，姓風的便當着你的面自戕！」

阮小鳳格格大笑。「這大概是所謂吃不到的葡萄，都是酸的吧！」

風沐楊怒極而笑，阮望山白眉一皺，道：「賢侄請回去吧，老夫不想再說些難聽的話！」

風沐楊面色忽然大變，道：「有幾句話本來晚輩不想說的，但既然前輩不相信……」他略一猶疑，又咬牙道：「你可知道寒舍爲何不肯與你們罷休否？這實在不是家父之意！」

阮小鳳冷笑道：「哼，你爹一心想在三家之中，脫穎而出，誰不……」

風沐楊道：「你們可曾想到，假如咱們兩家火併，對誰最有利？」

阮大光脫口道：「莫非是田家淵挑撥的？」

風沐楊搖搖頭：「小侄不說，諒你們也猜不着。這是蕭鳳聲的意思……」

阮小鳳怒道：「胡說！這是七星劍派蕭四叔的意思？」

風沐楊冷笑道：「還未嫁給馬沛貞，便叫人四叔了？哼，我不說你諒亦不知道，馬沛貞現在追求的是崆峒派掌門夏歸田的千金夏倩兒！」

「放屁！夏倩兒怎跟我阮小鳳比！」

「嘿嘿，人家崆峒派是武林八大門派之一，最少比你們家有地位！何況七星劍派根本不想讓你們……」

阮大光喝道：「風沐楊，你敢拿七星劍派來恐嚇我們？連盟主咱阮大光也認識他！」

阮望山却道：「別吵！風公子你剛才所說可是眞的？」

風沐楊點點頭，輕聲道：「請前輩勿洩露出去，否則晚輩可……」

阮望山沉吟道：「多謝你，風公子假如事實確如你所說日後老漢必有所報！」

風沐楊道：「晚輩沒有他求，只求前輩把小鳳許配與我！」

彭承業忖道：「想不到這花花公子對阮小鳳倒是一片眞情！」

只聽阮小鳳道：「你快滾！」

阮望山說道：「不，爺爺還有話要問他！」

風沐楊道：「前輩，晚輩也不能再耽下去了，再見，希望前輩……小心保重！」言畢拱手而去。

彭承業心頭一動，暗道：「這姓風的必有馬匹在附近，當日他對我……哼，我何不……」心念未了，抛下一塊碎銀一邊跟在他背後去了。

他剛離開，阮望山本人也連忙結帳匆匆離去。

風沐楊走了一程，發現背後跟着一個文質彬彬的青年，心頭有點忐忑，忙加快速度，拐入一座樹林內。

彭承業忙問道：「請問閣下是否風大公子？」

風沐楊暗暗戒備，轉身問道：「正是，閣下有何指教？」

「令尊與令叔在家師家內作客，請風公子過去一下！」

風沐楊微感一怔，喃喃地道：「奇怪，家父與令師素來不大合得來，怎會到他家作客……」

彭承業知道要糟，抬頭一望，果見樹下縛着一匹白馬，正在吃草，他裝作若無其事般走過去。

風沐楊問道：「閣下要幹什麼？」

彭承業大喝一聲：「看掌！」

風木楊猛吃一驚，下意識地向旁一閃。彭承業標前幾步，右手長劍出鞘割斷馬韁，笑道：「少爺要借你的馬匹一用！」

話音未落，已躍上馬背，風沐楊大怒，抽出鋼刀急砍過去，彭承業揮劍格開，風沐楊再想發第二刀，不料那馬極快，「颼」的一聲已竄出樹林，往西去了。

風沐楊剛吃了阮小鳳一頓奚落，又讓彭承業搶去坐騎，一口怨氣沒處發洩，揮刀亂砍樹木。

彭承業搶了風沐楊的坐騎，向西狂馳，晚風吹來，煩氣稍消，他一路往西而行，到了舞陽便停了下來，此處離摩天嶺已不遠，他先在城內向人打探入山的途徑，這才知道原來七星劍派近年來勢力旣大，聲譽又隆，在山內闢了不少禁地，連樵夫也不能去。

彭承業問明了禁地的方向，心知那裏必是七星劍派的所在地，於是把馬兒賣掉，扮成一個樵夫，把師父的軟劍貼身纏在腰上，買了一頂竹笠，後腰抽了一柄斧頭，然後入山。

走了大半天，只見山頂遠處有一道石級沿山而建，估計此乃通往七星劍派重地，他明知由此上去必有埋伏，是以拐了個彎，專向險峻之處前進，慢慢向上攀登，到了黃昏，估計已接近七星劍派重地，便找了塊大石坐下，稍事休息。

正想解開包袱，取出乾糧，大石之後忽然跳出一個漢子來，長劍指着彭承業後背，喝道：「你來幹什麼的？」

彭承業裝出一臉驚恐，結結巴巴地道：「小的是來砍柴……累了才在這裏休息的……吃乾糧……你是誰？」

「你管大爺是誰？」那漢子喝道：「你不知道規矩麼？山後才准你們砍！」

「小的剛搬來山下居住不久，不知道什麼規矩……請大爺饒命……山上住着什麼大官？」

那人怒哼一聲，忽然道：「把乾糧放下，給我快滾吧！」

彭承業心頭一動，裝作驚慌萬狀地把包袱內的乾糧向後一抛！那漢子伸手去接，劍尖不由自主離開彭承業的後背，彭承業右肘突然向後一撞，只聞「砰」的一聲，那漢子被撞個正着，痛得他大叫起來。

彭承業一肘得手之後，立即滾落大石，抽出斧頭，叫道：「大爺饒命，大爺饒命！」却踏步向前走去。

那漢子那把他看在眼內，奈何彭承業剛才那一肘力量實在猛烈，血氣都似凝結，見狀反而吃驚地道：「你莫過來！」

彭承業道：「小的給你撿起乾糧！」身子一蹲，抓起一塊石頭向他抛射過去！

那漢子蹲身閃過，彭承業欺前幾步，斧頭急砍而去！

那漢子揮劍一架，只震得手腕發痲，連忙伏地滾開，伸手向腰際摸去。

彭承業知道他要發射信號，忙不迭撲了過去，舉起斧頭就砍。

那漢子叫道：「大俠饒命！」霍地把劍抛開。

彭承業心頭一怔，忖道：「七星劍派的弟子怎會這般膿包？」忍不住問道：「你是七星劍派的弟子？」

「是的，大俠，請您看在敝派掌門臉上，饒小的一命！」

「你先把手舉起。」

那漢子果然依言高舉雙臂，彭承業道：「饒你一命也可以，你乖乖帶我到一個隱蔽的地方吧。」

「是是！」那漢子慢慢站了起來，彭承業生恐有變，悄沒聲息自後點了他的痲穴及啞穴，再撿起他的兵刃，揹着他向後山跑去。

那後山比前山險峻崎嶇得多，而且滿佈荊棘，甚是難行，彭承業用那漢子的劍開路。

走了兩里餘，天色已全黑，山風甚是急勁，彭承業見離七星劍派已遠，加上附近山石環佈，頗能擋風，便把那漢子放落地上。

他故意好整以暇，斜在石上，伸了個懶腰，道：「老子還以爲摩天嶺的風景如何美妙，那知大大的不如咱們南海！唉，你奶奶的，抛掉了老子的乾糧，如今肚子餓得緊，只好拿你的肉解解飢。」

說着便拾了幾根枯枝，摸出火熠子把枯枝點亮，只見那漢子滿頭大汗，身子撲簌簌的亂抖。

彭承業扯開他的衣襟，伸手摸一摸他的胸肌，搖頭道：「肌肉太結實，一定甚是堅靭，可惜如今什麼也沒有，也只好將就一下了。」把劍放在火堆上燒烤，再轉身解開他的啞穴，問道：「小子，你臨死之前，還有什麼遺言沒有？」

那漢子沙着聲道：「大爺饒命……小的不想死……小的上有高堂……」

彭承業接道：「下有妻兒是麼？哈，這才妙，童子肉不好吃，像你這樣……」

那漢子哀聲道：「小的該死，小的該死……小的其實還未成親……」

彭承業把劍提了過來，只見劍尖一尺長短均已被炙得通紅，冒着白烟。「你不想死？」

那漢子見有轉機忙道：「小的的確不想死，大爺要小的做什麼小的都肯做。」

「你知道大爺是誰，諒你也不知，七十年前，有個南海樵神，打遍天下無敵手，那時候，你爹爹也還未出世……」

「你便是南海樵神老前輩？小的久仰大名。」

彭承業極力忍住笑，其實那裏有什麼南海樵神，不過是他臨時胡吹的。「笑話，我師父已近百歲，老子有這般老麼，我是他關門弟子，外號小樵神。」

「是是……七十年前，南海樵神天下無敵，七十年後，如今小樵神也是天下無敵！」

彭承業哈哈一笑，問道：「那麼連雲天呢？」

「連雲天算得什麼，他欺世盜名，其實膿包得很，那裏抵得住您一根小指！」

彭承業笑道：「古語云，上樑不正下樑歪，果然不虛。」

「對極對極！」那漢子毫不爲忤地道：「連雲天那裏算得是樑？他不過一粒砂子罷了！」

彭承業估計此人極是怕死，料他不敢欺瞞自己，便道：「我老人家曾經發誓要到摩天嶺上一遊，如今不知上山路徑。」

那漢子忙道：「由此左行四五里，便見一條石級，石級之頂便是本嶺之巔！」

「放心，我老人家還不知道，只是我一見七星劍派的人，便心頭火起，由那裏上去，難免要殺幾個人消消氣，難道沒有別條路麼？」

「有有，不過後山雖然沒人看守，不過甚是崎嶇……。」

彭承業改點他的軟穴，吩咐他把後山路徑畫了出來，再問道：「後山上面眞的沒人看守？」

那漢子囁嚅地道：「有……不過人數很少……」

「好，你再把貴派分佈畫出來，若有一絲不符，哼，你便沒有活命機會了！」

那漢子乖乖地伸指在地上繪畫上來，彭承業邊看邊問，漢子對答如流，可是畫到後堂一個園子，那漢子竟謂不知裏面住着什麼人，彭承業甚是奇怪，再三迫問，漢子苦着臉道：「小的眞的不知道，掌門下令所有的人都不能走近那裏。」

「什麼原因。」

「全派上下沒人知道……不過小的估計裏面住着人……」

「你怎知道？」

「因爲何老七每天均送飯進去，一日三次，風雨不問，若不是囚着人，又怎會如此？」

「何老七是誰？」

「他是一個又啞又聾的老頭，專門負責廢園裏一切的！」

彭承業略一沉吟，道：「你現在最好開始替老子禱告，萬一你胡點一通，老子有什麼閃失，我這獨門點穴手法，無人能解，四個時辰之後，我不回來，你便一命嗚呼了，你再想想，還有什麼要改正的沒有？」

那漢子苦着臉道：「小的所說的確沒有一句虛言，希望你老人家早點回來。」

彭承業料他沒有騙自己，點了他的睡穴，紮了一枝火把，提劍依他指示而行。

夜風極猛，樹木沙沙亂响，頗有草木皆兵之感，摩天嶺後山雖然少人守衞，但陡直如同刀削，極難攀登，彭承業仰頭一望，不由倒抽了一口冷氣。

他決定自靠近後山的山側上去，此處地形雖然仍甚險峻，但起碼還可供攀登，主意一定，看準方向，便踩熄了火把，猱身攀了上去。

七星劍派由於代有人材出，加上自從連雲天當上武林盟主之後，聲勢更隆，而武林又總算比前平靜，是故這些年來武人上摩天嶺都是以朝聖的心情去拜會，邪派高手懾於其威勢也不敢到此撒野，形成七星劍派弟子的痲痹大意，繼而狂妄自大。

山上的火把雖多，守山弟子也不少，可是大多坐在擋風之處打瞌睡或閑談，他們絕不相信，有人敢胆來捋虎鬚。

彭承業一路向上爬竟未被發現，呼呼的山風把他爬動時發出的聲音盡皆掩蓋。

大約攀了二個更次，終於到了峯頂，彭承業躲在一塊大石後，稍事休息，便再爬高幾尺，伸頭向外一望，但見一座龐大的建築物依山而建，幾個七星劍派弟子無精打采地巡邏着。

由崖邊到七星劍派壇址，足有二十多丈，要想穿過這片開濶地，而不被人發現，說易不易，說難不難。

彭承業等了一陣，待那隊巡邏隊經過之後，才拋下斧頭，裝作若無其事地向大殿走去。

經過一塊大石，忽聽後面有人罵道：你奶奶的，十四弟，不許你在這裏撒尿，出去出去！」

另一個沙啞的聲音道：「嘻嘻，十二哥，外面風大，請您包涵一下！」

話音未落，只見石後跌跌撞撞飛出一個青年漢子來，一手扯着腰帶，一手提着褲頭，叫道：「好啊，我且讓你一次，下次……」目光一及，瞥見彭承業，覺得甚是陌生，便罵道：「看什麼。」

彭承業實在料不到他會突然被人推出來，要想躲避，根本來不及，聞言立即轉身向後山方向走去，一邊暗暗戒備。

那漢子根本想不到他是個奸細，只道是本派的一個伙工，但他此刻鬢了一口氣，沒處發洩，見彭承業一聲不吭，轉身便走，不由大怒，心頭火起，立即快步追前，伸手向他後肩抓去。

彭承業聽得風聲，快步走前，那漢子一爪落空，輕嘆一聲，疑念暗生，一抬頭，彭承業已在三丈之外，立即提氣喝道：「你到底是誰？跑來這裏幹什麼？」

彭承業一顆心怦怦亂跳，強懾心神，住步道：「咱要去撒尿！」

那人兩個箭步標前，再次伸手搭向彭承業後肩，彭承業不待他抓實，右肱立即猛力向後一撞。

這一着事先毫無先兆，而且疾如星火，那漢子閃避不及，大叫一聲，捂着肚子蹲在地上，撒了一褲子尿。

彭承業一肘得手，立即向前奔去，不料那漢子的痛呼聲驚動了同伴，都奔了過來。「十四弟，發生了什麼事？」

十四弟指着彭承業後背道：「十二哥，那人是個奸細！」

「快追！」十二哥又問道：「來了多少個？」

「只見到一個，」十四弟艱辛地站立了起來。「十二哥，要不要敲鐘通知師叔公？」

十二顯然是這干人的頭領，聞言喝道：「飯桶！一個不長眼的奸細，也得驚動他老人家，沒的讓他責罵，快追，後山無路可走，不怕他能飛上山去，十三，你帶幾個兄弟由那邊兜截過去，不要驚動太多人，這功勞獨由咱們幾個領！」

眾人拚命向彭承業追去，此刻已至後山，彭承業探頭向下一望，下面是萬丈深淵，黑黝黝的看不到底，不由叫了聲苦也，無可奈何，只得繼續前進，希望能由另一端山側下去。

由於眾七星劍派弟子的奔跑聲，驚動了後山的兩個守山弟子，立即帶着火把迎了上來。彭承業眼看不動武不行，便先下手為強，仗劍望其中一人刺去！

十二喝道：「十五弟小心！」

十五舉劍一格，左手火把向彭承業一幌，彭承業閃身錯步，長劍改刺十七，這剎那，十二等人亦已圍了過來，彭承業把生命豁了出去，邊戰邊退。

十二道：「小子，你還是拋劍投降吧，反正你跑不掉的，咱們便免你受皮肉之痛！」

彭承業喝道：「要我投降？做夢！要我的命只有一條，你們拿兩條來換吧！」

十二冷笑了一聲道：「發你的春秋大夢，圍住他，採取車輪戰術，不必跟他硬拚！」

彭承業心頭一震，忖道：「這人好生聰明，今夜我命休矣！」話雖如此，卻不甘心就此束手就擒，長劍曳起一片光芒，迫退兩個七星劍派弟子，展開「天魔舞步」身法，自人隙中透出，可是剛奔了幾丈，又讓對方截住了！

他轉頭一望，見背後有一堵長牆，心頭一動，幾個起落，向後急退，背向長牆，以免腹背受敵。

眾人隨即又把彭承業團團圍住，十二道：「十五弟，你跟愚兄來對付他！」

十五把火把交給同伴，舉劍與十二雙雙合戰彭承業。他兩人的劍法在這干人中最強，是以人數雖較剛才少，但彭承業卻覺得壓力更大。

激戰中，十二一劍橫削彭承業腰際，十五舉劍直刺，劍尖急戳彭承業前胸的左右「乳突穴」，他入門不久，只能一劍刺雙穴。

彭承業長劍一沉，格開十二的劍刃，身子挪開三尺，堪堪避過十五劍尖，同時飛起一腳，反踹十二的小腹！

十二退了一步，不料十五十分饒勇，手腕一翻，長劍化刺為削！

彭承業長劍在外，無法招架，只得把身一蹲！說時遲，那時快，十二一退即進，長劍向他雙脚削去，這一劍假如與十五配合的好，彭承業早已掛彩，可惜時間一不脗合，上面便露出空隙，彭承業雙脚一頓，拔身而起，立在圍牆上。

那些七星劍派弟子齊聲道：「小子，快下來，否則死無葬身之地！」雖然罵得兇，却無人敢上去。

彭承業心頭一動，忖道：「莫非這牆內便是七星劍派的重地廢園？若是如此，當真天助我也！」想到此，也不管三七二十一，便往牆內跳下去。

十七說道：「不好，趕快去通知師叔吧！」

× × ×

一劍二堡三莊的田家莊，位於許昌城郊，莊主田家淵，素有鐵掌之稱。在三莊之中，他年紀最輕，今年才四十出頭，兒子徒弟雖都還未成名，但勝在兄弟多，加上幾個堂弟相助，實力甚是雄厚，不過田家淵對爭名奪利之事，表面上看來漠不關心，骨子裏如何則無人知悉，因為此人素來沉默寡言，輕易不在人前，洩露一絲口風。

當連雲天與余先知率眾來到時，田家淵早已偕弟迎於門外。「歡迎盟主大駕光臨！」

連雲天抱拳道：「連某帶這許多人來此打擾莊主，心頭甚感難安！」

田家淵之弟家博忙說道：「那裏那裏，盟主太客氣了！諸位如此賞臉，田某一家齊感榮幸！路上辛苦，請先入廳喝杯水酒！」

連雲天道：「諸兄先請！」

眾人魚貫入莊，一入門便是一個寬廣的廣場，是可容納千餘人，地上全舖着大青石板，連雲天讚道：「田家不愧是天下第一莊！」

田家博連聲謙虛，田家淵却暗暗吃驚：「這姓連的是不是猜忌咱們？」當下忙道：「田某無能，不思進取，寒舍還是敝祖建下的，後來家父才略為擴建！」

連雲天道：「田兄何不再加擴建？」

田家淵道：「寒舍人口並不太多，已經够住！」

當下雙方入廳，余先知把田家淵拉到一邊，耳語一番，田家淵立即吩咐弟弟把司空凌雲帶入內堂關押，又吩咐丫頭把酒菜端上來。

賓主盡歡，直至起更才散去筵席，田家淵帶他們到客房休息，自己却去找余先知。「余兄，信上謂欲在本莊召開武林大會，使弟十分驚訝，堡主一直跟着盟主，料知原因。」

余先知便把連雲天所談的意思轉述了一遍。

田家淵喃喃地說道：「空城計？這樣說來，公審大會料要在年底或者明春才召開……」

「不，盟主的意思是夜長夢多，準備一個月後便召開！」余先知詫異地問道：「田賢弟，你莫非不歡迎？這可是貴莊出風頭的最佳機會！」

「小弟對出風頭之事，並不熱心！」田家淵淡淡地笑道：「時間既然定得這般急，那空城計怎還唱得成？」

余先知微覺一怔，反問道：「田賢弟認為盟主用意何在？」

田家淵笑一笑道：「小弟只是有點奇怪而已，怎敢妄猜！也許盟主不是為了唱空城計！」

余先知回憶當時的情況，又覺得連雲天不似另有目的，可是經田家淵一提，也不由自主暗暗生疑。

「恕小弟再問一句，余兄弟一路上可有掩藏行跡？」

余先知笑道：「堂堂武林盟主還要掩藏行跡？」

田家淵嘆了一口氣。「那麼這空城計該怎個唱法，請余兄有以教我？孟七郎若有心搗蛋，豈有不經調查之理？」

余先知登時語塞，暗怪當時自己被連雲天哄暈了頭，半晌才道：「依田賢兄之見又如何？這空城計的確唱不成！」

「既來之則安之，此是小弟的座右銘，也許盟主另有打算，他天縱奇才，何必咱們為他担心！」

余先知陪他笑了幾聲，心中暗道：「好小子，這姓連的竟然敢利用老夫！哼，暫且讓你得意一時，往後才慢慢整治你，屆時你才知道老夫的厲害，目前這姓田的實力既強，又不惹人注目，最有利用價值！」當下道：「田賢弟，公審大會傳出之後，你準備如何招呼各方英雄？」

「小弟來此正是要請教余兄！」

話音剛落，房門忽被人敲響，田家淵問道：「誰？」

「田兄也在內麼？連某正要找你倆！」外面傳來連雲天的聲音。

余先知與田家淵互望了一眼，心頭忐忑，不知連雲天是何時來的。當下田家淵把房門拉開，連雲天含笑而入。

余先知忙道：「屬下不知盟主駕臨，請恕失迎之罪！」

「堡主何必客氣！嗯，連某來此是欲與兩位商量公審大會的一切事宜！」

余先知與田家淵這才放下心來，三人坐下來討論了一個更次，終於有了初步決定。

不久散會，余先知剛送走了他倆，脫下外衣，正想上床，房門忽又被敲響，余先知甚覺奇怪，打開房門，只見立在外面的乃是連雲天。

「堡主尚未入寢吧！」

「盟主有事吩咐？請進！」

連雲天在椅上坐下，道：「關於公審司空凌雲的事，堡主有何高見？」

余先知挖空心思，想了好一陣才摸到連雲天的意思，便道：「司空凌雲這廝如同瘋狗一樣，雖說咱們光明正大，也得防他妖言惑眾，一些意志不堅的人，會受其蠱惑！」

連雲天道：「堡主的確非常人也，這副盟主之位，非你莫屬！」

「屬下但求為武林正義盡一分棉力，對副盟主這職位，不敢存一絲僥倖之心，請盟主明鑒！」

「哈哈，堡主既然要為正義盡力，這便不要推辭了！」連雲天滿腔誠懇之色，又說道：「堡主既已洞悉機關所在，料有善策！」

余先知道：「辦法極是簡單！不讓他說話！」

「這一點，自無異議，但若當眾制住他的啞穴，恐別人難免會胡亂猜測，說不定會同情他起來，到時連某要保薦堡主頂替郭老頭，可就有點困難了！」

余先知心頭暗暗冷笑：「說得倒好聽，還不是全為你自己着想？看來司空凌雲的確是被他冤枉的了，否則他怎會諸多担憂！」

他心中想着心事，不由沉吟不語，連雲天長身道：「這問題連某也知道不好解決，堡主累了先去休息一下吧，再過幾天，連某再來討取佳音！料堡主不會令我失望！」言畢告辭而去。

余先知躺在床上，想起連雲天說最後一句話時，眉宇間隱現殺機，不由機伶伶地打了個冷顫。「你奶奶的，伴君如伴虎，要做他的副手可不容易，除非有機會取其位而代之！」

這一夜，他竟然毫無睡意，腦子內不斷盤旋着各式各樣的主意，直至天將亮才矇矇矓矓睡去……

× × ×

十二喝道：「十七弟，你說什麼？這廢園除了掌門人之外，連師叔公也不能進去，告訴他又有什麼用處？」

眾弟子却停了下來，十七問道：「但萬一發生什麼事，咱們如何解釋？」

十二的眼光在同門的臉上掃過，沉聲道：「今日此事，大家却脫不了關係，希望大家同心一意，否則便一齊準備去『寒山洞』面壁三年吧！」

衆人一聽到「寒山洞」三個字，却不由自主地打了個冷噤。十五道：「十二哥有何妙計？只要不用去『寒山洞』，小弟們都聽你的！」

十二道：「你一個答應可不行，大家都發個毒誓來……不是愚兄不相信師弟們，而是爲了保存本派的實力而已！試問假如咱們數十人全都去了『寒山洞』，對本派的實力不可謂不少，你們認爲愚兄說得有理否？」

十四道：「有理有理，咱們不是爲了瞞騙師尊，而是爲了本派興衰，以及武林正義！」於是一呼百諾，衆弟子一個個都發下重誓。

十二臉色稍霽，道：「其實事情十分簡單，只要咱們不說出去，又有誰知道？除非那小子現在立即出了亂子，否則交班之後，誰敢肯定是咱們出紕漏的？」

衆人一想都大覺有理，十四道：「這廢園內也不知住着什麼人，說不定那小子一進去，便一命嗚呼了……」

「噤聲，廢園之事，從今不可再提一字！」十二道：「現在請師弟們立即散開，各就各位，裝作若無其事一般！」

衆弟子散開之後，只見石後閃出一個中年漢子來，雙眼神光連閃，嘴噙冷笑，微光下隱約看出正是蕭鳳聲！

蕭鳳聲望了圍牆一眼，迅速投入黑暗中……

×　×　×

彭承業躍落地上，借着微弱的星光觀望，才看出這其實是座花園。花園內既有涼亭假山，也有小橋流水，古樹參天，奇花異草點綴其間，石路曲徑通幽，打掃得乾乾淨淨，有如人間仙境。

彭承業落足之處，是在一條石子小徑上，兩旁樹木扶疏，樹後露出一角飛簷，心中忖道：「此處料眞住着人，還是火速出去營救師父爲上！」

剛走了一步，忽然一道幽幽的嘆息聲，隨風送至，彭承業吃了一驚，不假思索，雙脚一頓，飛上一棵大樹，大氣也不敢喘一口。

又聞一人說道：「蒼天，我什麼時候才能出去見人？」聽聲音似是一個閨中怨婦。

彭承業暗暗奇怪，尋思道：「這女子莫非被連雲天幽禁起來？否則她爲何不能出去見人？」

心念未了，那女子又自言自語地道：「不知雲哥哥的孩子有多大了？唉，若不是宇兒被人盜走，他今年也該有十八歲啦！啊不，下月便滿十九歲了！」

「雲哥哥？」彭承業心頭一跳，忍不住輕輕撥開樹枝，探頭望過去。只見四丈之外，矗立着一座小樓，一個婦女坐在窗前，以手支頤，雙眼直勾勾地望着漆黑的夜空。

這婦人眼下圍着一方薄紗，看不清臉目，但彭承業不知爲何，竟認定她必是個美人！

「雲哥哥是誰？不會是師父吧？師父畢生未娶，怎來的孩子？她口中的宇兒又是誰？」彭承業滿腹疑雲。

那婦人又長長一嘆，喃喃地道：「聽說三弟帶人去捉雲哥哥，不知事情如何？雲哥哥單人匹馬，只怕……不會不會，雲哥哥天縱奇才，三弟本就不是他敵手，何況他聰明機智，要捉他談何容易！再說三弟至今還未回來，必是未曾得手！蒼天保佑，勿讓他們碰上！」

彭承業心頭又是一跳，暗呼一聲：「三弟是誰？是不是連雲天？雲哥哥是不是師父？那麼……她，她莫非便是燕翩翩？」再一細想，又因疑點處處，不敢肯定！

就在此刻，那婦人突然自窗口飄了下來，身法甚是美妙，如同春燕投林，那婦人身形一閃，便爲樹葉遮住，不知去向。

彭承業忖道：「她去那裏？」啞然失笑：「我冒九死之險來此，不外是爲了營救師父，管這許多事作甚！趁她不在，正好離開！」

剛想躍下去，忽聞異響，抬頭一望，不由魂飛魄散，原來那婦人已坐在他對面的一條樹枝上，剛才彭承業心神震盪，眞氣稍竭，脚下微一用力，樹枝搖幌，便爲她發覺，她故意裝作若無其事，躍下小樓，在廢園走了一圈，知道除了這皮膚黝黑，面目呆板的青年之外，再無別人，然後突然在他眼前出現！

「你好大的胆子，竟敢隻身闖來此地！可知此地的規矩麼？擅入者死！」那婦女雙眼射出怒火，厲聲道：「快說，是誰派你來的？」

（未完‧八）

奇俠司馬洛故事

霸王過關

甘作保鏢　探討眞相

馮嘉‧文　可飛‧圖

司馬洛正坐在那座小別墅的露台上，欣賞着外面那美麗的月下風景，就注意到遠處有兩部汽車的車頭燈光正在急速地移動着。當然是沿着公路的路綫移動。看樣子，似乎是有人在那裏進行非法賽車？這也說不定的，有不少好勇鬥狠的青年人自以爲駕駛技術高明，就會揀一些荒涼的地方在夜間鬥個你死我活。是危險的事情，不過這同時亦是一種精力過剩的表現。年紀比較大的人不容易了解——

跟着他聽到槍聲，他整個人就跳起身來。

槍聲是很遠都可以聽見的，祇不過並不刺耳，假如不是對這種事情有經驗的人，就不容易聽出那是槍聲。司馬洛却是一個有經驗的人。

他同時也看見前頭那部車的車頭燈開始擺來擺去，不過看樣子並不是因爲開車的人因爲中了槍而失去了控制，祇是因爲開車的人走起之字路來，使對方不容易命中。照這情形看，就是兩部汽車正在一追一逃，而且還是追人的車子放槍，逃走的車子不能還擊，祇好這樣了。

司馬洛身上的汗毛直竪起來，連忙跑進屋中，打開衣櫃找出他已收起來了的槍。由於他現在並不是正在做着一件工作，沒有需要把槍帶在身上。

當他找到了之後，他就拿着一長一短的槍跑到樓下去。假如他的估計沒有錯誤，逃走的車子乃是向這屋子駛來的話，那此時已經很接近，他到樓下去，角度會有利一些。而響亮的馬達聲亦告訴他的所料不差。他到了樓下，那車子就已經相當接近了。現在司馬洛可以看到，正在逃走的那一部，果然就是他那一部紅色的名貴意大利跑車，雖然以他這車子的靈活及高速，仍擺脫不了後面的追擊的人。豈有此理，他花了這樣多錢買回來的車子，要是車身上給射上幾個子彈洞的話——

槍聲又響，一顆槍彈把他的窗子的玻璃射破了。不過司馬洛却是早有準備，他是貼身在窗子旁邊的牆壁上，祇露出半邊臉，流彈要射中他，機會是非常之微的。

他自己那部車子似乎要向屋子直撞而來似的，但是在最後一刻又一擺而繞到屋後，司馬洛馬上放槍。

那部車頭正對着他，而他的槍法又是準確的，因此兩槍都命中。那部車子的兩隻車頭燈都給射破而熄滅了。

假如司馬洛是一個不願意亂殺人的人，他是大可以通過對方的擋風玻璃放一槍的。但這可能殺人，而且也可能使那車子直撞到他的屋子來。

他要再射車輪使車子停下來，已沒有時間了。那車子開得很快，一閃便繞到了屋子後面。而在同一個時間，司馬洛那部名貴的跑車則已經完成了繞屋一圈，又出現在屋子的前面，毛小雪從車上跳下來。

司馬洛打開車門，這個美麗的女郎就衝進了屋中。跟着，那追來的車子亦已繞過屋子，從另一邊出來了。司馬洛跑到另一隻窗子後面舉起槍，但是，那部車子上的人現在顯然已經決定放棄行兇了，無疑是因爲屋中有人開槍抵抗，既然實力未明，就還是逃走爲妙了。

現在也輪到他們採取之字路綫行車了，因此司馬洛雖然再放了兩槍，還是未能命中。跟着那部車子就已經遠去了，離開了手槍的射程。

毛小雪叫道：「你還有長槍呀！」

司馬洛把手邊那把長槍拿起來了，舉到眼前，眼睛湊到望遠鏡上，毛小雪在旁邊說：「不要殺死他們！」

司馬洛並沒有殺死他們，事實上司馬洛根本就沒有開槍。

毛小雪看着那部車子遠走了，雖然沒有了車頭燈，但由於天上有相當明亮的月光，因此那部車子還是可以辨路而開得很

快。司馬洛把槍放下來了。

「爲什麽你不開槍？」毛小雪在旁邊問。

「我衹是要看清楚車牌號碼吧了，」司馬洛說，「以防萬一你沒有機會看。」

「我的確沒有空注意這個。」毛小雪說。

司馬洛把槍在沙發上放好，就跑到屋外去，繞着他的車子細細察看一遍，關上了毛小雪未及關上的車門，然後囘到屋中，舒了一口氣說：「幸而沒有給射穿一個洞。」

毛小雪兩手交叉抱在前胸瞪着他：「你的車子那麽貴嗎？爲什麽你不看着我身上有沒有洞？」

「我知道你的身上有一個很可愛的洞。」司馬洛說。

他才這樣一說，毛小雪就閃電似的一拳向他的肋骨擊過來。由於毛小雪不是一個普通的女郎，幾個男人亦未必是她的對手，她生氣起來的話是會把人打得很痛的，因此司馬洛不敢怠慢，連忙一閃身而避過了她的襲擊，而隨即把她一抱抱住了。

司馬洛在打架的事情上到底是比毛小雪高出一籌的，雖然他不能夠否認她乃是一位最佳的助手。事實上她剛剛與他一起做完了一件相當刺激而有趣的工作，就是「飛渡野人山」，他們還是一起住在這座租來的別墅裏。

毛小雪還在開始埋怨生活太平淡而感覺到悶起來，就發生了這件事情。司馬洛抱緊着她，毛小雪極力掙扎，還要企圖把司馬洛摔倒，但是就是不成功。

司馬洛說：「好了，好了，人家要你的命，這不關我事，你可不能夠拿我來報復呀！」

「你一點都不關心我！」毛小雪叫道：「先看的是車子！」

「你能夠跑進來，也不會有什麽大碍了，」司馬洛說，「而且，既然車子都沒有洞，你又怎會有洞呢？你得答應不把我殺掉我才敢放你！」

「我要是殺了你，我還有飯吃嗎？」毛小雪呶着咀說。現在她又把身子放軟了，挨在司馬洛的懷中。

司馬洛輕輕放鬆了她，而輕輕拖着她，把她拖到窗前，望着外面，以防萬一對方會囘轉頭來。雖然司馬洛知道，假如他們囘轉來的話，應該可以聽到汽車的聲音的，而且相信那些人暫時也不敢會步行囘來，但他還是認爲小心一些的好。

他們看着窗外那仍然是很美麗的月夜景色，司馬洛說：「看來我們的生活已經刺激起來，不再悶了，但你可以告訴我，你究竟在攪什麽鬼嗎？你的美麗，當然是值得男人追求的，追到囘家來也不出奇，不過似乎應該不會向一位如此美麗的小姐放槍。」

「我也沒有想到會這樣的，我不過是去談生意！」

「你去行騙嗎？」司馬洛說：「你在談生意，談完了之後，却給人家放着槍追囘來？」

「不是這樣的，」毛小雪說，「我是在跟小文談，小文你也是認識的。」

「哦，對了，小文，」司馬洛說，「他是一個好人，也是一個可靠的人。他跟你談一些什麽生意的。」

「他是跟我聯絡，而不是我跟他聯絡的，」毛小雪說，「而且，事實上，他是要找你的，不過他要我探探你的意思，他問你要不要做保鑣──」

「你也知道我不是做保鑣那種人，」司馬洛說，「小文也知道的，這有什麽好談的呢？」

事實上做保鑣的確是一件很悶的事情，不過好像一個跟班似的跟出跟入吧了，可能有事情發生，亦可能很久都沒有事情發生，總之就是完全被動的。司馬洛這個人，最不喜歡做的就是這種悶的工作以及被動的工作。

「不是這樣的，」毛小雪說，「他說有一位朋友，要從這個地方逃到另一個地方，這位朋友，在這個地方，可以說是虎落平陽被犬欺，發揮不出威力來，當他囘到他的目的地的時候，那又不同了，那裏是他的勢力範圍。不過，他要囘去，却是並不容易，因爲有人要在這裏把他殺掉，而沿途亦是有人會不惜用任何手段把他殺掉，因此他需要一些有力的保鑣沿途保護着他，讓他能夠囘到自己的勢力範圍。所以小文要找你。我也認爲你對這件事情會感興趣的，事實上我也很感興趣。」

「這個人是誰呢？」司馬洛問。

「小文沒有說，」毛小雪說，「這當然是一件秘密了，這個人目前必然是正在躲藏在一個秘密的地方，小文也沒有那麽容易透露的。」

「這樣的工作，」司馬洛說，「的確是令我很感興趣的，不過，我們沿途可能要殺死很多人，殺人却並不是我喜歡做的事情。」

「假如是有所需要的話，」毛小雪說，「那又不同了。來殺人的人，我們將之消滅，這也不算是怎樣過份。」

「這倒是眞的，」司馬洛說，「會來做這種事情的人，也不會是什麽好人了。不過我們還是得知道這個人是誰。這要是一個值得保護的人，那才值得我們開殺戒的。」

「所以，」毛小雪說，「我才要囘來跟你商量一下呀，我不能夠決定！」

司馬洛緊皺着眉頭。他的神情，顯出他的心情是一點也不好的。毛小雪連忙補充說：「本來我是應該先跟你講的，不過，我又想領一下功。想不到我一囘來，途中就受到了襲擊。看來這件事情是嚴重的，不論那個是什麽人，他的對手顯然是很急於要把他殺死的。就是他請保鑣也要制止。」

司馬洛忽然轉身向樓上跑，毛小雪在後面叫道：「唏，你要到什麽地方去？」

「穿衣服！」司馬洛叫道，「你準備好武器吧！」

「我們要到什麽地方去？」毛小雪問道。

「去找小文！」司馬洛叫道，「你們一分手，就有人要殺你了，那麽小文又會怎樣？」

「老天！」毛小雪用一隻手掩着嘴巴，「不過，不過──不過──小文也是一個有辦法保護自己的人。而且他應該料得

到可能會發生什麽的！」

「假如他料到會發生什麽，」司馬洛在樓上叫道，「爲什麽他不提醒你呢？」

毛小雪也開始恐懼和担心起來了，她連忙動手收拾武器，而司馬洛則很快就已經換了衣服下來了，他這一次的換衣服之快，可以說是接近世界紀錄了，這樣一換衣服，雖然是花了一點時間，但是他也總不能夠穿着衣服到街上去亂跑的。

他也帶來了一些他從樓上帶下來的他自己的私人武器。他對毛小雪叫道：「好了，我們走吧！」

毛小雪匆匆忙忙在屋中的電燈總掣上把一個電掣扳下了，這却並不是要把電流截斷，而是開動了他們裝在屋中的一個保安系統。當他們有事而沒有人在家時，他們就需要有一個保安系統，才能夠防範有人潛入屋等他們囘來。

司馬洛則已經上了車子，毛小雪匆匆拿了東西跟着上去，司馬洛馬上就把車子開動了。

毛小雪說：「我是在餐廳裏跟他見面的，我不知道他現在在什麽地方。」

「我知道他住在什麽地方，」司馬洛說，「試試去他的家好了。他跟你分手了多久？」

「到現在總有兩個鐘頭了！」毛小雪說。

司馬洛痛苦地呻吟一聲。

「我不知道會弄成這樣的呀，」毛小雪也抱歉地爲自己辯護，「我──我跟他分手之後到公司裏走一遭，有些東西要買的，後來我覺得好像有人跟着我，我便開車轉了幾個圈，他們愈追愈兇，後來──就是這樣了。」

司馬洛衹是沉着臉沒有做聲，而把車子開得很快。

毛小雪又說：「爲什麽你不先打一個電話給他呢？」

「他正在做這樣的事情，」司馬洛說，「他也應該懂得提防的了。」

「對了，」毛小雪說，「既然是這樣，那我倒沒有那麽担心了。事實上，也許情形是不同的。假如那些人要殺他的話，早就已經動了。」

「也許是，也許不是，」司馬洛說，「但是，我們不能夠抹煞一個可能性，那就是：那些人現在才開始動手。尤其是在向你動過手之後，他們也許就不能夠靜下來了。」

「這個──」毛小雪不由得微微發抖着，「希望小文可以抵抗吧！」

但是他們還沒有到達小文的家，老遠就可以看到情形不妙了。小文的屋子正在起火。

「老天！」毛小雪低聲深呼吸着。

司馬洛咬緊牙齒說：「我在門口停車，你馬上開車走，在遠處掩護着我，明白嗎？」

「但是你不能──」毛小雪說。

「不要那麽多意見了！」司馬洛道。

他更把車子的速度開盡，車子就像炮彈似的載着他們直衝而去。他們接近了，就可以看到屋子還是起火不久的。

放火是一定的了，衹有加上了易燃物，一間屋子才會燒得這樣旺的。司馬洛的車子在屋前停下，立即跳下車並推上車門，毛小雪不敢不服從他的吩咐，馬上移進司機位，又開動了車子，她現在是担任着一件相當艱鉅的工作，因爲放火的人可能還在附近等着進行暗算，所以她的車子停定的確是不智之擧，她要使車子繼續移動，並且找尋可能有什麽地方是有人躲着暗算的，而一方面又要顧慮司馬洛的安全。很明顯，司馬洛是要衝進着火的屋中的。

幸而在車子一面接近時，她在心理上已經有了準備了，也大約注意過，看出這個地方，可以伏擊的地方是並不多的。她從照後鏡中看到司馬洛衝到一隻沒有火舌吐出來的窗子外面，抓起窗下一盤花，把窗子擲破了，隨即人亦飛身撲進了窗內。

車子衝進了一座疏落的樹林，在林內兜了一個圈子，撞斷了幾棵小樹，肯定林中無人，毛小雪便停車跳下來，擧起裝上了望遠鏡瞄準鏡的長槍，向四面八方瞭望了一遍。照她的經驗來看，似乎是並沒有人在附近埋伏了。

她再望向屋子。火燒得更旺了。而司馬洛還未出來。

她不能夠說司馬洛衝入屋中是多餘的。當然，小文很可能是已經死了，所以屋子着火，他自己亦不逃出來。但是另一個角度來說，假如人已死了，何必還要燒屋呢？因此有同樣大的可能性小文是給擊暈在屋中，而把他擊暈的人放一把火，把他燒死，造成是意外死亡的樣子。

跟着她就看見司馬洛從屋中飛出來了，已經變成了個火人，撲到地上，滾了好一陣，身上的火才熄了。

毛小雪以最快的動作把車子開動，開到他的身邊，把他接了上車。司馬洛似乎並沒有如何受傷，他的一身衣服是燒壞了，但是頭部却是完好的，連頭髮都沒有燒焦一根。

毛小雪把車子再開動，離開火場，一面問道：「怎麽樣？」

「死了，」司馬洛嘆一口氣說：「把他搬出來也沒有用。」

「這眞危險，」毛小雪說，「你的頭臉好像是完全防火似的。」

「我是在浴室裏找到他的，」司馬洛說，「浴缸裏有水，我拿一條毛巾濕了水之後裹着頭部才衝出來。在火場中，這樣做算是普通常識了。」

「唔，」毛小雪說，「這倒是眞的，怪不得了。」

她也隱約記得司馬洛出來之後是把一件東西丟在地上的，不過她沒有注意到那是一條毛巾，現在司馬洛提起來，她就記得了。

她說：「現在，我們要到什麽地方去呢？」

「當然是囘家了，」司馬洛說，「我這一身衣服怎能見人呢？而且我亦沒有什麽人可以見的。」

「不錯，」毛小雪咬着牙說，「你倒是講得輕鬆的。」

司馬洛嘆一口氣：「小雪，難道小文跟我的感情比你淡嗎？不過他死了就是已經死了，沒有辦法能夠使他活過來的，哭也沒有用。」

毛小雪則是淚水流出來了。這也許就

是男人與女人之間一個不同的地方。他們的感受是一樣的，不過外表上表現出來的方式則是有所不同。

他們遠去了之後才聽到救火車前往火場的嗚嗚聲。也不能怪來得太遲了。救火車當然是不可能在起火之前來到的，一定見了火之後才會來。而在目前這種情形之下，也算是來得快了。小文那間屋子並沒有近隣，因此要很遠的地方的人看見了有火才能報警了。

司馬洛與毛小雪並沒有迎接救火車。他們是沒有什麼綫索可以提供的。他們一直回到家。

他們的屋子已經開了那副特殊的防盜系統，假如有人已經進入了屋中的話，屋頂上亮着的一盞小燈就會熄掉。這是比較有人進入而亮燈較好的方法。假如人家懷疑那盞小燈是訊號的話，很容易把它弄熄，但是熄掉了再弄亮就不容易了。而且這樣的安排，亦是比較難發覺的。

現在，那盞小燈還是亮着，表示並沒有人潛入過他們的屋子。

司馬洛回到屋中，匆匆地把身上的燒壞衣服脫下來了，又洗了一個澡，再換上乾淨的衣服出來。

毛小雪看着他說：「現在，似乎不到你不答應小文了，我們爲了小文，也是要做這件事情的。」

「也許吧。」司馬洛說。他把毛小雪遞過來的那杯酒接過來。現在他當然不是喝香檳了，他是喝一杯白蘭地酒。

毛小雪看見他的臉色還是非常難看的。一位多年的朋友，就這樣死掉了。她又說：「這些人是眞可惡的，爲什麼要這樣手段毒辣，我恐怕即使我們不管，他也是當我們管的了。我們也許很快就會有殺身之禍！」

司馬洛還是靠在那裏，沒有做聲。

毛小雪又說：「眞奇怪，小文這個人，要殺死他也是不容易的，怎麼也有人把他殺掉了呢？」

「沒有人能夠永遠不死的，」司馬洛說，「一不小心，就連性命都沒有了。做這種事情，永遠都是有危險性的！」

「眞是可惜，」毛小雪說，「我們少了一位很好很好的朋友呀。關於那部汽車，你記下了那車牌號碼，你在洗澡的時候我也問過了。是偷來的，一部報失了的車子。」

「這是屬於誰的車子？」司馬洛問。

「有什麼關係呢？」毛小雪說，「這是人家偷了來用的呀，不能夠要車主負責的。這種事情，實在也多數是會偷別人的車子來做。這實在也是一件意料之中的事情了。」

「這並不是一部普通的車子，」司馬洛說，「這部車子是普通的外型，但是却能跟得上我這部車子。我這車子是什麼車子，那麼容易追得上的嗎？這車子的機器一定是自己改裝過的。」

「不錯，」毛小雪說，「這車子是屬於一個富家子的，這個人喜歡玩車，還不時參加賽車，他這部車是經過他自己改裝的。除此之外，他自己也還擁有幾部高速跑車。這一部是他所有的車子之中比較上沒有那麼重視的，平時就放在路邊，這一次就給人偷去了。」

「哦，」司馬洛說，「原來如此！」

「現在怎辦呢？」毛小雪又焦急地問道。

「等吧，」司馬洛說，「我們即使想去找人，也是沒有辦法找到的。我們都不知道找誰，祇有等人家來找我們了。」

「這也不是辦法呀。」毛小雪說。

「你告訴我一個比這更好的辦法吧。」司馬洛說。

但是毛小雪却實在也是提不出一個更好的辦法，她祇是心緒不寧地在屋中走來走去。她與司馬洛在外表上也是有這樣的不同表現，實在心境是一樣的。

後來，司馬洛說：「我看我還是把窗子修理一下吧，玻璃給人家打破了！」

他這屋中是沒有準備着後備的窗門玻璃的，因此，司馬洛就祇好暫時用一隻比較厚的透明膠袋剪開來，把那窗洞封住了。毛小雪則祇是在旁邊走來走去，看着他。毛小雪的神色似乎是正在表示司馬洛在這樣的時間，不應該還是祇是記掛着玻璃窗破了這樣一件小事。但是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司馬洛這樣做又不是不應該的，窗子的玻璃破了，萬一風雨來臨，那就很不方便。假如用一片透明膠紙封着，也可以擋得一陣。

不過，司馬洛却也並不是全副心神放在這件事情上的。他實在也是正在用腦，不過就是沒有用得那麼明顯吧了。他把窗子弄好了之後，就再點上了一根香烟，在沙發上坐下來，說：「來找我們的人，也未必就是要殺死我們的人。小文在跟你商量之前，一定先跟這另一個方面提過了我們的。他們一定認爲理想，小文才會約你，所以祇是等我們決定吧了。因此，小文死了，這些人也許會再用另一個途徑來找我們。」

「我們怎麼知道來者是眞是假呢？」毛小雪問。

「是假的就好了，」司馬洛說，「我們可以替小文報仇，而又用不着做這件事情。」

「但假如兇手不來碰我們，」毛小雪說，「那我們就似乎非要答應這件事情不可了。」

「是的，」司馬洛說，「也祇有做這件事情，才能夠與殺死小文的兇手碰上的，對不對？」

這個時候，屋中的電話就尖銳地響起來了。也許這是由於他們目前的心情之故，所以感覺到這電話的響聲是特別尖銳和刺耳了。本來通常會是毛小雪去接這個電話的，但是司馬洛做了一個手勢，她便走過去把電話拿到司馬洛的身邊來，交給他。司馬洛拿起聽筒說：「喂？」

那邊一把男人的聲音說話，咀巴顯然十分接近聽筒，所以可以聽到沉重的呼吸聲，而那個打電話的人亦是有意利用這些沉重的呼吸聲來對付司馬洛進行精神威脅的，所以他這沉重的呼吸聲繼續了好一陣。然而司馬洛對於這種老把戲實在早已熟悉得很，不會有什麼恐懼的反應，所以他就索性不耐煩地把聽筒蓋下。

過了幾秒鐘之後，電話又再度響起來了。司馬洛又拿起聽筒，這一次則是他沒

有出聲。對方沉默了一陣之後才說：「事情究竟發展成怎樣，你大概也明白了。所以，你還是不要多管閒事的好。」

「我明白了，」司馬洛說，「我不會管閒事，這樣行了吧？」

「呃——這樣最好了。」那人說。顯然司馬洛的回答是令他感到意外的。

「還有什麼要講的嗎？」司馬洛問。

「呃——沒有了，」那人說「既然你不多管閒事，那你的生命安全就不會受到威脅了。」

「多謝你的提示。」司馬洛說。

那人再遲疑了一下，才掛了電話，因爲很顯然他是預料司馬洛會對他反唇相稽的。司馬洛也把電話放回了，毛小雪看着他。毛小雪也是同樣地感覺到意外的，她也猜得到那是一個怎樣的電話。她說：「你這樣容易就給他們嚇倒了？」

「我不是給他們嚇倒，」司馬洛說，「我祇是認爲這樣跟他們吵架是多餘的。我爲什麼要告訴他們我打算怎樣做呢？而且事實上我也是還沒有決定要做一些什麼事情。」

「小文——也是另有朋友的，」毛小雪遲疑着說，「也許，小文的朋友會有什麼情報提供？我們是可以去向他們查問一下的。」

司馬洛搖搖頭說：「用不着了，我們現在雖然也不是很鬆弛，但是比我們更急的人却是多得很的。」

「所以，」毛小雪說，「我們還是繼續等下去？」

「我們繼續等下去，」司馬洛說，「而且，我相信我們不會等得很久。你也知道，我這個人也是不喜歡等的。」

「那麼，」毛小雪說，「現在已經是應該睡覺的時間了，我們睡覺可以嗎？」

「沒有什麼不可以的，」司馬洛說，「我們的屋子有這樣的防盜設備，要把我們的屋子燒掉，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更用不着說像對付小文那樣，把我們殺死了之後再燒掉了。」

「假如你不反對的話，」毛小雪說，「我還是希望我今天晚上負責守夜。暫時，我們似乎還是分班睡覺的好。」

「那你別睡好了，」司馬洛說，他說着便上樓去了。

毛小雪看着他上樓，嘆一口氣，自言自語地說：「本來我們今天晚上是準備了一些節目的，但是現在這些節目也完蛋了。」跟着她又聳聳肩，再對自己說：「我不是說嫌近來的生活太悶嗎？現在却是一點也不悶了。」

× × ×

第二天早上，當司馬洛從樓上下來的時候，毛小雪已經在沙發上睡着了。她支持不住，不過另一方面是因爲她對這屋子的防盜設備是有頗充份的信心的，而她又是一個不會熟睡如死的人，假如有一點什麼不對的聲音，她就馬上會驚醒過來了。

司馬洛下樓，她就馬上醒過來而爬起身，說道：「好了，現在我去替你弄早餐吧？」

「你肚子餓嗎？」司馬洛問。

「暫時還沒有胃口。」毛小雪說。

「那麼你上樓去睡好了，」司馬洛說，「讓我自己來弄，中午我才叫醒你，我們一起出去吃午飯，然後今天晚上我們去參加那個舞會。」

「是什麼舞會？」毛小雪打着呵欠問道。

「我們不是接到一個邀約的嗎？」司馬洛說道，「今天晚上，夏德先生舉行舞會。」

「哦，那個！」毛小雪說，「你不是說不打算去的嗎？」

「現在我已經改變了主意，」司馬洛說，「我打算去了。」

「爲什麼呢？」毛小雪又問，跟着點點頭，「呀，對了，多去一些人，多與一些人接觸，那麼人家要與我們接觸也比較容易了。假如有五十個人跟我們說話，那麼旁觀的人就很難肯定其中哪一些是講一些無意義的客套話，而又有哪一些人是講一些正經事的。」

「對了。」司馬洛點點頭。他很高興，毛小雪雖然還是在睡眼惺忪之中，她也還不是每事問，而是想得到她應該想到的事情。這證明她實在是還有着應有的靈活頭腦。假如她因爲死去了一位好朋友而判斷力受了影响，那就不大妙了。她會需要他照顧她了。

「很好，」毛小雪說，「這樣總比較在家裏等電話的好，我也不相信，叫小文與我們聯絡的人，也眞會放心打電話到我們的屋子來。」

「我也正是像你這樣想的。」司馬洛又說。

於是毛小雪上樓睡覺去了，而司馬洛則到厨房裏去弄他自己的早餐。他打開早報看看，看見小文的屋子火燒的新聞也成爲了報紙上的頭條新聞。報紙上說警方初步認爲這件事情很可疑，因爲屋子的起火是有燃料之助的，不是意外失火那麼簡單，而小文的屍體則因爲火燒得太烈，已經幾乎成爲了焦炭，難以辨認了，法醫正盡快進行檢驗，以斷定他是給燒死抑或是死前已經死掉了的。

自然，這一點司馬洛是知道的，假如他通知一聲，警方就會早一點知道，不過他這樣做，也是節省不了警方多少工夫，因爲這些事情，警方還是需要經過法醫及專家的鑑定才能作準的。這些事情，在手續上還是一樣要做。

司馬洛花了一個上午檢查了一遍他自己所慣用的各種古怪奇異的武器，然後午間毛小雪起床之後他就與她一起出外吃午飯。

然後他們夜間就去參加那個舞會。毛小雪盛裝而赴，打扮得花枝招展。當然她是一個美麗的人，本來亦是愛作美麗的打扮的，不過，這一次她則是特別加意打扮，有一半原因乃是爲了掩飾心中的愁緒，希望不致於在臉上流露出來。而因爲她是一個特別美麗的女人，幾乎是成爲了這個舞會中的皇后，因此纏住她的男人也很不少了。尤其是有了不少認識他們的男人，以爲她與司馬洛之間還是保持着那種柏拉圖式的關係，所以雖然她是有着像司馬洛這樣一個出衆的男伴，他們還是認爲有可乘之機的。他們圍着她，使她應接不暇。

另一方面，女人們的看法亦是相同的

，因此司馬洛也成爲了單身女性包圍的對象。這也正是爲什麽他們並不十分樂意參加這個舞會。

不過他們參加這個舞會倒是有收穫的，一如司馬洛所料。後來，當司馬洛有機會與貝茜共舞的時候，司馬洛對她說：「我得到了一個電話號碼。」

毛小雪問：「KL三六二七〇嗎？」

「你怎麽知道呢？」司馬洛詫異地看着她。

「我看我知道的方式，也是與你相同的。」毛小雪說，「不過你先告訴我你是怎樣知道的吧。」

「這是李少德告訴我的。」司馬洛說，「他說我有一位女朋友要我打一個電話給她，給了我這個電話號碼。」

「李少德？」毛小雪說，「這個懵懵懂懂的人？」

「不是他告訴你的嗎？」司馬洛問。

「不是，」毛小雪說，「是當娜告訴我的。」

「當娜也是一個怕事的人，」司馬洛說，「她也是連話都不願多講的呀。不過，這兩個倒是最佳人選。要與我們聯絡的人，不見得要用直接有關的人的。他們打電話給李少德和當娜轉告我們，這倒也是一個最佳的辦法。他們兩個人根本就是與這件事情無關的，而且亦不大會有人懷疑他們。」

「是的，」毛小雪說，「現在電話號碼巳經有了，那你又認爲我們現在應該做些什麽事情呢？」

「打個電話試試好了。」司馬洛說，「他們知道我們是誰，又是託可靠的人打電話給我們的，在安全的方面應該沒有什麽問題值得他們担心。」

「我們不應該先查查這電話的地址是在何處的嗎？」毛小雪問，「這件事情我們是也可以做到的。」

「可以做到，」司馬洛說，「但是我暫時不想做。假如這是一個陷阱，那我們豈不是自投羅網了嗎？」

「很好，」毛小雪說，「當然，這電話是由你去打了。」

「當然了。」司馬洛說。

那隻舞的音樂結束了之後，司馬洛便去打這個電話。

但是那邊却並沒有人接聽。司馬洛讓電話響了一分鐘之後就放棄了。說不定事情又有了變化，那個電話巳經沒有人接聽，多打一次也是無謂的。

他同去告訴了毛小雪。

毛小雪說：「那麽一定是事情發生了一些複雜的變化，就是再打電話到那個地方去也是沒有什麽用處的了，那麽我們應該怎辦好呢？」

「到那裏去看着好了。」司馬洛說。

「到那裏去看看？」毛小雪詫異地看着他。

「我巳經問出了這個電話所在的地方了。」司馬洛說。他告訴了毛小雪一個地址。

毛小雪聳聳肩：「唔，這樣的地方。也好，就去看看好了，反正，我也是很討厭就這樣呆在這裏等的。」

司馬洛說：「那麽我們現在走吧。」

他們兩個人都各自對自己的「迷」們講了一個普通的藉口，便一起離開了那個地方。仍然是開那部車子，不過此時兩個人的身上巳經有了武器了。他們的車子是有武器帶着的。他們在目前這樣的情形之下當然是步步留神，一點也不敢大意了。

他們的車子去到的也是跟小文那燒掉了的差不多的屋子。當然，這也不能說就是一種巧合。同樣的屋子是多得很的，有相當經濟能力的人就會在這樣的屋子裏。

他們遠遠看見這屋子是亮着燈的。

毛小雪說：「屋子亮着燈，似乎是有人在着的呀。」

「沒有人在亦可以亮着燈的。」司馬洛說。

「最好就是先看清楚。」毛小雪說。

看清楚的辦法當然就是用望遠鏡。

他們停車在暗處，用望遠鏡望過去！但是却看不出什麽，因爲屋內雖然是亮着燈，但是窗前則是垂着窗簾的。望不進窗內，的確不能夠說屋中是有人抑或是沒有人。

「過去看看好不好呢？」毛小雪問。

「不好，」司馬洛搖着頭，「這座屋子所處的形勢大不妙，這簡直是一個天然的陷阱。」

毛小雪看看周圍的形勢，也看得出的確是如此的。

這個地方，假如有人準備好了遠程的槍要射擊的話，那麽是有許多個可以躲藏的地方，可以從許多個方向射擊的。事實上他們現在停車場的地方也不算得怎樣安全。

毛小雪說：「既然我們不去看，那怎麽辦呢？」

「我們等在這裏看看好了。」司馬洛說。

這也並非一個好辦法，他們可不能到每一個可能有人躲藏的地方去搜索，而且也沒有理由去這個險。不過在這裏等，又不知道應該等到什麽時候。

他們等待的這個地方，倒還不太危險，祇是有兩個可能受到攻擊的方向，司馬洛與毛小雪，自然就拿着槍對着這兩個方向了。而照他們從望遠鏡瞄準鏡中所見到的，這兩個方向的地方，都並沒有人正在威脅他們。

司馬洛似乎也看得出毛小雪正在担心的是什麽。他對她說：「不要緊，我也不打算在這裏等得太久的。」

所謂久與不久，實在也是沒有什麽標準的。他們在那裏等了大約十分鐘。毛小雪似乎認爲這段時間也算是久了，但是司馬洛則顯然認爲是並不久的。

事實上司馬洛的判斷也相當之準確，假如他們等五分鐘就離去的話，可能就等不到結果了。也祇是可能吧了。也許他們早巳離去，那部車子是會早些出現的。

這部車子從山野中駛出來，直向他們的車子駛過來。看來這部車子不像是有敵意的，因爲來得太明顯一些了。

他們祇是等着。提防着，看着。

那部車子到達了，一部普通的車子，車上祇有一個人。這個人是顯然很熱心地表示他是沒有敵意的，他把車廂內的燈開亮了一下，然後從車上下來，舉起兩手。

這樣，司馬洛與毛小雪可以看到他的車中並沒有人伏下來躲着，而他既然就舉着雙手的，那亦是並不企圖做什麽兇狠的動作的了。

他走到車子的旁邊，司馬洛的那一邊。兩手按在車頂上，低下頭看着司馬洛。這樣，他是更不會有什麽攻擊力了。司馬洛擱在車窗邊緣的槍咀剛好對着他的腹部，雖然這其實亦不是司馬洛的瞄準，而是他自己送上來的。

「司馬洛先生，」他說：「我叫方亮，你可以把槍放低一點，我們談談嗎？」

「很好，」司馬洛把槍放下來，「不過，我的車却沒有座位多坐一個人。」

他這跑車事實上祇有兩個座位，後面雖然也可以坐，但是實在是爲放置行李之類而設的，人坐在那後面實在很不舒服。

方亮說：「我這樣站着談就行了，這也會使你們放心得多的。」

「很好，」司馬洛說：「你要談些什麽呢？」

「電話號碼是我們給你的，」方亮說：「我還以爲你們會到那屋子去，但是你們沒有去。」

「這算是好抑或算是不好呢？」司馬洛問道。

「也許是好的，」方亮說：「本來你到了屋子之後，我才打電話到屋子跟你談，不過這屋子充滿陷阱，假如我們一按一個掣，炸藥就會把屋子炸掉，而且有好幾把槍瞄準着這屋子。」

「爲什麽要把我們炸掉呢？」司馬洛問。

這陷阱不是爲你而設的，」方亮說：「我們是提防萬一對方先找到這屋子來，那我就要把他們毀滅了。」

「對方是誰呢？」司馬洛問。

「就是——唔——原則上你們是中立的，」方亮說：「不過，我們是小文的朋友，小文本來是代我們聯絡。」

「那麽，」司馬洛說：「暫時，你的對方亦可以算得是我的對方了。」

「是的，」方亮說，「我很高興聽到這句話。不過，我也不想浪費你太多時間，我們這件事情，小文巳經跟你講過，你大概亦知道了。」

「是的，」司馬洛說：「我不知道是誰，也不知道是該從什麽地方到什麽地方。不過，這裏就有一個難題了。假如我知道，我就是非要答應了不可了，但是假如我不知道，我又不能夠決定是否接受。」

「難道，」方亮說：「經過了小文的死亡之後，你還有選擇嗎？」

「替小文復仇這是一件必做的事情，」司馬洛說：「但帮助你們却不是唯一的方法，因此也不是我必須做的事情了。」

「告訴你是沒有關係的，」方亮說：「要逃的是誰，對方巳經知道了，要從哪一個地方逃到那一個地方，對方亦是巳經知道了，問題祇是有沒有力量和有沒有胆量闖過去吧了，守秘密並不是問題。」

「很好，」司馬洛說：「告訴我。」

「人就是卡拉豪斯。」方亮說。

「五星霸王卡拉豪斯？」司馬洛說：「他在這裏幹什麽？」

「那是後話，」方亮說：「問題是離開這裏。」

卡拉豪斯是一個傳奇性的人物，一個美國人，曾經從軍，後來因爲和賣軍需品而給軍事法庭判罰。退役之後他就成爲一個國際江湖客，勢力越來越大，他常常誇口以他的頭腦之靈活和領導的才幹，他是有資格成爲五星上將的，就可惜那一次私賣軍需品而給發現了，紀錄上，有了汚點，就升不上去了。他的朋友們就拿這件事情取笑他，因爲他現在的成就也不差，值得五星，既然不能成爲五星上將，那就封爲五星霸王好了。

司馬洛說：「那麽目的地就是黃石城了。」

「是的。」方亮說。因爲，卡拉豪斯就是以黃石城作爲總部的。

方亮並沒有否認，因爲這些都是很容易聯想到的事情。

毛小雪則在旁邊說：「這並不是一段很長的距離。」

「任何人都可以在地圖上看出這一點的。」方亮說。

「那麽，」毛小雪又說，「他不可以乘飛機飛同去嗎？」這樣短短的距離，「一飛就到了。」

「這兩地之間並沒有民航機航綫，」方亮說：「而且不是屬於我們自己的飛機，我們不能做主，也不能夠放心。」他隨即又搖搖頭阻止毛小雪講下去，似乎也知道毛小雪要講的是什麽了。他說：「至於此地的私人飛機一共有十八架又沒有一架，是屬於我們的，出租的祇有四架，對万可以全部租了下來，亦可以等着我們去租，就是留情這全部十八架飛機，也並不是困難的事心。他們也可能擁有武裝的飛機，即使讓我們升空，這也並不是一件可喜的事情。」

「說得對，」司馬洛說：「方先生，你是一個眼光很夠遠大的人，果然，乘飛機這個方法是行不通的了。」

「是的，」方亮說：「所以唯一的方法就是陸路。」

「汽車也並不比飛機可靠。」司馬洛說。

「你起碼在不對的時候可以下車逃走。」方亮說。

「你們看來也有不少人手，」司馬洛說：「既然你們能夠準備這間屋子成爲陷阱。」

「好手不夠，」方亮說：「我需要你們。」

「我有多少時間可以考慮？」司馬洛問。

「現在，」方亮說：「我們很急，需要及早決定。」

「那即是說你們是有另外的選擇了？」司馬洛問。

「你是我們的第一選擇！」方亮說：「我們不希望用次選。」

「你那麽信任我們？」司馬洛問。

「你是一個講信用的人，」方亮說：「而且，你又巳經有一位朋友因爲這件事情而死掉了！」

司馬洛沉默下來，他當然是不能夠不考慮的。後來方亮又說：「關於酬勞的問題，我相信我們是絕對不會爲此而有意見

的。假如能夠成功這件任務，任何數目總值得。」

「你倒似乎很熟悉他的習慣！」毛小雪說：「他要的總是最高的價錢，而且他亦是不喜歡講價的。」

「雙方都是這樣，」方亮說：「你告訴我一個銀行戶口號碼，錢在明天一早銀行開門的時候就可以存進去。」

司馬洛微笑。「這樣，就未至於死掉了而拿不到錢了，是嗎？」

「我的老板不喜歡欠債。」方亮說。

毛小雪說：「我看似乎我們是很難拒絕的。」

「我則不想這樣說，」方亮說：「我祇是能夠說，我們十分需要你們！」

「假如我不接受呢？」司馬洛問。

「我看這個可能性似乎不很高，」方亮說：「不過，假如你拒絕，那我們就各走各路，我不會再麻煩你，但是我相信對方還是會麻煩你的。他們很難肯定你是否已經拒絕了，最佳的肯定方法就是你們死了。」

「這是你做事的方式？」司馬洛問。

「你大概也知道。」方亮說：「卡拉豪斯先生是不用這種方式辦事的。」

「我是說你，」司馬洛說：「在此之前我是不認識你，也沒聽過你的名字。」

方亮沉默了一下，但他似乎並不是因此而生氣，他祇是要想出一個適合的答覆來似的。他終於說：「我這是用對方的想法。自己會用一種方式去處理一件事情，但同樣的一件事情，對方就會用不同的方式處理，我這是推測對方的處理方法。」

「唔，」司馬洛說，「我看，就正如毛小雪所講的，這件事情，我們是非接受不可了。我並不特別喜歡卡拉豪斯先生，不過，他不是一個殺人王，他做人亦有一些比較可愛的原則，無論如何比他的助手好得多，因此我認為卡拉豪斯先生是值得我為他工作的。不過，我們會合，似乎又會有一點困難了。」

「什麼會合？」方亮問。

「我們得回家去拿一些東西呀。」司馬洛說。

方亮的態度並不逼人，祇是口氣顯得充滿權威的。他說：「你們不是已經把你們所需要的東西都帶來了嗎？」

「但是——」毛小雪說。

「你們現在用槍指着我，」方亮說，「你們的槍亦可以射到更遠的地方。能夠保衛你們的生命的東西你們都巳帶在身邊了，你們還要求一些什麼呢？」

毛小雪愕愕地看着方亮，一時也回答不出來。方亮又不是講得沒有道理的。

方亮又說：「錢，你們用不着回去拿。衣服，這是可以用錢買到的東西，那你們還需要拿什麼呢？」

毛小雪回頭看着司馬洛，由於她終究還是要由司馬洛作最後決定的。司馬洛聳聳肩說：「他說得對，我們實在不需要回去拿什麼的。」

「而且，」方亮說，「你們現在又沒有受到跟踪，那是最好的了。假如回家一趟，你們可能又給人跟踪了。」

「為什麼現在我們會沒有受到跟踪呢？」司馬洛問。

「因為，」方亮說，「對方很可能是怕給你一個陷阱，我不知道，總之，現在沒有人跟踪，我們可以現在就走了。」

「去見你的老板？」司馬洛問。

「是的。」方亮說，「我的老板很有興趣同時亦是很急於與你們見面。」

這一次則是司馬洛向毛小雪瞥了一眼，徵求她的意見了。

毛小雪也聳聳肩說：「那很好，我們走吧。」她也不是一個婆婆媽媽的女人，急起來的時候她也可以到處跑的。

「多謝你們，」方亮說，「我開車，你們跟着我好了。」

方亮轉身回到他的車子，把車子掉頭，沿路開走了，而司馬洛則是開着他那部跑車，與毛小雪一起跟在後面。

他們走了一段路之後，前頭方亮那部車子慢下來，司馬洛的車子靠到了那部車子的旁邊，方亮隔着車叫道：「停下來吧，現在又發現有人在跟踪我們了！」

司馬洛把車子在路邊停下來了。

他看見方亮下了車向他走過來。

司馬洛說：「剛才你還是說沒有人跟踪我們的。」

「看來我們是看走了眼了，」方亮說，「不過也不要緊，把他們消滅了，就等於是沒有了！」

方亮是一個矮矮胖胖的人，似乎是一個不會微笑的人。他的臉上一就是平板而毫無表情，一就是露出殘忍的表情。現在他就是露着殘忍的表情。他走起路來的動作很像一隻鴨子，不過上一次走起來看似是慢而笨鈍，這一次則走得很快，可以看得出他要快的時候是可以很快的。此時他的手上並且還是拿着一隻無綫電對講機。他對對講機裏說道：「不要殺死他們！」

司馬洛與毛小雪是坐在車中，司馬洛說：「不要我們動手嗎？」

「不必了，」方亮說，「這件事情我們可以解決了！」

「那你叫我們來幹什麼呢？」司馬洛說道，「看來你們自己是很有辦法解決問題的。」

「現在這些祇是無名小卒，精銳未出，」方亮說，「劏鷄何用牛刀？我們來動手就行了。你來吧，我們看看好了！」他的臉上現在又沒有了殘忍的表情而恢復了平平板板的，似乎這就已經表示他是正在微笑了。

司馬洛與毛小雪也下了車，跟着他走，他們登上了一座相當斜的山坡，到了較高的地方。方亮伸手指點着說：「假如我們的車子再開得高一點，那我們就會成為對方的很理想的槍靶了。」

看來方亮對於地勢是瞭如指掌的。

他們都帶着望遠鏡，而他們舉起望遠鏡，依着方亮所指的方向望過去，看見有一部車子正在沿路駛來。

「你們肯定嗎？」司馬洛說，「這部車子跟得太遠了。這是一條任何人都可以走的路，也許是一個無辜的人。」

「這很快就可以知道。」司馬洛說。

方亮說：「很快就可以知道了！」跟着他又對那無綫電對講機裏下命令道：「開槍！」

那部車子震了一震，斜向一邊，幾乎

離開了路面。

這顯然是車輪給這處射來的槍彈射中而洩了氣。

方亮說很快就可以知道，也是沒有錯的。假如那是普通人的車子，反應一定是不同的。

他們從望遠鏡中可以看到有兩個人從車上下來。假如是普通人，那當然是從破輪那邊下車，去看看車輪是如何破的了。但是這兩個人却偏偏在另一邊下車，而且蹲了下來。這就表示他們是知道車輪乃是被槍彈射破的，而他們在這邊下車乃是因為這邊可以用車身作為盾牌。

而且他們的手中又拿着槍，這更證明他們實在是一些什麼人了。

他們在這邊下車雖然也不是絕對安全之舉，不過這却也是他們唯一可以做的事情了。而他們這樣做，亦的確不是絕對安全之舉。另一邊也有人放槍，不過起先並未發現，祇是靜待時機吧了。

現在這兩個人下了車，就正是最佳的槍靶了。

自然，司馬洛他們亦是並沒有聽到槍聲的。他們祇是看見這二個人幾乎在同一秒鐘之內一搐，整個人跳了起身然後再仆到地上，槍也脫身飛去了。他們似乎極力要企圖爬前去搶回他們的槍，但爬不動。

他們顯然是中了槍的，不過沒有死。方亮說不要殺死他們，這兩個人就沒有被殺了。

「現在如何呢？」王小雪問道。

「你看着我好了。」方亮說。

方亮放下望遠鏡，回到車子上，向那二個人的車子駛過去。那二個人雖然看着有車子駛來，也知道來者不善，却是毫無辦法，不能動彈。

方亮在他們的前頭一小段路停車，下了車步行過去，手中拿着一把手槍，這一段步行，顯然是一種心理上的虐待，由於他的手上有槍，這樣是隨時可能提起來發射的，因而這兩個人也是隨時可能死亡。

方亮在他們的面前大約十呎之處停住了。司馬洛與毛小雪聽不到方亮講一些什麼，而由於方亮是用背對着他們，因此亦看不見他的咀巴動，那二個人則露出哀求乞免的神情。

那二個人的乞免顯然是沒有用處的，方亮舉起槍來對着他們，他們大為恐慌。

跟着方亮就放槍了，槍聲倒隱隱可以聽到。一連四槍，那二個人馬上死去了，兩顆槍彈，都可以說是彈無虛發的。

毛小雪放下望遠鏡，說：「我的天！眞殘忍！」

司馬洛沒有做聲，一直舉着望遠鏡，看着方亮在檢查一下對方的車子，然後回到自己的車子上，開回來。

「他沒需要這樣做呀。」毛小雪說。

因為那二個人有四隻眼睛，而方亮用了四顆槍彈，那二個人留下來的屍體是非常難看的。

司馬洛慢慢地放下望遠鏡，咬着牙說：「你忘記了小文嗎？他是怎樣死的。」

毛小雪咬着下唇沒有做聲了，想到以牙還牙，會使她覺得好一些。

方亮回到他們的身邊來了。毛小雪問道：「他們招供了一些什麼？」

「我沒問他們什麼。」方亮說。

「沒有問。」毛小雪顯得意外。

「有什麼好問呢？」方亮說：「我們知道敵人是誰，我們不夠力量去把這些敵人消滅，那我們就祇好兵來將擋，且戰且走了。」

「他是講得對的，」司馬洛對毛小雪說，然後又轉向方亮，「但是留下這樣難看的屍體——我們的敵人當然會賴在我們的身上了，而事實上也的確是應該追究我們的。」

「追究也要找得到我們才行。」方亮說：「不過，我也不會留下太多！」他從袋裏掏出一件電器，輕輕一按，遠處就傳來一聲爆炸。

毛小雪與司馬洛又舉起望遠鏡望過去，看見那車子與那二具屍體都巳被烈火包藏着了。人和車都會燒得難以辨認，顯然剛才方亮是在對方的車中放下了一隻燃燒炸彈，而用無綫電遠距離遙控引爆的。這樣倒也是一個收拾殘局的好辦法。

「你們的設備也相當齊全。」毛小雪稱贊道。

「所以，」方亮說：「我們還能夠生存着到現在。好了，現在巳沒有人跟踪了，我們也得快點走了，既然在這裏留下了一些東西，我們就不適宜在這裏久留。」

他回到他的車子，開動了，駛在前頭，而司馬洛與毛小雪的車子也跟在後面。

他們一路上都沒有看到那二個從遠處放冷槍的人，不過那兩個人，或者兩批人，則顯然是乘着車子，走另一條路向相同的目的地駛去，而同時又還需要負起保護之責，他們的工作是實在不容易的。

「他們不需要我們呀！」毛小雪說：「他們能做的事情，我們做亦不會做得好多少的。」

「他們當然是有需要我們的理由的。」司馬洛說。

他們繼續前進，過了一陣，毛小雪又說：「我們似乎是應該換車的，我們這車子，這個地方可能祇有一部，要找我們，眞是容易之至。」

「我看，」司馬洛說：「這一點方亮也不會沒有注意到的。」

他們走的這條路很荒涼，途中一直沒有碰到什麼車子，因此暫時是不會有人可能向外透露有這樣一部車子駛在這樣的地方的。

跟着，方亮的車子在前頭一轉，就離開了大路而進入了路邊的樹林中。司馬洛也改變方向跟着，這裏不是路，不是普通人會開車駛進來的地方，因此什麼車子也不怕會有人認得出來了。

他們的車子看來不易通過這濃密的樹林，但是方亮顯然是成竹在胸，巳經走過這條路的。樹雖然密，但樹身與樹身之間的距離却是並不窄，因此車子不難通過，祇是間中會有低垂的樹枝樹葉擦着車頂吧了。

「他們的老板原來是躲在樹林之中，」毛小雪說：「這倒是一個不錯的主意，這個地址是很難找得到的。」

但是她又猜想不對。他們的車子通過了樹林，到了一片斜向上的山坡，方亮的車子仍繼續向前駛而爬上山坡。

這裏的風景是相當美麗怡人的，不過，當車子越過了山坡而可以看到山的後面的情形時，景色則是完全改變了。

好像隔着一隻大垃圾崗。因爲那下面乃是一座汽車墳場。一大片空地上放着各種各樣的舊汽車，都是待拆的，有些是還可以把零件拆下來，有些則是要用機器打成一團，作爲廢鐵用了。

毛小雪說：「假如躲在這裏，那倒是一個不錯的地方，就是有一百個人來圍殲，亦有很多地方好躲的。

沒有錯，那些汽車亂七八糟地放着，每一部車子都可以作爲障碍的，而且每一部車子都是一個可以鑽進去的洞。

「事實上，」司馬洛說，「雖然像我這樣一部特別的車子，在這裏亦是很容易藏得起來而不給人發覺的。這正是所謂花多眼亂呀！」

這座汽車墳場果然就是他們的目的地了。

方亮的車子駛下去，到了中間那一間「辦公室」之中。這也不過是一間用鐵板搭成的屋子，旁邊有一座起重機，吊着一隻大鐵鎚，用以把完全沒有用處的車子壓扁，亦有一隻鉗子可以選擇某一架汽車，把它拑住吊起來，吊到空地上加以處理。

目前，並沒有人正在操作這機器，也許是因爲這是晚間的關係，不是開工的時間。

方亮的車子先在那間鐵板的屋子面前停住，人則下了車，當司馬洛的車子到達時，他就像一個交通警察指揮交通似的，司馬洛的車子指揮進一架大貨車的篷內。

那部大貨車的車頭車身車輪等全部不見了，祇是剩下了這車篷，那是一隻架子的上面罩上了破舊的油布。由於司馬洛的車子是小巧的，因此仍然可以開進這篷內。這樣，他這部特別的車子，果然是可以在這裏收藏起來而沒有人發覺的。

他們下了車，方亮招招手說：「你跟我來吧！」

他們自然就是到那間「辦公室」裏去了。

那裏此時已亮起了一盞暗暗的電燈，一個衣服襤褸穿長衫的龍鍾老人正在燒着一壺咖啡，可以嗅到香味。

這個老人手忙脚亂地替他們在一張木板桌上安放骯髒的杯子斟咖啡。毛小雪說：「讓我來帮你吧。」

她帮着那個老人斟咖啡，老人似乎不習慣有客來臨，咖啡都給他斟瀉了。

方亮則走到窗前去，向這個窗子的外面望望，似乎還是不怎樣放心。

那個老人再在爐上燒一壺水，司馬洛與毛小雪則在屋中那些殘破而不大舒服的椅子上坐下來。

方亮看完了之後回過來說：「因爲我們是沒有多少時間的，所以，我們現在就談吧。」

「方便嗎？」毛小雪看着那個老人。

「方便！」方亮向那老人瞥了一眼。

「但是我們還未見你的老板。」司馬洛說。

「你們現在就是正在看着他。」方亮說。

司馬洛與毛小雪都詫異地看着那個老人，那老人現在轉過來，看着他們微笑。司馬洛與毛小雪這才記起這個老人一直沒有說過話，亦沒有抬起過眼睛來看他們。

現在他把彎着的背也伸直了，身裁就顯得頗爲魁梧，而且他的眼珠是藍色的。祇有憑這一點看得出他是一個西方人。那個老人說：「在下就是卡拉豪斯，也許你認爲我的眼睛是一個破綻，但是在白天，我是戴上棕色的隱形眼鏡的。」

「你化裝的本領眞了不起。」毛小雪說。

「這是在軍隊裏時學來的，」卡拉豪斯說，「我當過傘兵，亦在情報組混過，我是學到了不少本領的！」

「這是一個天衣無縫的躲藏之地，」方亮得意地吃吃笑着，「白天他還是繼續經營拆車生意。」

「我們的朋友小文不知道你們在這個地方嗎？」毛小雪問道。

方亮搖搖頭：「他不知道。我們並沒有告訴他。正如我沒有得到你們的允諾之前亦沒有告訴你們。你們來了，就不能退出了。」

「但是把這地方賣給你的人——！」毛小雪說。

「我們不是買下來的。」方亮說。

「那麼，」司馬洛壓低着，同時也明顯地是充滿了威脅性的聲音說：「原來的主人的屍體，又是埋在什麼地方呢？」他的臉上則並沒有什麼表情。

「呀！呀！」卡拉豪斯說，「我知道司馬洛先生是不贊成這種事情的，但是我們並沒有殺死他，因爲我們也不是贊成這種事情。殺死無辜的人是不公平的。來，來，我帶你去看看。」

他拿着那杯咖啡，向司馬洛招招手，走出屋外。現在他走動起來也不再是毛手毛脚的了，這是因爲他現在不怕露出原形。他把司馬洛與毛小雪帶到了其中一架還有車輪，不過車頭的引擎則已經拆走了的舊旅遊車，登上梯級，進入了車中。那車子裏是黑暗的，不過卡拉豪斯取出了一隻電筒照一照，就照見了一個老人睡在那裏，與卡拉豪斯是一模一樣的，也許應該說卡拉豪斯打扮成與他一模一樣。電筒光射在這個老人的臉上時，這個老人也沒有什麼反應，眼皮都沒有動一動，不過他並不是死去了的。他的胸膛正在均勻地一起一伏着。

「我們給他吃了一點藥！」卡拉豪斯說，「他可以睡得安靜一些。至於他的帮手，暫時給了他們假期，假如你相信我的話，他並不是給埋在什麼地方。」

「那麼走的時候又如何呢？」毛小雪問。

「他當然是活下去，」卡拉豪斯說，「爲什麼要殺他呢？當我們離開了之後，就沒有需要不讓人家知道我們在這裏逗留過了，是不是？我不會再來這裏，亦不會再到這個地方來的。」

毛小雪點點頭。這個講法是可信的，除非是一個有殺人狂的人，否則就沒有需要殺死這個老人的。

「我們回到屋子去再談談吧！」卡拉豪斯拍拍司馬洛的肩說，「還有什麼問題，歡迎你們提出來。」（未完・一）

千門奇俠故事

高手

馬雲・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游天虹爲貓王的徒弟阿文代償賭債之後，便向阿文請教放火的技巧，阿文如數家珍的一一告知，還提出了一個放火專家叫岑積的和招培搭上手，以後就沒有請他幹了。游天虹將此事告知張雪兒，她又將冼東昌向馬元壯投保名畫之事向游天虹說淸楚，游天虹也將借名畫之事教過胡慶安，估計會出現很多問題……這邊胡慶安亦已仿製了一幅「蒙娜麗莎」，和利咪咪計劃好私奔之事。但老千集團于海不肯放過，佈置胡慶安借到名畫後上演一幕「私奔」活劇，既可盜取名畫又向可冼東昌勒索巨欵。胡慶安只好將事情始末向利咪咪說出……

私奔計劃　面臨抉擇

千門奇俠游天虹接觸過的另一位放火專家阿文，在不同的場合裏面，正與另一名神秘人物，商談着同一類事情。

不同的場合，不同的人物，談論着同樣的事——那就是放火。

放火應該是簡單不過的事情，爲什麼要秘密聘請「專家」？其實說出來也非常之簡單，那就是爲了「做成意外」的樣子，以免引起有關方面的追究。

神秘人物要求阿文：「當那架飛機飛航到公海上空時，火警就發生，然後飛機發生爆炸，沉入海底去，你能做得到麼？」

「當然可以，甚至閣下也可以。」阿文以開玩笑的口吻說道：「問題是如何做到天衣無縫的地步，這才是眞眞正正的學問。」

「我們早知道老兄是專家，所以才來請教。至於費用方面，只求做得妥妥當當，一切都不成問題。」

「炸毀一架客機，涉及人命過百，爲什麼不選用其他方式？」

「這是秘密。但原則上，要飛機殘骸沉入海底，完全是爲了徹底消滅證據，所以，價錢方面你可以隨便要求，但工作方面一定要做到我們的理想。」

「聽你剛才所講，你的目的，無非要把那幅仿製的假畫燒爲灰燼，讓保險公司無法分辨其眞僞而已。我有這種方法的，所以我們大可不必犧牲百多個人的性命。請你考慮一下我的意見好嗎？」

「對不起，一切計劃早已訂好了，不可以改變。總之一句：工作依足我們的意思去做，價錢任由你要。」

「嗯——旣然如此，我當然沒有選擇了，那麼，我的要求是三百萬元。」

「三百萬元，太貴了吧？」

「以一百條人命計算，平均只不過三萬元一條人命而已。何況以目前一艘越洋航機的載客量，根本不止一百人，必然超過此數。假如你去請個職業殺手回來，要他爲你謀殺一百個人，保證他不肯只收三萬元一條人命。」

神秘人物十分愼重地考慮良久，然後才說道：「三百萬元雖然是個頗大的數目，但是，假如一切妥當的話，還是值得的。」他想了想之後又問：「你可否告訴我，有關你計劃中的工作程序？」

「不可以！絕對不可以。」阿文也答得很

爽快，「首先，這是我們初步接洽。其次，就是你的一半訂金，還未交到我手中。最後我倒不妨說得坦白些，只有你把一切有關資料向我提供，我的行動步驟，以及計劃詳情，絕對不可以告訴你。道理很簡單，答案也只有兩個字而已，那就是爲了：安全！」

神秘人物道：「保密當然十分重要，但是，這件事關係重大，而且我們花了這麼多的金錢，在情理上總應該了解一下，我們的計劃是否可靠。」

「我十分了解你的立場和處境，你一定還有個後台大老闆，對不對？」

「你明白就最好不過了，我還要回去交代的。」

「我以爲你應該回去問一下，你的後台大老闆爲什麼要派你來找我？」

「嗯——」

阿文自負地笑了：「那當然是因爲我工作妥當，從未失過手，所以他才有信心，派你來找我。對吧？」

那神秘人物無言以對！

阿文又說：「爲了讓你回去有個交代，我可以告訴你的，就是：我須要那一班飛機的準確編號，以及起飛時間，然後才可以計算出它飛到公海上空的準確時間，因此你給我提供的資料必須十分正確。」

神秘人物終於也要向阿文屈服了。他不再堅持要知道計劃的詳情；這一宗秘密交易，就此決定下來。

但是，當他們即將分手時，神秘人物却强調了那一幅「畫」——就是那一幅向法國政府借回來展覽的達文西作品「蒙娜麗莎」。

神秘人物說：「我們的要求，就是針對那一幅名畫，我們要它『屍沉大海』，百份之一百的，不能再有任何機會重見天日。」

「放心好了！」阿文拍着胸膛說：「保證以後也沒有人可以再見到它，除了海龍王之外，因爲飛機也會被炸到粉碎，一切都會在爆炸時四分五裂，即使是飛機殘骸，恐怕也飛到縱橫數哩的海洋之上，航機上的行李，當然是難以倖免。」

神秘人物至此才滿意地走了！

兩個不同身份的人，分別去找兩個以「製造意外」及「縱火」而被稱作「專家」的人，他們都不約而同，針對着那幅「名畫」，這當然不是偶然的事。

表面上，兩帮人分別去找專家製造「意外」，似乎都是爲了錢。但事實是否一如表面上那麼簡單？相信也只有那些幕後人最清楚。

不管「幕後人」的眞正意圖何在，胡慶安肯定是這兩者之間的「重心人物」。或者應該說，他只是一個被人利用的「可憐虫」而已。

偏偏這條「可憐虫」又另有他的一套計劃，於是這件事就變了多方面的，更複雜的鬥智遊戲。

老千集團除了加緊監視胡慶安之外，也伺機下手向名流洗東昌進行金錢上的勒索。他們勒索的本錢，自然就是那些偷拍的裸體做愛照片。那些照片都是在胡慶安家中偷拍的。

老千集團的人一方面派人沿途跟踪胡慶安和利咪咪到法國巴黎去；另一方面則開始將那些照片寄出——寄給洗東昌。

老千集團想知道洗東昌的反應，無奈洗東昌表面上却裝成若無其事的樣子。他們終於忍不住撥了一個電話給洗東昌。

「洗先生嗎？」

「是的，是那一位啊？」

「收到了那些照片吧？」

「什麼照片？」

「洗東昌，不要裝蒜了好嗎？那些照片關乎閣下的聲譽和地位，相信你也不想它流入報紙雜誌以及地下色情刋物之手吧！」

「嗯——」洗東昌終於在電話中有了反應：「你們到底想怎麼樣？」

「我們想你用一筆錢，把這些菲林底片收購。」

「你們到底映了多少這些照片？」

「十多幀而已！」

「那麼，你們要多少錢？」

「一百萬元。」

「你們可不是發開口夢吧？」

「你可以還價的，但不能低過八折。」

「我那有這許多錢？」

「你開玩笑而已，一百數十萬元，對你來說，又算得什麼？」

「我只是做生意的事，一切來往靠銀行支持，一下子要提取一百數十萬元的現金，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啊！」洗東昌又說：「可否給我一個期限，以及再打一個折扣？」

「洗先生，這不是路邊的攤檔，我們絕對不是小販。八十萬元，一毛錢也不可以少。」

「好吧！再給我三天時間，我會給你滿意的答覆。」洗東昌最後只好這樣說。

電話掛斷了之後，老千集團的兩個首領：金宏和于海，都感到有些迷惑。

「那傢伙到底怎麼攪的？」金宏沉吟道，「他好像一點兒也不緊張。」

于海道：「他會不會靜悄悄的去報警？」

「假如他報警，我們怎辦？」

「將他妻子與人做愛的照片公開。」

「萬一他不在乎呢？」

「不會的，他是名流啊！人要面樹要皮，即使他不愛他的妻子，家醜也不出外傳。」

金宏道：「不管這件事的發展怎麼樣，我們一定要小心，切勿中了警方的圈套。」

「放心好了，在任何情況底下，他也不會報警的。」于海很有把握地說。

金宏是老千集團的首領，于海則是智囊人物，所以他的說話，足以令老千們安心。

但是，他們最後的目的却在乎那幅名畫「蒙娜麗莎」；到底能否一切依計劃完成？那才是最重要的事情。

因此，老千集團的人一方面派人小心監視洗東昌，另一方面則派人沿途監視洗夫人利咪咪和胡慶安。同時，他們之間也經常利用長途電話連系。

胡慶安當然知道他們一直被人監視住，利咪咪表面佯作不知，其實她也心中有數。

到了法國之後，利咪咪若無其事地，以「洗夫人」的身份，依足原訂計劃，與法國政府接觸。陪同他們一齊來到巴黎的，還有一些當地的政府人員；他們將負責與法國政府簽署一些文件——文件都是與「幕後交易」有關的。

那就是法國政府無條件借出名畫「蒙娜麗莎」給當地展覽；當地政府不採取行動限制法國酒入口。

一切安排看來並無不妥。表面上，有人爲了「藝術」，也有人爲了「聲譽」；但誰也想不到幕後的勾心鬥角原來如此複雜。

因爲事先有了默契，所以胡慶安和利咪咪抵達巴黎的第二天，就被招待到羅浮宮去，參觀那一幅聞名已久的「蒙娜麗莎」。

那是公開讓人參觀的地方，所以平時的遊客也很多。當然，那兒公開展覽的名畫很多，絕對不祇一幅「蒙娜麗莎」而已。

就在羅浮宮裏面，當日又來了兩個「參觀者」，一個是中國人——看他的外型，好像是英國人。

中國人離遠指指那幅名畫「蒙娜麗莎」，低聲對英國人說道：「就是那一幅珍品，我們

可以保證交到你手上。」

「你有什麼保證？」英國人半信半疑地說：「全世界的收藏家都希望得到它，但到頭來，每個收藏家都只是「塲空歡喜而已！」

「但是今天我不會騙你歡喜。」那個中國人衣著十分光鮮，態度也十分冷靜。「我們絕對有把握將它弄到手。」

「你用什麼保證？」

「我們當然不可以好像買保險一樣，公然交易。我只可以向你提供一個辦法，保證你將來由我們手上購入的『蒙娜麗莎』，百份之一百是眞蹟，絕非仿製品。」

「你用的又是什麼辦法？」

「你且先過去看一看，現在這一幅是　眞蹟？」

英國人笑道：「這一幅不用說也當然是眞的，但是，這一幅東西，你如何能弄到手？」

「如果我們無法弄到手，就不敢與你談這宗交易了。」中國人輕輕地笑了笑，「我們這個集團的作風，一向都是習慣了先看貨，然後才動手。而且，如果沒有把握的話，絕不去找買主。」

「不怕對你說，以前我也領教過了，但購到的却是贋品。」英國人說道：「我不會再上當。」

「這裏有個膠印，不用塗油墨，亦可以印上特殊的記號，亦即所謂原子膠印。你現在就可以用它留下記號，藉此證明，我並不是騙你的。」

英國人問道：「你的意思是：有此印記，就是眞品？」

「對了。」中國人點點頭。

英國人却哈哈大笑起來。

中國人一怔，「你不相信我有辦法把眞品弄到手？」

「是的，我不相信你有辦法偷到它。不過這並非令我失笑的原因之一，而是由於你把我當作小孩子看待，可不是嗎，你這所謂原子膠印，既然在你手中，又是你早已擁有的東西，你當然可以蓋到另一幅贋品之上，當作眞品賣給我，這分明是開玩笑啊！」

「嗯——」中國人想了想，也不覺失笑起來，「你講的倒也是道理。」

「不過，你倒提醒了我，這方法的確可行，只不過要稍加修改而已！」英國人又說．「辦法就是由我自己設法在眞品背後留下了記號，他日到手之後，只要驗明是這幅有我留下記號的眞品，我就付錢給你。」

「這也十分公道。」

「那我們就此決定吧！」英國人伸手出來，與中國人握了一下，又互相發出了會心的微笑。

然後，他們緩緩地由那幅名畫的面前走過，後來，他們又談好了交貨的時間，地點以及價錢等。

以上看來好像又有另外一批人打「蒙娜麗莎」這幅名畫的主意，其實那中國人只不過是屬於老千集團裏面的人而已。

老千集團計劃周詳，他們先鋪好後路，希望名畫到手後，立刻可以脫手，換得大量金錢之後就分賍散去，看來一切都設計得天衣無縫，現在就只等待時機的來臨而已。

至於那個英國人，也只是由國際犯罪集團的中國人介紹給老千集團認識的買家而已。到底他是藝術品收藏家，還是收購賊贜的人則不得而知。

無論如何，這宗交易，已經初步達成了協議。

另一方面，洗夫人利咪咪和胡慶安他們，都因爲有「政府官員」的陪同下，而變了羅浮宮的貴賓。尤其是身爲「藝術顧問」的胡慶安，在「名流夫人」利咪咪的大力吹捧下，令到羅浮宮的專家們另眼相看。

事實上胡慶安本身也是一位非常出色的畫家，他對目前世界上一切名畫均極有研究，所以，講起來自然頭頭是道。

胡慶安對「蒙娜麗莎」這幅名畫的來龍去脈，以及目前存放在羅浮宮的這一幅達文西作品根本就不是眞正的蒙娜麗莎，只是麥迪奇的情婦康絲坦莎的化身……等等，都瞭若指掌，說出來如數家珍，甚至連那些法國專家們亦相見失色。

「蒙娜麗莎」曾經失踪，這是舉世皆知的事，所以胡慶安知道亦不足爲奇；但他偏偏以懷疑的口吻說：「藝術界一直有一項傳言，懷疑你們這一幀根本不是達文西的作品。」

那位法國博物館館長睜大了雙眼：「閣下可是懷疑一九一三年尋回的眞蹟，根本就是贋品？」

「對了。」胡慶安抱歉地說：「請恕我坦言，由一九一一年八月二十一日失畫開始，以至到一九一三年十一月尋回此畫爲止，其間相隔足有兩年多。以兩年多的時間，要仿製任何精細的藝術物品，都有足够的時間。何况據我考證所得的資料，達文西時代的畫布，至今仍然可以在某些地方找到，也就是說，要是有人想仿製一幅達文西作品，單是畫布已不成問題。」法國人互相交望着，他們一方面在心底裏責怪胡慶安，但另一方面却又暗暗地佩服。因爲一般人只知道有人爲了圖利，往往就請來畫匠繪一些古代名畫，却不知道一幀成功的仿製品，首先要騙過考古專家的鑑證。

專家的鑑證首先注意僞畫畫布的年代，例如那是十八世紀的名畫，如果有人仿繪它，即使模仿得很似，也未必可以找到一幀十八世紀的畫布。又如果用的只是近代的畫布，專家很容易就可以找出破綻。

以上的鑑證方法並非一般人所能理解，但胡慶安却舉出了很多實例，令到法國人也覺得他實實在在是個專家。

於是法國人主動讓胡慶安爲羅浮宮那幅達文西作品「蒙娜麗莎」做了一次鑑證。

當然，那是眞蹟——達文西的眞蹟，絕對不會是假的，但爲什麼胡慶安却要「多此一擧」？原來胡慶安早已洞悉老千集團的「發財大計」，就是預先找來買家，如何偸偸在「蒙娜麗莎」這幅名畫的背後加印爲記……等等內情，都知得一清二楚，所以他必須設法在那幅古畫上面做一些手脚。

現在，法國人輕易上當了，但老千集團的人似乎還未清楚；他們仍然依計行事。

胡慶安以藝術考古家的姿態出現，加上利咪咪的助陣，令法國人對他的信心倍增。

等到他的考證工作完成時，胡慶安又得想辦法拖延一些時間，讓「蒙娜麗莎」的眞跡放回原位，等老千集團找來的買家有時間偸偸加上標誌——在那幅畫的背後加上印鑑之類。因爲只有這樣，老千集團的人才不會臨時改變他們原訂的計劃。

另一方面，胡慶安又藉住公事上的方便，與咪咪保持連系，希望將計就計，實現他們的雙宿雙棲的大計。

胡慶安和利咪咪既然已經洞悉老千集團的計劃，現在他要做的，就是如何在途中擺脫對方的監視。

胡慶安對利咪咪說道：「我已經將我仿繪的假『蒙娜麗莎』放到羅浮宮那幅眞畫的背後去——」

「爲什麼要這樣做呢？」利咪咪不知道胡慶安要做「鑑證」工作，原來是別有用心。

胡慶安向她解釋：「老千集團的英國買家要在那幅畫的背後加上標記，這做法十分聰明，假如讓那個英國人眞的可以在畫的背後加印，眞畫固然會落入他們的手上，我們的計劃就勢必徹底失敗……。」

胡慶安還沒有說完，利咪咪已情難自禁地對他說道：「算了，就讓他們順利得手吧，也許只有這麼樣，他們將來才會讓我倆逃之夭夭呢！」

「不！我不可以順利讓他們得手的。」胡慶安又交代說：「現在我既將假畫附在眞畫的背後，那位英國買家要加印，自然就加在假畫的背後，將來我們把假畫交到老千手上，再由老千轉交給英國買家時，他們看見有印鑑爲證，自然就不會生疑。最後眞畫自然亦可以順順利利的由我們加以保留。」

「眞虧你想得到！」利咪咪吻着胡慶安道：「其實只要我倆能長相厮守，一切財富以及名利我已全不計較，何況就算那眞畫讓他們拿走，我的私蓄亦足夠我倆下半生過着舒適的生活而有餘。」

「但是，我這種做法，絕對不是爲了生活問題，而是值不值得的問題，我覺得老千集團的手段太過卑鄙，怎麼樣也不可以讓『蒙娜麗莎』的眞蹟落入他們之手。」胡慶安又說：「何況照他們的計劃，最後還要製造一場『意外火警』，實行『毀屍滅跡』，因此這件事的最後收場，根本就沒有人可以預料得到，我們何不趁早安排得巧妙一些，將『蒙娜麗莎』的眞蹟據爲己有！」

「是的，將來那一場意外的火警，表面上『蒙娜麗莎』被燒毀，法國政府將獲得一大筆可觀的保險賠償，但是，你有沒有想過兩個十分重要的問題？」

「那兩個問題？」

利咪咪道：「第一，意外火警雖然安排得十分巧妙，但是專家們必然會檢查火災場的灰燼，屆時如果沒有『蒙娜麗莎』的殘骸，勢難瞞得過那些專家們，即使是假的也要有。但是，我們手上現在只有一幅仿繪畫，而這一幅贗品又要交到老千手上，否則他們不會讓我倆脫身。這問題你有沒有考慮過？」

胡慶安笑了笑：「你放心吧！一切我都安排好了，贗品我共有兩幅，一幅交給老千集團販賣，另一幅給他們拿去燒，而眞的一幅則留回給我倆。」

利咪咪感到意外地一怔：「你手上有兩幅贗品？」

「是的，若干年前我購入一幅『蒙娜麗莎』贗品，這次我仿繪此畫，就是以此贗品作爲藍本的。否則，我又那裏有辦法可以仿得那麼似呢？」胡慶安又問道：「第二重要問題又是什麼？」

「雖則是有過一次『意外火警』，但是，我倆私奔，勢必會引起當局的注意，所以，我担心除了我丈夫之外，兩地政府可能不會放過我們。」

「這點你大可以放心，本來老千集團的人只爲我準備好一本某小國的護照，但我後來要求他們多爲你預備了另一本——當然，那些護照上面的名字都是假的。所以事成後我倆逃走，應該不成問題啊！」

「嗯——」利咪咪又在沉思。

胡慶安却說道：「現在這兩大問題解決了，你還有些什麼問題？」

「不知怎的，我總覺得，老千集團的人不會這麼大方，就此輕輕放過我們。」利咪咪有不安地說。

「你担心他們會出賣我們嗎？」

「是的——」

「不會的，如果他們出賣我們，我們會將一切眞相直說出來，包括『蒙娜麗莎』的眞假問題在內，這樣，對他們是只有百害而無一利的。」

「你錯了。」利咪咪說：「他們出賣我倆的方式，不一定要報警；正如你所說，報警只有令你大爆內幕而已！但是，除此之外，他們可以將我倆來一個斬草除根。」

「你的意思是．殺了我和你？」

「有此可能的。只有如此，眞與假這問題才可以百份之一百的保密。」

「嗯——我倒沒想到這點。」胡慶安道：「我以爲老千只會騙人不會殺人。」

利咪咪忍不住苦笑：「想不到你比我更加純情。老千集團的目的只有一個，就是賺錢——賺得越多越妙，但並無硬性規定用什麼方式，更沒有規定不准殺人的。」

「然則，我們用什麼方法應變？」

「你不是說，眞心愛着我嗎？」

「是的，難道你還懷疑什麼？」

「不！如果我懷疑你，我就不會下這麼大的決心。」利咪咪又說：「但是，愛不是用口講的，愛應該用心、用腦！用心去愛，用腦去想，將來我倆才有幸福可言。」

「嗯——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如果你眞的愛我，就應該仔細地爲我們的未來設想一下。」

「我以爲一切都做得不錯了，就是沒有你那麼細心。」

「老千集團未得手之前，一切都似乎十分依循我們的要求。但是，我怕他們得手之後，情況就會不一樣了。」利咪咪道：「所以，我早有了準備，弄妥了兩本護照，若依我的計劃，中途我們就要變卦。」

「你很細心，你想的辦法可能比我的更加周密。」胡慶安有點心服口服。「總之，你叫我怎麼樣，我便怎麼樣好了。」

「本來我只是打算放一幅其他仿繪畫，在那一場人爲的『火警意外』中燒去，但是，現在你有另外一幅『蒙娜麗莎』的贗品，這正是最好不過的了。這樣可以令到我們逃得安舒一點。」

「那末，我們要不要重新檢討一下全部計劃？」

「那當然最好不過。」

於是他們又再一次把原來的「私奔」計劃更改。

看來他們一切都計劃得非常之周詳，即使偶然發現的漏洞，亦已設法塡補了！

但是，可惜他們只知道老千集團的計劃，却不知道除了老千集團之外，還有一個神秘人物在幕後活動；這個神秘人物要的不是「蒙娜麗莎」這一幅名畫，也不是錢，而是要取他們的性命！

假如他們知道了有人要他們兩個人的性命的話，那麼，他們就沒有心情再去籌劃這一切了。

神秘人物的計劃，本來就是要他們在中途「連人帶機」墮下大海之中。

然則，這個神秘人物又是誰？他正是去請阿文製造「意外墮機慘劇」的人。

阿文，也就是貓王那個徒弟。

無論如何，冼夫人利咪咪在這一次行動中，出盡了風頭，因爲世界各大通訊社都爭相報導這件轟動藝術界的盛事。冼夫人彷彿就是這次借畫行動中的女主角，而胡慶安自然而然就是男主角。

由於雙方政府均希望藉此機會宣傳一番，所以法國各大報章雜誌，以及電台、電視台等等，均派記者訪問胡慶安和利咪咪他們兩人。

胡慶安的考證工作完畢之後，拖延時間的目的亦已達到了。他們似乎再無任何藉口滯留在巴黎，於是就帶着名畫「蒙娜麗莎」踏上歸途。

這是緊張的時刻的開始，因爲各路人馬明爭暗鬥、各懷鬼胎，誰也不知道最後的結局。

老千集團派人沿途監視，與胡慶安一直保持着十分緊密的連系。

胡慶安心裏明白，老千集團的人只要「名畫」一到手，不管那是眞蹟，還是贗品，（因爲即使贗品，也只有胡慶安和利咪咪知道，老千集團的人不可能會知道的。）到時局勢一定有變化；至於變到什麼程度，根本就沒有人知道。

胡慶安因此在時機尚未成熟時，決不肯輕易把那幅畫交到老千集團的手上。

當然，胡慶安「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他只知道老千集團的陰謀詭計，却不知道另外還有人要他的命。

途經日本東京時，胡慶安明白到這是最後關頭了。

晚上，胡慶安就偷偷將那幅畫交到老千集團的首領金宏的手中。

金宏發覺突然不見了利咪咪，忍不住問：「冼夫人呢？怎麼不見了她？」

胡慶安故意輕輕一笑：「也虧她想得到，是她提醒我，不可以一鍋熟的。」

「你這麼說，是什麼意思？」

「金大哥，防人之心不可無啊！總之，我們的交易一定要公道之外，就是安全第一！」

「啊！我明白了，你在担心我們出賣你倆，是不？」

「對了。不過你們即使無此心，我們也很應該預防一下，以策安全。」

「那幅畫呢？」

「在報紙覆蓋之下，你可以先行驗明才收貨。但是，收貨之後，我們一定要貨銀兩訖。這一宗交易完成之後，我們就各行各路，互不相干。」

金宏輕輕一笑：「這一次我們總算合作愉快，所以不祇銀貨兩訖，我們還早已替兩位準備好二份證件，讓你們到一個南美小國去過着雙宿雙棲的生活！」

金宏說完，就先將兩份證件交給胡慶安，然後他才吩咐同來的男子，將一份「報紙」帶入洗手間去。

這是東京銀座一間酒吧，表面上並沒有人去理會他們。胡慶安繼續在這外面與金宏飲酒，金宏同來的男子則將「報紙」帶到後面的洗手間去。

那叠報紙裏面，就有着一幅「蒙娜麗莎」的油畫——與羅浮宮中歷年來所懸掛的，完全一模一樣。而該幅名畫，許多人都知道，目前正在東京，由胡慶安等人押運的途中。也只有胡慶安和一名押運該畫的羅浮宮管理人員，才有權檢查及接觸該畫。

因此，在理論上，胡慶安若要以假換眞——用偷龍轉鳳的手法把「蒙娜麗莎」眞蹟換出的話，應該是易如反掌的事。

金宏那名助手把「報紙」帶入洗手間，將門閂好，再把夾在裏面的油畫取出，細心檢驗下發覺該畫背後有一個特殊的印鑑——依照事前各方面的默契，金宏爲首的老千集團，正是要將此畫偷到手，然後賣給一名英國收藏家。

但是那位曾經一再出現羅浮宮的收藏家，却担心由金宏手上購入的可能是贗品，所以才想出了在名畫的背後加印之舉。

助手須要檢查的，也正是這點小小的秘密，所以當他回到金宏的身邊時，他就低聲對金宏道：「大哥，那個小藍印看過了，正是英國人那一個標記。」

「嗯！好極了！」金宏滿意地輕輕笑了笑，又瞪住胡慶安：「我們的合作，總算愉快。」說着，金宏又將一包東西遞了過去，胡慶安接過了之後，將袋口輕輕揭開，裏面有一些照片、文件以及美鈔等物。

照片和文件都是老千集團用以要脅胡慶安的「秘密武器」，那些美鈔則是今次行動的酬勞和分紅。胡慶安也只瞥了一眼，並沒有將厚皮紙袋裏面的東西傾倒出來。

金宏又說道：「我們這一次不但合作愉快，而且可以說是各得其所，你有了愛情和美人，我們有了名畫，但是，在理論上，你的責任還未完結。」

胡慶安一怔：「你的意思是——」

「那種無色無臭的自燃物件，你弄好了沒有？」金宏低聲問道。

胡慶安輕舒一口氣：「我還以爲你說什麼，原來是你交給我的透明的液體，我已經在偷換名畫時，順手將它塗在那一幅仿繪的贗品之上，只要下次有人再打開那金屬保護盒時，一經讓它接觸陽光，立刻就會發生自燃作用，『一代名畫』自然到時就會化爲灰燼。」

金宏至此才滿意地伸出手來，與胡慶安握了一下：「祝你倆沿途平安，永遠幸福。」

胡慶安也說了一聲：「謝謝你！」

他們就此分手，但是，胡慶安並沒有立刻就離開那一間酒吧，他帶了金宏交給他的那一袋東西，到後面洗手間去。

他並非信不過金宏，只是要就地將一些照片和文件燒燬，袋裏的東西，就只留下一叠美鈔而已。

× × ×

一切認爲妥當後，他才離開那間酒吧。

胡慶安十分小心，他活像電影中的間諜特務一樣，閃進一間酒店的房間裏，秘密會晤利咪咪。

利咪咪較早時已悄悄離開了押運名畫的隊伍，偷偷住到這間酒店來。

利咪咪發覺來者是胡慶安，立刻開門讓他入來。

胡慶安這邊將房門關上，那邊就向利咪咪出示一袋美鈔，他還笑道：「瞧吧！這就是那幅假畫得來的代價。」

利咪咪接過那一個紙袋，將鈔票傾倒出來，約略計算一下，大約是十萬元美鈔。

「那幅畫他們一定當是眞的，但也分給你十萬美元，可以想像得到，他們必然可以賣得一個好價錢。」利咪咪道：「將來我們手上的眞蹟，相信一定可以養活我倆下半世。」

胡慶安却把她的行李箱打開，利咪咪也蹲了下來。

「你有沒有看過那幅畫？」胡慶安非常關心地問。

「放心吧！眞眞正正的達文西作品『蒙娜麗莎』，就在這箱子的夾層中，它是屬於我倆的。」利咪咪又說：「不過，即使沒有它，我想我倆下半生的生活也不成問題。」

胡慶安當然明白她的意思，她是指這次帶在身邊的私蓄和首飾，數目和價值一定十分可觀。但胡慶安却對她說：「我只要有了你，我就感到滿足，至於以後的生活，只要我們有手有脚，難道還担心會餓死嗎？」

利咪咪又情難自禁地，跟他擁吻起來。

後來他們又將老千集團交來的護照翻閱，發覺其中有些破綻，要是眞的用上了它，能否過關，也成問題。

利咪咪從她的行李中搜出了另外兩本護照，交給胡慶安，一邊又問道：「你看看這兩本又怎麼樣？」

那是另一個小國的護照，一切看來都似模似樣，也看不出有什麼破綻。

胡慶安一邊看，一邊問：「這是眞的還是假的？」

利咪咪這時却故作神秘地笑了笑：「你猜猜吧！」

「看來不似是假的。」

「但也沒有理由會是眞的，對嗎？」

「嗯——」胡慶安當然也明白，他從未去過這小國的領事館，怎麼可能取得該小國的正式護照？

利咪咪又笑道：「這是僞證專家的藝術結晶，將來即使我們去到該小國，他們也找不出任何破綻。我花了數以萬計的美金，才弄到手的。」

「然則，現在我們應該怎麼辦？」

「由現在開始，這個世界就是屬於我倆的。」她倚在他懷中。

他們又熱吻起來。

胡慶安被利咪咪吻得渾身是火，他順勢將她推向床邊，正待有進一步行動之際，利咪咪突然清醒過來：「我們不可以貪一時之歡，而貽誤了大事的，現在快些收拾好一切，我們今晚就要離開這裏。」

「怎麼？我們不是在這裏先住一晚麼？」

胡慶安感到意外地怔了一怔！

利咪咪一邊回到行李箱那邊，一邊將衣服整理好：「不！我們今晚之內，就必須離開東京的。」

「我們何必這麼焦急？你怕他們會找到我們嗎？」

利咪咪蹲到行李箱旁邊，執拾好箱子裏面的行李，一邊又說道：「我們不可以再逗留在東京，即使押運名畫的人不找我們，只怕老千集團的人亦未必會放過我倆。」

「你放心！我來此之前，我已非常小心地看過了，直至肯定沒有人跟踪我，我才進入這間酒店。」

「但是，你不要忘記，你已在畫框之上塗上了自燃液體，當那些無色無味的透明液體乾涸了之後，只要有機會見到光綫——不一定是陽光，它也會引起一發不可收拾的燃燒。」利咪咪又說：「我倆一齊失踪，今晚也許未必會有人發覺，但天亮之後，如果有人發現我們兩個未返原來的酒店，就一定會有所懷疑，同時亦勢必展開追究。因此，我們必須在今晚之內，就要儘速離開這個都市。」

利咪咪一邊說着，一邊執拾行李，顯然未發覺洗手間之內有人影閃動；但胡慶安却從酒店房間內的梳粧鏡反映中見到了。

胡慶安迅速地伸手到腰間一摸，拔出了一支手槍來；本來這是他爲了對付老千集團而秘密購置的，連利咪咪也不知道。所以，在這刹那間，連利咪咪也嚇呆了。

「出來吧！舉高雙手，慢慢地走出來，不要亂來，否則我會殺你！」胡慶安讓槍咀對正了洗手間那邊。

利咪咪這時也站直了身子，吃驚地躲在胡慶安的背後，眼睛則盯着洗手間那邊半掩着的門。

門內果然閃出了一個人影，但那人一點兒也不緊張，反而很輕鬆地笑了笑：「你倆的確機警，竟然可以避過重重危機，可惜就是百密一疏！」

在這刹那間，胡慶安和利咪咪的神經都較爲鬆弛下來了，因爲，眼前由洗手間內緩緩走出來的這個人，並非別人，正是千門奇俠游天虹！

游天虹怎麼會在這裏出現？

游天虹是江湖上有名的千門奇俠，所以許多人也知道只要有老千出現的地方，隨時都可以見到他，因爲他是專與老千作對的人。

胡慶安雖然仍未放下他的手槍，但態度和語調都比較剛才輕鬆得多了。

他瞪住游天虹問道：「你怎麼會在這裏的呢？」

游天虹並沒有照剛才胡慶安的吩咐把雙手舉起，反而悠然自得地，摸出了一包香烟來，燃點了一支，在一張沙發上面坐了下來。

游天虹噴出了一口烟霧：「胡先生，你太善忘了，用假畫換走眞蹟的辦法，本來就是我敎你的，怎麼你一點也不記得？」他又笑了笑：「就算你不多謝我這個紅鬚軍師，也不該用這種態度對我啊！」

胡慶安和利咪咪交換了一個眼色，有點無可奈何。

游天虹却當作沒有看見一樣，繼續說道：「其實，你們是不應該問我怎麼會在這裏的，因爲我既然知道了你們偷龍轉鳳的全部計劃，自然也會沿途跟踪、監視。如果換上我是你們的話，我只會這樣問：以後將會有什麼事情發生呢？」

胡慶安沒有收回他的手槍，但也沒有放棄監視游天虹。他笑了笑，然後迫近游天虹的面前。

「我才不會問得那麼幼稚。」胡慶安笑道：「不過，以後將會發生的事，我可以預先告訴你，那就是明天中午左右，酒店的侍役將會發覺到你的屍體，但沒有人會懷疑是我做的，因爲這裏只用一個女人的假名租住。你可猜得到我所講的女人是誰麼？」

游天虹笑道：「如果我連這一點也猜不到，我還用在江湖上行走？自然也不會再被稱爲千門奇俠了。」

他吸了一口香烟之後又說：「向這間酒店出示一本小國護照的女人當然就是你的愛人利咪咪。但護照上面所用的名字既不是利咪咪，也不是洗東昌夫人，而是伊莉莎白．何小姐。你認爲我有沒有猜錯呢？哈哈哈……」

在這刹那間，胡慶安和他身邊的利咪咪都僵住了。

本來剛才胡慶安的問話，游天虹只須簡簡單單地答一句就夠了；因爲這間房肯定是利咪咪租下的。但是，游天虹不但知道她用小國假護照租房，甚至連護照上面所用的假名也這麼清楚，這就絕不簡單了。難怪胡慶安和利咪咪都突然之間失去了臉上的笑容，雙雙呆立在一旁！

好一會兒，胡慶安才冷冷地說道：「姓游的，我眞的服了你，你怎麼可能會知道這麼多呢？」

「我不但知道你們擁有兩本假護照，還知道你們笨拙地，千辛萬苦的，偸了一幅『蒙娜麗莎』的贗品；而最滑稽的就是：那幅仿繪畫明明是閣下的手筆，結果竟然連你自己也懵然不知。」游天虹又繼續抽他的香烟，沒有去看胡慶安和利咪咪。

胡慶安和利咪咪剛好像被他點了穴道一樣，痲木地問：「你說什麼？你說我們手中的名畫是假的？」

「對了。」游天虹說：「如果你們還不相信，不妨打開箱子再看看清楚。」

利咪咪首先回到了箱子旁邊，蹲了下去，揭開箱蓋，撬開夾層，將藏在裏面的油畫取了出來。

這時候，胡慶安也由於看不出游天虹有什麼敵意，有些緊張地衝過來。

胡慶安沒有仔細欣賞那幅畫的正面，反而急急的將它翻轉到後面去！

他只在畫的背後瞥了一眼，就輕易認出了這一幅果然是贗品！——這是他較早擁有的那一幅。本來這幅畫應該安置在一個金屬箱子之內，被押運人員當作眞畫的。而由他仿繪的那一幅，則已交給了老千集團的人了。

爲什麼會這樣？胡慶安和利咪咪都感到莫名其妙。

本來依他們原訂的計劃，眞正的「蒙娜麗莎」該落入他們之手；眼前這一幅贗品，原是藏於金屬盒子之內的東西。怎麼會給對調了？

胡慶安和利咪咪交換了一個莫名其妙的眼色，吃驚地問：「怎麼會這樣呢？」

游天虹却在那邊沙發翹着腿子笑道：「所以會令你們功虧一簣，無非因爲你們太過不識做。」

「你這麼說又是什麼意思？」胡慶安瞪住他。

「辦法既然是我在餐舞會中教你的，可見你倆的心事早已被我洞悉。如果你兩位識做的話，多少也該孝敬一些給我，而不該獨食。」

游天虹這種說法自然是爲了戲弄他們，他根本不是一個貪財的人；要是他肯爲錢而去做任何事情的話，單靠他的超級賭術和老千手法，就隨時可以令到他搖身一變，變成爲鉅富。

但是，游天虹不但沒有以此爲歛財手段，更加反而以此去「以騙易騙」，令到那些專以騙人爲活的老千們聞風而喪胆。也因此，江湖上的人就稱呼他爲「千門奇俠」。

就像這一次，以金宏和于海等人爲首的老千集團，利用藝術家胡慶安去進行一連串的卑鄙行爲，他們以爲神不知鬼不覺，却想不到偏偏就讓游天虹這位千門奇俠知道了。

當然，游天虹之所以知道，絕非偶然的事。主要還是因爲那一連串的騙取「火險」的勾當，令他結識了貓王的徒弟阿文等人。

偏偏阿文受僱去佈下一個「墮機慘劇」的「殺人滅口」之局。

表面上，阿文受聘佈置「墮機慘劇」是爲了「殺人滅口」，但當這件事讓游天虹知道了之後，他就覺得事實並非如此簡單，而是另有原因。

但是無論如何，胡慶安和利咪咪此刻也有如墮入五里霧中。

所以胡慶安聽了游天虹的話之後，就說道：「你要什麼利益，早該對我們講清楚，而不應該從中破壞。」

「你如何知道這是我破壞了你們的計劃？」游天虹反問道。

「你一方面在此出現，另一方面就是：只有你才有辦法令我失敗。」胡慶安有些生氣。

「你太瞧得起我了，」游天虹深深地吸了一口香烟，又說：「其實，剛才我只不過跟你們開玩笑而已，即使你給我利益，我也不會要的。」

「那麼，你爲什麼會跑到這兒來？」利咪咪問。

「我此來是爲了救你們。」游天虹道。

胡慶安却越想越氣：「你分明破壞我們的好事，也分明是害了我們，還說救我們？」

「我問你：你可知道向金宏收購『蒙娜麗莎』的英國人是誰？」游天虹問。

胡慶安冲口而出，道：「一位藝術品收藏家。」

「不，他是一位警官史勿夫先生。」游天虹說。

「警官？」利咪咪和胡慶安在驚愕中異口同聲地驚叫起來。

「是的，警方一直在暗中監視一切。」游天虹說：「假如你們和老千集團依足原訂的計劃去做的話，後果將是會怎麼樣，你們有沒有想過？」

「假如沒有你，我倆會在數小時之後，離開了東京。」胡慶安又冷然一笑，重新舉起了他那支零點二二口徑的手槍：「不過，即使你想向警方邀功，恐怕也不可能了！」

「胡先生，你不愧是個藝術家！看來你只配談情和繪畫，講到殺人，實在太低能，也只有表現出你根本沒有大腦！」游天虹不但向他嘲笑，也近乎責備：「你怎麼不好好的去想一想，我既有辦法以『反偸龍轉鳳』的手法，將原畫保存，不致被焚燬，又有胆來到這裏，你以爲我會束手待斃嗎？」

胡慶安忽然又好像想起了什麼似的，回頭張望，望向房內那邊。但是，房門依舊緊閉着，外面也沒有什麼動靜。

游天虹却若無其事地，安然坐在沙發上，含笑道：「你和洗夫人的愛情令我感動，但我知道有人要佈局將你們殺死，辦法就是製造一次墮機意外，你想知道其中內幕嗎？」

這些說話，果然立刻就引起了胡慶安和利咪咪二人的興趣。

利咪咪首先想起了她的丈夫洗東昌，她反問游天虹：「可是那陰險的小人，想買兇殺死我倆？」

「我不想太早給你們一個正確的答案，不過，我却想爲了這一次的連串事件，來一個總結，以及作出兩種比較。」游天虹道。

胡慶安和利咪咪都被游天虹吸引着，傾耳細聽。

游天虹於是又說：「假如你兩位依足原來計劃——亦即老千集團表面上安排的計劃，那麼，你們就會繼續乘搭飛機，押運那幅名畫回去，老千集團的人希望有人打開那個金屬保護盒時，名畫立刻發生自燃作用，於是名畫是眞是假，便無從追究，這樣，就算你們『私奔』，人家也不會想到與名畫被換掉有關。另一方面，却有人安排了一項『反私奔』妙計，相信你們兩位一定不會知道的。」

利咪咪氣憤難平地問：「可是你剛才講的『墮機意外』事件？」

「對了！」游天虹點點頭。

胡慶安半信半疑地盯實他：「你怎麼知道的？」

「兩個製造意外及人爲火警的專家，我都認識他們。」游天虹道：「不知道是你們命不該絕，還是事有湊巧，我本來就沒有存心去理會你們的私情，我只是有朋友開設的保險公司不斷被騙火險保險金，託我代查內裏眞相，於是我就認識了那些放火專家，因此不妨對你們說，你倆的私事是我無意中發覺的，我不但發覺了你倆的私情，也發覺了老千利用你們的背景。你們想想吧，這些事情，要就最好不要讓我知道，既然讓我知道了，我又怎麼肯袖手旁觀呢？」

利咪咪越想越氣：「我還以爲他什麼都不知道，原來他只是佯作不知。」

利咪咪口中所講的「他」，自然是指她丈夫洗東昌。

胡慶安也有點悻悻然：「好狠毒的辦法啊！表面上什麼都佯作不知，實則安排好一次人爲的『墮機慘劇』，讓我們死得不明不白。」

「但是現在，一切不幸事情也不會再發生了，」游天虹道：「問題却是如何善後。」

利咪咪道：「我們拿不到眞正的『蒙娜麗莎』不要緊，但他如此狠毒，如果就此輕輕放過了他，豈不便宜了他麼？」她又望望胡慶安，分明是要看看他的反應。

「算了吧，」胡慶安道：「反正我愛的是你，又不是蒙娜麗莎，管它眞的還是假的呢？只要殺了他，我們仍然可以及時離開東京，逃出法網！」

（未完．五）





新派脫俗奇情故事

金劍令

東方玉・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迷仙岩主召開緊急大會，還叫了丁劍南、方如蘋參加會議，丁、方二人見在座的有澄心大師、范子陽、連自己的「老師兄」常千里也是這裏的九長老之一。谷主說出要辦兩件事：第一件：由澄心大師和范子陽出面作證，說明淮陽派前掌門人滕傳信是萬啓岳傳出金劍令遭殺害的，並派樊長老、道乾長老協助辦理；第二件：派齊、施二位長老持金劍令假傳盟主萬啓岳之令，會齊各門派進剿五雲門。另派薛慕蘭、丁劍南、方如蘋到安慶找霍從雲將密函交其親拆。他們三人來到安慶，方如蘋趁機向自己的五雲門報訊，還將公孫龍擒獲交大師姐……

小廟告實情　房中問眞相

畢織雲道：「事情湊巧得很，公孫先生是奉師傅之命，出來辦事的，今天早晨剛到。」

公孫先生連連拱手道：「聽說二姑娘找老朽有事？」

方如蘋說道：「眞是巧極，幸虧公孫先生來了，如果特地把公孫先生從山裏請來，只怕就來不及了。哦……大師姐，師傅……」

畢織雲沒待她說完，含笑道：「師傅指示已經來了，還對妳大爲嘉許呢！」說到這裏，注目問道：「妳是不是聽到了什麼消息？」

方如蘋道：「剛才在一樂也遇上公孫龍的九師弟，公孫龍還是令主身份呢！」

她把剛才聽到的話，詳細說了一遍，接着問道：「大師姐知不知道相公廟在那裏？」

畢織雲點頭道：「不錯，我們從公孫龍身上搜到了一方金牌，上面就刻了一個『令』字，這麼說來，他果然是迷仙岩派在外面的令主，手下可能還有不少人呢，只是妳……」

方如蘋笑了笑道：「不要緊，好在他九師弟已在茶館見過面了，大師姐怎麼還信不過小妹，怕我應付不了嗎？」

畢織雲笑道：「二師妹是第一任江南分壇的壇主，我是接妳的任來的，以妳的才幹，我相信妳能應付得了的。」

方如蘋道：「那就好了，哦，大師姐，我們應該送個信給萬松山莊，師傅她老人家不反對吧？」

畢織雲笑道：「這件事，師傅已有指示，請公孫先生去一趟萬松山莊，把消息透露給萬啓岳。」

×　　×　　×

中午，丁劍南回轉客店。

薛慕蘭已經先回來了，看到丁劍南，忙道：「丁兄，你有沒有眉目了？」

丁劍南笑道：「在下如果遇上了的話，一進門就先告訴妳了。」

薛慕蘭攢攢眉道：「看來要找他眞還不容易。」

丁劍南道：「崆峒飛龍精於易容，他如果易了容，那就無法找得到他了。」

薛慕蘭深深的看了他一眼，才道：「如果今天再找不到他，那就只好用丁兄說的法子，到處去貼找人的紅紙條了。」

丁劍南看看時光，口中故意咦了一聲道：「表弟怎麼這時候還沒回來呢？」

薛慕蘭嗯了一聲道：「快中午啦，她應該回來了。」

店伙送來了一壺茶，順便伺候着道：「兩位公子還沒用午飯吧？要不要小的叫廚下去做幾式酒菜送來？」

丁劍南道：「等一回再說。」

伙計退去之後，薛慕蘭拿起茶壺，斟了兩盅茶，說道：「丁兄，請用茶。」

丁劍南道：「謝謝妳。」

兩人對面坐下，默默地喝着茶，又過了一回，方如蘋依然沒有回來。

丁劍南劍眉微攏，道：「奇怪，說好了中午回客店來的，怎麼還不回來呢？」

薛慕蘭偏頭問道：「她會不會遇上蓋大鵬了呢？」

丁劍南站起身走近門口，又轉過身來，說道：「她如果遇上了，就更應該回來了。」

「嗯！」薛慕蘭道：「也許她在外面吃了中午飯再回來，我看我們就叫伙計把酒菜送來吧，邊吃邊等也是一樣。」

丁劍南點點頭，走近門口，叫了聲：「伙計。」

店伙答應一聲，三脚兩步的走來，說道：「公子爺有什麼吩咐？」

丁劍南道：「你去廚下關照一聲，做幾樣可口的酒菜送來。」

店伙答應一聲，匆匆退去。過沒多久，店伙領着廚下打雜的提了食盒走入，在房中小桌上擺好兩副杯筷，取出五盤菜餚，和一壺酒，就退了出去，隨手掩上了房門。

丁劍南先坐了下來，取過酒壺，斟了兩杯酒，說道：「薛兄快請坐下來。」

薛慕蘭在他對面坐下，忽然粉臉一紅，說道：「我不會喝酒。」

丁劍南道：「在下已經斟好了，就以這一杯爲限如何？」

薛慕蘭柔順的道：「你一個人喝酒，覺得無聊，我就陪你喝好了。」

丁劍南笑道：「其實我也不會喝酒，伙計既然送來了，兩個大男人，怎好一點都不喝？來，在下敬薛兄。」舉杯喝了一口。

薛慕蘭和他一同喝了一口，抬眼道：「喝酒爲什麼要敬來敬去的呢？」

丁劍南笑道：「不敬來敬去，就沒有話好說了，在下敬妳，是因爲妳是我師姐呀！」

薛慕蘭也舉杯，道：「現在該我敬你了。」

丁劍南道：「那是師姐敬師弟了。」

薛慕蘭喝了口酒，輕笑道：「那麼現在又該我敬妳了。」

薛慕蘭道：「我不來啦，一直敬來敬去，這還有完？」

丁劍南看她喝了兩口酒，一張春花般的臉上，暈生雙頰，更顯得嫵媚動人，不

覺心頭一蕩，輕輕笑道：「這叫做相敬如賓。」

薛慕蘭聽得身軀微震，更是紅透了耳根，嗔道：「你表妹不在，就這樣不老實了。」

丁劍南話說出口，心中不禁感到後悔，自己怎可如此儇薄？聞言慌忙站起身來，朝薛慕蘭作了個長揖，歉然道：「薛兄原諒，請恕小弟酒後失言。」

薛慕蘭紅着臉，幽幽的道：「你不用自責，我不會怪你的，快請坐下來，吃點菜吧。」

丁劍南道：「多謝薛兄。」果然又回身坐下。

薛慕蘭低垂粉頸，輕聲道：「我們從認識到現在，相處已有多日，你……應該知道……我的心早已……屬於……你了……言為心聲，你……剛才說的話，足見你……對我……我不會怪你的。」

她這幾句話，說得很吃力，是鼓着勇氣說出來的。

丁劍南伸過手去，一把握住了她的手，說道：「薛兄，妳眞好……」

房門上起了剝啄之聲。薛慕蘭趕緊縮回手去，說道：「是方兄回來了！」

接着房門啓處，店伙提着食盒走入，陪笑道：「小的要廚下下了兩碗鱔絲麵，這是小店廚司最出名最拿手的麵食。二位公子爺嚐嚐就知道了。」

說着從食盒中取出兩小盤還在濺着油珠，「滋」「滋」作响的炒鱔絲，和兩碗湯麵，一起放到桌上，才行退出，又替兩人闔上了房門。

薛慕蘭道：「這伙計倒是很巴結。」

丁劍南笑道：「我們三人住三間上房，這樣的闊公子不巴結，還巴結誰去？」

丁劍南只喝了兩三杯，就不喝了，兩人又吃了些菜，就吃着鱔絲麵，果然十分鮮美可口。

過了一回，店伙進來取過碗盤，又沏了一壺新茗送上。

現在午牌已過，方如蘋還是沒有回來。丁劍南眉心起了結，有些坐立不安的樣子，搓搓手，說道：「表弟她會不會出事呢？」

薛慕蘭也似乎感到不對，說道：「出事……應該不會，再說她一身武功也不弱，現在又是大白天……這樣，我們再等一回，如果她還沒回來，就出去找她去。」

丁劍南喝了口茶，放下茶盅，說道：「薛兄說的也是，只是……」

薛慕蘭看了他一眼，嫣然笑道：「看你坐立不安的樣子，是否心裏很着急？」

丁劍南道：「她說好了中午回來的，絕不會不回來，除非她眞的出了事……」

薛慕蘭幽幽的道：「你們是青梅竹馬的伴侶，大概沒有一刻離開過，對不？」

丁劍南被她說得臉上一紅，說道：「在下一向都把她當作妹妹看待。」

薛慕蘭道：「你心裏也許這樣想，她可不一樣。」

丁劍南道：「她也一向把我當她大哥一般。」

薛慕蘭道：「我是女兒之身，我可能比你更瞭解她，一個女孩兒家，她心裏要是沒有你，怎麼會一直跟着你在一起，我記得我們剛認識的時候，你們……不是……不是……」她一張臉驟然紅了起來。

丁劍南當然知道她說的是指兩人住一間房的事，俊臉也登時脹紅了，說道：「那是因為當時客店裏只有一間房了，表弟穿了男裝，總不能不住店，其實我們從小就像兄弟一樣……」

薛慕蘭嗤的笑道：「所以我說嘍，你把她當兄弟，她心裏可認定了你，不然，一個女孩兒家肯和你同住一間房嗎？」

丁劍南道：「薛兄如果遇上了這樣的情形，妳能不住店嗎？」

薛慕蘭臉上嬌紅欲滴，說道：「那要看什麼人了，如果和丁兄在一起，我也……不會害怕，因為你是一個君子。」

丁劍南情不自禁一把握住她的手，說道：「薛兄，如此看重在下，在下永遠也不會忘記妳的。」

薛慕蘭幽幽的道：「如果你心裏有她，我也不會嫉妒的，誰叫我認識你比她晚了一步，只要你心裏有我就好……」

丁劍南一陣感動，把她緩緩拉了過來，擁入懷裏說道：「慕蘭，妳太好了。」

他低下頭去，輕吻着她額頭，她仰起臉，羞澀的閉上眼睛，於是他一顆頭漸漸的更低，終於找到了輕輕喘息着的櫻唇，如漆如膠的黏在一起。

過了一回，她才輕輕的把頭別開，埋在他懷裏，悄聲道：「丁……郎……我這幾天心裏好像有一種預感，時常會想到有一天……我們……會分開……」

丁劍南又輕輕的吻了她一下，笑道：「這是妳多想，我拜谷主為師，我們就是同門了，怎麼會……」

薛慕蘭道：「我也這樣想，但我心裏總好像籠罩了一層陰影，連我自己也想不出道理來。」

丁劍南放開環抱着她嬌軀的雙手，說道：「慕蘭，我該出去了，表弟這時候不回來，只怕眞的出了事了。」

薛慕蘭嗯了一聲，說道：「師尊要我們來找蓋大鵬，也一點頭緒也沒有，我看還是依你的辦法，寫幾張紅字條，要店小二給我們到街上去張貼，他看到了，就會來找我們。」

丁劍南道：「叫店小二去貼有些不妥，最好還是我們自己去貼。」

薛慕蘭道：「那就寫好了帶出去。」說着，就拉開房門，叫道：「伙計。」

店伙聽到叫喚，趕緊奔了過來，問道：「公子爺，有什麼吩咐？」

薛慕蘭掏出兩把重的一錠銀子，遞了過去，說道：「你去給我們買一張大紅紙來，順便借櫃上筆硯一用，多的就不用找了。」

店伙接過銀子，連連應是，三脚併作兩步，往外走去。

過沒一回，手中拿着一張大紅紙和筆硯走入，放到桌上，說道：「公子爺還有別的吩咐嗎？」

薛慕蘭道：「沒有了。」

店伙退出之後，丁劍南把一張大紅紙裁成了十二張紙條，然後拿起毛筆濡墨寫上：「找尋蓋大鵬」五個中楷。

薛慕蘭道：「下面要不要寫上請駕臨安慶客棧幾個字？」

丁劍南道：「最好不寫，蓋大鵬要是看到了，他還會找不到我們？如果他已經不在安慶，那就不會來了，寫上了客店，萬一給其他的人知道，我們豈不洩露了行踪？」

薛慕蘭點頭道：「好吧，那就不用寫客店了。」

丁劍南沒有多說，濡墨揮毫，十二張紅紙條迅快就寫好了。

薛慕蘭道：「丁兄這一筆字，寫得瀟洒勁遒，眞是字如其人！」

丁劍南擲筆笑道：「丁兄誇獎了。」

薛慕蘭道：「我說的是眞話，師尊門下，大概只有你是個文武兼資的全才了，師尊時常說：大師兄機智過人，只是胸襟不夠寬大，那是因為從小只知練武，沒有多讀書的緣故，將來只怕不能繼承她老人家開創的大事業，後來陸續收的門下，師尊也都說他們氣質不够，你正式拜師之後，將來一定會受到師尊重視的。」

「開創大事業」，這句話聽得丁劍南心中一動，但此時不便多問，只得聳聳肩笑道：「大師兄現在已把我當作情敵，視作眼中釘，這一來，他更將視我若仇了，我武功不如他遠甚，那可危險得很。」

薛慕蘭披披咀道：「你呀，還當我看不出來？那天晚上，你明明已經架開了他的劍招，那一掌應該也閃避得開的，但你並沒閃避，你大概是怕師尊不高興，才硬挨的，對不？」

丁劍南聽得暗暗一驚，忙道：「妳也許看錯了，太師兄那一劍我是架開了，但我內力不如他，手臂被他劍招震得隱隱發麻，身法就不够靈活，我也想閃避，但就是躲閃不開。」

「好吧！」薛慕蘭道：「算我看錯了，字快乾了，我們走吧，出了店門，你往東，我往西，我們分頭貼去，一面可以找你表弟，不論有沒有找到人，晚餐前務必趕回來。」

丁劍南點點頭，兩人分別拿起六張紙條，就各自出門。

丁劍南在薛慕蘭面前，表現得好像很焦急，其實他早就知道方如蘋是找她大師姐去的，此刻只怕早已另外變了一個人，她是不會再回來的了。

他目前眞正急於要找的人，乃是化名蓋大鵬的崆峒飛龍霍從雲，只有找到他，才能把谷主支持淮揚派向萬松山莊尋仇的消息告訴他，好迅速通知萬松山莊，可以早作準備。

他一路行去，把六張紙條都貼到了行人衆多的牆角，和大酒樓、茶館門口。

大街上的行人眼看一位風度翩翩，衣冠楚楚的少年公子在貼着紅紙條，自然會特別注意。

尤其紅紙條上只寫了「找尋蓋天鵬」五個字，又有些像是江湖道上的隱語，大家更是猜測不透，圍觀的人也自然更多，也就你一言，我一語的紛紛揣測，不知道蓋天鵬究是什麼人？

不過半天工夫，已經傳遍茶樓酒肆，說有一個少年公子到處張貼字條，找尋一個蓋天鵬的神秘人物。

丁劍南一個下午，依然沒遇到蓋天鵬，黃昏時候，回到客店，薛慕蘭還沒有回來，店伙給他沏了一壺茶來，他獨自坐在窗下，自斟自喝，心中暗暗忖着道：「不知谷主給霍從雲的這封密柬上，寫了些什麼？」

天色漸漸昏暗下來，走廊上傳來了一陣輕快的脚步聲，丁劍南一聽就知道薛慕蘭回來了，不覺站了起來，正待迎出去。

薛慕蘭的聲音已經在門口傳了進來：「丁兄回來了嗎？」

丁劍南應道：「薛兄怎麼這時候才回來？」

薛慕蘭已經推門走入。

丁劍南迎着笑道：「妳回來了就好，我正有點担心妳也失踪了呢！」

薛慕蘭道：「安慶城裏出了吃人的老虎？」

丁劍南道：「妳如果再失踪，我一個人眞不知道該怎麼辦才好。」

薛慕蘭朝他甜笑道：「謝謝你，總算你也在關心我了。」接着正容道：「我下午遇上九師弟查家榮，才知道他和大師兄都在這裏，他們是師尊派在這裏的一支旗令。」

丁劍南好奇的問道：「一支旗令？」

薛慕蘭解釋道：「旗令就是奉有師尊特別命令的一個小組，一共有十二個人，令主是大師兄，直接聽命於師尊，九師弟是副令主，手下有十名劍手。」

丁劍南道：「妳有沒有打聽蓋大鵬和表弟的下落？」

薛慕蘭道：「他們在這裏已有多天，消息較靈，我自然問了，據九師弟說，他根本不知道蓋大鵬這個人，方仲平他也不知道，但至少有一件事他可以保證，今天從早晨到下午，安慶城裏大小茶樓酒肆，都沒有人鬧過事，大街小巷上，也沒有人打過架。」

丁劍南道：「那麼表弟怎麼無故失踪的呢？」

薛慕蘭道：「奇怪也就在此，方兄的離奇失踪，實在使人想不透……」

丁劍南聽出她的話因來了，好像她對方如蘋的失踪啓了懷疑，對方如蘋起了懷疑，豈非對自己也起了懷疑嗎？

薛慕蘭說道：「走，丁兄，我們吃飯去。」

丁劍南道：「我們還是分頭找嗎？」

薛慕蘭道：「不，今天才是第一天，還有兩天時間呢，再說，光是今天一天，我們差不多已把安慶城裏的茶樓酒肆都跑遍了，再找也未必找得到，反正貼了字條，他如果在安慶城，明天就來找上我們，不在，再找也是白找了，現在天色已晚，我們應該好好的去吃一頓了。」

丁劍南自言自語的道：「安慶城裏既然沒有發生過事情，表弟她會到那裏去了呢？」

薛慕蘭道：「看你念念不忘表弟，快走了，就是要找人，也總得塡飽了肚子再說。」

兩人來至江淮第一樓，坐下之後，薛慕蘭跟跑堂的點了許多酒菜，等堂倌退去，她才低聲說道：「丁兄，你可知道我為什麼點了這許多菜嗎？」

丁劍南道：「我正在奇怪，妳點的都是下酒菜，這為什麼？」

薛慕蘭深深的看了他一眼，才道：「從中午到現在，方兄失踪之後，你心裏一直很焦急，悶悶不樂的，所以今晚我要陪你喝幾杯，另外，我還也有一件事要告訴你……」

丁劍南問道：「妳要告訴我什麽？」

薛慕蘭含笑道：「這時候還不能說，等酒菜來了，我自會說出來的。」

丁劍南道：「好像很神秘。」

薛慕蘭口中嗯了一聲，拿起茶盞，喝了一口，却沒有說話。

丁劍南望着她，說道：「關於那一方面的事？」

薛慕蘭笑道：「待回你自會知道。」

丁劍南道：「好，我不問。」他只好拿起茶盞喝着茶。

過不一回，堂倌送上一壺酒來，接着菜餚也陸續送上。

薛慕蘭拿起酒壺替丁劍南和自己杯中斟滿了酒，擧杯道：「丁兄，我們不用敬酒，慢慢的喝，不過在喝酒的時候，你一定要開懷飲。」

丁劍南朝她低聲道：「慕蘭，本來有妳和我一起喝酒，我自然很高興，只是表弟一點消息都沒有……」

薛慕蘭沒待他說下去，就攔着道：「我就是見你心裏悶悶不樂，才要你一起來喝酒的，我希望的就是你能够放得下心，所以我要告訴你……嗯，你先喝一口酒，我再說。」

丁劍南和她各自喝了一口，又吃了一筷菜餚。

薛慕蘭才笑道：「你只管放心，我方才也去見過大師兄，告訴他我們是奉師尊之命出來辦事的，方兄今天中午突然失踪，我要他能協助我們查尋方兄的下落……」

丁劍南心底微微一笑，一面雙目一睜，急急問道：「大師兄他怎麽說？」

薛慕蘭道：「大師兄一口答應，而且就要九師弟負責，派人查尋方兄下落，他手下十名劍手，都是一流身手，地方熟悉，有他們出動找尋，自然比我們盲人騎瞎馬到處亂闖，要有把握得多了，所以你只管放寬心事，不用再發愁了。」

丁劍南聽得感激的道：「慕蘭，眞謝謝妳……」

「又來了！」薛慕蘭嗔道：「你只會說謝，也不想想，方兄雖然是你表弟，但表兄弟是私情，她還是我的師妹呢，何況又是奉命出來的，丟了人，我們如何向師尊交代，所以大師兄答應出動他手下那一組人找人，幷不是我私自央求他的，這也是公事呀！」

「好！」丁劍南欣然道：「但我還是要謝謝妳，來，我們乾杯。」說着一口喝乾。

薛慕蘭白了他一眼，說道：「我和你說好了的，我們慢慢的喝，不准乾杯的。」她果然陪他喝了一口。

兩人邊吃邊喝，薛慕蘭至少也喝了兩三杯，一張粉臉已紅得像塗了一層胭脂！

這時也正是酒樓上最熱鬧的時候，喝酒，就少不了鬧酒，也少不了豁拳，酒客們喧嘩的聲浪，可以把樓頂都掀了，自然也蓋過了他們的低聲談笑。

丁劍南忽然發覺似是有人正在朝自己兩人打量着！那只是心靈上的一種感應，自從練成「洗髓經」，這種心靈上的感應，可說百不爽一，於是他裝作漫不經意的轉過頭去。

只見和自己隔着一張桌子，坐着一個身穿灰布大褂的老頭，這時已經別過頭去自斟自酌的喝着酒。

丁劍南沒有和他眼神接觸，看不出他是否練過武功？但這人是個很瘦的乾癟老頭，頭髮鬍子全已蒼白，但身子却很硬朗，坐着人，腰幹挺得筆直。

這人當然不是崆峒飛龍，因爲他和崆峒飛龍很熟悉，一個人的面貌，可以經易容而改變，身材應該無法改變的。他既然不是崆峒飛龍，爲什麽注意自己兩人呢？也許他只是隨便望來也說不定。

丁劍南當然不會把毫無根據的事情告訴薛慕蘭，但薛慕蘭是女孩子家，心思較細，何況她早已把一顆心都放在他身上了，自然對他的一擧一動都會關心。這就輕聲問道：「你在看什麽呢？」

丁劍南道：「沒什麽，我只是隨便看看酒樓上的食客，有沒有岔眼的人……」口中說着，心靈上却又有了感應，是那乾癟老頭又在向自己瞧來，而且似乎還在用心諦聽自己兩人的說話！

這人究竟會是誰呢？

丁劍南沒有再回頭去看他，兩人又坐了一回，才會帳下樓。

薛慕蘭雖然沒有醉，但走起路來，也好像踩在雲端裏一樣，一脚高，一脚低的。丁劍南伸過手去，攜着她的手同行。

薛慕蘭跟他靠得很近，吹氣如蘭，低低的道：「丁郎，你眞好。」

回轉客店，丁劍南送薛慕蘭回到房中，店伙看到兩位公子回來，趕緊沏了一壺茶送來。

丁劍南倒了一盅，說道：「薛兄，妳不會喝酒，今晚酒喝多了，快喝口茶，茶可以醒酒。」

薛慕蘭紅透雙頰，眨着一雙水汪汪的眼睛，說道：「謝謝你，其實我……我沒有醉。」

她要待擧步，脚下忽然一個踉蹌。

丁劍南趕緊伸手把她扶住，笑道：「妳還說沒有醉。」

薛慕蘭一下撲入他懷裏，仰起臉道：「我眞的沒有醉……」

她望着他，忽然羞澀的閉上眼睛。

丁劍南一顆頭忍不住低了下去，四片火熱的咀唇，立即緊緊合在一起。

薛慕蘭一個嬌軀貼着他胸膛，發出輕微的顫抖，愈來愈軟，幾乎站不住脚！

丁劍南抱着她，漸漸抬起頭，輕聲道：「薛兄，妳還是早點休息吧！」把她扶到床上躺下，又替她脫下靴子，拉過一條薄被，蓋到她身上。

薛慕蘭閉着眼睛，矇矓的道：「丁……兄，你……不要走……」

丁劍南俯下身去，在她臉頰上輕輕吻了一下說道：「時間不早了，休息吧！」

抬手熄去几上燈盞，擧步走出，又替她輕輕帶上了房門，才回到自己房中，關上房門，脫下長衫，正待上床睡覺，就在轉身之際，突然瞥見後窗似有人影一閃而沒。

心中不覺一怔，急忙披上長衫，走近後窗，輕輕推開窗戶，只見一條黑影在後面屋脊上閃了閃，立即不見。

果然有夜行人！

丁劍南不再猶豫，吸了口氣，一個人便已穿窗而出，再一點足，長身掠起，一下飛身上屋，再看那人影，這一眨眼工夫，已經掠出去十來丈外。

這人輕功之高，看實使丁劍南爲之一怔，既然發現了此人，豈肯放過，立即施展輕功，一路追了下去。

前面那人發現丁劍南在追他，奔行得更快。

丁劍南若非練成洗髓經，準會被他丟落老遠，如今他一路吸氣急追，也只能保持原來的距離，休想再把距離拉近，心頭越追越驚，此人輕功如此之高，會是什麽人呢？

現在兩人都已越過城垣奔向原野，他們幾乎是比賽上了脚程，一前一後，宛如兩點流星在貼地低飛，但前面那人奔行得最快，也同樣無法再和丁劍南拉遠距離。

這一陣工夫，差不多已奔出一二十里遠近，前面已有一座黑幢幢的小山。前面那人奔近小山麓，忽然停住，轉過身來。

他身形堪堪停下，丁劍南也相繼追到。兩人這一對面，丁劍南看清楚了，這人正是方才酒樓上坐在隣桌的乾瘦老頭。

那乾瘦老頭一雙烱烱目光之中，似有不信之色，盯着丁劍南說道：「年輕人能有這身輕功，倒是看不出來。」

丁劍南抱拳道：「老丈過奬了。」

乾瘦老頭冷冷一哼，說道：「你一路緊追老朽而來，有什麽事嗎？」

丁劍南看他神色忽然冷漠下來，不覺笑道：「老丈這話不覺得問的奇怪嗎？」

乾瘦老頭道：「這話有什麽奇怪？」

丁劍南道：「因爲這話應該是在下問老丈的，老丈在客店後窗覷在下，又有甚麽事呢？」

乾瘦老頭道：「不錯，老朽是覷伺了你的後窗，那是老朽要問你一句話。」

丁劍南道：「老丈請說。」

乾瘦老頭道：「你是不是在大街上貼了不少找人的紅字條？」

丁劍南心中一動，點頭道：「是在下貼的。」

乾瘦老頭道：「你找蓋大鵬作甚？」

丁劍南笑道：「因爲蓋老哥是在下的朋友，在下找他有事，老丈問這幹嘛？」

乾瘦老頭道：「你認識蓋大鵬？」

丁劍南笑道：「蓋老哥是在下的朋友，在下自然認識。」

乾瘦老頭哼道：「只怕蓋大鵬沒有你這樣一個朋友。」

丁劍南含笑道：「老丈不是蓋老哥，怎麽知道蓋老哥不認識在下呢？」

乾瘦老頭突然大笑一聲道：「因爲老朽就是蓋大鵬。」

丁劍南點頭道：「老丈輕功蓋世，也許眞是蓋老哥，只是在下還沒看到老丈的眞面目之前，如何相信得過老丈就是蓋老哥呢？」

乾瘦老頭雙目緊盯着丁劍南，一霎不霎，過了半晌，才點頭道：「好，老朽就讓你看看眞面目。」

說話之時，伸手朝臉上抹了一把，說道：「現在你看看是否認識老朽？」

他這伸手一抹，說也奇怪，一個乾瘦的老頭立時變成一個紫臉濃眉的漢子！

他因丁劍南說認識蓋大鵬，蓋大鵬只是崆峒飛龍霍從雲喬裝的賣藝老頭，已有六十出頭，他這時給丁劍南看的，却是他霍從雲的本來面目，爲的是試試丁劍南是否眞的認識他？

丁劍南雙目一亮，喜道：「果眞是霍老哥，小弟找得你好苦！」

這下子可把霍從雲楞住了，因爲江湖上看到過他霍從雲本來面貌的人並不多。這人能一口叫出自己來，足見定是熟人無疑，不，尤其他叫的是「霍老哥」，口氣十分親切，但自己根本不認識他。

不，自己見過他幾次，他該是迷仙岩的人。

霍從雲目中流露出驚異之色，忍不住問道：「閣下究竟是何人？」

丁劍南口中「哦」了一聲，忙道：「小弟是丁劍南，因爲小弟臉上易了容，所以霍老哥認不出來了。」

霍從雲一把握住丁劍南手臂，欣然道：「你是丁老弟！你臉上易了容？哈哈，丁老弟你這易容術果然高明得很，連霍某都居然看不出來。哦，你老弟這些時候去了那裏？二師弟、三師妹都沒找到你。」

丁劍南說道：「小弟的經過，說來話長……」

「走！」霍從雲握着他的手臂不放，一面說道：「此地不是談話之所，你跟我來。」

兩人把臂朝小山走去。霍從雲又道：「丁老弟幾個月不見，大概另有奇遇，你這一身輕功，已經不在老哥哥之下了！」

丁劍南道：「小弟方才一直沒有追得上你老哥，應該早就想到是你老哥了。」

霍從雲大笑道：「老哥哥在輕功一道，一向自許很少有人能及，但你老弟却有後來居上之勢了。」

說話之間，已經登上山腰。小山腰上有一座孤零零的小廟，小廟敢情久無人住，兩扇山門敞開着，還用大石頂住了。進入山門，小天井中雜草叢生，大殿雖沒倒塌，也十分荒凉。

霍從雲拉着丁劍南走近殿前石階，笑道：「坐，坐，你先坐下來，咱們就在這裏坐了，老哥哥去拿酒來，咱們好好聊聊。」說完，轉身往殿上走去。

丁劍南俯身朝石階上吹了吹，就坐了下來。

霍從雲已從殿上捧着一小罎酒和一包用油紙包的鹵菜和兩個飯碗，走了出來，笑道：「這是老哥哥準備獨自一個人喝的，你來了正好以酒當茶。」

丁劍南道：「霍老哥，小弟不會喝酒的。」

霍從雲也在石階上坐下，笑道：「少喝一點沒關係，咱們邊喝邊談，不然，這裏可沒有茶水。」

說着擧手掀開泥封的蓋子，擧罎倒了兩碗酒，打開油紙包，擧碗喝了一口，說道：「來，你也喝一口，先說說找老哥哥有什麽事？」

丁劍南只得擧碗喝了一口，就把自己

被迷失神志，充當江南分壇劍手等事說出。

霍從雲道：「慢點，你可知道那天你失踪之後，小師妹為了你，也混入江南分壇去了。」

丁劍南一楞道：「這個小弟一點也不知道，柳姑娘後來……」

霍從雲道：「還是老哥哥先說吧！」

他把柳飛燕為了丁劍南失踪，女扮男裝，故意讓他們弄入江南分壇，一直說到紫衣壇主率眾夜襲萬松山莊，所有的人悉數被擒住，只逃走了紫衣壇主，但也不見了丁劍南，此後一直沒有找到下落，詳細說了一遍。

丁劍南聽得極為感動，說道：「霍老哥、柳姑娘這份義氣，小弟眞的是報答不盡……」

霍從雲咕的喝了口酒，豪爽的笑道：「咱們一見如故，自己兄弟，何須客氣？老哥哥已經說完了，現在該你說了。」

丁劍南從跟着紫衣壇主逃出萬松山莊說起，紫衣壇主身負重傷，自己抱着他茫無頭緒的走上百丈峯一處石窟，如何發現達摩「洗髓經」，一直說到紫衣壇主帶着自己回轉懷玉山，五雲門主給自己服了解藥，才知她竟是自己師叔，後來自己和方如蘋奉師叔之命，易容下山，如何巧遇薛慕蘭、卓雲和，一直說到進入迷仙岩，以及此次奉谷主之命下山，要自己三人找尋蓋大鵬，源源本本說了一遍。

霍從雲一直沒有開口，直等他說完，才點點頭道：「這麽說，假傳金劍令殺死淮揚派掌門人滕傳信，和假傳金劍令，要江南分壇撤離江南，都是迷仙岩谷主的意圖引起江湖糾紛，全是她一人在幕後作祟了。」

（假傳金劍令殺死淮揚派掌門人滕傳信，才會有此次祁耀南向萬松山莊尋仇之事。假傳金劍令要江南分壇撤離江南，才有紫衣壇主夜襲萬松山莊之事。因為金劍令是代表武林盟主的，自然要找萬啓岳的了。）

丁劍南接着又把方如蘋去會晤她大師姐之時，擒住公孫龍。迷仙岩谷主派齊、施二位長老持金劍令傳達盟主之令，會齊各大門派進剿懷玉山五雲門主要也是為了釜底抽薪，減少萬松山莊的後援，他們進攻五雲門這一消息，現在可以傳到五雲門了。自己急於找尋霍老哥，是淮揚派此次向萬松山莊尋仇，除了淮揚派的祁耀南、榮宗器、其餘的人都是迷仙岩的門人，自己和薛慕蘭也要在兩天後趕去支援，只怕萬松山莊還並不知情，所以希望霍老哥儘快去通知萬盟主。

霍從雲點頭道：「我在這裏就是探聽迷仙岩的動靜，老弟這消息太重要了。」

說着咕的一口，把一大碗酒喝了下去，說道：「萬松山莊現在已有不少人手，倒不懼他們偷襲，而且淮揚派為掌門人報仇，也總要堂堂正正的向萬松山莊責問，自然是明的去了。最重要的是姓齊的和姓施的二人持有假金劍令，各大門派一時不察，極易上當，必須知會大家才好，好了，老哥哥酒也不喝了，今晚就得立時趕去，谷主要你們兩天後去萬松山莊，那就是說淮揚派當在兩天後找上黃山去了，有事，老哥哥會找你的。」

丁劍南道：「霍大哥，小弟還有一件事……」

霍從雲哦道：「你說。」

丁劍南以「傳音入密」和他說了幾句。霍從雲笑道：「原來你們還有這一着，好，好！」

他站起身，把半罈酒放到神龕之中，說道：「本來咱們該好好聊聊，現在時間匆迫，老哥哥要走了，咱們在黃山見吧！」說完，大踏步走出山門，立即縱身掠起，宛如一頭灰鶴，朝小山電射而去。

丁劍南也立即施展輕功，一路趕回客店，依然穿窗而入，掩上窗戶，脫下長衫，走近木床，橫身臥下，忽然發覺床上踡臥着一個人，心下不禁大疑，急忙翻身坐起，凝目看去，只見那人蒙頭而睡一動不動，口中忍不住問道：「你是什麽人？」

那人依然沒有作聲，踡伏如故，動也沒動。

丁劍南心中一動，暗道：「莫非會是如蘋？不對，她如果來了，一定是有什麽重要事情來和自己說的，不會這樣踡伏着不動！」

心中想着，不覺輕聲問道：「你究竟是誰？」

伸過手去，一下掀開薄被，目光一注，只見這人竟是一個長髮女子，一頭如雲秀髮，披散在枕上，一身晶瑩如玉的胴體，只穿了一件緊束胸肚的乳白色兜肚，曲綫玲瓏，玉腿修長，令人目為之眩！

她緊閉着雙目，連睜都不敢睜——一張秀色宜人的粉臉，這時業已羞紅得像大紅緞子一樣，香息迫促，隱隱可以聞到還有一股酒味！

丁劍南心頭一陣狂跳，驚駭的道：「會是妳？妳……這做什麽？」

那女子忽然睜開眼來，嚶嚀一聲，一下撲入他懷裏，顫聲道：「丁郎，你……你不要……我……嗎？」

她仰起臉來，一雙明亮的眼睛忽然起了一陣霧水，從眼角掛下兩串珠淚，幽幽的道：「丁郎，這是我自己願意的，自從我們相識以來，我的心……早已屬於你的了，我要把我的身子……也交給你……你不用娶我，但在我的一生中，我都會是你的人，我……會永遠永遠記得你的……」

她說得像夢囈一般，但每一句話，每一個字都表示着她愛他之深，痴情欲絕！

丁劍南聽得極為感動，抱着她，低下頭去，輕輕吮吸着她臉頰上的淚珠，低聲道：「慕蘭，妳對我的情意，我都知道，我心裏當然有妳，但我尊重妳，妳……這是何苦……」

薛慕蘭嬌軀扭動了下，幽幽的道：「我說過，這是我自己願意的，我不是淫賤之人，我也愼重考慮過，我決心把身心交給你，我是清白女兒之身，你……你如果不要我，我……就自絕在你面前……」

她忽然舉手在兜肚上一劃，迅快的褪下了身上僅有一層褻衣，把一顆頭埋在他懷裏，再也抬不起來。

丁劍南懷中抱着一個軟玉溫香的絕色佳人，早已心頭狂跳，面紅耳赤，呼吸也異樣的急促，低着頭在她耳朵邊低低的道：「慕蘭，好端端的怎麽說出自絕的話來？人非草木，妳對我好，我……怎麽會不要的？」

他雙手情不自禁的掩上她柔軟而堅挺的雙峯。

她嬌軀一顫口中只「嗯」了一聲，櫻唇立時被他吻住了。

兩個人立時翻倒下去，他感到的是無比的興奮，她雖是心甘情願的承受一切，但還是又驚又怯。

兩情繾綣，也不知過了多少時候，薛慕蘭低低的叫了聲：「丁郎！」

丁劍南擁着她，柔情道：「慕蘭，妳……太好了，我……眞對不起妳……」

薛慕蘭仰起臉幽幽的道：「丁郎，我現在已經是你的人了，我總算得到了你，我好高興，這是我一生中最難忘記的一天，也許我們只有這一次的緣份，就是立刻死去，我也……會永遠刻骨銘心，記在心裏的……」

丁劍南聽出她口氣有異，不覺着着她一怔，說道：「慕蘭，妳……怎會說出這樣的話來？」

薛慕蘭淒婉一笑，坐起身，開始穿好了衣衫，說道：「丁郎，你也坐起來，我有話和你說。」

丁劍南依言穿好衣衫，擁着她並肩坐在床上，說道：「妳要和我說什麽呢？」

薛慕蘭偏頭望着他，問道：「丁郎，你知不知道我今晚為什麽要把身子交給你呢？」

丁劍南愕然道：「妳……」

薛慕蘭淒然一笑道：「因為明天我們就要分手了，今生今世，只怕再也……沒有聚首的一天了……」

她說到最後一句，已經忍不住流下兩行情淚，語聲嗚咽，忽然又撲到他懷裏，雙肩抽動，淒楚欲絕！

丁劍南聽得大為詫異，急忙摟着她肩頭，柔聲道：「妳怎麽啦？明天我們就要分手？我們兩天之後，不是要一起去黃山嗎？」

薛慕蘭緩緩抬起頭來，深深的看了他一眼，說道：「丁郎，你不用再瞞我了，我雖然不知道你是那一門派的人？但我已經知道你是和迷仙岩站在敵對的一方的，我自墮情網，深愛着你，心已經屬於你的了，所以我決心把身子也交給你，雖然我們不能結合，但在私情上，我可以償了我的心願，古人說過兩句話：嫁鷄隨鷄，嫁狗隨狗，又說生女外向，我既然把身心都交給你了，應該跟你一起走才是，但我不能……」

丁劍南叫道：「慕蘭……」

薛慕蘭道：「你聽我把話說完了再說好嗎？我之所以不能跟你走，因為我從小是孤兒，是師尊把我扶養長大的，我又是她老人家門下女弟子中的大弟子，師尊對我恩重如山，我絕不能背叛她老人家，你是有為的青年，你有你的抱負、作為，當然更不可能為了我，背叛你的師門，眞心投到師尊門下，而且縱然你眞的肯為我而投到師尊門下，師尊生性善疑，你就向她自首，掏出心來，她也絕不會容你活下去的，我考慮再三，才作了這個決定，明天，你該回去了，不可再假裝下去了，我也要趕回山去，向師尊自請處分，師尊生性好強，你們雖是我引進去的，但經過她老人家的考察認可，我的責任就減少了，我願意回去接受師尊的處分，今後天各一方，我們再……也不會有聚首的一天了。」

丁劍南被她說穿了，一時難以開口，不覺攢攢眉，說道：「慕蘭，妳怎麽知道的呢？」

薛慕蘭幽幽的道：「第一，你那天和大師兄動手，你已經破解了他的劍招，怎麽還會被他一掌擊中？那明明是你賣了一個破綻給他，他才會得手，這一點，除了親眼看到，才能看得出來，所以連師尊都給你瞞過了。第二，是今晚，你回房之後，有人在你後窗等你，你穿窗出去的時候，我就發覺了，悄悄跟着你出去……」

丁劍南道：「妳跟出來了，我怎麽會一點也不知道呢？」

薛慕蘭微微搖頭道：「等我跟出來，你已經去遠了，你輕功比我不知高明多少，我如何追得上你？我才證實你果然是混進迷仙岩去臥底的……」

丁劍南道：「慕蘭，妳誤會了……」

薛慕蘭幽怨的說道：「我說的難道不對？」

「只對了一半。」丁劍南道：「我們並不是存心到迷仙岩存心去臥底的……」

薛慕蘭道：「那是我把你們引進去的了？」

丁劍南道：「事情是這樣，我們是奉命到江南來的，當時也不知道迷仙岩的名稱……」

薛慕蘭道：「你說得詳細一點，哦，你不叫丁南強吧？」

丁劍南道：「在下丁劍南。」

薛慕蘭道：「你是那一門派的人？」

丁劍南道：「家師太岳山人，久已不問塵事，算來應該是五行門了。」

薛慕蘭又問道：「她呢，她叫什麽名字？」

丁劍南道：「方如蘋。」

薛慕蘭道：「她不是你表妹？」

丁劍南道：「師妹。」

薛慕蘭說道：「好，那麽你從頭說給我聽。」

丁劍南這回已不用再隱瞞了，就把自己奉命前來江南遊歷，被五雲門以迷香運去，服下迷藥，充當劍手，隨同紫衣壇主夜襲萬松山莊，當晚只有自己和紫衣壇主兩人突圍，壇主已身負重傷，由自己抱着他奔入一處深山，後來找到一座洞窟，無意中在石壁上學會達摩洗髓經，直等壇主傷勢痊好帶着自己回轉五雲門等等說出。

薛慕蘭道：「他是五雲門的人？」

丁劍南點點頭，接着說下去：五雲門主從自己招式中看出是五行門的弟子，就賜予解藥，詳細詢問來歷，才知五雲門主竟是自己師叔，紫衣壇主就是方如蘋……

薛慕蘭道：「後來呢？」

丁劍南道：「師叔給我們一冊九宮劍法，等練熟之後，就要我們以九宮門弟子身份，到江南來。」

薛慕蘭問道：「她沒有交代你們什麽任務？」

「沒有。」丁劍南道：「我們出山不久，就遇上妳們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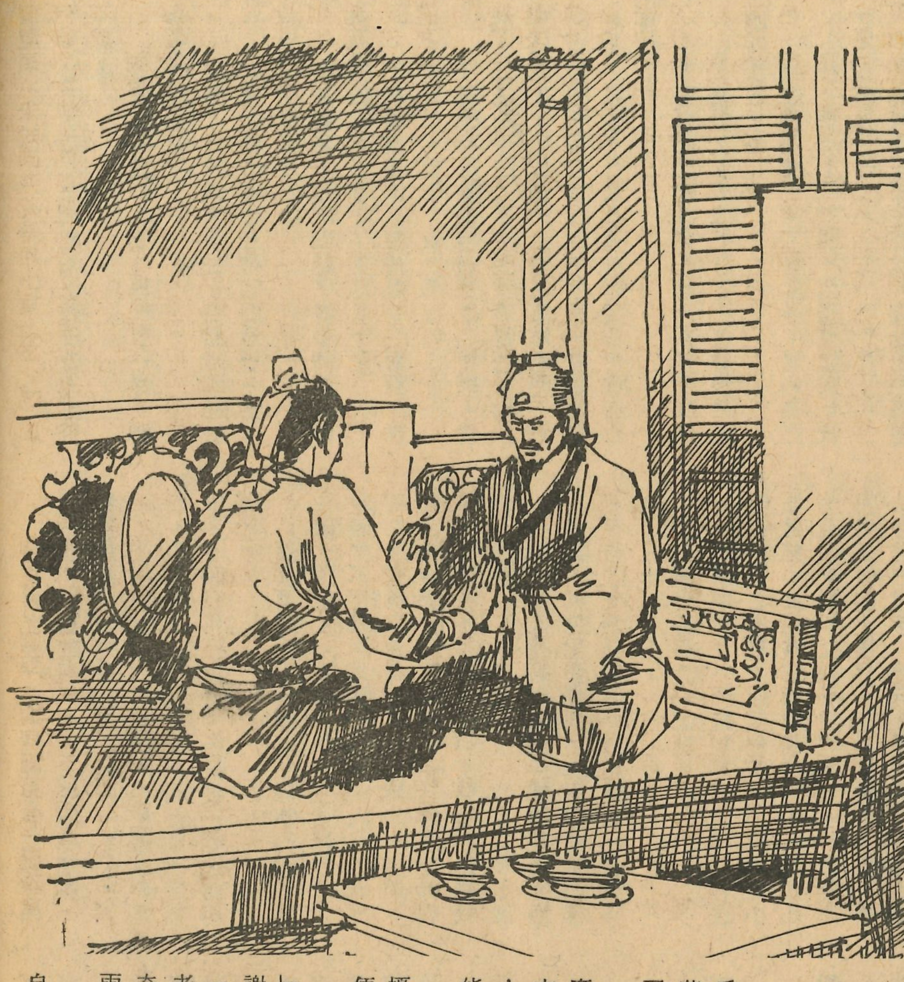
薛慕蘭道：「你說的都沒騙我？」

（未完・廿一）

俠義奇情中篇小說

無敵劍

金童·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劉稼和天怪彼此互讓了三招，天怪叫他走開，想向羣豪進攻，悟法方丈義不容辭，挺身而出，被劉稼攔住，再和天怪比招，一個用天元絕學，一個苗疆怪招，結果兩敗俱傷，地怪忙將天怪奪回便走。劉稼傷重，悟法取出少林達摩易筋丸想爲他療傷，鳳生此時也在場趕着也要爲他療傷，劉稼都不肯接受，轉向秦萍兒索取九轉還魂丹，她手上沒有，結果謝文龍用內功爲他治癒。劉稼覺得謝文龍果然有俠義心腸，不如傳說之壞，誰料謝文龍的用意不是做好心，而想對他有所利用。此時鳳生和白衣少女已走，留書一封交給劉稼約明年中秋西湖再見…

保秘笈擊退兩魔　守信義護送萍兒

劉稼看畢之後皺了皺眉，彷彿別具一番滋味的模樣，當下就將書信收在懷中，苦笑了一下，就轉過身來，朝着謝文龍作了一揖道：「如此在下要叨擾謝大俠。」

悟法方丈聽得劉稼之言，知道他已答應了與謝文龍共赴謝家堡，便道：「那白衣少女說令妹隨她倆而去，請小檀樾放心！可是老衲却也希望小檀樾如果便中，盼能來少林與老衲一聚。」

劉稼點了點頭，說道：「待在下先叨擾了謝大俠，在謝家堡玩上幾日，然後順便專程上山來拜謁大師。」

悟法方丈微笑頷首，此時「江南一絕」董棠華走了進來，見得這醜陋少年經過謝文龍治療已然痊愈，便道：「兩位經過一夜疲勞，請速速隨老夫到廳上去用膳，老夫早已囑咐廚下替兩位燉了一些此地的奇珍補品，雖然稱不上稀世極品，可是對兩位的體力也不無小補。」

謝文龍與劉稼雙雙謝過，謝文龍就將自己與劉稼說定齊回謝家堡而去，董棠華說道：「兩位何不在小築中多住幾天再走，也是不遲。」

兩人再三道謝，於是用了午膳之後就此登程，「江南一絕」董棠華送兩人遠出錢塘三里，方才殷殷道別。

按下望潮小築不提，且說謝文龍與劉稼兩人曉行夜宿，已經渡過長江，來到武漢地界，這一日，兩人來到一座小鎮，日已西斜，謝文龍就與劉稼投入了一家招商客棧，梳洗了一番，胡亂用了些飯菜，正欲上床安睡，焉知聽得街外聲聲鬼叫，聽在耳中爲之毛骨悚然。

謝文龍聽得這鬼叫之聲，頓時臉頰之上露出了一股恐懼之色，而劉稼也知道鬼叫之聲乃是南屍北殭的叫聲，想起沈家莊之事，不由也爲之一驚，就朝謝文龍輕聲說道：「謝大俠，這兩個魔頭的武藝獨成一派，而且尚有歹毒的暗器，在下以前曾經見識過，甚是毒辣，你我倒要諸多小心才是。」

謝文龍愁容滿頰，皺眉說道：「這兩個魔頭，未知到這荒僻的小鎮上來，爲了何事？敢情這兩個魔頭乃是爲着你我而來不成。」

劉稼並不作聲，祇見他聚神凝氣，聆聽着窗外的鬼嘯之聲，陡聞嘯聲由遠而來，未及盞茶工夫，其聲已臨窗外。

謝文龍饒是見多識廣，身爲武林高手之一，竟然聞得這鬼嘯之聲，爲之色變，劉稼不由甚感詫異：心忖：「就算這南屍北殭見到了要我納命，也不至於驚慌到如此田地，如此看來，這謝文龍並無什麼豪邁之氣。」

忖至此間，又見謝文龍皺了皺眉，苦笑了一下說道：「金刀老弟，你切莫以爲老夫見了這兩個魔頭，嚇壞了胆，老夫就算今日死在這裏，活了這把年紀也不算短命的了，可是，祇是爲了有一樁心事，非老弟所知，事既到了如此地步，老夫也難能相瞞，萬望老弟包涵一二。」

劉稼聽他之言，雖則稍爲平復所疑，可是未聽他說出這原因，故而仍有疑惑之色，朝着謝文龍投了一眼。

謝文龍又是微聲苦笑，在懷中掏出了一幅白絹說道：「實不相瞞，那本十全秘笈的藏笈圖，已被老夫得到，此次老夫邀老弟同往敝莊，其實也是爲了這幅藏笈圖，可是，如今在這小鎮之上却遇見了這兩個老魔，老弟身負絕學，或者得能逃脫，故而老夫準備將此圖託附老弟，嗣後按圖索驥，將此秘笈找了出來，就能練成蓋世神功。」

謝文龍剛說至此間，陡地將這幅白絹就朝劉稼懷中一塞，暴退三尺閃在一邊。

就在這一刹那，劉稼祇見有一股陰風迎面拂來，知道有變，忙不迭閃身一式「兔躍三窟」，避在一邊，一邊急忙張目望去，祇見一紅一白兩條人影，破窗而入，不是南屍北殭又有何人？

事至此間，劉稼始知這兩個魔頭端端的爲着自己與謝文龍而來，可是心下却甚詫異，心忖：「這南屍北殭兩人怎的如此知機，竟將我與謝文龍在此的下落查得一清二楚。」

「南屍」孫炎年一聲冷笑，朝着謝文龍說道：「你休得將這幅藏笈圖交給這小子，就是你交給了如來佛，我也要從他的手搶回來！」

南屍言下之意，竟然已經看見了這幅藏笈圖，已在劉稼的懷中，說畢此語，側過頭來，凝目望着劉稼，陰陰一笑又道：「看你這醜樣的少年，倒頗有資格做我們南屍北殭的門徒，如今你快快將這幅藏笈圖乖乖的交出來，我非但饒你不死，而且收你爲徒，管教你從今以後在武林之中，昂步闊行，誰都不敢碰你一下。」

劉稼聽得「南屍」孫炎年之言，心下嘀咕，就笑了笑說：「兩位來此原來是爲了這幅藏笈圖，這有何難，既然你要，儘管來取就是，然而你取不成可別說我手下無情。」

「南屍」孫炎年那裏遇見過這等少年，心忖道：「我與北殭蔡寒冰成名江湖，少說已有三四十年，不論武林黑白兩道的高手，聽得南屍北殭四字，也要退避三舍，爾今這醜貌少年非但不懼恐，而且還出言譏笑，敢情他還不知我與北殭的厲害不成？」

忖至此間，「南屍」孫炎年知道倘不盡展本門絕學，難以傲服於他，當他雙手一揮，祇用了三成功力，祇見手揮之處，血紅一團，有一股至陰的掌風，陡朝劉稼的腦後擊了過去。

劉稼見他偶作思慮，不聲不響已然揮掌發出，幸虧劉稼在沈家莊之時曾經見識過他這歹毒勁厲的掌風，並且適才說話之時，早已暗下提防應變，故而見得南屍揮掌之時邊踏「七步迷踪」中那式「兔躍三窟」，一邊却將手並胸推出，就在避招之時，還發出秦子祺成名絕學穿雲掌那招「推雲見月」，隨着避處，反手朝南屍孫炎年左邊擊了過去。

「南屍」孫炎年僅用三成功夫，心中早存輕敵之心，想不到掌發途中，這醜貌少年一邊閃避，一邊竟還掌擊來，這一驚端的非同小可，忙不迭隨掌再添幾分眞力，一邊將身略朝右邊閃避，以躲還招，陡聞「波」地一聲悶响，饒是南屍絕學別具一格，也爲之激退三步，祇感觸中微覺疼痛，眞是做夢也未曾想到，這其貌不揚，甚是醜怪的少年竟然內外兼修，較他身旁名揚四海五洲的謝文龍還勝出數籌。

「北殭」蔡寒冰陡見南屍僅發一招，已然落退，知道今晚遇上了高手，當下未讓劉稼稍有喘氣，就在「波」地一聲悶響之聲，連掌帶抓，就朝劉稼擊襲而去，勢勁力厚，迅捷如電，休看他站在那裏，呆若木鷄，可是發招之時却靈活尤勝猴猿。

劉稼與南屍硬拆一掌，雖則無傷，可是也感手肢酸痳，如此陡見北殭發招而來，更勝南屍，不由大驚，知道這一招甚是難以招架。

劉稼知道北殭這一招與適才南屍所發那掌，有異曲同工之妙，適才自己還招，乃是乘着南屍大意，故而稍佔上風，如今北殭乃是有備而來，何況他又是用了全力，倘若硬拆，定然難以討好。

事非得已，劉稼唯有借重這「七步迷踪」跳躍閃避，雖則這間客房甚是狹小，可是這「七步迷踪」別具巧妙，北殭的陰掌掌風倒也奈何不得於他。

謝文龍危立一旁，見得北殭接連三招俱被劉稼縱躍避過，自己處境雖危，倒也心下暗喜，可是轉念一忖，却不由驚出一身冷汗，忖道：「倘若毛金刀常此下去，豈不長處挨打的局面之下，何況南屍雖則適才受了他反擊一掌，略受損傷，萬一他調治無恙，加入戰圈，毛金刀豈非兩面受敵，何況這兩個魔頭爲着這幅藏笈圖而來，斷斷不會就讓自己就此安定一旁，倘若南屍朝自己發招而來，雖則數招之下，也難以取勝，然而自己究竟非他之敵，常此下去，勢必被他得逞。」

忖至此間，謝文龍不由將心一橫，又忖：「由得被這兩魔挨打，還是搶此機會，待我先助毛金刀合力去打那北殭，一則搶着先機，二則對毛金刀的戰意不無小補。」主意既定，當下雙拳一揮，用了八成眞力，就朝北殭背後擊去。

謝家堡拳法獨步天下，何況在這生死立判的劇戰之下，謝文龍雙拳遞出，挾着勁厲無比的威力，朝着北殭後背上擊去，端的勢迅力勁，無與倫比。

此時北彊被劉稼的「七步迷踪」避得心中發慌，那裏料得到危立一旁的謝文龍，竟然會陡然出手，及後聞得後腦生風，察覺背後受敵，謝文龍雙拳却已來到。

饒是北彊武學自成一派，威勁異常，可是也有短拙之處，陰掌雖勁，身子却不甚靈活，乍覺謝文龍從自己身後偷襲而來，冗聲長嘯，忙不迭回轉身來，準備以掌相迎，可是已然遲了半步，祇覺背體之上一陣劇痛，已然中了兩拳，身子站立不穩，頓時幾步踉蹌，跌出七步之外。

謝文龍驚喜莫名，想不到就憑這一招會得將這北彊擊退，心忖：「此時不走，更待何時？」於是急忙向劉稼遞了一個眼色說：「快走！」

說着，謝文龍雙足一蹬，身子已然破窗躍出而去，劉稼心下甚覺意外，倒並非為了謝文龍將北彊一招敗北之故，而是感到謝文龍怎地也與黑道上的人物一般，在那發招出手之時，竟然半聲不響，如此就算藉此而致勝，也嫌勝之不武。

心中略一思忖，那南屍北彊兩人迅已不約而同來到，兩人四掌，帶着冗長悽叫，一前一後，竟又朝自己擊襲而來，前後皆截斷了自己的去路，已然難以跟隨謝文龍逃脫。

南屍北彊之意甚是明顯，無非是為了這幅藏笈圖，故而寧捨謝文龍不追，而去襲擊劉稼。

劉稼倒也並非對此兩魔胆怯，為的是長此下去，總有一失，心忖：「這兩魔頭確是難以對付，倘我與他倆長此下去，萬一這個魔頭，又像在沈家莊之時，拿出歹毒的暗器，我豈非難以得救？」

前車可鑒，劉稼主意立定，心忖：「在沈家莊時，我因先夜受了翠菊一掌，身負內傷，如今我勁力充沛，何不將這招萬元歸宗施展出來，以便伺機逃走！這兩個魔頭遲早要施出歹毒的暗器傷我。」

當下一個轉身，祇見他將身一立，雙手兜胸發出，堪堪就在雙魔之間，這招「萬元歸宗」已然應手發出，左出「心猿未動」，右發「意馬已馳」，虛取正在歛招待發的南屍，突擊招已發來的北彊。

「萬元歸宗」既集天下武學之長，威力端是非同小可，何况劉稼乃是臨危所發，知道祇許成功而不能失敗，招發之時，已然用了九成眞力！而且劉稼內功已臻化境，這一招絕學施出，威力豈屬等閒，祇聞南屍冗聲長嘯，忙不迭暴退而下，而那北彊却一時收不回來，加上適才被謝文龍在背上不輕不勁中了兩拳，陡見劉稼有變，正欲閃避，這式「意馬已馳」已然來到，祇聞「砰」地一聲，北彊頓時摔出，撞在牆下，連牆都塌落了下來，劉稼知道倘若再不藉此機會逃走，兩魔定然怒極而將歹毒暗器發出，當下不敢再作稍留，雙足一蹬，就朝窗外竄越而去，也無暇擇定方向，拔足就朝黝黑一片之中，拔足奔跑。

劉稼的意念之中，彷彿祇是拔足奔跑這個念頭，奔了不知多少時候，漸見東方已發出魚肚白色，方始如夢初醒的樣子，停下了脚步，想想不由暗笑，忖道：「怎的我也被這南屍北彊兩人弄成好似喪家之犬的模樣，倘若被人瞧見我這副模樣，豈不貽笑大方。」

當下忙不迭站定脚步，用目覽望，所至之處究竟是什麼所在？祇見目之所觸，一片青翠，前面有着一片樹木，心忖：「我被雙魔鬧了一個通宵，不如就在這綠蔭之中稍作休息，隨後再趕往謝家堡而去。」

當下就踏入樹林，尋了一個隱蔽的所在，就盤坐在地，閉目凝氣養神，焉知未隔片刻，祇聞步聲傳來，有人說道：「萍妹妹，我們不妨就在這樹林之中略作休息，再奔前程，」劉稼聽這說話之人竟然是「賽臥龍」謝智，而所說之話却是講給秦萍兒所聽，不由頓感驚愕莫名。

驚愕之餘，劉稼忙不迭摒息而待，祇聞秦萍兒其聲幽幽地應了一聲，當下又聞一陣簌簌之聲，知道兩人已然坐下了地。

此時，又聞「賽臥龍」謝智說道：「萍妹妹，爹爹化了千辛萬苦，方始將這幅藏笈圖取到，本欲與我同赴這藏笈之處將這本十全秘笈取來，祇因最近武林之中都知道了這幅藏笈圖在我爹爹處，故而我爹爹一邊否認其事，一邊以嫁禍江東之計，偽稱這幅被武林中人目之所矚的藏笈圖推托在少林寺的身上，故而引得那苗疆雙怪來找尋那悟法方丈。」

劉稼聽得謝智之言，不由一驚，心忖：「原來謝文龍果然是個心毒交惡之人。」剛動此念，却聞秦萍兒嘆息了一口氣道：「這本十全秘笈雖則貴為武林中的瑰寶，可是取之有道，總不能用這種嫁禍的手段，豈非落了一個不仁不義的口舌，何况謝伯伯又是馳譽江湖的一代大俠，這樣豈不有辱了他的名望。」

謝智冷冷一笑，接口說道：「如今武林之中有那幾個講究仁義兩字，你不虞用計，人家却以奸詐乘事，常言道得好，被人所乘不如先去算人，這豈是不仁不義之舉？」

秦萍兒忽地幽幽嘆一聲接道：「想我爹爹被武林中人稱為正邪之間人物，論名望實不及謝伯伯，可是我自幼隨着父親東奔西走，他老人家却處處曉以仁義之道，告訴我處世必須以仁義待人，故我……」

秦萍兒說至此間，陡地止住下語，劉稼聽了甚是欽服，對秦萍兒越發憐愛幾分，忖道：「想不到秦子祺有着如此一個好女兒，就憑她適才所說的這番話，已然知道她大義凜然，乃是個大仁大義之人。」

此時却又聽得謝智冷冷一笑說道：「萍妹妹，你是初涉江湖，不知武林之中的底細，倘若你以仁義之道待人，江湖上能尋得出幾個仁義的人，就算你以菩薩心腸待人，寧被天下人負你，而你不願負天下人，可是到後來連自己這條性命也要傷在這仁義兩字之下，依我之見，不如待我們成了親後，跟隨爹爹前去藏笈之處，將這本十全秘笈取它出來，讓我們化上幾載時光，將笈上的武功練成，然後再為世上做些鋤强扶弱之事，這豈非妙着。」

秦萍兒又是幽聲嘆道：「想我爹爹被那西門妖婦殺害，屍骨未寒，大仇未報，我本當向謝伯伯詳說此事，一俟我報了父仇再作商議，焉知這幾日總是發生意外的事兒，故而我祇能從實以告，關於你我的使我無暇與謝伯伯詳談，如今你又提起了此事，故而我只能從實以告，關於你我的婚事，還是再過幾年重提不遲。」

謝智忙道：「想我與萍妹妹從小婚配，何况秦伯伯遭那西門妖婆殺害之後，萍妹妹單身一人總須找一歸宿，與我成婚之後，豈不方便得多，何况我父親祇生我一子，這謝家堡也沒有個主婦，萍妹妹適才之意，豈非嫌我不才？」

秦萍兒聽得此問，却不答話，劉稼將兩人對話聽得一字不漏，如今又聞秦萍兒半字不言，心中不由頓覺有一種說不出的滋味，不知如何是好？

正在此間，陡聞謝智一聲冷笑說道：「你適才滿口仁義之言，我倒有幾件事要問問你，想我謝智也算身為名門之後，與你匹配也不見得有所低差，你在謝家堡之時，我接聞人報，說你與一姓劉名稼的少年甚是相睦，而且他在你的面前，故獻殷勤，你敢情被這劉稼所動，對我變了情不成？」

劉稼聽得謝智說出此語詢問秦萍兒，不由驚愕無比，祇聞秦萍兒幽幽嘆了一聲，說道：「我與那姓劉名稼的少年，乃是泛泛之交，鑒於他為人頗有俠義之心，與我素不相識，與我父親也僅屬初識，然而他却為了我父親與那妖婆捨命相拚，後又替我埋葬了父親，此恩此德我豈能遺忘，可是這僅屬恩義，其中並無半點兒女之情，你休要這樣亂說，說壞了我不打緊，誤了劉公子一番仁義之心，這豈非使我成了恩將怨報不成。」

劉稼聽得秦萍兒之言心中更覺有一股既苦又酸的滋味湧塞着，難以分辨其味。

焉知又聞謝智一聲冷笑說道：「我雖不才，也算有賽臥龍之稱，這些事那能瞞得過我的眼睛，你對這小子有了意思，難道還要故意用這仁義兩字來騙我不成！」

秦萍兒此時一聲悲嘆，說道：「你既不信任我，我也無話可說，任得你愛說什麼就說什麼便是了。」

兩人為着劉稼爭吵，想不到劉稼却在他們的身邊，此時，劉稼心思不寧，腦中紊亂一片，彷彿結成了一面愁網那般，使自己不知如何抉擇才好？

劉稼思前想後，不由感慨萬千，想起了父母大仇，在這一年中所受到的恩恩怨怨，好似上蒼故意作弄自己那般，忖及秦萍兒，念道：「我對這個弱女子由憐而生愛意，可是想不到她却早已許配了謝智，想那在羅郡客棧之中，秦子祺臨死之前，却對自己言說，將她許配自己，托咐終身，如此複雜錯綜倒使自己難以處置了！」

越忖越是感慨，正在此間陡聞林外一聲狂笑，有人大喊道：「原來你這壞蛋在此！」邊喊邊縱，頓從林外竄進來一人，見他披頭散髮，衣衫襤褸，好似是個瘋人那般，劉稼忙不迭打從地上躍起，朝着此人仔細一望，不由一驚，想不到這瘋瘋癲癲之人竟是已告失踪與自己有八拜之誼的義兄「鐵扇書生」沈羽。

劉稼見得義兄沈羽竟然弄得這副模樣，驚愕之餘又感一陣心酸，想起客棧之中，都是自己太過疏忽。不然，他怎會弄成這樣，照他這種模樣看來，大概受了什麼重大刺激，故而弄得神經失常而致如此。

劉稼正欲上前相認，暗中一忖：「有着謝智與秦萍兒在此，倘我走了出去，豈非不便，何况自己服了這易容丹後，變成了一副其醜無比的容貌，諒必沈羽也不認識，好在沈羽與謝智乃屬世交，謝智縱然內藏奸詐，也斷斷不會向一個瘋癲之人下手。」

忖至此間就打定主意，不妨旁觀一番，看看謝智的動態如何，然後再作計較。

於是劉稼遂就閃身在那棵大樹後面，靜觀謝智，祇見沈羽依舊大吵大鬧，闖進了樹木，一把將謝智當胸拉住，叱道：「我把你這忘恩負義之人殺了方始心甘，想我被你花言巧語所動，不惜以本身眞元助你，而你却恩將仇報，反而藉此機會加害於我，天網恢恢你居然被我找到，我定要殺了你方始瞑目。」

沈羽一邊叱罵，一邊就用右掌朝謝智頭上劈了下去，這一驚，謝智端的如墮五里霧中，忙不迭用手招架了上去，一邊說道：「羽兄，我是謝智！你切莫看錯了人，究竟是那一個將你弄成這副模樣？快快講給我聽，待小弟替羽兄前去報仇！」

此時，秦萍兒的臉頰之上，露出一股既驚又憐之情，想不到這翩翩濁世公子，如今却被弄成這般模樣，秦萍兒不知就裏，祇知道在沈家莊被南屍北彊前來尋釁，一定是受了這兩個魔頭的暗算，正在忖思，突然憶及劉稼也在沈家莊中，不由頓感一陣驚悸，又恐劉稼也遭此毒手，不由為之花容失色。

謝智將手架了上去，好不容易將沈羽擋開，臉上露出既驚又憤的模樣，說道：「羽兄，你怎的能與我這樣？」

秦萍兒睹狀，急忙走了過去，對着謝智說道：「他的神經受了刺激，你怎能這樣對他？」

謝智方始鬆懈下來，就對着秦萍兒說道：「我因見他這副模樣，嚇昏了頭腦，故而如此，如今待我對他好言詢問，研究他被什麼人弄成這副怪模樣。」

說至此間，謝智就緩步踏前，離開沈羽三尺，心中依舊恐他瘋瘋癲癲，說道：「羽兄，我與你是世交，什麼事不妨對我明說，倘你受了什麼人的毒手，我當替你去取解藥。」

焉知沈羽忽地仰天觀望，竟對謝智來一個不理不睬，對天喃喃自語說道：「無底洞中有奇寶，無底洞中有奇寶，得了此寶可以天下第一了。」

正說至此間，沈羽突又手舞足蹈哈哈大笑了起來，邊嚷：「我可以天下第一的了！我可以天下第一的了！」

謝智見他端的瘋癲，說話語無倫次，說出在那無底洞中有奇寶，得了可以天下第一，不由忙問：「羽兄，什麼奇寶可以使你天下第一？」

沈羽低下頭來，對着謝智凝視一眼，忽地面露驚慌之色，搖了搖頭說道：「你們都是壞人！你們都是壞人！我怎能將這本十全秘笈的下落講給你們壞人聽，啊呀不好，這本十全秘笈不能放在露天的，我要去收藏好它。」

說至此間，沈羽忽地扭轉身子就朝林外奔了出去。

謝智聽得沈羽說出十全秘笈，而且聽他已將這本秘笈取到手中，如今見他拔足奔去，竟連秦萍兒也不顧，口中喊道：「羽兄，你已瘋癲乏人照顧，待小弟來助你

一臂之力。」說着，朝秦萍兒皺了皺眉，就追了出去。

劉稼在樹後看得清楚，聽得明白，見得謝智追了出去，心中不免替沈羽躭心，暗忖：謝智此人陰險毒辣，什麼事都做得出來，何況又是爲了這本他日夕懸望的十全秘笈，他焉會就此讓沈羽得到，雖則臨去之時，口口聲聲說是照顧於他，其實謀奪這本十全秘笈是事實，想想沈羽與自己在客棧之中盟誓結義之情，正欲追出，焉知正在此時，陡見秦萍兒所立的樹上却竄出了一個人來，劉稼循目望去，不由大驚，祇見此人竟是秦萍兒的殺父大仇，「蓮花仙子」西門艷，飄落在地對着秦萍兒冷冷一笑道：「小娃兒，今日是你到泉下去見你父親的日子到了。」

秦萍兒見從樹上飄落之人竟是自己殺父大仇，曉夜欲找她報仇的「蓮花仙子」西門艷，非但將謝智追趕沈羽之事忘掉，就是連自己根本非她之敵也忘得一乾二淨，當下目眦欲裂，嬌叱一聲，奮身就朝西門艷撲擊了過去。

西門艷顯然料到秦萍兒有此一着，以靜制動，以逸待勞，眼見秦萍兒奮身朝自己撲擊而來，待她近身之時，方始兩掌並胸推出。

劉稼在西門艷落地說話之時，也已料到秦萍兒見到西門艷定然不顧性命，而西門艷既伺機而來，歹念早存，定然不會將萍兒輕易放過，故而知道倘不及早現身替她相護，秦萍兒定然要死在西門艷的雙掌下。

劉稼就在這間不容髮的一刹那，躍身由這棵大樹之後竄了出來，口中高喝一聲道：「秦姑娘小心！」話猶未了，已然竄身來至西門艷身後，雙手一揮處，拚着全力，順着竄躍之勢就順手一招「日落月升」，將那萬慕舜的一十八招日月陰陽劍中的一招化在拳掌之上，就朝「蓮花仙子」西門艷後腦緊擊下去。

變生倉卒，西門艷滿以爲自己這兩掌足以使秦萍兒納命，想不到螳螂捕蟬，黃雀在後，却有一人朝自己背後迅襲而至，倘若自己祇顧取秦萍兒的性命，背後擊來的這一招，就算自己不死，也定然被擊至重傷。

西門艷並非志在與秦萍兒死拚，見得背面有人迅襲而來，忙將雙手縮回，微微朝左邊一躍，雙手瞬又翻掌襲出，動作端的既迅又勁。

劉稼見得她收招斜出，翻掌朝自己反擊而來，始感如釋重負，知道秦萍兒定可以得保無恙。於是循着這招「日落月升」與西門艷的來招迎個正着，祇聞「波！」地一聲，兩人各退數步，劉稼微覺體內血氣翻騰，知道西門艷所受自己的掌風也非輕。

秦萍兒萬萬料不到在這時候，却鑽出這個醜貌少年，替自己解危，想起自己與西門艷的武藝，有着一段距離，雖則見到了她忘記這一層，如今驀地想起，不由驚出了一身冷汗，越發驚駭，於是，呆怔怔的站在一旁，對着這醜貌少年凝望不休，明眸之中，却露出了一股既驚又感的光芒，爲之忘形出神。

「蓮花仙子」西門艷陡覺體中一陣震動，滿以爲來者是武林之中數一數二的高手，忙不迭循眼望去，祇見背襲之人竟是一個醜貌少年，頓使她更添三分驚色，心忖：「這少年看上去祇不過十七八歲上下，怎的武藝已臻如此境地，上次我在羅郡客棧之中，將秦子祺父女打傷，驀地出現了一個少年，武功也是甚爲了得，可是這醜貌少年的武藝又略勝一籌，敢情如今武林都出了少年高手不成？」

西門艷當然不知這醜少年就是數月之前，在羅郡客棧中的那個劉稼，驚愕之餘，不禁心存有三分怯意，就朝劉稼說道：「我與你素不相識，而且無仇無怨，休阻我的事兒，如今我且恕你不知之罪，速速去吧，不然我連你也不會放過。」

劉稼焉會被西門艷嚇倒，聽得她此言，心中暗忖：「西門艷在羅郡客棧中，竟然將秦氏父女雙雙擊至重傷，定然身負絕學，雖則能抵禦，可是勝負却在未定之下，萬一我之經驗缺乏而落敗，萍兒勢必受厄，萬事以和爲貴，我就不妨與她妥協一番，軟中帶硬將她遣走，然後再設法將萍兒送到謝家堡之後再作計較。」

忖至此間，劉稼就朝西門艷微微一笑說道：「你既明白我與你無仇無怨，這就好辦了，這位小姐與在下也無什麼恩怨，可是我却爲了見她乃是一名弱女子，不忍見她死在你的手裏，何況你也不能自恃武藝高强在此時將她殺害，如今你且將她交給我，待我送她到謝家堡，你倘若有胆量，不妨再去謝家堡找她，屆時，讓謝家父子來對付，我決不再阻撓，你倘若要在此取她的性命，那麼，在下的這條性命也要一併奉上了。」

西門艷聽着劉稼的說話，不由皺了皺眉，心下暗忖：「我倘與這醜貌少年堅持下去，就算我能勝他，也定吃力，倒不如送個順水人情給他，好在謝氏父子的武藝與我差得很遠，他既聲明將秦萍兒送往謝家堡去，日後倘若他不再阻撓，取這萍兒的性命，易如探囊。」當下打定主意，便道：「好吧，我們就此一言爲定，我就先給你一次情面，可是話在前頭，你既答應日後不再阻撓，君子一諾千金，如你背信，好歹我也與你一拚！」

劉稼點頭稱是，西門艷就朝萍兒冷冷一笑說道：「如今我看在這個少年的份上，就讓你多活幾天，到了謝家堡之後，你千萬要記得，揀好的吃，揀好的穿，爲了你活命的日子太短，別連這幾天時光都徒費了。」

說着，西門艷將身凌空一飄，蹬足就朝林外竄了出去，瞬已沒了影踪，劉稼看在眼中，不由又驚又服，「蓮花仙子」西門艷端的武藝絕世，非同等閒。

秦萍兒見得西門艷離去，方始如夢初醒，想起殺父之仇，悲憤不勝，就朝劉稼說道：「我就算打不過她，咬她一口，也覺心甘，爲何你却要讓她離去？」

這一問，却使劉稼爲之啼笑皆非，可是，劉稼知道她心中之事，便道：「秦小姐隻身在此，在下有恐吃她暗算，好在她說明日後自會到謝家堡去找你，屆時你再報仇不遲。」

秦萍兒聽得劉稼之言，想起了望潮小築中自己屢次動手打他，非但不閃避，却

是任由自己打他，不知這醜貌少年爲了何故如此相讓，而現在他又替自己解厄，當下就問：「我問你爲什麼屢次相讓於我，想我與你素不相識，我不喜歡受別人的恩惠，下次我的事兒你休再管。」

劉稼不由一怔，想不到秦萍兒的脾氣如此固執，心忖：「她倒也說得甚是有理，倘我不能自圓此說，定然使她見疑。」於是說謊道：「實不相瞞，在下蒙令尊救過一次，常言道得好，知恩報德，故而在下對小姐，理應相讓三分。」

秦萍兒皺了皺眉，將信還疑的模樣，說道：「你既受我爹爹之恩，如今算你已補報了，我再不要你多理，速速去吧。」

劉稼聽她揮已離去，不由暗驚，心忖：「謝智去追那沈羽，看上去，他連秦萍兒也不管了，萬一西門艷又回來，這又如何始好？我不如將她送到謝家堡，同時將這幅藏笈圖交還謝文龍，以便了斷這樁事兒。」於是便向她說道：「在下因與謝大俠有約，順便護送小姐至謝家堡，以後決滑命不再多管便是。」

秦萍兒却搖了搖頭說道：「此去謝家堡甚近，我認得路途，不必你護送。」

說着，秦萍兒掉轉身子，蓮步移處，竟連頭也不回，逕朝林外走了出去。

劉稼宛如失魂落魄那般跟隨了出去，心中乍驚又怕，恐怕被秦萍兒發覺自己跟着她而被喝止。

走得幾步，秦萍兒果然回轉頭來，朝着劉稼瞪了一眼，嗔道：「你這個人怎的如此喜歡管人家的閒事，我說不必你護送，你還依依不捨跟在我後面作甚？」

劉稼被秦萍兒如此一說，既窘又急，祇覺心頭有一股莫名的滋味，若苦還澀，呆了一陣，始喃喃地說道：「並非在下要多管閒事，祇因在下曾受過令尊之恩，故而藉此圖報而已，萬望秦小姐讓我了此心願。」

秦萍兒忽地冷冷一笑，臉頰之上宛如罩了一層雪霜那般冷漠，說道：「你休再在我面前說假話了，我自幼跟隨父親，寸步不離，他做了些什麼，我都知道，我父親休說未賜恩於你，就是你是什麼人，他都不知。」

劉稼聽着，不禁窘上加窘，低了頭，未敢再說半言，可是，陡又聞得秦萍兒輕聲一嘆，說道：「我瞧你倒非是個壞人，姑且就讓我同去謝家堡，可是我有三個條件，倘你能克守，那麼我就答應於你。」

劉稼聽到秦萍兒肯讓自己跟她同去謝家堡，忙問道：「在下敢問秦小姐那三樁條件？」

秦萍兒說道：「第一、你與我必須相隔三尺。第二、一路之上不得問我半句說話，第三呢？」說至此間秦萍兒秀眉一皺，接道：「這第三樁條件，你到了謝家堡之後，必須去替我探聽一個人的下落，此人就是你在望潮小築中所說與你有世交之誼的劉稼劉務農。」

劉稼想不到秦萍兒這第三個條件，竟是爲探聽自己的下落，不禁暗覺欣喜，當下就問：「未知秦小姐要找他作甚？」

秦萍兒忽地瞪眼嗔道：「我已對你說過不得問我半句說話，你竟連第二個條件都辦不到！」

劉稼頓時語塞，轉念一忖：「她要知道我的下落，不知她用意何在，我怎地都要設法問上一問。」於是，就道：「並非在下不守所囑，祇因找到了劉稼兒的下落，他問將上來，我也該有個答覆。」

秦萍兒皺了皺眉，說道：「你祇告訴他，秦萍兒有生之日不忘他葬父之恩，並且告訴他，在武漢小鎮我給他的那枚金釵，就作爲贈給他留個紀念吧。」

被秦萍兒一提，劉稼頓時想起了那枚金釵，果眞是在武漢小鎮酒肆之中，因吃了飯無錢會鈔，故而借了她的金釵準備去典質，可是被鳳生闖來後，就此與秦萍兒分手，這枚金釵一直懷在自己身上，而在沈家莊之時，又恐將它取出使沈定源父子與謝文龍對萍兒有所懷疑，故而未曾交還給她，如今被她這麼一說倒覺莫明其意。

秦萍兒見他皺緊了眉尖，說道：「你倘不能遵守這三樁條件，那麼你我就在這裏分別。」

劉稼忙道：「並非我不能遵守，既然你肯讓我同行，沿途之上少不得要有話講，你又不准我詢問半句，倘我現在答應了你，嗣後不愼問了起來，豈不是又要被你說我違約？」

秦萍兒忽地笑了出來，點了點頭說道：「你也說得有理，我就取銷這一條。」

劉稼大喜，於是就跟了秦萍兒取道而去，可是，剛走了個把時辰，忽地又想起，適才謝智追隨沈羽，爲何秦萍兒却漠不關心，心中一疑，當下就問道：「適才謝公子去追趕一個瘋瘋癲癲之人，怎的你漠不關心？」

秦萍兒秀眉一皺，冷冷地道：「他喜歡去追，關我什麼事兒？」

劉稼遂道：「聽說小姐你將與謝公子成婚，身爲他未來的夫人，他的事你不管，這豈非……」

劉稼甫說至此間，秦萍兒突然杏眼一瞪，叱道：「你這個人端的不能抬舉，我滿以爲適才對你太苛，故而取銷了那第二個條件，豈知你的確是一個喜歡管閒事之人！」

秦萍兒此言一出，劉稼甚覺自己不是，急忙止口，頗爲歉疚的模樣，於是不再多發一問。

天色漸漸黯淡，已屆黃昏時分，劉稼想起自己囊中沒有分文，又恐重蹈覆轍，忙不迭向秦萍兒坦說自己阮囊羞澀，秦萍兒置之一笑，便道：「我銀兩倒有在身，不過你要牢牢記得，不必要的事兒，休多問我。」

劉稼既見秦萍兒轉怒爲顰，頓時鬆了一口氣，就跟着秦萍兒朝着前面已然在望的一座小鎮趕去，以便投宿。兩人來至這座小鎮，剛進得鎮口，祇見這座小鎮竟是一座廢墟，好似經過一場厮殺火焚那般，迎風撲來一陣烟火焦味，顯然這座小鎮受過浩刦，時間就在這數天之前。

休說劉稼看在眼中甚爲驚愕，就是秦萍兒睹狀，也不由秀眉皺起，蹙容滿頰。

兩人剛走了幾間殘破的酒舖，祇見有一間祇燒及店堂，門外依舊完好的布莊牆上，寫着：「逆我者死」四個血字。

見得這四個大字，劉稼立刻明白了一大半，心忖：「這座小鎮果然是被人前來

洗刧，可是未知那一個這麼大胆，竟然視官府如無物，將這座小鎮燒個精光，世上難道沒有王法不成？」

正在此時，陡聞秦萍兒一聲驚叫，劉稼以爲有人躲在牆後，急忙竄前保護，焉地知目之所觸，却是幾個嬰兒的屍體橫陳在地上，死狀慘不忍睹，難怪秦萍兒嚇得驚叫起來。

此時，天色巳黑，吹來陣陣涼風，倍覺四週恐怖萬分，秦萍兒祇覺心跳不巳，饒是她是個識武之人，也陡感四肢乏力顫抖不巳。

劉稼知道秦萍兒一半是被這殘酷的情形所影响，另一半週圍的氣氛又是如此恐怖，而她究竟是一個女流之輩，何況又是一個心地善良，未知江湖險惡的少女，也難怪她如此模樣。

於是，劉稼就向她勸慰道：「秦小姐，我們僅是路過此地，既然這座小鎮發生了這不幸的事情，我們還是從速離開此間，另找一個鎮市投宿是爲上策。」

秦萍兒却搖頭說：「這牆上的四個血字，我知道是誰寫的，想不到是他所爲，我們要在此守候或許這個人會得再來。」

劉稼乍聞秦萍兒說是知道牆上留字之人是誰，不由一驚，不禁急問：「敢問此人是誰？」

秦萍兒嘆了一口氣，顫聲說道：「我已再三告訴你休得多問，倘若你害怕，那麼你自顧去吧。」

劉稼被她如此一說，始知秦萍兒的脾氣甚是倔强，可是對這留字之人究竟是誰？心中在盤忖。

秦萍兒見伱站立在一邊巳不開口，就道：「你倘不怕，那麼就在這家布莊中暫宿一宵，讓我瞧瞧這個人究竟會不會再回來？」

劉稼既明白她的脾氣，於是就應了一聲，可是見得秦萍兒依舊屹立在布莊之外，就道：「秦小姐，現在雖是初春，可是夜晚風霜還濃，站在露天之中過夜，有恐你着涼，不如到裏面找個隱蔽的遮蓋之處，一則伺伏，二則藉此可以稍避風霜。」

秦萍兒微微一笑說道：「你的話雖然有理，可是男女有別，我焉會與你同處在一起，日後被人誤會，你不打緊，我是女兒身子，豈不是累我終身抱恨。」

秦萍兒這幾句話，說得甚是坦率，開門見山，絲毫不作忸怩之態，劉稼聽着，心忖：「她倒講得甚是坦率，不如伐站在門外，讓她進去休息。」於是便道：「秦小姐說得甚是，男女有別，嫌疑理應盡避，不過你是女流，不如你到裏面去休息，讓我在外面瞭望，屆時有什麼動靜，讓我再將你喚醒不遲，這豈不是雙全其美的辦法。」

秦萍兒聽了却搖了搖頭，說道：「女流之輩是人，你們男兒也是人，爲什麼要你在外瞭望，而我却在裏面休息。」

劉稼忙道：「秦小姐端是理正言順，我們也不必互相謙讓，讓我守上半夜，再由你接替守下半夜，這豈不是彼此都不吃虧，彼此都不佔便宜。」

秦萍兒莞爾一笑，點了點頭說道：「這倒確是一個好辦法，那麼你就守上半夜吧。」

說着，秦萍兒就逕朝這布莊之內走了進去，劉稼急忙聚精會神，屹立在門口守護。

隔了個把時辰，劉稼祇覺四週寂靜一片，並無半點動靜，忖念：「大概是秦萍兒估計錯誤了，想這當家之人，既然人巳殺了，火巳放了，而這小鎮巳然成爲一片廢墟，伱還會回來作甚？」

念至此間，不由啞然失笑，笑自已一時疏忽，適才忘記了這一點，如今既然她巳進去休息，也不忍吵醒於她，祇能權在這裏暫宿一宵，明晨再跟她細說便了。

於是，劉稼也就不若適才那般聚精會神，就席地坐下，閉目養神，以便捱過此宵。

焉知劉稼閉上雙目未久，陡聞有一陣異樣的風聲，拂耳而過，急忙張開眼來一看，不禁頓時驚跳了起來，祇見面前，巳然站立了數十個衣衫襤褸的叫化子，有如排陣列隊那般，圍在前左右三面團團將自已圍住。

劉稼乍見這數十個乞丐，宛如列陣那般，圍住了自己，不由更覺驚異，心忖道：「倘若有一二個武林高手，或許他的輕功了得，可以瞞住我的耳目，怎地來了這數十個乞丐，到了我面前，方始使我發覺，難道這些乞丐個個都是輕功巳臻化境不成？」

忖至此間，劉稼正欲開口啓言，陡見在這數十個乞丐之中踏出紅、黃、藍、白、黑，五個老丐，高矮不等，胖瘦各異，然而個個左手持了一隻木砵，右手之中提了一條長約五尺的木棒，其中那個穿紅的老丐，却朝着劉稼瞪眼問道：「你與地冥派有何干係？快快從實招來。」

劉稼乍聞此問，却不由一怔，心忖：「什麼天冥派？地冥派？我從未聽過武林之中有這等人物。」當下就皺眉搖了搖頭答道：「在下乃是路過此間，我休說與地冥派並無干係，就是地冥派三字，今日方始在你言中聽到。」

這紅衣老丐頓時濃眉一皺，左右朝那黃、藍、白、黑，四個老丐顧了一眼，臉頰之上頓時露出甚爲驚訝的神情，怔了半响，方始又向劉稼說道：「咱們乃是武林五窮，素不過問江湖是非，從不干涉武林中的恩怨，可是那地冥派却專門向我們尋釁，我等忍無可忍，故而露面與他們週旋，這座小鎮，乃是我們小帮主的居留之地，如今屋毀盡成餘燼，我們小帮主也失去了影踪，見得你獨自坐在這裏，故而誤認你是地冥派之人，如今你既否認，那麼請自便從速離此他往，休淌上這遭混水。」

劉稼聽得這紅衣老丐說話甚是和藹講理，倒不由好奇之心陡生，便道：「在下亦因見得此地遭此浩刦，頗感不忍，未知是那個心毒手辣之人幹出這種喪盡天良之事，故而寧可長夜厮守，意欲探個究竟，如今既承老前輩賜告，在下倒要見識見識地冥派究竟歹狠到什麼地步？」

劉稼言下之意，却要抱其不平，紅衣老丐聽在耳中，不由甚爲驚愕的模樣，微微一笑說道：「難得小哥兒這般豪氣干雲，老夫等甚是欽佩，可是咱們窮家帮素不受人恩惠，小哥兒這份好意，老夫心領就是，如今請小哥兒自便了吧。」

說至此間，驀地聽得秦萍兒在裏面尖聲驚叫，劉稼身不由主，瞬朝裏面竄去，那五個老丐陡聞屋中有人，不約而同也竄身而入，來至塌屋之中，劉稼祇見秦萍兒手中抱着一個年可五六歲滿身血跡斑斑的小孩，臉頰之上露出一片驚慌的模樣，向着劉稼驚道：「我正在閉目養神之際，陡聞牆角有些微呼吸之聲，循目望去，在那破牆邊却有這孩子在蠕動，原來祇傷了些外皮，尚有氣息存在。」

秦萍兒說話之際，陡見有五個老丐，在這醜貌少年身後，不由一驚，不由自主忙將懷中所抱孩童摟緊，目露驚慌之光，驚問劉稼道：「你身後那五人是誰？」

這窮家帮五個老丐，不待劉稼開口，陡地個個雙膝下跪朝着秦萍兒叩起頭來。

非但秦萍兒爲之驚愕，就是劉稼睹狀也不由一怔，心忖：「這五個老丐莫非瘋了不成，爲何見了秦萍兒竟然行起大禮起來？」

正在疑忖之間，陡聞那紅老丐叩罷了頭，恭道：「窮家帮既蒙這位小姐將敝帮少帮主拯救，敝帮素不受人家恩惠，可是，如今既巳受恩，叫化們理應大禮恭拜叩謝。」

劉稼聽得這紅衣老丐竟說這抱在秦萍兒懷中的小孩是窮家帮的少帮主，不由一呆，心忖：「這端的是無巧不成話了，怎地秦萍兒發覺的這個小孩，竟是窮家帮的少帮主？」

秦萍兒至此稍釋驚疑，既聞這紅衣老丐稱這小孩是他們的少帮主，當下就將懷中的小孩遞上，讓他接抱，一邊留神察看，提防有詐。

紅衣老丐接過這小孩，當下又傳交給身旁的那個黃衣老丐，整了整身又是朝秦萍兒作了一恭，問道：「窮家帮既受這位小姐之恩，敢問小姐貴姓大名，以便叫化們永銘肺腑。」

秦萍兒聽得此問，心忖：「我是無意之中發覺這小孩，怎的這班叫化却當作一回事起來，免得他們在此嚕嘛，我不如就說出自己的姓名，讓他們從速去吧。」於是，就將自已姓名道出。

紅衣老丐聽得秦萍兒說出姓名，遂又作了一恭，果然不再嚕嘛，率領衆叫化離去。

窮家帮衆叫化走後，劉稼越覺詫異，就向秦萍兒問道：「在下初涉江湖，不知武林中的門派，秦姑娘貴爲天下第一高手金陵神君秦老前輩的千金，諒必見多識廣，敢問窮家帮究竟是正派抑或是邪道？」

秦萍兒却搖了搖頭，說道：「我從未聽得江湖之上有窮家帮之名。」

劉稼遂又問道：「未知秦小姐可知地冥派這名堂？」

秦萍兒又搖了搖頭答道：「我也未曾聽過，未知你這地冥派從那裏聽來？」

劉稼遂將紅衣老丐的說話，一一轉告，秦萍兒秀眉皺起顯得甚爲詫異的模樣。

此時，一輪明月高懸當空，時巳半宵，秦萍兒遂道：「適才我們講定，你守上半夜，由我守下半夜，如今巳是中宵，你且在此休息一會，待我出去瞭望了吧。」

劉稼知道秦萍兒甚是固執，萬難强拗，於是唯有點了點頭，就讓她出去守望，當下就盤坐在地，閉目養神。

一宵既過，巳到來朝，天甫破曉，劉稼就站了起來，走出塌屋之外，祇見秦萍兒屹立門前，一絲不懈，劉稼便道：「秦姑娘，如今時巳天曙，這裏非久躭之地，我們還是登程去吧。」

秦萍兒見得劉稼走了出去，也不答話，頷了頷首，遂與劉稼走出小鎮，直朝西北角撲去。兩人奔了約莫三四個時辰，乍見前面巳有偌大一個縣城在望，劉稼不由一喜，心忖：「我巳挨餓了很久，如今前面既然有一個大縣，好歹也要痛痛快快的吃上一頓。」

忖至此間，脚下加緊，迅步奔去，秦萍兒跟在後面，見得這醜貌少年脚步加快，也祇得提了一口氣，緊緊跟隨前去，果然未及盞茶時分，兩人巳然來到城門。

劉稼也緩脚步，與秦萍兒走入了城中，祇見縣城大街上甚是熱鬧，兩旁店舖林立，走了十餘丈，陡見一塊金漆招牌高掛，上面宛如龍翔鳳舞寫着三個字：「易牙樓」，距離這所酒樓猶有十來個店面，可是一陣酒香菜味，巳然迎風撲來。

劉稼巳不向秦萍兒說話，祇是朝她微微一笑，就朝這易牙樓走了進去，拾級步上樓頭。

秦萍兒莞爾一笑，原來適才他奔得這麼迅捷，是爲了趕快要吃這一頓酒菜，於是，也就跟了他上樓。兩人登上樓頭，自有店小二前來招呼，引了他們兩人來至沿街窗口八仙桌上坐下，劉稼遂向小二要了四菜一湯，也不與秦萍兒說話，祇顧側過頭去，對着窗下大街之上覽望。

隔了一陣，店小二巳將熱騰騰香噴噴飯菜端了上來。劉稼舉箸而食，片刻之間巳盡了六碗白飯，秦萍兒見他這副餓極的模樣，實在忍不住好笑，不由笑了出來。

正在此時，陡聞隣桌有人冷冷一笑，說道：「天下端是無奇不有，這麼年輕貌美的一個嬌滴滴的姑娘，却跟了一個其醜無比的男人到處亂跑。」

劉稼聽得此言，循聲望去，祇見隣桌坐着一個年約二十上下，面如冠玉的美少年，身穿一襲淺藍海青，手持摺扇，一派斯文。此時，秦萍兒也側過頭來，朝這少年書生望去，臉頰之上露出了慍色，狠狠地將這少年書生投了一眼。

正在此刻，陡見那少年突將手中摺扇「擦」地一聲打了開來，朝面上一擋，又閆「拍」地一聲，見得一雙竹筷，迎扇跌下。事起倉卒，劉稼在旁看得甚是淸楚，知道這雙竹筷，乃是有人朝這少年書生擊去，急忙循目覽望，祇見在右邊靠牆的桌上坐着一個年邁的老嫗，原來竟是昔日避雪投宿所遇而在望潮小築中替自己仗義不平的「毒娘子」簡慧芳。

「毒娘子」簡慧芳身爲武林名宿之一，適才這雙竹筷朝少年書生投擊而去，而這個少年書生竟能從容不迫將它擋去，不問而知，這少年書生也非等閒之輩。

就在這俄頃之間，祇見這少年面泛怒容，一聲冷笑，說道：「想不到竟有人胆敢出手將伐暗襲，如今快快出來，當着我的面前自斷一臂，我就饒了此人一命，倘若不然，我管教此人血濺這易牙樓頭。」

（未完・十三）

新派俠義長篇故事

劍在江湖

朱雀・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夏振華與千毒上人正在街上相鬥，突見武當、峨嵋、崆峒三派高手前來找千毒上人算賬，夏振華見狀，立即先制服千毒上人的爪牙，而把千毒上人交給各派高手，自己迅即離去，誰知各派高手竟敵不過千毒上人，激鬥中不但死傷不少高手，最後還讓千毒上人逃去。夏振華經一陣狂奔，來到一條街道，正想住店歇息，耳中忽聞一聲厲嘯，忙循聲追去，來到一片樹林中，見逍遙客正與千毒上人激鬥，夏振華見狀，怒火攻心，立即迎上千毒上人，千毒上人謹愼應付，而夏振華決定斷去千毒上人一臂，心意已决，飛雲劍法隨即展開……

魔頭洩私憤 漁民全遭殃

當夏振華取出追雲劍，却不以「追雲八手」來制伏這個一代人魔，反施展出平淡武功，是欺敵，還是另有打算。

風雷之響劍虹搖幌，逼得這老魔頭竄前縱後，右閃左攔，雖然都祇是有驚無險，却也滿頭是汗。

漸漸地，他已能定下心來，也間或可以發出一招半式，他的武功，誠不敢令人忽視，但却不曾忖知這個天下第一劍的用心。

且在暗自盤算，忖道：「小子！你也不過爾爾，狐假虎威，想以這花拳綉腿來欺騙老夫。」

這個感應有如電閃，胆量陡增，桀桀怪笑之聲，刺耳之極。「娃娃！我要你死得心服口服……」不待言盡，右臂伸而復屈，鬚髮怒漲，五指直豎，腥臭之味，令人作嘔。逍遙客連忙暴喝道：「華兒！留神！」

餘音朗朗，夏振華却也長嘯彌空，劍虹似彩霞搖幌。

千毒上人一招尚未吐盡，悶哼連聲，人也蹬蹬蹬，連退四五大步。一道血箭，冒起一二尺高。

原來老魔的右臂，也就是他誇稱令人喪胆的千毒掌，硬被夏振華施展了一招「撥雲現日」，齊肘斬斷。

「哼！賊魔，天下第一劍的味道如何？」夏振華目精光畢露地喝問着。

千毒上人面色鐵靑，瞥了橫在地上那半條斷臂一眼，身形暴閃，左手有如奔雷迅電般抓出。

夏振華微微跨步，即讓過老魔一抓之勢，一道劍虹，挾凌厲寒氣，直逼老魔胸際。

任是老魔武功再高，也萬難讓過這馭劍一擊，那還顧得傷人，身軀暴倒，滾向一側。

不過這個心毒手辣的人魔，決不就此歇手，按說他本可一招「金經穿波」脫出劍虹之外，但他祇是斜地滾開三數尺，以避開銳氣，顯然他另有陰毒。

夏振華一招將老魔逼退，並未再施殺手。他的臉色凝重，掃了地上的點點殘紅一眼，有着無比的感慨。

因爲千毒上人的白鬚白髮，在在都足爲歲月的痕跡，這朶武林奇葩年紀雖輕，人生的感觸，却異於常人。

尤其天痴老人和武林三傑，也都是如此白髮蒼蒼，故夏振華對千毒上人，雖恨之入骨，無形中，頓生憐憫之心。

當下正欲收劍，而一股狂飈，猛撲而至，不僅腥臭之味，令人作嘔，且帶灼熱，令人窒息。

夏振華的反應雖然快捷無比，尤其全身各大要穴，皆練到收發由心，關閉自如的地步，但仍然感到一種灼熱地惡臭，忙納氣而退，千毒上人左掌猛揮，迎着自己右臂滲出紫血，直向夏振華劈到。

原來老魔已將數十年精力，全用在這隻「千毒掌」上，因爲他整個右手，自小臂以下，皆爲毒汁所浸煉，如果老魔凝聚全身功力，祇要輕輕一擊，就可置對方於死地。

當然，他遇上夏振華或逍遙容這般高手，又當另作別論。

夏振華並不知道這千毒掌的厲害，祇因爲他曾微聞惡臭，也曾看見許多頻遭毒掌的死難者，死狀奇慘。

雖然他還未想通身煉奇毒，藉掌發出，以力以毒，同時傷人的道理，但是，在他的直覺中，如果除去老魔的手臂之後，任他武功如何高不可測，將也無能爲力了。

他這一手，不僅出乎老魔意料以外，也堪稱除惡務盡，在功力上，他確有毀去老魔的力量，但還欲藉此促其回頭，故才毀去一臂。

這朶武林奇葩心思週密，一面以劍招迫其運勁，但又不迅速下手，一直與他遊鬥若干招式之後，激起老魔忿怒，且凝聚功力，欲一擧而擊殺對方之際。夏振華的手起劍落，硬將千毒上人一條右臂齊肘斬斷，雖然他當初却未料到，千毒上人這條右臂，能影響將來武林中一場刼運，但就這天下第一劍的臨機立斷而言，誠足爲武林高人效法。

千毒上人眼看數十年功力，一旦付之流水，那肯就此甘心，他也明知不敵，但他存着寧爲玉碎，勿爲瓦全的决心，且準備與夏振華同歸於盡。

故才以內體餘毒，猛提一口眞氣，聚於右臂，並利用滲出血液，向外射出，掌力也綿綿不竭地揮起。

夏振華陡覺熱風撲面，臭味難聞，但欲避無及，立時覺得頭昏目眩，千百個金星亂幌，人也搖搖欲墜。千毒上人見奸計得售，桀桀怪笑，震得林木搖幌。

逍遙客原也微微蓄勢，及見夏振華，揮劍毀去老魔一臂，心中一樂，朗朗之笑聲，震蕩在空際。

却不料老魔絕毒無比，既以全身血毒凝聚，復以漫天花雨手法打出，還幸逍遙客距離稍遠，鼻中雖嗅到一股腥臭之味，忙閉住呼吸，躍退丈許。

夏振華則因在拚鬥圈中，週邊都爲腥臭之味所佈，他的心中雖然十分清楚，但頭上金星直冒，且是上重下輕，幾乎站立不住。

但這朶武林奇葩，深知自己一身繫武林榮辱大任，匹夫之勇，於事毫無補益。一面深深納氣，硬將吸入毒氣，從鼻腔中排出，人也順着千毒上人掌風威勢，向外飛出。

老魔頭一聲怪嘯，冷喝一聲道：「小兒！你也有今日，老夫的一條手臂，換你一條命，看我將你劈爲肉泥……」語落身進，一道血箭冒起尺許，也向着夏振華撲出。

逍遙客此際那還顧得自己受傷，逍遙扇立時泛出漫天扇影，自後搧到。

因爲他看到夏振華搖搖欲墜，更因老魔迫進，惟恐夏振華遭老魔毒手，故此那一扇之勢，何止千鈞。直將千毒上人前撲之勢，搧得連續兩個蹌踉。

被老魔所逼出的一綫毒血，也化作點點餘紅，洒落地面。

逍遙客一扇得手，那湶饒人，接二連三的扇舞風搖，撲撲而出。其威勢端地驚人。

千毒上人本也是孤注一擲，成則報仇雪恨，不成亦將落個同歸於盡，却不料逍遙客從旁協助，故千萬般怒火，皆又投之於逍遙客身上。

不過，他還滿以爲夏振華業經身中奇毒，縱有逍遙客相助，祇待時間一到，就可毒發而死，也就不必再下毒手。

而逍遙客的扇勢，却又不敢忽視，雖然他失去一臂，但拚起命來，仍然威力奇大，駭人聽聞。

一個是武林三傑之一的健者，爲着保留武林正氣，更欲護住夏振華的安全，一個是當代數一數二的魔頭，稱霸江湖，祇有毀滅對方，自己才有倖存的餘地。

這一正一魔，拚起命來，倒也非同小可。

逍遙客的逍遙扇，不僅招式奇特，身形飄忽，更是難以捉摸，每一招搧出，皆形同拚命。

千毒上人如果尚未受傷致殘，兩人硬拚起來，倒是旗鼓相當，勢均力敵，但此時形勢，却顯然不同。

還是老魔起了破釜沉舟之决心，才勉強支持下來，時間一久，就現出心遲力拙，窮於應付之狀來。

不過那桀桀怪笑，却變成了悽厲咆嘯，掌揮脚踢，竄上落下，招式雖然散亂，力道仍然不可忽視。

兩人又慿般地拆了數十招，尚未分出勝負來，逍遙客因一心記掛着夏振華的安全，逍遙扇固然凌厲，也還是打了不少折扣。

夏振華一直坐地未起，不知他的傷勢如何，使得兩個拚鬥之人各懷戒心，且皆欲置對方於死地。

逍遙客欲迅速將老魔除去，好爲夏振華療傷，千毒上人對於毀去逍遙客這個對手，雖然困難，但阻擾其不與夏振華療傷的目的，却容易達到。

在老魔的想象中，祇要時間一久，毒性發作，那個娃娃，豈有命在，故能拖上一刻是一刻，且愈久愈爲有利。

兩人拚鬥雖烈，心事却在夏振華的身上。

正當兩人拚到難解難分之際，兩聲桀桀怪笑，兩聲朗朗龍吟，破長空而逝，勁風飄動，兩個高大身影，同時飄落林間。

「哼，老兒，我們首度合作，就已經暴發利市……」一個冷冷之聲音震蕩在空際。

「哼！量小非君子，無毒不丈夫，觀主，你去打發那娃娃，我來對付這兩隻困獸……」另一個聲音也冷笑着。

逍遙客聞言，瞥過來人一眼，全身不覺直冒寒氣，逍遙扇凌厲揮出，直將千毒上人的瘦小身體搧出五尺以外。

一招大鵬振翅，逕向夏振華身邊撲去，人尚未到，扇招遙振，一扇「千山萬水」湧出層層碎浪。

兩聲冷喝，兩股勁風，也同時向着逍遙客撲到。「哼！老鬼，你能如願嗎？請嚐嚐這個滋味。」

另一個黑影，却硬向夏振華撲到，威勢駭人，有如老鷹撲爪般。

逍遙客的扇招陡振，口中也冷喝道：

「賊魔！乘人之危……」

「危」字尙未說完，兩個高大的身軀，蹬、蹬、蹬連退三步。一個幽幽淸音也已響起：「叔叔！待我打發這東西。」

白影一晃，兩縷勁風，直撞而出。

原來撲到的兩個人影，一個是被武林三傑砍去一臂的翠蓮觀主，一個正是詭詐百出，甚且弄得江湖不寧的一號魔頭——一尊子。

兩人雖然未曾謀面，却是臭味相投，故傾談之下，乃結伴南下。

正好遇上逍遙客惡鬥千毒上人，那個稱爲天下第一劍的娃娃，似乎身受重傷，坐地不起。

這兩個人魔反應之速，眼目之銳利，無與倫比，尤其他們看見夏振華，弱軟無力，百般往事，皆一齊湧上心頭。

此際得此千載難逢機會，那還輕易放過，雖然逍遙客和千毒上人，正在以性命相搏，二虎相鬥，必有一傷。

但他們中間的恩怨，極爲複雜，就二魔而言，本可不勞而獲，坐收漁利，他們却要以英雄本色，來爲自己報仇雪恨，武林三傑不僅是江湖五惡的生死對頭，也將翠蓮觀主斷去一臂。

千毒上人與江湖五惡也是仇深似海，還有那個號稱天下第一劍的少年，則更爲江湖中的尅星。不用商量，兩個人魔都是同一想法，而且立時施出殺手。

當翠蓮觀主向夏振華身邊撲落時，逍遙客也以淩厲扇招，將千毒上人逼退，逕向夏振華身邊縱去。

在他的心目中，夏振華的安危，較之任何事皆爲重要。雖然攔在他面前的，不止一個千毒上人，還有一尊子的暴襲，逍遙扇振得銳風呼嘯，硬向前闖去。

雖然一尊子挾雷霆萬鈞之勢，在逍遙客拚命撲出之時，也被迫退三大步。

翠蓮觀主獨臂行龍，那柄拂塵，映着落日餘暉，乏出閃閃晶光。

而夏振華此時適運過一口氣來，驟覺寒風砭膚，忙將先天罡氣施展開來，全身立時發出一層無形罡網。

再微睜星目，見翠蓮觀主已暴襲而至，千毒上人也站在丈許之外，一尊子也聚勁發出。

任是這天下第一劍混身是胆，豪氣如虹，此際也不禁掠過一層寒氣，暗忖道：「好險！如果我遲醒一剎那，豈不遭這些魔頭的毒手？」

這一意念，雖只電閃而過，逍遙客的喝聲，已傳入耳際。「賊魔，竟敢乘人之危。」他這才想到自己因一時不愼，被千毒上人毒汁感染。

他實在因年紀太輕，在自己運毒之際，忽然想到自己還有一招武功，必須予練習，這朶武林奇葩，竟不顧厲害，立時跌入無物無我之境。

任是逍遙客和千毒上人拚得難解難分，他却渾然不覺。

直待功行四肢，氣暢百穴，他那一招意會神功的「穹空萬宙」，也竟輕易地練成。心中一喜，全身也覺得輕如燕鶴，驀聞破空之聲，才記起自己與千毒上人拚鬥之後的諸般往事。

而一縷寒風，已淩厲無倫地撲到，這才一面施展出罡氣，一面雙臂微伸，十指屈而復伸，數十道冷風，疾射而出，逼逍遙客也被迫退。

「叔叔！待我來打發這些魔頭……」這幽幽淸音，有如天樂悠揚，逍遙客立時就恢復了那狂妄之態，朗朗之笑聲，震盪在林間。

「呼！」地一掌，震起一聲巨響，一尊子被震退七八步。「老魔！五惡聚會之前，我若與你們單打獨鬥，豈不貽笑武林，說我天下第一劍以强淩弱……」

一尊子此際面色鐵靑，因爲他硬接夏振華一掌，震得他全身血翻氣塞，幾乎吐出血來，那裏還能回話？

夏振華迴步旋身，又是一掌向翠蓮觀主劈去。「老魔，你爲何仍不知自愛，那日我已饒你不死，只是除去了幾個帮凶，滿以爲你可以渡無邊之苦海……」

他微微一頓地，又冷喝道：「我再說一次，老魔！苦海無邊，回頭是岸，武林三傑雖然毀去你一臂，確可作爲你明哲保身之道。甚願你從此息隱林間，過幾天安靜日子。否則……」語落，呼地一掌，那株合抱古樹，竟應聲而折，立時震起一片轟然巨響，迴音靂靂。

翠蓮觀主也硬接下夏振華一掌，雖不若一尊子受傷甚重，但覺得這娃兒的功力，較之那日在靑雲山中，又似增進不少，心頭大覺不駭。

當他再一掌，竟將那合抱古樹劈斷，任是這老魔怎樣狂妄，也不能不對自己性命重作估計。

因爲忍小忿，就大謀，欲報仇雪恨，除鬪力之外，尤得加上幾分心計。他衡量目前實在無法勝過這個娃娃。故掃了週遭一眼，一陣桀桀之笑後，才向一尊子說道：「老兒！走，君子報仇，十年不晚。」說完，左袖虛幌一擺，振起一股銳風，他那高大身軀，霍地拔起，一尊子也是一聲淡笑後，相繼離去。

夏振華霍地又拔出寶劍，右手中指與姆指相扣，彈劍作琴聲，錚錚鏘鏘，震得林木搖晃，四野皆驚。

千毒上人全身爲之一慄，老臉上也陡然變色。暗忖道：「這個娃娃小小年紀，武功成就却又非常理可以測度。他對任何武功，不僅精湛，且尤稱淵博……」

老魔正千迴百轉，不知所措時，夏振華的朗朗之聲，亦震蕩在空際。

「千毒上人，你的爪牙總算已盡掃除，姑且念你毀去一臂，就爲你留着老年記憶。」

夏振華星目如電，又復彈劍作龍吟，道：「老魔！你要報仇，只要找我天下第一劍，如果你眞能引此爲戒，從此退隱林間，不僅是武林之福，也是你個人之福。如果你眞欲妄施殺戮……」

他微微一頓後，又道：「哼！看我手中劍，可能饒你。如果你今日還不服氣的話，就不妨聽我一曲『魄動心驚』，或『驚濤駭浪』，只要你不怕肝腸震裂，就只管出手。……」

千毒上人雖然眼中冒火，脚下却未移動半步，但這老魔頭，旣奸且滑，一陣桀桀怪笑，道：「小兒，斷臂之恨，老夫總

得要報，今日算你運氣好，不會被我臂上毒汁感染而死。但……」他掃過逍遙客一眼，「武林三傑，我總要將你們在武林中的名望抹去。……」又轉向夏振華道：「小兒！總有一日，我要向你償還這一筆血債……」

夏振華不待其言盡，朗笑連聲道：「「但願上蒼再假你餘年，使你得償夙願。不過我再提醒你一句，如果再惡性不改，任意殺戮，我就無法等待……」

他說時，雙目陡現厲芒，面上微露殺氣，又繼續說道：「那時，我天下第一劍也就祇本除惡人是善念之一途了。雖然天涯海角，也將爲武林，爲社會，爲人類除此大害。」

他說得鏗鏗鏘鏘，連逍遙客也凝息而待，那朗朗笑聲，亦不復再出。

千毒上人祇是惡毒地掃了兩人一眼，飄身而走，這林中，立卽歸于寧靜，那些殘枝敗葉，還洒滿一地，惡鬪的跡象猶存，人却相繼離去。

夕陽西下，逍遙客滿懷興奮，扶着夏振華的肩頭，詢問着別後狀況。

夏振華也正如遠離的遊子，一旦投入慈母的懷抱中，也有着說不完，訴不盡的遊蹤趣事。

他們倆投在一間極爲寬敞之客寓中，因爲逍遙客的豪邁，闊氣，夏振華的玉樹臨風，挺挺風儀，誰都會對這兩老少投下羡慕的目光。

一夕無話，夏振華雖急着趕去嵩山，但因逍遙客的關懷備至，又不忍離開，尤其聽說武林三傑正分頭尋找。他除心中感激之外，對于掃蕩羣魔，更加强了幾分勇氣。

夏振華惟恐天痴老人担心，而逍遙客對夏振華處事的明決，也十分放心。故才約定在臘月月圓之夜，在嵩山會面，逍遙客則返回惡潭孤島，爲天痴老人送信。

殊不知這匆匆一別，竟成了武林遺恨，更因此而發生了一場大亂，此是後話。

當那日淸晨，夏振華別過逍遙客之後，這幾日來，他享受着一切照拂，任何事都不必過問。

一旦又孤零零地踏上征途時，也不免有一種飄萍無依之感。

但這朶武林奇葩，不僅有過人的智慧，也有着超人的抱負，武功成就更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

故一時的感觸，立即化作浮雲飄散，胸部微挺，人也如飄風一幌，瞬即失去踪影。

他沿着洞庭湖南下，從辰至未，全在奔馳，當天色入暮時，這地名爲蘆林潭，顧名思義，這裏必有那蘆花翻白燕子飛的奇景。

祇是此際，雖滿地盡是蘆花，有如敗絮飄飛，却無那展翅飛翔的乳燕，因爲天色已經入暮了。

夏振華走在那蘆草叢中，輕撫着那白色蘆花，發出陣陣遐思，因爲這蘆林中，微風吹來，蘆葦嗖嗖地作響，似乎發出一種有節奏的樂章，尤其白花片片飛舞，瀰漫天空，在稀疏的星光下，更有一種令人彷古懷思的感慨。

故不自覺地，坐了下來。這蘆葦高有五七尺，枝繁葉茂。夏振華坐下後，頭上頓如蒙上一層天幕。

靜，連他的心跳也聽得淸楚。當下暗忖道：「這蘆葦叢中，倒也淸靜，剛才那蘆花飄舞，如果象徵爲一種武學，那種飄忽不定，軟綿綿，毫不着力的感覺，敢稱天下無敵。」

這朶武林奇葩，雖然武功高不可測，但學無止境，仍是不澈不休，力求精進。

他一面將全身罡氣，施展開來，週遭立時撒下一層無形罡網。他自己也微微納氣，運氣行功，刹那間，就入于物我皆忘，渾然物外。

因爲他自經天痴老人投輸百年眞元內力，又因武林三傑，從旁協助，他原先在墓中所接受的那股地極之氣，數種不同功力，不僅將他的玄關之竅開啓，任督二脈暢通。

更因着與他旣存于內體的地極之氣相配合，故不僅眞氣凝聚迅速，也漸次納歸已用。

這短短數月來，他更因不斷與强敵拚鬪，臨敵經驗和應變需要，使得他在奇招絕着上，發生了相輔相成的妙用。尤其在各種變化上，却更顯出其超人的智慧來。

此際，在這蘆葦叢中，練起功來，雖然十分危險，但他預先將罡氣施展開來，却爲自己先佈下一道安全的藩籬。也爲蟲蛇鳥獸，作了示威的暗號。

因爲他從體內發出的罡氣，丈許之內，可置人于死命。故他此際練功，倒也無所顧慮。也不知經過多少時間，蘆葦中巳篩下無數金色光華，刺目之極。但他却未睜開眼來。

而夏振華的心思，則更爲空明。確實有如入定的老僧，也似新塑成的石像，兀坐未動。

耳目尤爲靈敏，而內體一種振翅飛翔的感覺，飄飄然欲飛上雲天，令人無限興奮，也令人難以忍受。

倏地一聲淸嘯，劃空而逝，夏振華依然兀坐在地，並未睜開眼來，另一陣談話之聲，却傳入耳際。而脚步之聲，亦自響在蘆林間。

「一尊子老人所言，諒非虛語，祇是這中間，還有幾件令人十分費解之事，如果不是傳聞失實，就是那個娃兒，有點邪門……」

那朗朗之聲微微一頓之後，又繼續說道：「武學一途，固有賴於資質和稟賦，而年齡、時間兩者，又適爲武功成就之必然因素，此人十餘歲年紀，縱或能够練成奇招絕技，也可能天生神力，但入于精，入于化，融會于一，又斷然非三年五載之功……」

另一個粗野之聲也冷笑道：「人的名，樹的影，江湖同道談『天下第一劍』而變色，老人是否也受其影響，竟然以耳代目，或長他人志氣，滅自己威風……」

這人說話毫不留人餘地，且似與一尊子有深仇大恨一般，藉故予以羞辱，以報心中忿怒。

朗朗之聲又起，也似欲爲一尊子打圓場。「老二說話，殊欠考慮，一尊子在江湖中地位，豈肯人云亦云。」

倏地風響，竟打斷那朗朗話聲，三人

似都微微駭慄。忽聞一尊子淡笑道：「觀主來得正好，我爲三位引見。」

一陣桀桀怪笑道：「老夫不必介紹，我猜二位就是名震江湖的南嶽二劍客了。」他說時，故意將「名震江湖」四字，提得甚高，引起別人注意。

夏振華本欲振身而起，此時聽這說話之人，就是翠蓮觀主，他所說的南嶽二劍客，亦已到此。

故立時微微納氣，仍然兀坐未起，心中却在暗忖道：「我就瞧瞧你們到底有何陰謀。當然你們四人在一起，必然不會簡單……」

他這意念，電閃而逝，朗朗之聲，却又响起。「道兄贊譽，愚兄弟愧不敢當，祇是小弟眼拙……」

「山野村夫，隱息林間，將近六十餘年，江湖中老早就將老拙淡忘了。」那桀桀之聲，不待二劍客說完，竟截住他的話頭。

二劍客聞言，臉上也頓覺微熱，祇是淡淡地一笑而罷。

一尊子也是朗笑連聲道：「風雲際會，江湖中倍出能人，張兄徐兄，怪不得不認識這翠蓮觀主……」

果然「翠蓮觀主」四字，使得二劍客狂態大斂。

桀桀之笑又起，道：「剛才聽張、徐二兄所言，老拙初時亦有同感，那個自稱爲天下第一劍的娃娃，不僅武功高絕，膂力驚人，機智胆識，皆非常人可及……」

他故意淡淡地一笑道：「老拙活了偌大一把年紀，我那即練成的『霧海雲天』，也竟遭其破壞……」他說時鬢髮直豎，雙目厲芒畢露，牙齒咬得吱吱作響。仰天一聲長嘯，道：「哼！祇要我一息尚存，總得出這口氣……」他似自言自語，也似對天明志一般。

祇有還兀自坐在那蘆葦叢中的夏振華，臉上泛着笑意。心中也暗忖道：「老魔！我若不是看在你這把年紀，早就要你魂歸離恨之天，祇是你還在痴人說夢話，妄想報仇，如果你就此改過自新，天下第一劍，自也不爲已甚。哼！你若再有半絲惡跡，看我饒你……」

這朶武林奇葩，誠然嫉惡如仇，當然在他的心目中，天下第一劍管天下人的事，殺惡人是善念的基本因素，更是牢不可破。

一尊子先自一聲嘆息道：「若就目下江湖大局而言，如果待那娃娃長成之後，恐怕江湖道，將無噍類在。」他又長長地嘆出一口氣來道：「老夫與那小子，已勢不兩立，不僅老夫有割鬚之恨，小女亦傷在那小子掌下，墜落在絕塵岩下……」

夏振華聽老魔說到絕塵岩的往事，腦際立時閃過那長髮紅裙少女的玉容，那杏眼、那櫻唇，那又圓又深的梨渦，還有那如凝脂一般的肌膚。

祇是她並未死去，絕塵岩下，還另有奇遇，且練成了迎風曲，那枝銀笛，曾使得許多武林高人喪命。若不是自己在玉女峯上，將其面目揭開，眞還不知要鬧成多大亂子，雖然他們有三年絕塵岩之約，如果到時她竟不遵守前約，那武林之中，仍將捲起另一片血雨腥風，自己更將疲于奔命了……

他想得甚多甚遠，就在這意念消失，幾聲風响，翠蓮觀主更是冷冷地喝道：「三位留意，這蘆葦中隱有賊人。」

語落，三條人影，同時拔起，嗖嗖嗖連響，暗器已似飛蝗一般，直向蘆葦中射落。這魔頭果眞厲害，夏振華微微發出一點音響，竟然被他聽出。

夏振華雖然對老魔武功，也十分注意，但自己行藏既然被人識破，也就不妨坦然相見。

當下朗朗地一聲長笑，震得四野皆驚，人也跟着長身而出：「哼！眞是風雲際會，人生何處不相逢。不僅又遇上了翠蓮觀主，更有江湖五惡的一尊二劍……」他微微一頓，星目陡閃，「如何，南嶽二劍，是等着你們十五個的寶塔圖案，還是欲先嚐嚐天下第一劍的滋味……」

他如魅影一般，南嶽二劍，任是狂妄無加，也不禁微微駭慄，但二劍客之名，江湖中誠非泛泛可比，那裏受得下這般惡氣和輕視。

尤其張強自恃劍術通神，當日他們羣鬥合擊，對付天痴老人時，他的劍術造詣，已令黑白兩道聞而變色。

自從獲得五絕奇書中的「劍道篇」之後，潛心七八年，更是如虎添翼，威勢倍增，這個狂妄無加的東西，早已目無天下士。

雖然因天下第一劍之名，爲之怔住，也因夏振華的驟然出現而微感吃驚，但他却又是個文縐縐的白面書生，說得刻薄一些，眞是乳臭未乾的小子，如何能令他們相信？

當下大喝一聲，震得這蘆葦叢中，迴音四起，搖幌不定。

一陣嗆啷之聲，銀虹陡閃，龍吟不絕，他們一高一矮，一俊一醜，相併而立，雙目都閃出兩道厲芒。

「娃娃！你有多大道行，敢以天下第一劍自稱；我今日如使你活着離開蘆林潭，也沒有二劍客的……」

不待南嶽之雄張強說完，「啪」的一聲，打斷他要說的話，跟着是一陣朗朗之長笑，震得四野皆動，迴音經久不竭。

「二劍客的嘴，倒比四毒要強。哼！我看你們是長了翅膀能飛，還是三頭六臂。」夏振華面目含威地喝着。

原來張強的臉上，一塊紅紫，而且明顯地五個指印，雖然這個一代魔頭，暴跳如雷，心中也陡增一層陰影。連一尊子和翠蓮觀主，也都微微震駭。

這實在是一件不堪想像的事，夏振華如何出手，他們都未曾看見，更無法談到閃避了。

二劍客有着唇亡齒寒的關係，何況二人同長南嶽，雙劍合璧，才贏得區區微名。使得江湖中，不敢作正眼看。祇是以一尊子這個一代梟雄而言，也對張強倍加籠絡，因爲此人剛直而富于機智，勇猛而沉着，在江湖五惡羣中，誠爲一枝獨秀，故此一尊子對于張強，除籠絡外，還要容忍幾分。但此時張強竟當着如許衆人，被一個十六七歲的少年，打過一次耳光，這是他畢生遺恨，也使他更加驕狂，甚且殺人而不眨眼的進一步轉變。

翠蓮觀主早又一聲桀桀怪笑道：「老大！我先走一步，這裏有二劍客來收拾。」說完，拂塵微抖，身軀斜出。

一聲冷喝：「走嗎？等着瞧。」夏振華一掌劈出，堪堪將他截住。

翠蓮觀主本欲坐山觀虎鬥，借故走開，一經被夏振華掌力截回，臉上也微覺一熱，冷喝道：「娃娃！你眞是找死！」

「哼！我天下第一劍，就是不知死活，一尊子和二劍客，人數相差太多，還不如你這個老魔頭也一併加入，我們好好地打一場，免得你再夜郎自大，還欲去挑撥是非，在武林中製造混亂……」夏振華末了的話，拖得很長，但面色凝沉，雙目晶光畢露。

二劍客的雙劍合璧，也趁夏振華說話之間，雙雙攻入。劍勢如虹，人如掠波燕剪，威勢駭人。

尤其張強出手就施展追雲劍，雖然他們在這套奇異劍術上，尚未登峯造極，但較之普通劍法，又不知要強過多少倍，甚至在江湖中，亦足以稱霸一方，或者將無敵于天下。

但在這個天下第一劍跟前，又何啻班門弄斧，自討沒趣。

因爲夏振華不僅得玄武聖篇之眞傳，五絕奇書之絕世武學，亦無所不精。尤其得天痴老人投輸于百年眞元之力。使這朶武林奇葩的武功，雖在尚未弱冠之年，却成了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非常功業。

雖然他有如許成就，亦可謂得天獨厚，却也不敢有絲毫大意，擺在面前的不僅是一條艱險的路，這些人更是當代數一數二的高手，殺人不眨眼的人魔。

二劍客一經發動，老奸巨滑的一尊子，自是也不肯袖手。那個本欲置身事外的翠蓮觀主，也被夏振華激怒得無以復加，拂塵抖起，化出萬點寒星，直向夏振華天靈、璇機、巨闕三大要穴點到。

夏振華朗笑連天，道：「好！這才像話，否則人家說我天下第一劍恃強凌弱，豈不予人以話柄。」他邊說，身形陡閃，早又突出四魔攻逼之外。

二劍客都同聲巨吼，亦如影隨形，「小賊！徒逞口舌之利，看劍。」劍字落，一招「驟雨」「指天劃地」，另一招「狂風」「推波助瀾」，同時攻到。

一尊子和翠蓮觀主，也同時自兩側撲到，拂塵化作經天長虹，有如毒龍出水，掌力有如狂風掃葉，砭膚生寒。

夏振華仍然未曾還手，祇是仰天一嘯，震得四野皆驚，天地失色，人也霍地拔高三數丈斜身飄落，又在四人攻撲之外。

四魔都同聲喝道：「小賊！逃得了嗎？好好將命留下。」

夏振華朗笑之聲落，嘯天龍吟之聲又起，他手中也多出一柄光華奪目，斷金截玉的上古奇珍——追雲劍來。

「一尊子斷鬚，四毒割耳，如果不替二劍客留點記號，還說我天下第一劍太不公平了。」他話說完，二劍客心頭却如亂箭鑽心，不自覺地，向一尊子望去，見他平素引以自豪的飄飄長鬚，竟已不知去向，自己一直未曾留意。

此時聽夏振華說出，任是一尊子再老練，臉上亦變成了豬肝色，全身也微微顫抖。

夏振華一劍在握，更是威震八方，左手姆指扣中指，倏地彈劍作琴聲，錚錚鏘鏘，懾人肺腑。

雖然這四個魔頭，都是第一流高手，也頓感耳鳴心裂，冷汗直流。

夏振華似有意要試一下自己武功，也欲一試古瑟琴音三曲的威力。

錚！錚！錚！立變而爲呼嘯肅殺，使人從高山瀑布中，陡感冰天雪地之悽涼，又變成孤獨無助，枯坐待斃的囚徒一樣。

倏地，咚！咚！咚！連響，滿天慘淡愁雲，消失殆盡。令人如沐在春風化雨中，壯志全消。

朗笑之聲起，鏘鏘之聲亦變爲千軍萬馬，血流成河之恐怖局面，四個魔頭也如醉如痴，時而微笑，時而流淚。

夏振華嘴角含笑意，彈劍作琴聲，倏然止住。猛地作一聲獅子吼，四魔都蹬、蹬、蹬、連退三大步。

連聲巨響，都跌倒在地，但也才將他們喚回現實，心頭微慄，一邊抹着冷汗，一面微微納氣，人如浪蝶採花一般，疾射而起。

「我不打落水狗，快運氣調息，以備再戰。」夏振華淡淡一笑後，又繼續說道：「一尊子老魔，練過古瑟琴，尚且消受不起，何況你們幾個窩囊廢。」

他望着張強和徐旺冷笑道：「雖然你們兩人，從天痴老人老前輩手中詭謀竊得那五絕奇書的劍道篇，我看你們尚未入門，現在好好接我五招，看我毀去你們左手一個指頭。待異日，江湖五惡會齊之後，有個標記……」

夏振華尚未設完，二劍客早又暴喝一聲，有如餓虎撲食一般，雙雙攻到。

因爲夏振華傲氣凌人，何況這些都是當代人魔，且用劍之人，都是右手持劍，而夏振華則指明五招之內，毀去他們左手的一指，這豈非欺人太甚？

人就是爭一口氣，而這些自認爲領袖江湖的人物，更是只要名存，那怕人死。就是一尊子和翠蓮觀主，也同有兎死狐悲，且被激怒得寧可拚個玉碎，不必求其瓦全的決心。故也是冷叱一聲，雙雙撲出。他們一左一右，快逾閃電，拚命發招，自也是威力倍增。

夏振華劍虹搖晃，一招「萬點星寒」，化作「長虹貫日」，直向一尊子迎去。但他好似對翠蓮觀主從後側攻到，全未放在心上。

就在翠蓮觀主攻到的瞬間，夏振華白影早失，而一尊子和翠蓮觀主，則同時悶哼一聲，向後飛射而倒。

而夏振華兩招拚後，則反向張強和徐旺攻到。二劍客未料到，這娃兒劍招變化有如此快捷，尤其他正向一尊子攻出，翠蓮觀主反乘虛出手。眼看這娃兒，就當橫屍當地，血染蘆林。

不料劍勢反向自己攻來，且明明向左，寒風却使右側砭膚，眼看是虛，倏地從虛變實。

一劍出，二三劍相繼而攻到。一劍連上一劍，只見劍光飛洒，劍氣漫天。堪堪攻到第五招上，兩聲脆響，二劍客左手一振，兩道血箭，也飛洒而出。

夏振華朗朗之笑，也震蕩在空際。「如何？南嶽二劍客，可曾領教過天下第一劍的厲害……」他微微一頓，又掃過一尊子和翠蓮觀主一眼，繼續朗笑道：「憑江湖五惡，罪惡昭彰，死有餘辜。爲武林大局着眼，除惡當務盡。」

他雙目晶光畢露，手中劍搖幌間，映日生輝。朗朗之聲，震得人耳鳴心跳。「好在你們已有預謀，嵩山之會，將爲你們斃命之所。那時我要當着天下武林羣豪，收回『五絕奇書』。並爲武林中除去大害，爲武林重振聲威。」

二劍客雙劍一擺大喝一聲：「小賊！斷指之仇，孰能等待，張強以一條性命與你拚了。」說完，一招「投江擊鯉」，風雷聲暴響，劍虹長空飛逝，似天矯玉龍，直將夏振華的身體裹在劍虹之中。

徐旺也冷喝道：「大哥！這小子不僅爲我們生死大敵，也爲江湖中大害，對付此等人，還講什麽客氣……」

這小子鬼計多端，顯然他除欲以無儔神劍而外，並暗示將各種下五門手段施出，以期報仇雪恨。

夏振華也聽出他們的詭計，但他却是藝高胆大，朗朗地笑道：「醜鬼說得極是，對付天下第一劍，凡有什麽本事，都祇管使出，尤其是那惡毒的暗器，下五門的毒物。」他故意掃了徐旺一眼，又冷喝道：「哼！如果天下第一劍連你們這些鬼蜮技倆也無法制伏，他日豈有面目去會天下英雄。」

說完，身形乍起，追雲劍金虹陡閃，一片耀眼光華，竟將丈許之地，全皆罩住，人影亂幌，追雲劍走輕靈，但聽風雷暴發，金虹似長虹貫日，分刺兩魔前胸。

二劍客以劍道馳譽江湖數十年，今朝竟在陰溝裏翻了船，一個十餘歲的少年，而且事先說明了要斷去他們左手一指，雖然自己十分留意，仍然未能倖免。

此時他劍勢出手。祇是輕描淡寫之間，就陡覺劍風砭膚，寒風森森，忙閃身而退。而夏振華的劍勢，却如織女雲帶，不僅劍氣漫天，且寒光繞體。「追雲八手」，都暗含天藏地合之妙。

故一招出，三四招相連，雖然祇有一劍，却隱隱出現八劍，但八劍是虛，却皆可逢虛化實，故不論任何一劍，皆可傷着對方。

兩個魔頭自從獲得五絕奇書之劍道篇之後，埋首南嶽，自可謂從此將無敵于天下。

却不料面前這個少年所施劍法，正是與追雲劍道篇相同，祇是威力要強，雷聲大作，銳嘯之聲，令人無法忍受。

二劍客中，尤以張強高傲成性，此際，他早存了拚命之心，雖然覺得對方劍勢銳不可當，但他不僅不退，反欲閃身穿劍虹而入。

夏振華雖也微覺心驚，忙一沉丹田之氣，立時閃出一道劍幕，內體也湧出一層罡氣，直撞而出。

「轟」地一聲巨響，張強蹬、蹬、蹬……連退七八步。徐旺也適從一側攻到，不覺微微愕住。

夏振華嘴角噙着微笑，冷冷地喝道：「不知死活的東西，你們夜郎自大，以爲江湖五惡，就可橫行天下。」

他說話之間，徐旺竟從一側，人劍合一，直向夏振華身後刺到。

夏振華初時故作不知，但倏地回過身來，一招「八方風雨」，正是狂風驟雨中幻變而來。

嗆啷地一聲脆響，徐旺手中的寶劍，僅剩下尺許在握。因爲夏振華的「追雲劍」削金斷玉，故一招「八方風雨」暗含潛勁。

兩劍相接，徐旺手中劍，雖也爲名珍利器，仍然有如摧枯拉朽一般，被削兩斷，這斷劍之恨，較之他斷指之仇，祇有過之。

夏振華却不理會這一套，淡淡地笑道：「憑你這小子，也敢暴施暗襲……」他的話尚未說完，張強倏地大吼一聲，又已撲到。

一尊子和翠蓮觀主也同時圍了上來，顯然他們今日是不見眞章不散，甚至都存了拚掉性命而在所不惜的感覺。

夏振華混身是胆，豪氣如虹，朗笑之聲，不絕于耳，震得四野皆驚，蘆葦搖幌。輕叱之聲落，人影閃動，劍虹有若亂堆飄絮。

當四魔同時撲近，早已失去夏振華的身影，但那中心，却有一股奇大無比的吸引力。

任是四魔都是江湖中一等一的高手，武功閱歷都皆超人一籌，且皆練到收發由心的地步，此際却不聽話起來，四魔竟硬向中間撲到，而且成了四人硬拚的局面。

但聽得一聲巨響，蹬、蹬、蹬，四魔皆面色鐵青，同時退後。

夏振華的朗笑之聲，又傳入耳際，「賊魔！過癮嗎？你們這些東西，就是這麽賤。憑你們四個東西，也敢向天下第一劍撒野。」

他微微一頓後又說道：「本來殺惡人，就是善念，你們這些魔頭，爲害社會，爲害人類，殺之原不足惜，祇是『天下第一劍』，沒有鬥過你們十五人的『寶塔圖案』。若個別將你們擊殺，雖然爲社會人類除去了大害，我却將落得一個以強凌弱之名。」

他雙目晶光陡閃，冷冷地喝道：「現在就再容你們苟延殘喘些時日，我倒要瞧瞧『寶塔圖案』的厲害。好在你們有了既定之約。」

倏地，將寶劍入鞘。「現在一尊子割鬚，二劍客斷指，四毒削耳。祇有三奇和五雄沒有加上標幟。但嵩山之會中，望你們努力以赴。」

說完，白影一幌，人影頓失。四個魔頭也才深深地吐出一口氣來，雖然內臟還在隱隱作痛。

但夏振華的話，却如一柄利刄，刺入心中。不過他們也看得十分清楚，這個尅星，却誠然非四人可以力敵。

尤其翠蓮觀主尚有其他陰謀，雖然也有同江湖五惡連手之意，但他自己已陷在人單勢孤的環境中，他的武功，也要較江湖五惡爲高，又不願過于遷就。

想不到在這蘆林潭，不僅碰上南嶽二劍，而天下第一劍也適如幽靈一般，驟然現身。

使得整個形勢，變得不可收拾，二劍客斷指受傷，甚至集四人之力，亦竟被他輕輕脫身，四個江湖中第一號的魔頭，也同時受傷。

這實在是一件令人無法忖度的事，如果傳揚開去，固然驚震武林，但四人顏面何存，豈不是被江湖人所輕視？

四個魔頭都是同一想法，當他們耳際，猶響起那嘹亮餘音時，那個自稱爲天下第一劍的少年，却已不知去向。

而適于此時，蘆林潭的週遭，竟發生一陣騷動，數十點白帆，疾馳而來，晚霞中，漁歌晚唱。

四魔頭正滿腔憤怒，尤以爲有強敵蒞止，雖然他們無法勝過天下第一劍，但一般江湖武林高手，誰敢向他們作正眼看。

張強的高大身軀，霍地拔高數丈，劍虹搖幌間，逕向那疾馳而至的漁舟射去。但聽得一片慘呼之聲起，鮮血直冒，人頭滾滾飛落，可憐這百餘善良的漁夫，何消片刻工夫，皆作劍下亡魂，連自己如何死去，也竟無法辨別。

這魔頭與猶未盡，復從懷中摸出兩個鐵丸，隨手擲出。一片噹噹亂響，冒出數十道火花。

刹那間這蘆葦叢中，立即陷在熊熊烈火中，蘆葦燃燒又快，數百戶漁家，全寄身在蘆葦叢中，結廬而居。火自四面包圍而至，逃無可逃，慘呼之聲不絕于耳。

二劍客手揮長劍，更將漁舟毀去，甚至有逃上漁舟的人，也被誅戳。

當明月初昇，這蘆林潭，已呈現一片死寂，一縷縷焦臭之味，還飄散在空際。

這裏再沒有蘆花翻白燕子飛的奇景出現。

一尊子、二劍客、翠蓮觀主這四個人魔，都已相繼離去，他們對這蘆林潭所加諸的災禍，沒有人能以言語形容。

靜，成爲蘆林潭僅有的特色，明月也失去往日的光彩，也似爲這空前的災禍，發出無聲的嘆息。

一個白影劃長空而逝。倏地，又停下身來，「咦！這裏怎麽變了呢？」他深深地吸進一口氣，立時臉色大變，鋼牙咬得咯咯作響，恨恨地頓足罵道：「好賊子，這些人，與你們何干，竟然對這些善良而手無縛鷄之力的小民，也竟如此大施殺戮，且殺人，又毀屍滅跡……」

他掃過這數十里蘆林，遠處尚有絲絲火燼燃起，又自言自語道：「我因一念之差，又遺終身之恨，這些枉死之人，都因我而起。……」

他說時，右手拉着頭髮，狀極痛楚，好半晌，才一頓足道：「哼！賊子，下次遇上，看我饒你！」

原來他正是去而復返的夏振華，他爲何又去而復返？如果他不先行離去，或者可以挽救了蘆林潭數千居民的災禍。然而他再來之後，這裏祇留下一片焦臭和血腥之味。

他長長地嘆出一口氣來，星目中也擠出兩顆淚珠。喃喃地說道：「善良的靈魂，安息吧！天下第一劍，會爲你們報這篇血海深仇的。」

白影幌過，瞬即失去所在，這裏祇剩下一片凄涼和寂靜。

且說夏振華，當日從巫山南來，就是欲上南嶽，去找尋二劍客，不料在蘆林潭中停下身來，也適遇一尊子二劍客等人，在此遇合。

自己因爲一時衝動，才替這蘆林潭帶下無窮災禍。這個以天下爲己任的天下第一劍，心中感慨萬千，更懷着我雖未殺伯仁，伯仁却因我而死。這要他如何不難過萬分？甚至將無面目見江東父老。

雖然他料到四魔等人，可能連袂赴嵩山，他仍然想赴南嶽去一查實況。尤其他也欲毀去二劍客的巢穴，使那名山勝色，再供騷人墨客遊息之地。

也因爲二劍客的初度受創，折返南嶽，亦屬理所當然。況有一尊子和翠蓮觀主二魔相陪，說不定又將在三湘地面，另外掀開一頁驚天動地的血案來。

夏振華想到這魔頭，固然後悔自己的太過以婦人之仁，來相待這些惡者，故全身也曾抹過一層寒意。

當下暗忖道：「我必須迅速趕去，對這些視人命如草芥的惡魔們，還有什麽江湖道義可言，何況殺惡人，就是善念。如果再容許他們繼續活下去，不知還有多少善良的生命，將頻遭毒手。」心中一急，身形有如脫弦之箭一般，他橫過八百里洞庭湖，又越過汨羅江，他徘徊在這當年大詩人屈原殉難之濱。

這位憂國傷民的前代先賢，在夏振華的心目中，成爲忠孝的典型，他的遺容雖無實地可查，但他的事跡，在這汨羅江畔，却連三尺童子也都能說得眉飛色舞。

夏振華放緩了脚步，沿這汨羅江走了一程，竟被一陣破空銳嘯所吸引，暗忖道：「哼！這朗朗宇宙，爲什麽盡是殺伐之聲，武學本是濟困扶危，固國強身之要道，而那些藉身懷絕技，竟作了殺人的工具，豈不可嘆。」

終于，他長長地嘆出一口氣來，道：「有我天下第一劍在，我非要掃盡天下強梁，使宇宙得見昇平，使武林中再不見有災害。」說時，一探腰中寶劍，雙目立現晶光，人也飄然而起。

當他疾馳一陣之後，山巒在脚下飛逝，樹影倒退，溪流也無法攔阻他的狂奔。他時而起，時而落，意會神功夾雜着馭空飛行，眞是逾飄風，逾飛鳥，快捷無倫。

破空銳嘯仍不斷地傳來，觸天火光，在空中形成了一堆巨雲，幾有天地變色之感。

夏振華心中一懍，暗忖道：「莫不是魔頭們又做殺人的把戲……」

這意念如電閃而逝，一種拯人于極的情懷，使得他不再細加分析，微微提氣，立失身影。當他趕到時，這裏已是蘆舍爲墟，殘火猶在，一個白髮老人，手中揮動逍遙扇，正撲滅殘火，口中更發着聽不清的囈語。

夏振華心頭微顫，脫口驚呼道：「叔叔！你可曾受傷？」

老人一聽，精神陡振，朗朗之笑，又飄散在空際。「華兒，你來遲了一步，魔頭們都走了。」

夏振華鋼牙一咬，雙目晶光畢露。「叔叔！我們也追去，這些惡人不除，武林社會將永無寧日。」

語落，人已霍地拔起，斜身飄落，白

影閃幌之間，漸去漸小。

老人心中一急，也大聲喝道：「華兒！等我！」逍遙扇一擺，一縷勁風，和着那高大身軀，疾馳而走。

原來這高大身軀的老人，正是武林三傑的逍遙客。他正在爲這一場血雨腥風而痛心疾首時，不料夏振華也如幽靈一般驟然而至。

夏振華聽說魔頭們逸去，十分震怒，不問可知，這一帮人，離不開江湖五惡、翠蓮觀主諸人。

這武林奇葩頭也不回，幌身就走，逍遙客也將逍遙扇一揮，借勢縱起，想不到那柄江湖中人聞而色變的逍遙扇，還有如許妙用。

祇見人揮扇動，扇起風颼，那高大身軀，也就藉扇勢縱起，好快，扇落，人已在數十丈之外。任是他去勢如風，仍然慢了一步，夏振華早去得無影無踪。

朗朗之笑，震蕩在空際，他是爲天下第一劍的成就而興高彩烈，還是爲他自己年老力衰而頻生浩嘆。

「叔叔！我們就此追到南嶽去，先將這批魔崽子的巢穴掃蕩盡淨，看他們再龜縮到那裏。」這聲音既柔且細，雖似蚊語，但入耳却清晰之極，正是夏振華以「寓風傳音」之術向逍遙客說明去向。

逍遙客飄蕩一生，武功造詣甚高，江湖中甚難找出敵手。而他的武功，在惡潭孤島時，又得天痴老人指點，「意會神功」成就了這位武林怪傑。

然而當日幾個老人所培育的稚齡童子，武功竟遠在自己之上，就以這「寓風傳音」而論，恐怕自己再有二十年面壁之苦，也難望其背項。

故他一聽見夏振華所言，固然喜不自勝，但也倍增感嘆。因爲長江後浪推前浪，一輩新人換舊人。

逍遙扇又復頻頻揮出，狂風陡起，他的身形，也隨着風勢疾馳而走。

夏振華一心祇是在追查魔跡，當他聽到逍遙客朗朗之笑後，以爲他也必追蹤而至，豈知這次小別，幾遺武林大恨，若不是天痴老人與知足翁趕到，逍遙客在祝融峯，幾乎失去性命，此是後話。

且說夏振華身形如幻如夢，時起時落，時而馭空而起。祇見峯巒從脚下飄逝，樹影向後飛馳。白影閃幌，那會辨得清本來面目來。

倏地，一陣潺潺水流，在夜風中，顯得分外清晰，也倍增寒夜凄涼，下弦月泛出淡淡光輝。

他循着水流聽，緩步走入，因爲他這一趟奔馳，少說點也是二百餘里。他的天性中，有一種「靜坐觀魚躍，憑欄聽水聲」的優美特質，這潺潺水聲，別人聽不出其中道理，但夏振華不僅從這潺潺水流聲中，窺測了另一則武林奧秘，這種顯然是一處藏龍臥虎之地。

夏振華心思何等愼密，反應也何等快捷，他從這水聲中，更欲一探此中眞相。因爲近來武林中的一大片混亂，雖然發現了千毒上人、翠蓮觀主、江湖五惡等十數人。

就這些魔頭的武功，誠然是江湖中第一流好手，據夏振華數月來，觀察所得，這些人似乎還不足釀成如此大禍。

想到自己既以天下第一劍自任，那末天下人的安危，自己更當負責。此間既然發覺許多疑點，豈能輕易放過。當下加緊脚步，疾馳而走，漸入則路徑漸窄，松濤聲裏，偶而發出陣陣輕嘯，刺耳之極。

夏振華心頭也不禁微微慄駭。暗忖道：「難道此間眞隱有高人不成？」

這一意念，適如電閃而逝，一陣冷笑，劃長空傳到：「哼！老賊！你好大胆量，居然又尋上我來。」

跟着是呼呼風聲連響，破空銳嘯頻傳。任是這朶武林奇葩，武功已高到無法測度，此際也不覺怦然心動。

他已聽出是有人在相互拚鬥，但爲私怨或公仇，他却無法斷定，惟自破空銳嘯聲聽出，這拚鬥之人的武功，顯然比較千毒上人、翠蓮觀主、一尊子諸魔頭出色。

一種對手難逢的感覺，湧上心頭，暗忖道：「不管你們是正抑邪，我總得找你們好好打一場。」

心中一經決定，脚下也不由自主地向那拚鬥方向走去。他雖然未施展輕功，但他此際對意會神功已屆意動心隨，功參造化的最高境界，在時間上，年齡上，還有進入芥子納須彌的地步。而就目下武林言，已無人敢望其項背了。

他此際心地十分高明，但登山小徑，却愈走愈窄。且古木參天，陰森森有如鬼域。再向內深入，山徑已漸不可辨，叢草沒膝，一陣陣白霧翻起，一陣陣腥臭之味飄出，且冷風刺骨，令人不禁毛骨聳然。

夏振華雖然混身是胆，豪氣干雲，也不禁爲這奇異變化，楞立當地，久久竟未曾舉步。倏地，一陣冷冷暴喝之聲傳入耳際，雖然被拚鬪的嘯風震散音符，但夏振華仍隱隱聽出。

「老乞婆！識相點，我們今天是先禮後兵。不要認爲我們怕你。況且我們是爲着你好……」他微微一頓後，又冷笑道：「你認爲這『亡魂谷』，可以困得住天下英雄，如果那小子一到。哼……」

以下的話，被一陣陰惻惻的怪笑打斷，接着是一陣冷叱之聲傳出：「反正進入我『亡魂谷』之人，决無倖免，除非永遠聽候我『亡魂谷』的差遣。否則……」

這聲音不僅冷峻，也難聽之極，聞之令人不寒而慄。夏振華也不由遲疑起來，暗道：「但不知道亡魂谷主，究竟是何許人物？」

此念閃電而逝，另一個冷冷之聲亦已傳出：「亡魂谷主，我們此來，確是有關江湖大事。谷主即挾天下武學奇技於一身，豈能長此隱没山林，與草木同朽，而不爲江湖挽回一場浩刦。」他故意將聲音提高，又繼續說道：「這一場江湖中的空前浩刦，江湖同道，將無噍類在，谷主又豈容坐視？」

這一席話，果然發生顯著功效，那陰惻惻之聲，再未發出怪笑，祇是從鼻中「嗯」了一聲，似乎陷入沉思中。

那冷冷之聲亦變得柔和甚多，又諂媚地說道：「在下此番與一尊子道兄前來，一則邀請谷主出山，共商大擧，再則你同一尊子道兄，先前那場誤會，也幸顧能看老夫薄面，你們……」

但聽得一聲怪嘯，陰惻惻之聲，一陣天崩地裂之響，樹倒枝折，石走砂飛。「老賊！你胡說些什麽。本來我聽你說爲江湖同道請命，我倒欲網開一面，哼！原來你們是做好的圈套。」說完，呼！呼風響，疾變爲破空銳嘯。

那冷冷之聲，也發出一聲桀桀怪笑道：「谷主！在下肺腑之言，尚望三思。」此人顯然不敢觸怒這個亡魂谷主。

夏振華已從三人喝罵中，聽出其中底細，尤其在他們口中，對那個亡魂谷主，不僅極盡拉攏之能事，也發覺她與一尊子有着不平凡的關係。

不過就目下的情況分析，顯然他們中間，有一場未了的糾葛。心中不覺一動，暗忖道：「我何不先使你們自己一窩反，也減少我許多痲煩。」

當時臉上閃過一片笑意，人也逕向那冷氣森森的黑林中射去。雖然他快，另一個黑影，也似乎不慢，在同一時間，一幌而逝。夏振華雖運足目力，也祇是看出了一個黑影，似乎那黑影修長而巧小，其餘均無所得。

心中也不覺微微慄駭，暗忖道：「四海之大誠不乏奇才異能之士，草莽之中，却隱藏着絕代高人。就以這亡魂谷而論，這一片鬼森森氣氛，就足以攔阻武林高手，亡魂谷主的武功，還有這不知名的黑影，輕功顯然不遜於自己，何況自己既以天下第一劍自任，武林付托，恩師期望，以及自己的滿身血債，如果自己無過人之才，這朗朗武林，這即將掀起江湖大亂……」他全身微微一顫，也不敢向下細想。但另一個怒喝之聲，則又隱隱傳入耳際，使得他不得不停下身來。

「老乞婆！你別發威，我們全是爲你好，當然你的武學才謀，冠絕一時，令江湖中人，聞而生畏……」他故意一頓，又發出一聲淡笑後，繼續說道：「你隱藏在這亡魂谷中，縱或練成了金剛不壞之身，又有何用？你可知道，目下武林中，出了一個天下第一劍，此人年紀不過弱冠。一身挾武林奇學，短短半年，江湖武林中，已全然轟動。」

他說話，先拍後激，顯然是別有陰謀，夏振華雖臉泛微笑，心中却在盤算，道：「我倒要瞧瞧你們究竟想如何來算計於我。」

這意念電閃而逝，那陰惻惻怪笑，變爲悽厲狂嘯，冷喝道：「老賊！你少饒舌，我不會上你的當，什麽天下第一劍，關我屁事。……」

她的話顯然緩和了許多，狡詐百出的一尊子，豈有聽不出她話中涵義。

當下又桀桀地一聲怪笑道：「老乞婆！我們全是爲着你好，並不是怕你，如果你此番復出，擊殺了那個號稱天下第一劍的小子之後，誰不對你敬畏三分。那時，武林中，江湖道，怕不唯你獨尊。」

不待一尊子繼續說下去，就被嗤的一笑打斷。「你們別做夢，我師傅豈能聽你們指使？你們打什麽鬼主意，跑到咱們亡魂谷中來！」

「萍兒！少嚕嗦，女孩兒家……」

一尊子不等到亡魂谷主說完。早截斷她的話。「萍姑娘！十年不見，長得這麽大了。」

她顯因一尊子叫出自己名字，微感驚奇，但她也有着與亡魂谷主，冷冰冰的性情。祇是她因年紀尚輕，經驗閱歷尚少，對人毫不假以詞色。

不過一經亡魂谷主喝住，也頓覺得其少女尊嚴受到傷害。

桀桀之笑，又震蕩在空際，這亡魂谷中，頓時有如鬼哭神嚎，此呼彼應一般，四野皆爲之動。

「我還以爲谷主一個人在此靜修，原來還調教了個好徒兒。從她的輕功造詣看來，顯然是青出於藍，眞是可喜可賀。」

這個魔頭，盡會找好聽的話來說。顯然他別具用心。夏振華自是不難猜出他們的陰謀詭計。

故不自覺地，打量了這亡魂谷一眼，但見白霧自四週滾滾翻起，這一座密林，表面看出，誠如霧裏雲天一般，且隱隱嗅到，一股腥臭之味。

夏振華年紀雖輕，這段在江湖中歷練的時間，已將他的大思慮、大智慧，成爲實用之學。

心中幌過另一個意念，暗忖道：「我不如就以毒攻毒，如果眞讓他們接合，江湖中，又將更增困擾。」

白影一幌，他那如魅影一般的身形，已穿林而入，朗朗之笑震蕩在空際，這亡魂谷中響起一片迴音。

「二位老大，何必同她饒舌，待我來打發這乞婆……」夏振華邊說邊向他們身邊走去。

不待他說完，早有一股凌厲的勁風，直撞而出，冷喝之聲，也傳入耳際：「什麽人，敢窺探我們亡魂谷！」

這驟然的變化，使得羣魔喪胆，更使得狡詐百出的一尊子和翠蓮觀主更是百口莫辯。

一聲陰惻惻的怪笑，疾變而爲厲嚎：「好哇！我早知道你們兩個老賊，對我有所圖謀，原來是扳來高手，想來對付我老婆子，哼！那就等着瞧。」

「瞧」字落，脚下橫跨一大步，一股凌厲絕倫掌力，直向兩個老魔劈去。「老賊，我先劈了你們。」

夏振華微微閃身，讓過那黑衣女郎一掌，淡淡地笑道：「好男不跟女鬥，何況我天下第一劍。」

這「天下第一劍」，連那亡魂谷主在內，都好似晴天霹靂。

但她的反應也快捷無倫，雙目厲芒畢露，冷喝道：「老賊！你們先前誇稱什麽天下第一劍如何，却是有圖我亡魂谷，看今日饒過你們。」

翠蓮觀主心中一急，也發出一陣桀桀之笑：「谷主！我……」

不待言盡，「呼！」的一掌，又經劈出：「老賊，你還有何話說。」

翠蓮觀主也似爲激怒，也冷喝道：「老乞婆！我們尊重你在江湖中的地位，也是看在一尊子道兄份上，才欲使你這亡魂谷，揚威武林……」

「哼！很好，你們將天下第一劍，引來此間，不就是使我亡魂谷，揚威江湖和武林了嗎？」她氣得全身發抖，顯然後面的話，已是語不成聲。（未完・七）

俠義長篇奇情故事

蕭逸·文
可飛·圖

長劍篇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關雪羽與瞎婆婆談話，知道瞎婆婆名叫盧幽，而她對關雪羽的父母甚爲熟悉，正談話間，鳳七先生來到，鳳七先生稱盧幽爲七姨娘，這使關雪羽心存疑惑，不知他們是何關係……晚上，關雪羽坐在窗前，忽見一隻麋鹿站在雪地上，他忽然興起要捉到牠的意念，於是拚命追趕，一人一鹿展開亡命奔跑，最後，麋鹿被抓住了，隨即又放牠走了，關雪羽一看眼前不知是何處，又怕可能是鳳七先生居處，正想避開，忽見雪地上，有一人正自在練「混元一氣功」，原來正是鳳七先生，關雪羽躲在樹後，不敢動彈，怕被鳳七先生看到……

少俠遇奇緣　黑房練異功

鳳七先生那個站姿很奇怪，拳着右脚，只用左脚站在地上，身子微微半蹲，隨着右手的緩緩推出，長長的吐出了一口氣，待到收回時，才又慢慢的吸進，顯然是先前的吐納未了之勢。

關雪羽原意恨不得立刻離開，偏偏勢又不能，須知武林之中，最忌諱洩露本門身法，一旦爲鳳七先生撞見，極可能反臉成仇，即便是落下一個窺人陰私的罪名，也不光彩，心裏越是後悔有此一來，越不敢驚動對方，落得有口難辯。

鳳七先生顯然沒有一些警覺，兀自繼續着，如此又持續了一段時間，才停了下來。

由於他一再重覆着相同的一個動作，關雪羽即使無心窺伺，却也情不由己的在心裏留下了深刻印象。

所幸鳳七先生沒有再繼續下去，這「混元一氣功」正是他目前練習的重心，當下取衣在手，轉過身來，一逕向住處樓閣轉回，兩隻雪鷹長啾一聲，就像一雙護駕的衞士，緊緊跟隨着主人身後緩緩前進，轉瞬之間，這一人二鷹，隨即消逝於林木之中。

又過了一會兒，關雪羽才敢移動身子，自忖着主人必然已經轉回樓舍，這才循着來路退回。

一路上他仍然施展踏雪無痕的輕功絕技，生怕在現場留下了任何足跡，待到出得樹林，一陣風起，直使他機伶伶爲之打了一個寒顫，想及方才所見，兀自由不住猶有餘悸，他原本就知道這個鳳七先生一身武功甚是了得，直到方才那一霎，才經親眼證實了對方的精湛實力，竟然較諸他想像的更要高出甚多。

一個習武的人，他本人必將是對於武學有所仰慕，一個習武的人——尤其是有着傑出武功的人，也必然多少有一點「唯我獨尊」的英雄觀念，通常一般而論，那便是最不能容忍別人的武功高過於自己，關雪羽顯然是屬於前者類型的人，這個念頭的滋生，不禁使得他對於鳳七先生這個

人油然生出了幾分尊敬之意，自然，同時也感傷於自身的不成氣候與渺小。

颼颼的風貼着雪地刮過來，在此高山極峯，眞有股子冷勁兒，直有如萬千根細小的鋼針，紛紛刺向肌膚，猝當之下，眞叫人有些吃受不住。

關雪羽出時過於倉促，根本不及多穿衣服，這時不得不借助本身眞力，將一股暖洋洋的丹田元陽之氣自小腹提起，隨即佈署全身，漸漸地身上隨即生出了一番暖意，那刺膚的寒風，也就不再可畏了。

他順着一條曲折的雪間小道直詣而前，走了一程，定下脚步，四週認了一認，覺得很是陌生，很可能把路走岔了，驀然抬頭，雪光映襯裏，發覺到側面前方聳立着一座小小閣樓。

他先是心裏一驚，只以爲自己糊裏糊塗的看花了眼，再看之下，才認出了正是日間同着冰兒一塊來過的那座紅石小樓——瞎婆婆盧幽居住的地方。

眞沒想到胡走瞎撞之下，竟然會來到了這裏。

心裏想着，正待轉身，却又動念道：這位盧婆婆曾說過要我每天抽出一個時辰到她那裏去一趟，想是有什麼特別用意，我何不此刻……只是現在太晚了一點，不便打擾就是。

思念之時，脚下已來到樓前，想着不妥，便又轉過身來，不意身子方自轉過一半，耳邊上已聽見了陰森森的一聲冷笑道：「既來之，則安之，你就進來吧！」

關雪羽心中大吃了一驚，他一路之上，皆是施展輕功而來，況乎距離對方樓外，少說也有兩丈開外，其間還隔着一層石牆，饒是這樣，仍然未能逃過對方耳朵，這盧幽可眞有些不可思議的怪異技倆了。

事出突然，關雪羽一時爲之愕然，正不知回答什麼，却只見正面的兩扇樓門，霍地自行張開來。

到了此時，不容得關雪羽躊躇不前。

他遂即輕輕道了一聲「打擾」，即行舉步直向着門內走進去。

迎面襲過來一陣微風，却是柔中帶剛，緊接着身後房門吱！地一聲輕响，又自合攏。

關雪羽猛地抬起頭來，目光所接觸到的，只是那一盞青濛濛的孤燈，別無所見，整個大廳空盪盪地，却連鬼影子也沒有一個。

「你覺得奇怪麼？」

聲音落自頂上，有似空谷回音。

隨着關雪羽抬起的頭，幾乎把他嚇了一跳，原來他所要見的那個盧幽高高在上，整個人活像一隻大守宮，平平地貼在天花板上。

內家武功之中，原本就有「壁虎游牆」這一門，但是也只能作側面的貼壁而行，像眼前盧幽這般垂直的懸在頂上，接觸面僅僅不過只是一雙手掌；兩隻脚尖，只憑着這麼小的接觸，竟能把整個的身子懸貼室頂，簡直是不可思議之事。

即以「壁虎游牆」這門功夫而論，也是走動較靜止爲易，能够定身不動者，才是一等一的內家高手，自然，像眼前瞎婆婆盧幽如此施展方法，足足可以稱得上前所未見，未之聞也。

盧幽說完了這句話，雙掌微鬆，直直的軀體，隨即脫離室頂，緩緩向下落來，不是飄，却遠比「飄」更要來得緩慢，那麼徐徐的下墜，簡直輕若無物，直把關雪羽看得毛髮悚然，由不住後退了一步，若非是他早已確定對方這個人的存在，簡直要把她當成一個鬼怪，一個幽靈……

那麼緩慢的下落之勢，足以顯示出她身子該有多麼輕，却又並非僅僅祇是一個「輕」字所能涵蓋——那是一種驚人的氣功提昇，關雪羽在神色微定之下，終於明白了這個道理。

眼前落下的人影，待到距離地面相當位置時，忽然靜止住，接着上身直起，下身下降，緩緩地直立地上，整個過程配合得恰到好處，天衣無縫。

「燕雪——你可見過這種身法麼？」

臉上一片冷漠，語音却十分和藹，那一雙空具形象的眼睛，直直的盯着對方。

關雪羽搖頭說：「沒有！」

「那麼，你可曾聽人說過？」

「也……沒有……」

盧幽臉上終於泛起了淺淺的一抹微笑，像驕傲却又含蓄着幾許凄凉。

「你是燕家門的子弟，不應該一無所知。」

她輕輕的哼了一聲道：「如果我判斷正確，你父親燕追雲多少也該有了入門的功力，雖然我們的練法並不一樣！」

關雪羽搖搖頭說：「我父母功力甚高，但是絕還難達到這般境界，盧前輩，這是一種氣功的提昇功夫……麼？」

「你果然有些見識！」

「我只是如此猜想而已……」

「你猜的不錯……」

盧幽坐下身來，隨着指了一下道：「坐下說話。」

關雪羽依言坐下，正在她對面。

「燕雪，我告訴你，方才你所看見的這門功夫，本名就叫『提昇術』，乃是當年蒼鬚老人所創始，百年以來，擅此術者鳳毛麟角，據我所知，大概只有三人。」

「三個人？」

關雪羽不禁吃了一驚，才知道自己眞正是「孤陋寡聞」了。

盧幽點了一下頭，伸出一隻白淨的瘦手，用兩根手指頭比了一個掐的樣子，距離座前三尺以外的燈稔子忽然爲之一明，落下了一些火星子。

她雖然雙目失明，但這些動作，簡直比有眼睛的人作來更爲仔細，不容你不爲之怦然驚心。

用凌虛的劈空掌力，儘可以在百步內外取人性命，其實極難，却是有道可循，而似眼前「信手捻燈」，看似易，却是眞難而又無迹可循。

這個女人眞正有不可思議，令人匪夷所思的武功了。

「這三個人一個是長白山的老人參，人稱『銀髮藥王』杜可喜，第二個便是你祖父燕七，第三個就是我——」

關雪羽由不住心裏又自一驚，這其中牽扯到自己祖父，已是讓他吃驚，而更令他吃驚的是，「老人參」這個人，如果他記憶不差，這個「老人參」便是當今橫行天下「金鷄太歲」過龍江的師父了。

盧幽木訥道：「如今你祖父已作了古，老人參東江戰後，外面傳說他也已死了，果眞如此，便祇有我一個人了！」

關雪羽道：「老人參即使死了，他弟子金鷄太歲很可能繼承了他一身絕學。」

盧幽道：「你提的是那個姓過的小子？我聽說了！」

提起了過龍江這個人來，關雪羽確實有過多感慨，其中不僅僅祇是仇恨，更有着無限遺憾……那一晚，在石窟中，自己原可不費吹灰之力將他殺死，為世間除此大害，偏偏竟是下不了手，以至於任其見機而遁，自此渺無踪影，也不知他的下落如何？

「你在想什麼？」

盧幽的話，使得他猝然警覺，忙問道：「沒有什麼，老前輩，你可見過這個人麼？」

搖搖頭，盧幽說：「沒有，不過我知道老人參收了這麼一個好徒弟，並把他一身所學，傳授給了他……果眞這樣，這個姓過的當屬是十分了得了……」

頓了一頓，她才又接下去道：「如果你祖父燕七也傳授了你父親，那麼你父親如今功力，當必不會在陸青桐之下，很可能還超過了他。」

關雪羽頗似意外的道：「這麼說陸前輩並沒有學會……」

盧幽冷冷一笑道：「我沒有教他，他一輩子也學不會，也可能是他為什麼不得不還養着我的道理，如果我已傳授了他，只怕早已活不到如今……」

關雪羽暗中打了個冷顫，沒有答腔。

「你不識青桐為人，認識他不夠深……」盧幽喃喃的道：「他是一個極具心機，心胸險詐的人……他太要强好勝，見不得這個天底下任何人的武功高過於他，且又心狠手辣，作事只向目的，不擇手段，再加上他武功高强，聰明多智，因此，便成了一個極厲害的人，我只怕你會着了他的道兒！」

關雪羽冷冷一笑道：「我無求於他，又怎麼會着了他的道兒？只是他好生生的把我帶來這裏，却令我大是不解，究竟又為了什麼？」

盧幽「哼」了一聲道：「你用不着急，就快要知道了，你也用不着懊喪，若沒有這個機會，你不會認識我，也就錯過了你畢生難逢的機遇。」

關雪羽為之一怔，道：「老前輩的意思是……」

「我要收你為徒，傳授你幾種武功，你可願意？」

關雪羽微微一驚，由不住喜形于色。

盧幽微微點了一下頭道：「且看你的造化吧，你且先莫高興，十天之內，你可能盡得我傳，也可能一無所獲，其中奧妙，端在乎你的靈悟之力……」

說到這裏，她竟自長嘆了一聲，道：「這你就知道了，要造就一個非常身手的人，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僅僅只憑毅力有時候仍是不够的。」

關雪羽道：「老前輩要傳授在下武功，自是難能可貴，只是若要列在下為門牆之內，收為弟子，却是與我燕家門規有碍，這就恕難從命……」

盧幽說道：「這個我也就不强你所難了。」

她隨即又嘆息一聲道：「看來我這一輩子是命中注定了的孤獨到底，到老也沒有傳人的了！」

說到這裏，她站起身來道：「你跟我進來！」轉身向裏面走進。

關雪羽應了一聲，跟着她進入內室。

他這裏方自一脚踏入，頓時只覺得四下裏一黑，有如掉進了染滿了墨汁的巨缸，耳聽得身後房門關閉之聲，簡直不知道置身何境，此時此刻，非但看不見前行的盧幽，簡直伸手不辨五指，這個盧幽把自己帶來這裏，却又是鬧的什麼玄虛？

「你覺得黑麼？」

黑暗中傳過來盧幽的聲音。

「太黑了！」關雪羽莫明其妙的道：「老前輩還是請亮着了燈，才好說話！」

「那倒不必！」盧幽冷冷的道：「數十年以來，自我雙眼失明以後，一直就是過的這種日子……這樣你便可與我處立於相等地位，有着同樣的感覺，我所要傳你的功夫，正是非此不可。」

關雪羽暗忖着。原來如此，却是叫不迭的苦。

盧幽道：「這是一間十分寬敞的屋子，裏面各物不缺，慢慢的，你便會有所適應。」

話聲微頓，關雪羽只聽得一絲極為細微的破空之聲，自右側方，向着自己臉上襲來，如非關雪羽昔年在暗器聽風術上下過一番苦功，像耳邊上這一絲異音簡直無能聽見。

然而此一霎，他却不能掉以輕心，驚惶之中，眼睛既不能有所見，便只有憑感覺，慌不迭的把頭一偏，「絲！」一聲，一件細小物什，簡直比蚊子還要小的由耳邊上滑了過去。

緊接着另一絲異音，較諸前一次更為細小，直循着他顏面正中直飛過來，簡直細小到若有似無。

關雪羽却寧可信其有，慌不迭的向後一個倒仰，像是恰恰躲閃而開。

耳邊上即聽得盧幽微笑道：「很好，你總算沒有讓我失望，通過了入門第一關，有資格登堂入室，接受我的『神室無相定心止觀』功力了，可喜可賀！」

關雪羽既驚且慰的道：「方才是什麼暗器，這麼細小？」

盧幽道：「那裏是什麼暗器，只是兩根細小的髮絲而已，尋常人是無論如何聽不出來的，這證明了，你曾練習過燕家的『暗室聽風』之術，有了這樣根底，對你現在參習我『太乙』門的功力，大有裨益。」

「太乙門？」

「你當然不會聽過這個門派？」盧幽道：「因為這個門派早已不存武林，我是僅有的一個而已。」

話聲一頓，關雪羽立刻覺出面前疾風襲近，猛可裏一股勁風直向他腦上襲來。

關雪羽「啊！」一驚，仰面翻身，躲過了對方無形的一拳。

祇是躲過了上面，却躲不過下面，緊接着腰上一緊，却似中了對方一掌。

這一掌盧幽當然留了分寸，雖然這樣

，關雪羽兀自不禁被打了一個踉蹌，脚下一閃，噗通！栽倒地上。

他身子方倒，耳聽得盧幽聲音道：「小心！」

緊接着「叭！叭！」兩聲，關雪羽左右雙頰上已自各着了一掌。

這兩巴掌可是打的不輕，等到關雪羽起手阻攔時，對方早已退回了身子，一來一往，快若飄風。

關雪羽被打得兩邊臉直是發熱。

耳聽得暗影中盧幽冷冰冰的聲音道：「一錯再錯，哼哼，你要記住，受創之後最要保持鎮定，因為最厲害的殺手常常是侍機而出，如果你够鎮定，這兩巴掌你應該是躲得過的。」

捱了打還要聽訓，心裏的確不是滋味，但是對方說的確是實話，却令他好生慚愧。

他暗自思忖，果然如此，以自己官感聽覺，眞要是够沉着鎮定，對方這兩掌一定傷害不到自己，雖然說起來人人省得，可是做起來却又是一囘事，倘能深記，也不枉白白挨了兩掌。

心裏思忖着，隨即站起，方自道了聲：「老前輩——」

話方出口，只覺得右肩上一沉，「啪！」的一聲，又着了一掌。

這一掌不重，關雪羽方自愧窘，耳邊上「呼——呼——」兩聲疾風掃過，直向他左右雙頰上摑來。

原來那肩上一拍只是一個引子，旨在聲東擊西，接下來的左右開弓，才是原來打算。

有了方才的前車之鑑，關雪羽總算學乖了，急切間慌不迭身子向下一矮，同時雙手一插，雖然看不見對方，却用假想方式，猝然分開雙手，向對方兩腕上抓去。

他雖然招式施展得極快，却仍然撲了個空。

只是有一樣，却沒有再冤枉的捱上兩掌！

「這一次好多了！」聲音發自身後頗遠處，顯示着盧幽的來去自如以及奇快身法。

同樣在暗室之內，關雪羽總算還比對方多了兩隻眼，只是比較之下，盧幽倒像是好人一個，而關雪羽反倒像是一個瞎子了。

但其中微妙何在？

關雪羽一經思忖，突生無限响往，陡然間有所徹悟，感覺出此番造化大非尋常，萬不可失之交臂。

盧幽說道：「這十天之內，我所要傳授你的功課，均將於這間黑室之內完成，你如具有靈性又能細心體會，將是受用無窮。」

說話之間，關雪羽已隱約可以看見身側黑暗之中，忽然間現出了兩點極為細小的火星。

在遍室極黑，伸手不辨五指的情況裏，這小小兩點火星，不啻是唯一能見之物，雖然細小到較諸針尖大不了多少，到底還能看見。

他身形連閃，即向其中之一快步走了過去。

勿聽見盧幽道：「小心脚下。」

話聲才住，叮噹！兩聲，已為他踢倒了一隻瓶子。

「噢——這是什麼？」

一面說隨即彎下身來，伸手就往地上摸索。

費了老半天的勁兒，才為他摸着了，果然是一支空了的瓶子。

盧幽道：「你找到了？」

關雪羽道：「還好沒有打破！」隨即擺好原處。

「好，你繼續走吧！」

關雪羽暗忖着地上既有東西，還是小心的好，不敢像先前這般冒失，聆聽之下，緩緩的向前又自邁出了一步。

不想慢儘管是慢，仍然不免觸及了脚前的物什，叮噹！一聲，又是一隻瓶子。

盧幽的聲音一笑道：「不必管它，你祇小心前進就是了。」

關雪羽應了一聲，自忖着防不勝防，便自小心着繼續前進，他雖然儘量的小心謹慎，亦不免再三失足，只聽得連續叮噹聲响中，也不知踢倒了多少，最後才自走到了那點亮有小小火星之處。

試着用手輕輕一觸，才知道是一枚小到不能再小的細細綫香，被一根長綫垂吊在空中。

那點火星，充其量祇不過是點「火星」而已，僅僅祇能供明眼人用以識別而已，若想以之照明，未免過於天眞，心裏實在不明白盧幽何以如此佈置，用心何在？

身邊上却聽見盧幽微笑之聲。

「你一共踢倒了十八隻瓶子，比我所設想的二十一隻，竟是少了三隻，倒也難得！」她接着道：「這屋子裏，一共有一百另八隻瓶子，是按照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混合陳列，你不要小看了這個陣仗，認為無足輕重，有一天你忽然開了竅，明白了其中道理，便是另一番造就。」

關雪羽心中納悶，問道：「老前輩的意思……？」

盧幽道：「物與物之間，均應有所感應，這些瓶子擺在地上雖然祇是一個靜物，但人是活的，在你舉手跨足之間，如不能借助氣機的折射有所感應，你的身手便只能達到一個一定的境界，反之，突破了這個關口，便海闊天空，無止無境，任你遨遊自在了！」

關雪羽心頭一明，點頭道：「我明白了！」

「只是明白還不够！」盧幽接着道：「我現在所要傳授你的，是你以前聞所未聞，每一樣都必須靈智結合，運用巧思，一經突破，便左右逢源了！」

盧幽接着說道：「就像眼前這間暗室，對我來說，可以說是絲毫不受影响，我雖然雙目失明，却比你們有眼的人更為靈活，這其中道理，便是如今你所要領會的了！」

話聲一頓，只聽得「呼！」的一聲，由近身的風聲感應裏，可以猜知對方已來到了面前。

關雪羽慌不迭向後退了一步，「叮噹！」一聲，又自踢倒了一隻瓶子，俟到站定之後，才知道對方並沒有向自己出手，好不慚愧。



盧幽冷冷的道：「你的時間十分緊迫，十天之內如不能有所體會，只怕便一無所獲。」

這幾句話還未說完，身形已飄然遠颺，她身法必定巧妙十分，隨着身形的運轉，話聲也變得高低抑揚，須臾而遠，待到尾聲時，又復來到了近前。

關雪羽一驚之下，好生欽佩，立刻明白了對方是借助聲音的高低廻轉，指示身法的運用——既然如此，又何必不乾脆點亮了燈，要自己看個清楚？噢！他緊接着就明白了。

因為那麼一來，自己便祇用眼睛而忽略了聽覺與諸般感應，盧幽確實是用心良苦。

一霎間，他提高了警覺，聚精會神的向對方留神注意。

盧幽道：「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滿乾坤——」

每說一句，字音抑揚分出高低，顯示着她身法轉動的疾緩，其流動靈活，一如蝴蝶穿花，四句話帶領着她轉動的身子，走遍了暗室每一個角落，却不曾碰倒地上任何一隻瓶子。

關雪羽暗自叫了聲苦，他雖百般仔細，却仍然聽辨不出一些兒門道來。

盧幽也不再與他答話，儘自說道：「虛無者空空也，含一氣者即不爲空，虛而生有，是逆運先天眞一之氣也！——」

關雪羽心裏一動，由不住屛住眞息，凝神以注。

「此先天眞一之氣，爲人性命之根，造化之源，生死之本——」

話聲未已，已是數度來回。

這一次關雪羽終於抓着了竅門，注意到對方話聲中一絲連續的氣機，將斷未斷，絲絲相連。

「這先天眞一之氣，形迹未露，其理已具，一出乍收，收即復出，可以游行四方——觸人之未觸，識人之未識，其形象儼然太極一氣也。」

話聲一如前狀，身法之巧快曲折，恰如出穴之蛇，形未至，氣音先使，關雪羽已不似先前之矇矓，似悟不悟，已是呼之欲出。

盧幽又將前說之言再說一遍，關雪羽已深深爲對方形態所吸引，試着將本身眞力逼出體外。

盧幽道：「人爲萬物之靈，能感通諸事之應——」

一面說，盧幽已旋身來到雪羽正面。

關雪羽幾乎可以肯定，她來到了那個方向。

盧幽接下去道：「是以心在內，而理周乎物。物在外，而理具於心。」

關雪羽不覺轉動了一下身子，感覺到盧幽的身子，又到了另一個方向。

「意者，心之所發也，是故心意誠於中，而萬物形於外，內外總是一氣之流行也！」

話聲一頓，身形已戛然而止。

「燕雪，你可記住了？」

關雪羽不知不覺裏，已是大汗淋漓，點頭道：「弟子拜領，不敢忘記。」

「你可知我此刻身在何方？」

黑暗之中，話聲如清風遍吹，不可捉摸。

但關雪羽却已認定了她的藏處，仰首道：「上面！」

盧幽發出了一聲微笑，緊接着疾風轉過，耳聽得「叭打！」一聲，一片火光出自前方，只見盧幽手執着一個火摺子，發出了熊熊大片火光。

接着她燃着了一盞燈，即行收起了火摺子。

關雪羽環顧四週，才發覺到這間敞室，顯然就是對方用以練功之用，室內雖然有窗，早已爲布幔封死，故此連星月之光，亦不可見，却只見滿地都是倒下的瓶子，未倒下來的，却按照八卦形象，排滿全室每一個角落。

這番景像看在關雪羽眼中，由不住怦然心驚，慢說是在黑暗之中，就是眼前燈光火亮，想要一隻瓶子不倒的全然通過，也是不易。

盧幽這時已盤坐在石几之上，微微嘆道：「你總算不錯的了，今日回去，細細的把我所說的話想上一遍，如能貫通，便是你天大的造化，終生享用不盡。」

微微一頓，她含着笑道：「你居然自行將眞氣放出，可見你生具慧根，這種觸類旁通的靈思，不是一般人所能領會的，我很高興，你回去吧，明天起，日來兩次，時間隨你！只是切記，不可讓陸青桐知道，甚至於冰兒那個丫頭跟前，也不可露出一點口風。」

關雪羽嘴裏答應，即行告辭轉回。

這一夜他再也難以入睡，整個精力用以思索着盧幽所說之言——那些含有高深哲理的內家眞訣，直到天光火亮，才爲他悟出了眞諦，頓時心情大爲暢快。隨即盤膝榻上，運施了一陣吐納氣功，直到冰兒送來早飯，他才起身漱洗。

早餐只是一大砵粘米香粥，粥裏滲有三絲，却是雪山的特產，雪鷄、雪菇、雪筍，三樣切絲，混同香米一併熬煮，又稠又黏，香噴噴的眞好吃，關雪羽一口氣吃了個精光。

冰兒一旁看見，好開心的說：「還要不？」

「不要了，不要了！」關雪羽說：「吃得太飽了。」

冰兒一面收拾碗筷，一面說：「堂主一早就出去了，說是明後天才回來……」

「啊——？他上那去了？」

「那就不知道了！」冰兒搖着頭說：「他老人家不說，誰也不敢問！」

說到這裏，她忽然想起了一件事道：「啊——我差一點還忘了，大四兒說相公救了他的命，要親自來向你道謝，一直還候在外面呢！」

關雪羽說：「他也太客氣了，我看不必了！」

冰兒道：「他跟我說了好幾次，早先堂主在，他不敢隨便進來，今天一大早他就來了，傷這麼重，看起來也是怪可憐的……相公你就見他一見吧！」

關雪羽一笑道：「客隨主便，這就請他進來吧！」

冰兒答應着，隨即轉出，過了一會兒即同着大四兒一併進來。

（未完）

武俠小說

無名鎮

慕容美著

上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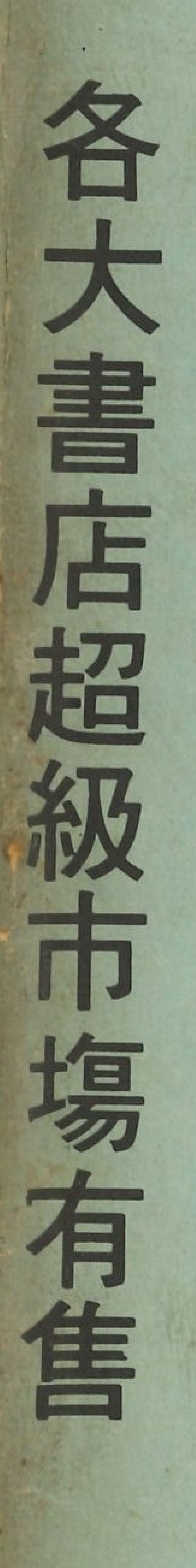
H.K.N.G.

武俠小說

無名鎮

慕容美著

H.K.N.G.



武俠小說

無名鎮

慕容美 著

經已出版

全套上下集

H.K.$12.00

環球出版社發行

